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七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曲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聞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日苟有用我者八編類纂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前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大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處于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山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咸宜之際孟于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林傳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戌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繼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惡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議漢官百官表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其勸善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聖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前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醇厚恩施其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大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通郡一人先用滿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漢官百官表博士弟子漢官百官表博士弟子漢官百官表
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城多文學之士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四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東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迹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殿陽大小夏
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干戚之容備之干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國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人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人稱類纂

宋書

子

故事顏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推高第爲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開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覽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爲園蔬牧兒弄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
言乃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子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還還洛陽其經牀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八指類纂

宋書

本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東說共剖散其謀前
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屨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衆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_也櫛動有千百其書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其或訛雖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經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續其聲
枕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
之臣息其鬪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人編牒集

卷之三

七

請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
移猶勒躬晉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剝梟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微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備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追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秦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葉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九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草真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八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天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與僕射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辯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貴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典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便停廢正光三年乃擇莫子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強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得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一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欽刁柔中山石曜等通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人編類集

卷六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增籍固不屬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人編類集

卷六

十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辟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子是臨太學袒制以食之奉觴以醑之其復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廣期纂歷觀齊宴之禮博士督縣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典于是起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批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楊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穴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潯鄉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孫至漢興則快著令則儒者律然請授經典
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亦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
敢輒改也漢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誦三家不本所承
自用名家學憑私臆失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詎詎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
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誦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秘
人篇類纂卷之六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
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
存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
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
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按
迎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
矣又按史記言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
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果

欲以與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間然則始皇所遺
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
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
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子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廢絕而竝未嘗有一策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
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
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卷之六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人編類纂

卷二百十七

一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殿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衣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簞則內豎以告文王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

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

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

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

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

諸侯優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

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

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七

二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令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

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

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

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

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

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朝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于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亨宴樂，尋又移往就千秋節。

詩草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兄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兄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章曰：兄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兄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兄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行華忠厚也。其一章曰：教彼行華，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故作是詩，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凡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痛，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洲，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涪涪，獨行踽踽，宜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沸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康延于封曰可矣厚將得泉公曰不義不廩厚將崩大叔完乘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侵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鄭公伐諸鄭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與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殺弟傳曰段弟也而非謂弟公子也而非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輩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難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斬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瘴露道歿而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今發之以外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諡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不得為無過

人編類集

卷之六

六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慮於驕暴之事乎唐明皇帝素友爱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諛間之言無自而入春秋傳晉荀盈卒未幾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婢佐是謂股肱服股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援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溺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學術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學者亦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厚滋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者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學術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復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莽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其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皋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別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管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

九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廢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扣假相偽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沒拾修補於殘

八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殲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難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宜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平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藉藉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謔譁跳踴奇聞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真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替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當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佛老
功利之

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雅陽鴻
 氏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颙滿孫期爲京
 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梅公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
 虞翻陸續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
 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偽
 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
 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宋言上 學類

十三

尚書 伏生

歐陽和 倪寬 歐陽牟 某 歐陽高

張 生 夏侯都尉 夏侯平 夏侯勝

某 歐陽地餘

歐陽欽

禮義

曹會 曹社

歐陽政

陳弁 丁鴻

歐陽高

林尊

車 常

陳翁生

殷崇

鮑宣

龔勝

夏侯勝

夏侯建 張山封

周堪

許商

牟卿

孔霸

孔光

煥欽

唐林

吳章

王吉

假蒼

秦恭

鄭常

李尋

張無敵

唐尊

八編類纂

宋言上 學類

十四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
 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
 徒封侯牛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
 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
 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
 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
 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書經
 大全行于世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行三百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潛、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魯，衛、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內傳亡于隋，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于金、滕、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已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

賁一禹堂惠一具都
嚴彭祖王仲

東門雲
公孫文

公羊壽

董仲舒褚大

胡毋子都

龐公

睦孟

顏安樂

劉向左咸
冷豐馬宮

段仲溫

呂步舒

徐公弘

孟卿

陳廣

孫賈

左傳
左丘明曾甲吳起吳期鐸椒虞卿

孫卿

張蒼

賈誼

賁公

張禹

翟方進

尹更始

尹成

劉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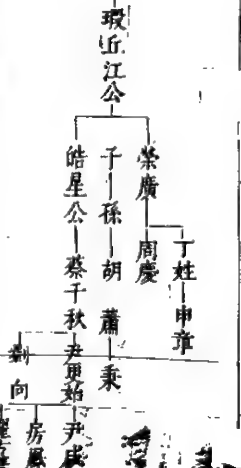
胡常

賈護

陳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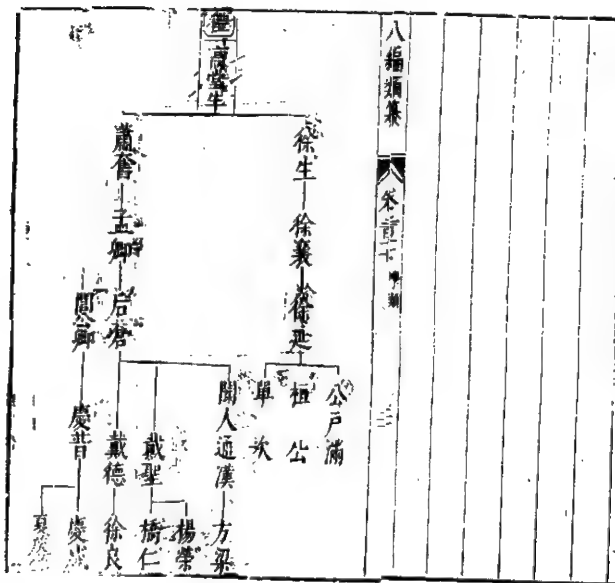
王莽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環丘——江公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懷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侯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若東漢詠詠類容爲左氏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

公羊爲邊守而穀果窳微失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光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詞安國列子學宮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帝王賢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焉之制周表
諸侯將臨法度惡其害已減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
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出于魯淹中
商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
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
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
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
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
志六十四家樂志雜干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入編類集

卷百十七 樂記

三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鑾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
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至明惟陳皓禮記註
列于學官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馬融 鄭玄

秦用奇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至漢孝武是書
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
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
述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
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
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若周禮解詁林孝存曰
武帝知周官末世禮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入編類集

卷百十七 樂記

三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
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
衆家爲之條註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
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p>孝經 顏芝 顏貞</p> <p>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p>	<p>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告舛舛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澄爲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p> <p>人壽類纂 卷三十二 學類</p>	<p>齊論語 二十二篇有問 王吉 張禹 庸譚 主卿</p>	<p>魯論語 二十篇 韋賢 韋玄成 夏侯勝 蕭望之 夏佐建 張禹</p>	<p>古論語 二十一篇分先月 子張問爲二篇 孔安國 扶卿</p> <p>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p>
------------------------------------	--	-------------------------------	--------------------------------------	--

<p>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禹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爲之注魏何晏又爲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p>	<p>大學 中庸 戴聖 程頤 程順 朱熹</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	--------------------------	--

陸善經

趙岐

丁公著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鑑丁公

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子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

外書四篇性善辨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偽書也漢

文嘗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遵司馬公林慎思鄭

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異孟尊

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子學宮成祖命儒臣

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入編類集

卷百七

重

郭璞

樊光

劉歆

孫炎

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

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

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

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

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

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若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

字舉印章書幃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

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明太祖輯洪

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後一以是書爲準

入編類集

卷百七

重

終

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臨史編

學類

西漢經李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澤不誅後遇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構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遂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一

我祖國自豕韋肅本朱綏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謙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隳我祖斯俊遷于彭城在予小大勲族厥生傳曰曰諫許其反數聲防此緩泰未報以赫悠悠緩泰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津壹慮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谷命不永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二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聖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大馬騶跡是放足騶務彼鳥獸忽此稼苗豈民以蠶我王以綸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唯諛是信喻諭詔夫諄諄黃髮如何我王曾不足察既覲臣下追欲從逸緩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言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水匪霜致隊靡緩騰爲我王督靡不練典國牧顛孰達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晉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迭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從豕于邠在邠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微小子既考且匿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邠祖惟懷惟顧邠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邠鬻矛作室我徒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演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夢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弼瘞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建徽徵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祝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茲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佩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章世爲漢儒宗有以也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木齋集

卷五

三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帝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技業稍蒙蔽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與之際明詠顯爭畢營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教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明樂夏戾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遇牛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繁再更冬講論

編類集

卷五

四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夫師法爲昭帝詠大夫授齊孟卿魯莊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

御史中丞路授鄆陵孫賈賈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章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明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崇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雖孟等難數用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入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五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冠言取合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東大樹垂庭中吉婦取東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果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藥故去欲

伐東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焉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通數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

遇奉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蒙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成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自成毋瀾瀾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卷一百八

不

剛直堪公方自達而帝惑於纓總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兄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諫兄誅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往往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文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厄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養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繩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

新莽得政以耗老乞骸失莽意毋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奉勅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爲行今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賓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不汗撓何也大郡西漢士務經術以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七

從東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志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伯章}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枹葉爲俎豆烹飪蒿矢射兎首如儀觀者如堵塙守宰率屬更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累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脩上心也并家屬繫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樓負嶺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族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吏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欸父子喜文學林從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所通賊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過殘滅不遺辜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惠而反道要事之權不畏人而不畏天神乎賊心人指類集

卷之八

八

得隱焉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張之

不可嘉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爲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待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與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開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用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與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左右中郎將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奸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襦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若樣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萊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兄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帝謂僖曰時替之會於卿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故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興兩禁并謂俱徵通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來數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北海高密人少爲鄉耆夫休歸輒請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某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問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書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者公羊墨守左氏
青盲敎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
之休兄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瓛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潁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晉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伯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蔡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其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士援帝遣黃門左豐詰况軍或勸植略之不可豈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察邑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平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遠而三全經之目遠業頗有諱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八編類集

卷八

三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

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穎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閹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閹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心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郡各之前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嘗至京師而還，充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八編類集

史略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人編類集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蹟，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者論云。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聘，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嘗與歆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後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勢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章爲牽牛者，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闕，闕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徬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年月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遇之遂密，遠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奉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八編類集

史略曰：寧

簞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前席，史發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歸。

郭泰

字林，太原界休人。家貧，歲旱，孤母欲使給事州

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歲旱，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凡河南尹李膺、膺素允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凡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恭曰吾夜視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竊謂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其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信誠華乃乎厥根宮墻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邑謂人口吾爲碑銘以垂芳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中屠蟾爲漆工耶陵袁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美之成名者甚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勞之曰督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悲恨責躬而已或議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資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覽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千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人新類集 卷之六 五

爲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隱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李通當以經術通令達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徙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中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

母養人遠孤不能成清死者有知百歲之後常何用
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既
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士奐嚴著香主簿謂之
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鵠之志耶香
曰以爲鷹鵠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謝遣之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
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資香請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
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
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
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入嘉新集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
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恩遇香冠
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
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爲學生立談論辟爲郡功
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美寔知其非人懷
微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應
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生廢後
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
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傳惡繫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
靜爲理以沛相賦飲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惡之黨
禁起餘人多逃匿是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
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是獨甲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
有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定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
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
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勉
已反善道捐二匹遺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
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
公府數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輒
才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
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
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祁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所以流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裝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患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諱。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受之矣。而今欲

人義類集

卷八 學類

五

諶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適還。度覺之。曰。卿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鴝鵒之網能羅矣。既反。因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澹泊。美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祁鄭之學。魏公

擇辟原。東閭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乏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徵問之。原曰。臣聞

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闓爲太僕。以簡賢聞。杜恕者。家成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問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八編類集

卷八 學類

三

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茂如也。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切安成德。爲行義於閭井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連有轍轅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固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儀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蓋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遇有嬖女今朕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美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桑女師之

人屬類纂

冬宜九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使什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徵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徵賤與賸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誦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夫人有命當貴在天條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使什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閤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詠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郭舉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離

人指類纂

冬宜九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陽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下而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祖也諫諍恭敬先人後已也善莫名有惡莫離忍辱合垢常具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黨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祭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教慎
第三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狂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蠶
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
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
四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釋辭而說不道忌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蠶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謔飲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大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展絮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衆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
靜輕脫視聽狹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詭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因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自從今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實和叔妹
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愛已也由此言之戒感否毀譽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
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書之令妻女得
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
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
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譜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阡能絃歌為巫祝
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歿不
得屍骸歲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
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爲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頗川有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執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殺衛甚嚴女既到郭氏爲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憐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教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

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乃還陰氏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似病物故擊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按也娥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備中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歲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間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婦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歟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竟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厥罪詔曰老生不仁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艱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

惠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慄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屬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有家內外皆號為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人非類某

朱堂九

七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嘶不續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閉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貢郎將於士潛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貢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等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

可屈乃拜辭而去

二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東

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請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賊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敗者賞千錢以刃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

人

朱堂九

八

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變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遇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歟於外猶愈於林也侃還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還侃太手令先是萬歲通天初莽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下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縣毀安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之能，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春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恥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春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欒，與語，問四方事。宜春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纓絕，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幸天姓，改去釵鈿，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御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十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雅為谷所愛。因曰：「新聲，又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

從去，然性本便惡，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以命，以親帝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造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羣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兄女子手中，一旦變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傳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入卒伍，能勝言語不祥，是不為齊尼所圖而死於賊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始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什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麗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託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以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遇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蕭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李昱攻剽藤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戚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妻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必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潞州。襲家。城掠入。爲糧。東安縣氏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之。而害之。同時被卒楊就冠。南留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必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還。入爲收殮。屍所枕藉處。跡犯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屋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寒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是夕解柙。帶自縊獄中。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

齊夫人齊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聚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氣王御不參一族夫聚美物也王而後此猶且不堪況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齊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途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人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

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

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取而好鎮撫之召

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

不及而莫敖師果襲久之武王崩尸以伐隨將齊人

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宋

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禍也王行卒於楸木之下

伯姬齊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大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母姬曰婦人之義保

得不具夜不可下堂得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來至

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

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與夫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

而處遂避於火而處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

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滅而放鄭聲楚莊王好吸

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爲不食禽獸之肉楚子處而

廢吸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麗秦女也其夫大齊女曰貞姜嬪曰

趙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閭廬人其宮而

疾處焉伯麗持刀而逐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

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

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

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夫可復以

義義失可復以禮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今

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懸而

還國乃復寢王游新臺貞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

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遂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明不與成。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成。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義成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宿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成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辛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謀而要。子以成其可得成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成。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蔡姬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成。妾非難於成也。懼苟成。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與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恭。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謀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為。役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惡。賢友而事之。引任而親。債焉。

城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尊之寵臣多怒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正。文仲欲與兵而襲。魯文仲遣問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為隱書曰。飲小器。探諸台。食獵大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兄止矣。飲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大組羊裘。言趣餐戰鬪之士。繙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城我羊。羊有母。告妻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舉侯軍於境。為備焉。齊兵聞有傳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為公子也。避居狄。趙姬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從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盾子秋。衰不敢姬。曰不。

可夫得寵而素蓄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
尼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
亦無以待巾幘矣袁許諸乃迎叔既與前未以叔愧
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看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
之及庸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後君姬氏則臣狄人也
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
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
宗人學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
辭也妻曰妾聞之今非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天子貪富
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微也妾聞之南
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成文章
故藏而遠害大龜不擇食以肥其身亦生而須臾願
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莽年而答子誅母以老
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
杞梁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
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

之厥於城下而哭鮑蓋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
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兄吾節焉迷
赴淄水而死
叔姬晉羊舌子妻叔向叔魚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
於國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共獲羊遺之肉
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
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惡羊舌
子受之曰以食盼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烏其
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違今盼與鮒童子
也隨大人而台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燕之無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八子
何獲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於此不
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奉之矣發視之肉存
焉而免其後申公巫平公命叔向因其室叔姬曰子
室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
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足
物也女何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
疆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祀後晉殺祁盈
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凡子禽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爲之諒妻曰諒夫

子之德乎。二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誅誅。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遂定謚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廬者。衛宗子之妻及傳妾也。秦滅衛。衛宗戚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傳妾有子。年女君八年。不棄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傳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口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勸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竊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在策。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鬪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妻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來。嗚呼。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厥有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尚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陽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逆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莊園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惠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木苗。今妾父以社。勝故。不勝。麴藥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厥。晏子傷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必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在治也。吾謂汝往監焉。許我子。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傳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閨。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關門而止。不下。尊大夫從臺上見。而懼之。使人視焉。

其於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厥醪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爲知禮言於公以爲母師

義姑婦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也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

大夫乎請還師

還魯君賜是婦也東帛百端號曰

義姑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八

遺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符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藥請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爲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湣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將門而望如暮出而不還則吾傍闕而望汝今爭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湣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鮑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婦爲之首吾似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之不孝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應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道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孟母者第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

父徵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子少時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物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能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請焉而中道廢之其何末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執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聞孟子處齊有愛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痛懼而數母曰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檻而數何也孟子對曰軀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澣衣裳故八指類其

有開門之修無開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

芒慈母者親孟氏女芒那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章途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知者

漢陳母有宋侯娶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今長相聚數千人請娶爲之長已共立爲王娶母謂要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娶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崇侯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嘗終有天下母以人爲貴焉

老妾故特二心請以成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爲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即多所平反則喜親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戾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子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趨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陰鷲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獵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驚即下車

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問閤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闕下乃見之責數之日幸得
得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
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
罪自歸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日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
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
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
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愁呵之日
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
人壽難保

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生
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日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

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
哭問之日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
一人歟也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果然從妻子
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茂屬
之曰我主歿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汝肯食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歿不還婦紡績織

以爲養父母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將屬妾以
供養之母妻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
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
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
宅而盡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千斤後
其家

仁孝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雙父必報不
得却其父今要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
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
牖而待乃還家拜夫他所沐浴樓東首卧開牖待夜
半從至牖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姜
常泝流汲水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還之姜
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

姑性問鄰母具以告姑慙底聽還生一子因還汲湖
江成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膳後舍側
忽湧甘泉味如江未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感

赤眉在詩里池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
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祭孝廟明帝爲下詔曰大

孝八朝一聽平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既嫁男
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天夫都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焚鬻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愜夫閔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覺感物令
人感其仁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
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謂藥膳必親與大戚既廖呼
三弟告之曰毋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
甚矣皆自誦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
母錫其家後四子皆修華爲良士穆姜病數諸子
曰吾弟伯虔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戚必循
行母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
學升不改呂父念疾之呼榮躋欲改嫁榮終不肯升
戚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叛乃追之

榮義不屈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葬
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恒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
歸寧男十五又天妻慮不免豫刑耳自其宗婦怒之
曰若家未有他意即有可因姊妹姊自表何自苦如
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
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
故自刑窮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帝相表其閭
邑有祀膳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入縣須其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中第嶠進曰王之師
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即不幸當表蔭旌墓況在清
聽可無加於乎配感動得減灰

姜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
韋康時叙爲撫夷將軍統兵屯壓下叙姑子楊阜故
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叔請急辭
超歸過壓下候叙母言故涕洟然下激叙與同難叙
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夷妻使君遇難一州之
耻亦汝之責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能事變生人
誰不戚我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叙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起必出擊叙卓從從開冀州門起可虜也叙兵發起果出卓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起攻南城叙守不下起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妻近今異獨留會同都梁襲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使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成汝當誰恃哉乃以酒烔麻而殺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

人能吾何以面諸姑乎

今官舍近吾去汝成矣遂飲

藥昂聞急以藥解之發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從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襦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聞急刺史卓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庫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起妻楊聞異節行請與燕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卓等合謀起討超時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豈元不足爲重兄一子哉昂曰善遂開門拒起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和山關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成妃自殺以從姜何氏曰如皆從成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睦及諸嬖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郡王休在鎮數倚法使前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從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免中國人手耶耶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警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非衡從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榮職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得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食無衣被將之康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執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因何記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賄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廉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歷懷太子妃王氏太尉新女也字惠風貞純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阻，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厚，妃杖鉞距之，竟不辱而死。

吳興守虞厚，母孫氏，富春人，適渾父忠恭，自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幼養之，永嘉末，渾爲南康守，杜茂亂，渾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壯捷，蘇峻反，渾守吳興，假節鎮討之，母戒與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質所服環珞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渾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

八痛類纂

卷百十

五

渾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咸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數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思亂見執，思以請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濟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濟得免，自爾發居會稽，家門肅然，太守劉郡有盛名，以通家于請見，請問質道韞，素纓素襪，坐帳中，郡東修肅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問問旨，謠然無帶，郡退而太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琰妻陳亦聰辨，善屬文而沈克之，贖吳郡守張茂，茂爲妻，陸敬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松爲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年十三，卒外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陽州刺史廣成於寇有女子年十王，警帥逼納之，女於閨室中，乃擊賊，不中，罵賊，成。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譖成，德勅令改適，固辭疾不起，書裙帶曰：「成歸段氏，自經。」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十歲甫三歲，父憐改八痛類纂

卷百十

三

徐之載以適，同縣張質鄰之，父自經，救而蘇，送歸，質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曾稱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竟矣，父爲懼，母不安其室而

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暮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

三女皆里嘉之爭，欲要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

永興，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

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小妹娥，視其血在目，遂明，人以爲孝感，諸暨東庵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癩疾，親戚相

棄女穉住紵舍畫熊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營壙塋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獲女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妻婦而自與二子寄比隣以居來表聞後循吳郡范曄編妻褚氏勤苦執婦業累昇明子孫曇曜以罪伏法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飲焉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容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三

夫父母舅姑獨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相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謝問表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經旬凶聞至遂憤慨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廉儉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與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歎焉矣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聚羅城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三

長史韋續舍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速有疾者立誅人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糴糴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絇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宜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万俟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舉奮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榮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璠謂二妹曰父爲誓所賊無兄弟可復譬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夫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姊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基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郝琳有女子孫氏夫爲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舅始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王配其妃弟蕭瑒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謂惡之高祖崩瑒流述嶺表勅絕婚改嫁主以來自誓不朝謁上書請免主號從述從瑒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中恩竟不許以長憤成疾歲暮上書言昔共姜誓死頌美前經恩婦不肖傳芳往請安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歟乞歸骨柳氏瑒覽之愈怒瑒洪濟甲資送其歸瑒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楊帝江都化及敗主爲竇德所得問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瑒帝誅蕭宗室稟炆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稱妃元氏王幽廢公主位三歲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舍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榮陽鄭誠誠成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舍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見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耳茹髮明素心舍果以父成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驩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發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舍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成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葬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身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詆辱吾外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舍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舍果惡請曰秋律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義汝先人者也當散聽六姻爲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
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成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成貧無以養單紡績儲貨十年塋八喪詔表闕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諱故坐籍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成自誓政怒以火焚其面不屈成

渭源今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渭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汝父成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戚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殺并中女及婦繼之並成非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竟成者相迫矣遂遇害

八指須髮

卷首子

三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慕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簡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心成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固不食卒

東光縣主名楚媛妃王慎女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罪徙成主號慟血既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宗復辟上書訟王冤得雪陪差昭陵主疾已危懷泣爾子曰冤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

章妃薨焉妹初潭祿山陷京師始寧國公主方禁居

人類類纂

卷一百二十一

一

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每

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

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成撫其子如干玄宗在蜀郭

子仍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殺

哥以授潭殊死陳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動甚

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因讓不受阿布思之妻及

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綠衣爲翹戲主進曰布思誠

爲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

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駭判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

犯京師王出亡次商於遇韋益諭以禍福皆稽顙頓

首

爲妃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郝補
愛衣勸諸子不服統緒安焉廣德初吐蕃再入冠主
姪子請入省陳傅禦策潭止母性主曰君獨無兄乎

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寢

潭陽主名楊德宗女孫也成里爭爲奢主矜守儉約

常用鐵簪畫壁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

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

以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挺

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謹敢不敢應帝悅

人類類纂

卷一百二十一

二

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爲製諭成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爲哀王後

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

先嘗後靈龜薨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下舉妃曰

逝者有知鬼營營何託乎儻體合葬之自是屏粉澤

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亡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

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

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

相國爲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偕老

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妻離婦楊帝棄之德武與裴訣曰熾姚甫爾述此分離長訣矣裴泣對曰椿無再蘇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與客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將饒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閑儉卒人稱其孝

一懶而絕語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嘗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慮出自竇冀機禍其面以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掌飛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娶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貴貨盈行裝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寧以爲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勢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今出祿康平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爲天官侍郎還文昌左丞今史至相慶已與反正成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昭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八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勤綏笄總拜階下畢即登堂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崇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奉而衣念饑而食愈未齒從兄

人備錄

卷之三

四

官秦州兄坐謫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切孤滿前不能隨鄭姑偕誠至竟以疾返至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還時觀遊地江南撫其子猶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猶此耳流涕涕若不自勝誨導愈易之成本遷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藏屨之葬嫂之服葬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服以遠嫌也辟而云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
七歲通毛詩列女傳婦御史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
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處事唯謹歲惡食
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
爲養庸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資盧親授古
賦十四首誦傳之以詩禮國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
爲賢婦侍御者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
元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養者大事乎吾
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譴
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人盧氏墓 卷之三 婦 五
後明者不悼往事母徒戚戚爲也被懼而已已竟卒
耳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舉女也嚴肅儉
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下綰羅錦繡
不御每歸親不乘金碧輿乘竹輿子二青衣引屣以
隨背自粉苔黃蓮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木夜習
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母者御史俞母也爲監察御史得廩米糶之三
斛而贏一問廉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集問車馬錢
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備錢母怒較歸餘米償其庸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
謀歸唐爲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
之請得免歸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賊人者藉藉
蘭英身啖土啜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飼師仁竟
生之居無何詐爲慈林竊仁師聞關歸京師高祖嘉
其義封永壽鄉君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販歸喪明貧無
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哭念父甚請
歸伯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
年父沒毀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哀
不綿緘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

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緡州人衛孝
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剛所殺無兄弟母
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剛時在坐無忌
抵以雙殺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
徒靈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
年十五父爲族人吉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
育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詣吏請
代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

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毀幾斃家無丈夫
自營飲堊具州里欽其孝送堊者至千人堊昇廬千
墓遂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
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
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捶抱姑不去爲賊所
捶擊幾斃姑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溫州人懷清仕爲使署郎坐僚督得
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
懷清當還徐往迎而夫歿中道二髯奴却汚之徐數
人痛與妻

其罪不敢過獨劫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
以夫器還堊汴刺史齊齡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
詔使往鴆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歿當謝四方神祇父
起拜直言急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歿使者貽愕泰以
聞代宗聞而憐之親焉直言妻湮足而出微不歿乃
貸父歿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歿不
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重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
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
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

奇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環真世漁鄱水上機淵靜
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綸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
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歿不得屍娥聞父歿走
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歿明日父
屍出龜鼉飲魚浮歿者數萬壑川下鄒人悲歎以爲
神奇共會錢堊之鄒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歿請從
彥琛曰歿生常道從歿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
敬業亂陷軍中令賊等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魏曰速歿吾志也乃遂歿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
賊所剽殺妻王其自沈歿趙州刺史高淑爲懸限所
攻州陷妻奉與俱執繫繫以美官誘之降獻目秦奈
曰賊官何足榮皆瞋目歿未泰中天奉盜作二女實
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道
得之驅以行路絕整數百凡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
崖歿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飲堊詔
表門梁宋盜作斬令李潮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裴擊
之以爲功賊大恚執潮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歿
潮女李亦請代遂俱歿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歿鄒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姐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歿於水賊去得其厥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鄖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願成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因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平濡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鸞之妻且歿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蔡章雍爲賊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成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爭事不

人壽類集

卷之三

七

得伴成昌齡閉其棺殮之方厚妻程自刎諸閣下陳究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南賊陷齊亮母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過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茂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受之乘間勸谷爲反正不宜顧一飲恩自汗谷不能決新聲繼而谷竟及於難

高懸女者潯川刺史高彦昭女也名姝姝建中初河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彦昭守濮陽彦昭以城自歸納志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母爲之請爲婢

以祈成許之姝姝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歿且母兄皆成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姝姝曰我家爲忠誠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拜就成事閣下太常賜諡哀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瀘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歿欲問遣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壘號頭啓視之既免棺舌截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塵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背葬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成亡善孝大被髮徒跣服裘抵涇池所貸護喪

人壽類集

卷之三

十

還壘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環有鄭孝女者父戰歿慶州母卒無兄弟即翦髮毀服走慶護器還與母合壘廬墓下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啞女香甫十四走前搗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喪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賊所盜成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殺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雕析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

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姚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
劫傭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盜藏委焉小姚見父
與夫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委出入者二期欲伺便
一日蘭出刺還集羣偷來分賊其釀酒爲樂醉卧小
姚開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傭保來捕賊遂禽春
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賊刺史張錫嘉
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
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運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里仙里中妻竇
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成之竇以身
蔽持持賊執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知

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汚之詎賊攻費巢入長安
校書郎殷保聯妻封相敖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
美欲汙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焚劔擬之封曰我公
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竟不辱而賊咸通末天子狩
寶雞翰林學士李拯從陷賊賊妻盧氏尸爇行喻逼妻
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賊畢師鐸之亂
人掠資元食廣陵賈周迪妻俱饑甚要謂迪曰今
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成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
妻請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詣肆妻

成矣迪大慟裏其背歸妻焉

宋廷壽者揚行客妻弟也與行客御謀殺之事覺行
密結而召焉廷壽妻王勸母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
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
可知矣卻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
誓不爲孱人辱赴火處五代時號州司戶參軍王凝
卒於官家貧獨一千尚幼妻李齊人亦賈遺骸歸過
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寡格之不宿宿李
顧天已暮不肯去率其僮出之李仰天長嘯曰爲婦
人骨爲人所牽乎不可以得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
臂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爲晉其主人予
善藥封塔予齋資歸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
令擇取主凝立無取也其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
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請上壽帝聞錫養衣寶帶助焉
遵勗賢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席饗之嘗有盜入其
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寃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
錢募告者誣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後請貸遵勗守
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
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選兵衛馬。

焉。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子丞相亮。亮。文惠公亮。佐節度使亮。亮也。皆舉進士高等。亮守河南。還。焉。夫人問曰。汝與名。豈有異政乎。亮。亮。謝。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遇客與亮。亮。射。射。無。不。讓。亮。亮。能。者。焉。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亮。亮。之。金。魚。墜。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四節二州。推官。辛生修。甫四歲。食自力。人稱其孝。

於衣食用。勤修於學校之書。膏大。雪夜。以荻撥地。蠅。墨。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子也。無一錢之積。一權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肉。父必泣。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數。曰。夙。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夙。者。與。我。俱。無。憾。也。始。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同。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衛。者。謂。我。歲。在。戌。當。歲。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嘗。以。我。語。告。之。其。乎。居。教。他。子。第。率。用。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大補頭集

卷三

十四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果封越國太夫人。卒。張待制。品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中國。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食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祖視之。見。今後有。錫。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嘗夜。濯足。好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類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賜親戚求嘗本公爲小官時夕過盜箭中衣盡亡天向奉無續絮頗嘆悅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嘗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妻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數十不起或曰盍強請曰士固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勸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見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儒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其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誅也何備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懼矣忠

定正色立朝演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觀公浚母夫人許氏贈太師君悅妻絳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登卒時年二十五歲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今去左右故波雖切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條易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曉諭永州望星見西方念已故都捐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都

聖初對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歿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後意遂伏書上獻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楊和問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求祿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下躬作粥召戚族女使獨舍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處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病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歷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僕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告之百所親解之曰戚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吾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忌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飭爲名人

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總早亡惟一

人壽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一

釋兒存極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滌滌共養幸矣其敢汙家聲乎生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兒亦卒母出自荊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于歟孰守惟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成寧成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而以願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朱娥者越上虞朱國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來刺之舉家驚走賊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教我母殺姐姐得脫走賊竟成會稽令董 黠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望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歟而分字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啞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婢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挽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

入籍類集

卷三十三

六

王財反貝州聞趙學究女有殊色奴致欲妻之日唾罵求成不得給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請期焉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裝投地下者數四賊賊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成和州徐聞中女爲雜陽潰軍所得欲汙之罵投江成金道三吳吳人美末年妻及姊自沉成陷明州貢士鄭厚爲虜得罵不屈水成妻並哭從成盜剽膝膝縣女董美不屈成盜掠臨淮臨淮王宜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閨聞遇賊成盜掠方城許孝純妻師正言驢

子也。罵賊。賊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成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賊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潯州丁園寶爲盜掠將烹之。李江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表妻趙亦身就成盜寇。儀其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污之。不可殺其女。却之。不可罵賊。賊與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罵吳琪妻譚皆不屈。成臨川余端友妻陳爲盜得。汗之。不可罵賊。賊與盜。唐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躍入水。成。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雜類

上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婚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麗會楊氏還。則乙成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僊。忍人也。僊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劾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文訊詞不更。乃掘地爲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奈何受此污辱。必母自汗。吾今死。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樹有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微陰其前。驚寤呼。更辛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哀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哀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哀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成間之云。適盜庫金會。羅歸救之。楊乃免。時女成。纔數日。邪術所居曰。卒感坊。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令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殺。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登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己物。攘之分。其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復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餓終身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子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解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猝遇寇。度不得脫。給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盡同取之。前入門大呼曰。吾欲成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重八鄉鄆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備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等必用命膏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獨之
泉感奮晏白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
鄉鄰人享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
於是聚族日廣與其豪新黃牛山爲五皆運少壯練
訓之有急互荷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
計如南劍州陳韓遠金帛獎之名其若曰萬安晏悉
散給其下又分五若人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
信郎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夾越三
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瑯琊宗廟供
八縣類秦
三
蕭索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成不作社
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
心肝元陷撫州臨川王婦梁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
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約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
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即
之婦度夫去遠罵賊賊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王
婦執刃始夫皆成追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
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成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
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之哀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
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

屋灰血漬八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
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破永新謂婦抱
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至殺其舅姑執
婦欲污之不可隨以刃趙馬曰吾舅成於汝吾姑又
成於汝吾從吾舅姑成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
文廟兩僅間八軀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鵝影
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煨以熾炭
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成
元阿木破銀樹垣得運使趙淮使詣揚州招制盪使
李庭芝降淮伴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成
大歸類非
三
卽成耳母降也阿木怒飲之棄其尸江濱淮妻伴軍
中盡解其衣裝賂使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
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成
福建招撫使劉全子倡義抗元成有司執其妻林勒
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
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青壘義不降而成
者乎是吾兄也吾成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
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染
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業副具酒逼之從梓與
食飲嘔噦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成而毛惜惜者吐

事神臣不風威嗚呼謂天性不貞哉

藍水二賢母者林南妻周仿子鄉貢士江繼餘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暮周亦如之采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冀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歲周婦姑避地東山開爰扶膝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法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未不相繼荷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義棄行者急持執施救之得脫去自將淫藥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腰急

以潘漢集

主

呼曰兒在矣兒在矣冠他以去兵進迹江尸得焉而家毀既舍以居瓦鏗敗帷婦姑相為命時餘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醉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即成驥矣兒初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梁問竊奇之欲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逆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沒忘其家之富狀也奉二母孝徐晚娶未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津藥以進後定老奉元起祐進士為

書丞追贈夫母如其官其前所棄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有一

崔烈婦者周木忽妻也從木忽官平陽全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或自首者出之時木忽以使命在上黨崔即抱切子親自官將使軍吏書其辭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誓乎辱也子吏金蘭書之終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括袖點筆書出焉既出將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木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屢飾服布蔬食有僮賁求娶白

人潘漢集

以張言生

主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

孝聞夫成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慙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令壯子嫁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成與夫合墓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幼卒段不茹葷三年治

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張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成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成

齊劉英到河南人開應募為十夫長戰歿於澤潞間

貧無依不再適勢家魏靜之劉柏之曰吾三月三日
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頂叩天
獻獻自墮死

燕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爲囑而卒王遂瘞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煖
之終喪子復成親戚猜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卽經
樹上成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死焉

都水監朱虎妻茅生事家簿錄索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裾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人編類集

斷髮誓不戴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淋瀝穢時
時拭其目目爲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塋之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歿成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歿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與祖妻某王

母皆母也與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必不爲也發居三十年
卒舅姑生事成墓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
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

卿繼卒妻楊氏與奴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弟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歿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婦堅不聽
之自經歿魏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詣夫冢不欲自繼不得遣入室更新衣自經歿
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歿
表門

江文錦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色而夫暴歿
曰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子終不遺

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
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紿之曰舍後井旁有堊金

當發以遺汝信之謹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成偃師王
氏女被兵執投澗成龍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歿龍

泉湯輝妻張氏朝乃成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刃歿
顧寧地震臺叔齡屋壞歷不能與會火作叔齡母前
救不得欲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

母劉謂夫妹曰汝兄處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歿
天治三節者杜恩綱妻閻宗媛及女第宗婉若弟秘
書監陶詒妻王也初恩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勣而歿

閩爲樂室生一女而恩嗣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
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白燬於盜宗
媛獲姑匿不忍去爲盜兵所繫驅之行不聽劬刃于
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死
方急時諡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傳母曰見存吾
不虞矣赴南隣杜氏井死當是時歎人羅宣明散家
資募兵保鄉井妻盡捐資中資相之盜犯歎宣明謂
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母留蔣曰
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妻有兄弟在香山若可守也歷
泣別無何歎賊陷賊聞宣明妻卒在香山悉力攻蔣

人痛類集

卷三

三

炮矢行斃命蒼頭賸具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
不受辱必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
舊託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死焉長子及蒼頭賸皆
遇害寇退將從子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如
生傷有衣篋類有物中動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
謝烈婦弟妻蘭溪吳履孝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屢勸
禮執誼非其志不行履貧常客游謝奉舅姑舉賓祭
必共盜破壁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求寃妻哀瘦如
柴且春登且至吾不能聚諸勿遠遁決矣及今買舟
東下僅免半履妻苦難於存曰勿恐有履在謝志曰

不避盜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節有急有歟所可無
辱也已屢出城南謝丁字語如初履未反蘭溪兵潰
東奔者不絕雖再號謝妻權扶幼女出走賸以小兒
從厥明力憊甚于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
吾與若成而或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賸棄
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嶺偏山谷呼嘯擄女婦謝度不
免力稍羅上抱女下投崖或屢歸求之決日始得厥
母與女相向視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
弟妾亦乘節沉溺或胡仲申翰曰曠人商淵妻張賈
誠妻宋亦溺或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人痛類集

卷三

三

里巷張女婦耳亦歟其張氏家僅瑣伍業牧園一旦
聞難妻歟二女從歟初未笄亦歟而天台伏恒妻徐
被盜執給賊取水飲自沉歟吳氏婦以猪槽水絮且
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離感暑如生新昌史周如祇女
不屈或時台浙諸婦卓學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
在金華欽也

人痛類集

卷三

三

州萬戶府知事劉文典妻王建康人從文典於漳盜
攻漳文典戰疾力疾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
柴負夫屍婦焉火既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賊父野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其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
歸歟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成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成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牽之去罵不屈刃斷其左臂愈不屈復斷其右臂如
物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成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人稱類事

卷之三

三

高郵有張女以艷閣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投資焉
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成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成
松陽周婦毛罵賊成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成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成紹興吳守正妻馬抱幼女
自沉成張士誠陷諸暨王瑛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猝
至造指鏢方沸頭其中成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成妾焉從成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日

經成傳與焦士廉妻王被盜執給日家墓田有藏金
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成所矣與妾桂皆成婦與
兵愛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象與妻韓並經成女池奴
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成從泉李說妻何亦成深水袁
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宗極貧母病癱卧床者數年
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燹其里鄰婦呼避火女曰
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燬成山陰徐允讓妻潘
賊至夫代舅得成潛給盜請得焚夫尸火繼赴火成
陳淑真富州陳壁女也燈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
冠隆興淑真取琴坐簾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
人稱類事

卷之三

三

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成也明
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成賊抽矢脇之不
聽中矢成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成
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成婢鄭奴從成陷茶陵子同
祖妻曹與夫訣自剄成妻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追夕
竟成冀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
事成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成河東亂監祭御
史張訥妻劉盡發貲給家人若干婦成焉宜慰副使
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成積薪塞戶外自焚成大同張
思孝妻爲新高兵所執不屈成婦劉伏姑奴罵不絕

赤灰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灰結哭之憫隨俱歿
宗王黑閨女遇難自縊灰進士安志遺妻劉罵賊斷
舌灰大都府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沒井灰有趙
繼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決灰起自經諸婦四人諸孫
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並灰徐孫妻岳及冊王二女
一子赴灰灰永平王宗仁評妻攜一女赴水灰賊陷
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妻李赴井灰太原人王
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殺
崖灰大宰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妻王
蓮罵賊灰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有姊娶居泣曰吾器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
之吾灰已夫出赴井灰妻劉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
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灰二女
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灰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異妻
蕭解條自經灰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
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爲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
寺以叱賊灰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劫之
不可已知其夫灰仆地哭罵曰吾母灰于賊吾女兄
亦灰賊今吾大又灰焉吾得報汝當釀汝忍從汝乎
罵不絕口灰至元中渤海劉子者戍襄陽攜家行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沙河夜車有河傍有虎至衙平去妻與亟起追及之
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虎灰扶平還至車灰
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
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
女虎嘶母女逐驅之竟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爲虎
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郡當元時夫亡守志極
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馮翊王妻
盧雕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灰從灰者遼
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刺氏
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
有姊娶居泣曰吾器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
志養舅姑盡孝終喪裏事盡禮有翼人朱仲策妻梁
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
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彙大戾亂而史紀
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題脫脫尼雅
吉刺氏李世安妻王只舉花真妻蒙古具以灰自全
謂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八編類集

賢婦人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子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有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脂父為客蓋寵焉小賄父怒相延食敬叔辭曰將使人備賓與一二公室之尊顯

體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之日養上賓醴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養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饔文伯曰以缺之家

至前齊侯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為天下笑故主則朝局死則叱之談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國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固不見夫僕乎一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中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拱而視不悅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紂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紂怒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美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易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殺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獨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不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宜余懼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聞門與之
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祖不晏宗
不具不釋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
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
女或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處吾惡其以好內聞
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邑無洵涕無指臂
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 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婦類

三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
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
亟索士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
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
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
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
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
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婦類

四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
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
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歎者不
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妻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四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

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

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

全安愚民斷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

舉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

兄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

歸都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林至大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娘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資貧賤不可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王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并姑禮畢提甕出波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末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末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視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任妻亦美志行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

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

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霸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

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父卧不起妻怪問

其故始不肯告妻詰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

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澤不覺自失耳

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顯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

哉遂共終身隱避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逢尋師

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

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而戾于機杼

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繼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天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遣饋羊子嘗有他舍難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却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盛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繡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一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情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違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前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獨除家僮遣散四子許以脩華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虔智達士也所論薄甚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矩妻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轡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慙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執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荒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入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趙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連盡為惠遂成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楊覽郡承載負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懽大小僮僕

怪其如此。覽密視復無疑意。徐氏呼前。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處。高要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見徐氏乃還。續經奉覽首。以祭。謝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喪。喪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悅謂之曰。入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驚之。聽使乞于牢。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若。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可。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謝就鄉人。

唐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辛毗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懼。宜威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微爲大將軍。曹爽奏。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曹芝率府兵新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千事可得爾乎。憲英曰。

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始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或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從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從。從于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于琇。爲桑里
憲英妻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
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
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
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
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詔賞送錦被。德
英錄其事。反而履之。其朋鑒儉約如此。

張宜子以女妻劉殷。宜子家富千財。其妻怒曰。我女
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處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
劉殷乎。宜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其
人希有焉。

卷之三

十一

感策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遺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
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
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
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後二白鳩巢以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爲妻。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
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蚌鮮遺母。湛氏封鮮及書。
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憂矣。都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將大雪。湛氏乃微

所附薪。爲自剗給其馬。又密裁髮賣與都人。供餽饌。
達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顯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桓玄常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擬失。及劉裕
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
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
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
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
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羹宮中。奉養大家。義無歸
志也。昶怡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十一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
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
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顯妻云。氏
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
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惡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飲
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視。遂得數十人。
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
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
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謚百官品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千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善義讓之是時年小宋氏晝則撫弄夜則教誨然紡績無廢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是遂思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瑩對曰虞學既久書傳零落北年綴撰正經祖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草選母宋氏世學家公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人焉

入籍類集

卷三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爲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其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鸞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勃然左右停刑手珥啓曰伏聞將爲女營殿今昭德足居焉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爾繁

勳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謂陛下宜實廷尉以美爵酬之尉以列土如何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告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愈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荷巾櫛請歸威此堂以塞陛下誤妾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辭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妹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無憂矣

入籍類集

卷三

一四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師諸酋長迎韓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欄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竊之斬守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爲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輿安車鼓吹麾節肅薄

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劍南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刺史董真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成母曰吾今始免焉

官婢矣

杜仲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迺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始至則與仲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驚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吳元濟以蓋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成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為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長鄧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局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右遇不免橋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近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生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殺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吾年之母街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襪其衣坐之將提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還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提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提由是始及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第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劭等進攻漢州彭士憊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勸為梯上圍之廖匡齊戰歿楚王希範遣平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後周周行達為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達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遣人密訶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達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達妻即聞夫人鄧氏隨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達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達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詰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達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達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捷時邪行達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諒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達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資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簪簪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詣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齎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開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莫哭謚獻穆

妬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舅子為見王則必掄子鼻新人編類集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人見王因掄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掄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何哉令別之無使逆命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戚類

漢賈長君

賈長君文帝賈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舉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賈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永桑墜用爲符信上書自陳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

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賈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河不爲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賈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愛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親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龐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王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

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處化竊惜愛王陳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人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先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飲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謂不分別于賜今有司已爲予告得賜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人編類纂卷之五十五 漢書

漢史丹

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巨衡可相置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忍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請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過在臣當歛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上年上瘕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瘳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愛不知所出丹以親審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過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繁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辭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勿少。意中總總。亦何
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
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
善轉。太子毋違我意。丹噫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
嗣矣。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
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
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
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鄆那承官。並
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書。滂太賢。多見廢棄。宜救
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
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
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
明。慰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
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下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
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
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
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貴寵過甚。卽爲禍患。故不
爲也。且爾二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
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徒者甚衆。遂委責于
人。以賞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及野王
歲獻甘醪膏餼。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
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
人。痛其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
正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爲郎。其後楚事發。
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得不生
焉。楚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
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太鴻臚。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
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
潁川李儵。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爲京兆。二縣令。零
陵太守。所在有合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
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與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
畢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
奸施接賓客然門無俠士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
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
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
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
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今天下歛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忠貞

一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尤龍
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
脫公主愚心實不敢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李蒼益
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
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
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
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恤
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
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
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
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卒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
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固讓安平里巷輔
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
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
封興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潁強侯博弟員丹並
爲郎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忠貞

八

一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
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
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
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
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
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
察文帝爲政損益察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
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
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庚亮

所不
國其
子不
節如

廣亮字元規明舊皇后之兄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嬖亮妹爲太子妃預計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果遷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顗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字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八編類集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愆愆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進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接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猷猶或苟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接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

記

繫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聞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膀軍八編類集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義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旣而正色陳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愆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于江州以庾亮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使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深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典此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群臣得進者亮疑宗亂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羲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壹將軍却縠陸群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及亮收赦之降封其兄西陽王

八編明集

卷三十三

魏

十一

旦

顯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疾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勇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思變色耶那入下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聞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開而峻保匿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書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冠宣城亮遽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創掠亮左右射賊賊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成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撫其三弟惲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敬謹因留侃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遂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啗詔群臣與之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開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還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八編明集

卷三十三

魏

十二

旦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承、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促遣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爲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遣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佩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隔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郛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請彼

罪雖重而時弊屬危，且今方嶽道廢，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閻公自茲迄今，曾無促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容小人譴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宜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以輔道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前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恃。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元龍之爰，有位無人，扶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舍容隱忍，謂其罪可宥，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冀慎而終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聞復中原之意乃解潯州投輔國將軍毛寶使將前兵一萬戍郿城又以閭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河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蓋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為荊州刺史李閔已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常率大眾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上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入編類參

卷三十三

五

上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天戎士習練乘雲奔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有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通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齊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續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都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還鎮會寇陷郿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郿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顗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還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任其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為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為妃于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選尚書以母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裒率衆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友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達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充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求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
援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成億哀以遠
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哀問何哭
之多左右曰代殷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
四十七遠近嗟悼史士哀慕之謚曰哀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
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感屬者朱泚及盧杞自志
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竹富效順

貞貞貞

貞貞貞

貞貞貞

貞貞貞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惡且悽德宗傾左右無
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顧至賊中論天下至意
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
食祿成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下使陛下依
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
潛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其贈太子太
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
平官庇其葬

采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圭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貞貞貞

貞貞貞

貞貞貞

貞貞貞

貞貞貞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舉年節慶
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守介之寧宗前宰相史
彌達謀廢皇子玆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
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
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
苟不從獨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嘿然良久
曰其人在焉遂等召昀入連矯詔廢玆爲濟王立
昀是爲理宗昀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
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崇言
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錄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
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登復政得無基小人
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
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覽奏即命擇
日撤簾

王莽

莽兄承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
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
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
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因曰後
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于為買之即日以
婢奉于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
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散膝見之者以為童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
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
宜上尊號莽與師尹共劾宏諛朝不道後日未央宮
置酒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帳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
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
微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志莽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
選門下掾亮孔休守新都相休謂見莽莽盡禮自納
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
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試見君面有
疵美玉可以滅疵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休復辭讓
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摧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
莽微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
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莽白趙氏前害皇子
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傳后皆令自殺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軍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侯
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
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
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
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
卿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三

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此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
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
逆大臣議如此婢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
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精
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失信於衆庶莽
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下傳奢後之後
百姓未曉者多太后宜且衣赭練頭損膝以視天下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每有水旱輒素食左右以聞太后遣使者詔奉日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熱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奉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饑二名故名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誼耀緒事太后下至荀側長仰方故萬端奉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奉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塋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三

東漢書

卷之三

賈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公主及僞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侍官掖聲勢遂以服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禍遂奉主耶爾時何趙高擅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情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用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素憲如狐羆鷹犬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母還主齊殤王子都卿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敬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來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使利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擊北單于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鵠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清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閼廋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意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率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軍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萬靬王率貢入侍隨諷詣入滿渠塞一云卷一百一十五

諸國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賜谷五斗其傷銘曰仲山甫賜其萬年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因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意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虜子逃走不知所在意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瓚爲心腹班固傳教之徒皆嚴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薦進位特進得舉吏鄭衆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蕭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府令時實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一心王室不事衆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入滿渠塞一云卷一百一十五

圖作不軌衆自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有惡其人召屈之罷去益困蜀大家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琬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殊通所謂張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樛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劾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

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伸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奏貢長安將行告曰那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擊而言國忠善博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滿博計算鉤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郤以國忠怙寵持鸞倚之使教勅國忠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書

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証驗被誅者百餘人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發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錡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服而第舍華侈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漕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見易

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玉錕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遺事防患因與銀有隙銀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見仲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炎卿御史中丞宋渾運之皆林甫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銀龍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搆銀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于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書

五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索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拜劍南節度度支管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募府引資華張漸宋昱鄭昂親仲厚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領吏部仍屬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北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衆棄之必地隻輸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擠，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也。外示憂遷，以合上官。實杜絕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歟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果。」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窮禍林甫好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說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于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史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史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運趨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王居，同第出驛騎相調笑。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僂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閣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隔坐給事中，在旁觀對注。日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章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史部事日叢疊。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史得輕重顯赫。公謂無所忌，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當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水山。若咬日，既出君輩得無先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示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者。」潛伺國忠意，乃敢放子驅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珣當黜，詔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驢高第，俄與珣同列。猶此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銅南召募使，遣戍廬南餉路險之舉，無還者。舊勳尸免行，所以寵職功。國忠今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闕志。凡募法願奮者，則藉之國忠，歲遣宋昱鄭

昂章僞以御史通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威尾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媚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通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秦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崝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崝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寢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買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壽節度平盧楊光弼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韓瑒琳覘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瑒琳納金固言不反帝常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獨帝且禪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十監國吾屬誅矣因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次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被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幸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驕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連或左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三

韋見素傷良久兵解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鄆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兵連收恒定若嶺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計自焚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敵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資富厚國忠豎懸貲產籍人都爲亂兵所殺餘生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四

左編

戚類

后族

閹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周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言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纓充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四

盈帳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立侯騎奢傳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宛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損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益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棟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

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泰襮於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處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椽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矣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公安之也夫明者

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授近宗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四

二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能令就第以則

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

宗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

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

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

正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較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常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冠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夫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弊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王氏論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八編類纂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邲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當貴不宜舍卒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僨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從廢隆典賓客其後梁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冀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神卷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膳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趙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輕義杜鄴論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成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與司禁兵出入省闕年盛志美早謀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叢聚禁網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銅當復以貴戚浼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誠陰趣八編類纂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今憲承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氏論齊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愛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官入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及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陽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竟不返逆天感人率土衰氣宜收還氛久寵樹遺孤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宋龍上書

晉琨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裴頠奏事

在門下事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後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楊緒論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聖下以那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列之人莫不以爲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今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開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奉孝如此論封王

正德文寶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恩之民不分戚里若藩侯不爲無養務行苛虐朕所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神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乳德宴朝以藩侯不能撫養思民爲愛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劉克莊論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遍相拔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何如論連姻臣僚不得授要任
臣切謂李德裕定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詰策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于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論韓忠彥第尚主未盡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屬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諫節豐上書謝曰臣豐竊任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置人焉人焉須集以宋言西戚類

臣能否拜為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嘉臣之首賜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計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加頭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諫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忠臣有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入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亮賜臣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免處中順經術意思深惠厚臣豐類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勅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財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猶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精弩入宮宿衛驚思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人焉人焉須集以宋言西戚類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吸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召馮節二族我與元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恩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辭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中唐附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若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文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東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補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第五倫上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累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體重，而枉性圖之，來

入編類集

卷言五

九

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讓亦勝之悲哉。隋懷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范曄郭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戒，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與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妾豈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舉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舊，地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為司徒，荷爵負乘，米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無，暴卒惑婦，拒諫自取，蠶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婦，非但號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說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燬，姊妹喜喪，夏褒姒焚周，妲已亡殷，趙靈沙丘，成姬人家，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灰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故口無謂我貴，天將崩

入編類集

卷言四

戚

權無恃常好，色有欲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傾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鵲賦，以為風采，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錮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敗色，馬鹿異形，平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其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輔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隱而詠之客哀其志以質告琦曰將軍今吾要子今兄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其後竟捕殺之以爲琦計夫君者母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壅壅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將得與徒戲容皆耳納邪聲口出謠言甘心逸遊什這不義亦宜股斥以懲不軌令其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八編類集 卷之三 第三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 劉策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今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嬖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扼設使舅氏賢若懷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實憲樂糞之禍也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今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客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同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郭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乘將意事雖至細繁體則多勅曰良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集 卷之三 第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五

左傳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先生說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
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
官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征劇辛自趙往
入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士爭趨燕燕王平必同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
燕國殷富士卒樂軼戰于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
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于外燕
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璫其宮室宗廟齊城
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
十二年卒于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
卽位疑殺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
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潞王
必丁呂立其子爲襄王

齊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
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
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
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
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
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
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廢
入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二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
爲東帝泰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泰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秦宋之利曰伐秦宋利對
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受拜而惜秦伐越不如伐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實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宋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陽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秦與愛新城陽晉同韓魏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魏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魏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遊遊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城于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奉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潛王之遇殺其于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般家傭糞王立田單相之遇齒水有老人涉留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從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衣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貴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固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衣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愛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斂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為王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滑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昏王滑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逆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滑王乃驚而蹤跡驗問正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去滑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子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弟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人編須集 卷五 五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執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則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逼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誓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于齊破秦長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于子必大窮子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滑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滑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服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速大興師使屬滑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救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黃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蒙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入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七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教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蟠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八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諸子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蒞然乃達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雎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驕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爲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則趙不予王也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入編類纂卷之三

子公干不可忘也公干有德于人願公干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子趙則有功矣干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干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干不取也于是公干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竭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干就西階公干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過以資于魏無功于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干還讓也公干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干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干

趙平原君

簡子以無位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諱曰以爲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活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蝸蟻蜂蟻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桓子得地必請于他

人。人不與，必鬻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廉子曰：「善。」乃與之。智伯虎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車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邲鄆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慮產慮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驛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澤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八編類纂

宋書王

卷

三

與我從者曰：邲鄆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慮產慮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驛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澤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讎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從。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屠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使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版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樓殺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敢林人于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比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從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俾政于公子成，無爲也。」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八編類纂

宋書王

卷

三

殺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敢林人于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比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從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俾政于公子成，無爲也。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違受嚴命。退而不全。負義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威者復生生者不悞。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于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赦。失李兌曰。諸于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予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憂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虐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親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偉然也。反北面爲臣。謂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軋主父乃由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國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聞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國主父。令宮中入後出者。夷。官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殺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歿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國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于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歿。愛

入編類纂一 卷言五 四

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泰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父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不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衰
癯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致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子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爲姐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姐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
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二十五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耀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反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姐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況乎乎齊王遣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
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使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
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
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微其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二十五

璵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
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于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
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
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挾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
爲相四年王蒙衣偏裃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星史敢占之曰夢衣偏
裃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人之于秦其吏民皆
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
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
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
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
糧糈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二

難必勿受也霍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
相霍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
客若必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
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
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
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
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
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

之輔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膏以
事而重責之木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既返趙楚
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
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邯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
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不憂以百數婢
妾被綺殺餘梁肉而民襁衣不完積糲不厭民困兵
盡或劍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未破趙君
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六

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
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
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
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
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
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鄴郡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又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躡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又矣。今又得入編類。秦之欲言王五。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固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舍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尹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令尹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河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高。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涇。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平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伴醉墜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楚王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新尚新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卿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員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路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爲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反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佞從秦，奉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雅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于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高坐縣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入蜀須臾

卷三十五

三

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邀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疽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土虜漢北地于秦天下合從起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焉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損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官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入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歟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聞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宜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入編類纂

宋史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盟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蹕簡公出于之不宰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魏莫大焉獻公卽位魏魏邊境從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倫穆公之政今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人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昨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勤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穆毒封爲長信侯于之山陽地令孝居之官室車馬衣服死固馳獵恣毒事

入編類纂

宋史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無大小皆決于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官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中大夫今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城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東房陵四月寒東有彗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期國呂不韋坐舉免奔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太差潁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受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二編頭集 卷之三

紀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得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戾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
嘗通亡人贅壻買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邊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人編頭集 卷之三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鷺鳥
膚射聲少思而虎狼心若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試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辛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母以鎮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二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傳士七十人前爲
壽侯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子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也今清臣又面諫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及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業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八綱類纂

卷之三

三

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卒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言醫藥此一篋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子于都三十六年榮惑守心有陸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邀使者曰爲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鄧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八綱類纂

卷之三

三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涼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贊輔
以燕國閭素素之恩信推爲烏桓司馬衆招誘胡漢
數萬人與贊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
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
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趙義合兵十萬共
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
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趙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
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穀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
雖脫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鎖

公孫瓚

初劉虞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票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失瓚數抄奪之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公孫瓚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李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遣漢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同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位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陰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索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滹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間素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子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千和與袁紹將趙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趙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災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鄙百姓記過忘善雖必報州里善士各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數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八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淚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機不攻今

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徬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慮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累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人入齋告續曰昔周未喪亂僣寇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湑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圍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奔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縱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起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所

袁紹軍而滅

袁紹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奭戒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整出奔非有他志今急圖之弊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走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來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慮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其家禍人爲恩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轉覆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瓚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瓚意猶深疑於紹每與鄧軍糧欲使離散明年瓚將薨義反時瓚與戰失利紹旣恨瓚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寄要公孫瓚將兵南下瓚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瓚

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紹，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誦川荀誼等說瓚，瓚乃遜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瓚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瓚都尉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方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虜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親御審配、鄺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委任。親自使，猜懼，辭去。任依張邈，後紹遣使詰邈，有所計謀，因共耳語，復時在坐，謂

見圖謀，無何如願，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都，都挾天下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早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商人逐覓，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十古之訓也。願上惟先代成制之誡，下思還免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郡計，乃下詔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糧相計伐紹上書自陳於是紹爲太尉封新侯時
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篤表辭不受操大懼
乃謀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
受之紹每得詔書無有不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埤溫洛陽殘破宜徙都就城以就全
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
許奉迎天子勦託詔令警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
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
遂定幽上沮投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開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遼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非之投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
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
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
之斛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因是說沮投
曰投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投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長徐州刺史車馬渡河以
拜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而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
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
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拜以子
疾未得行豐舉杖摩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逆難追之
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
焉曹操長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曰千是
進軍攻許用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
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
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
爲奇兵乘虛進出以據授河南牧右則擊其左及左
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使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擇廟勝之策而決成敗
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
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
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投臨行會其宗族歡實
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投曰以曹克
州之明暑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勉伯圭實衆疲敝

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
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
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
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
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殺少而資儲不如北
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
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
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
擊紹後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
執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糧軍大破
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
遣將奇勦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
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
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
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嘗
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諸長子
譚曰就操破瓊吾投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
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降操于是紹軍驚
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
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
稍復集餘衆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
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北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
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
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應命袁氏若家公盡速成
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
焉授尋歸京氏乃誅之

劉備

利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
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
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
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
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嚴觀進曰若爲吳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操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遂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傳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公孫以範
爲將必重

日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辭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備著袴褶詣闕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軍由是軍中肅然咸奉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策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體士舍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各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銳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劍甚召衆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憂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雖素好不知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祭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

李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

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

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喻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

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業權大悅張

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路統勸權尊賢接士勸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樂溫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陂連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縛擊石爲礮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都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鎗乘大舸突入賊陣襲襲身以刀斷兩經賊陣乃潰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蒙勸先鋒親集就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破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亭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嗜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清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殺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兒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遂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赦之凌統怒卒殺其父操常欲殺軍權命統不得讐

之令卒將兵屯於它所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令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征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遠親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亭與呂蒙等戰斬敵衆統率親近扶權出國復還與遠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觀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綬控利于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漢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
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
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
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惡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于
孝縣軍無有這備關羽驍滑正恐有征有變耳已而
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
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追遂
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惟賊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腹與曹
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圖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
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
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
官賜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爲衆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
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于平子章鄉斬之孫
權遣使稱臣早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
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
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
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
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
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還渡江襲之蜀攻其外
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那具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散法無不行而
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塞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
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
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浴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置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康將相如
此非天下人者也

李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能覆滅惡其名以冀免所都
因號異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
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懷乃就

位涓爲盟主稱孤武使悅及納稱寡人咬啗則爲號
勝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遠遣李晟將
兵至易定半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涓援明年圍清苑
涓將鄭景濟固守涓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使拒燃
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
引兵還涓疑有伏不敢逼還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共
千人城來水涓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
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涓軍立幟爲應涓進軍薄晟營
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
涓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使使宋端趣讓涓怒

八編前集

卷一百一十二

魏書

七

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兄背若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使謂是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升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使亦遣使謝涓涓悅亦報謝然武使內弼之滋不懌
與田悅偕謀絕涓及泚及暉等皆叛師武使寔亦還
武使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使詭請寔共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使厚贈遺泚遣
人密召涓使趨洛陽涓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郛

說悅遠和俱西涓素強武使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
五千從攻洛欲偕稱帝乘與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
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未吳亂王女逃歸道平盧涓以
錦繡張道待其王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婚
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偕相王與武使
悅納四金鑰于回紇曰四國領命于可汗謹上金
鑰啟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子騎從
而武使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回
紇過幽州涓使說其酋遠于日若能同渡河而南王
帛子女計可得也遠于許諾涓唱以金帛約曰五千

里舍

卷一百一十三

唐書

八

餘虜兵三子馬素駝倍之逼武使境武使勞之牛酒
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使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
涓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涓即歸閉城守涓疑
之次永濟武使因遣客反間涓曰悅有憾須公南以
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涓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
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檀衛係執老幼無遺
者悅大恐圍城自保涓遣將楊布署定館陶屯平恩
置官吏涓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泚欲進攻魏
州圍貝州于是武使李抱真合軍擊涓涓令大將馬

寔盧南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持刃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持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使回紇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追斬俘獻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

唐劉汴濟總

劉汴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實臣乘勝欲襲幽州汴設方畧勒兵完守實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及滔死軍中盡推汴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過士厘莫州刺史及汴卒嗣節度吳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于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譚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囚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弱不可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燕牧虛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雋雖怒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大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生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燕人將燕實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賄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子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親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唐弘實與濟飲而死總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攻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羅按軍兩端以私饋齊使

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譚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稱天子符發伺李希烈借子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及東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越爲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輕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索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塹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章於大臣鋪張張獵未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類濕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國兵屢敗北來越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稱其弟爲佛祠遣使省以節印借來始總請代獻馬五子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帑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管爲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劉媯禮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仇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援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祔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妻去克融酒之孫也是時上方酺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

杜元穎無遠謀欲竄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
瀛其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又
募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
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
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王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
之中燕人許之俗謂祿山恩明爲二聖弘靖德始亂
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煦自尊涉
旬乃一出生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章
雅華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
燭炎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給養將士
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鞭小將蜀人未嘗
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勸門館掠
其家賞婢妾義雅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
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
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辦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
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
鼠鴟鴞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
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救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師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
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
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
輔相才及居位請默自處無所規拂幽劉初放頗不
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朱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
譚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速納
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微譚論克
融乃遣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
表云先請直克偏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
疏惡囚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願
卒匠丁五千助營官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
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
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
用張仲武代元忠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
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率相李德裕計河朔諸帥
皆報下太速赦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
沐報果爲將所殺復譚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

偽爲糖晏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遂
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
事仲舒曰行秦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
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
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
心受命必有逐降者德裕人曰帝曰行秦等邀節不
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
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
特勤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追瀛陽仲武使其弟
仲至與別將游奉案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
駝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
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國仲武使
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義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
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
人詭好結歡仲武略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
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爲介
失勢任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
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
帝詔德裕爲錄擢盧龍以告後世張允仲范陽入
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麗勛以徐州及上書欲
遣弟九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
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帥參軍李茂勛本回
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
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
貢言者燕徒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勛襲殺
之因果兵給稱貢言及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勛入府
衆始悟因推王州務以聞詔卽拜爲節度使俄以病
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
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
窺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
王鐸達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
遣將擊沙陀衆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
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
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
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
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遣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鎢
引去追破之九門易又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
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
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處

不供騎食，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通謀，盡兵為強使，鎮懼得罪，乃夏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事可舉為牙將，可舉死，衆推為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于匡威嗣。留後進為使，性豪爽，恃燕勳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洎因請用兵矣。潞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為前鋒，說伏河上，鐸以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州，誓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鐸，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鐸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克用怒，伐鐸，鐸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鐸，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匡弼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為留後。天子即授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屏李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真還而鐸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真登

城西大悲浮屠，願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鐸，陽為鐸繕甲治城壘，施受方畧，陰施于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鐸過慰，匡威士束甲劫鐸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弼表訴諸朝，徵悉鐸罪，攻樂壽武強，以報始，匡弼之善也。燕人不以為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鵠二州，敗匡弼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弼又敗，望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僅叔妻方孔不能逃，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為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人指須。」

卷五十六

元

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七

左編

鎮類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諫安祿山麾下祿山以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張甲列卒聞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處下生變卽紿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叛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

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裔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厲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驕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于華尚承業公主黃結同心而性素凶詭忿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弟冀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遂冀壽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諫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取衛州肅州刺史薛雄亂不從居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磔相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誅使者勢尚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諍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千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平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潘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發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磔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衆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構阻殺數十乃足帝又遣御

史大夫李福督諸師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為賈臣所逐志清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嗣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人多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賈臣二軍會襄陽更相見命正已軍頓引去忠臣乃乘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從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舉朱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塵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于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于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疑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半餘兵夜走成德軍將王武俊以子期歸賈臣賈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賊之復徇幽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于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賈臣不為禮賈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兗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嗣止已之僕焚香事之正已悅遂拔兵不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慮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關門還京師赦魏傳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烏延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良成者殆半乘勝屯汴非罪與靈耀合疑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平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賜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從宗立不似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顯陟使共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義聞悅養士七萬擬下符罷其四萬歸田詎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德厚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資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成藩仰益復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叛汴州而李正已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建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為腹心孟希祐康情等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恒岳淄青李納求襲師度不許悅為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芬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芬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沅浮屠，悅乃許其軍。曰：「有詔調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忿然，悅與納會潞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惟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戚也。田承嗣益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二州及臨洛，惟悅執阻。」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唐 主山爲境

惟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謀合兵三萬，陣恒水。疑引，神策將軍李晟來攻悅，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奔，親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晟與李抱真、不協，二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明日，悅得久，投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與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潘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非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釋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新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成，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旋不濟，必生以之。」悅收派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涿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涿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怒不得涿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涿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涿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率轅下馬耳，夫魏

傳全則無趙安鄧州尚書必以武報德且合從連衡
救災卽患不朽之策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
脩等奉箋最孔目司徒明至魏則夕入月惟燕計之
酒心素欲得貝卽大喜使脩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
俊出衛冀泉三十萬賜酒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
饒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非伐不肯歸果馬酒因使
王邕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日
天子以君著戰天下無前故分散果馬以弱君軍今
若泉魏傳則王師北向漳金勢危誠能連營南旂解
困從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果不出害馬不難脫
又有排危之義於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蟻衣袖
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
符深州爲大夫必之武俊既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
酒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
遣小校鄭恆榮壘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
爲恒與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酒兵二萬屯
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情督兵
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
納順籍於壘中者甚衆其夏酒武俊軍至悅具牛酒
迎犒燒等營魏河西武俊酒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僅連戰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
孝忠合攻深莫二州以經幽薊路悅重德酒欲推爲
團主而臣之酒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固號
魏倍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昇置官屬使將因是
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酒屯河間留大將馬寔
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遣太原武俊
等皆罷悅餞之厚道武俊酒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
年酒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
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
猶未敢經朱酒各稱王如故酒使其虎牙將軍王邕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酒與趙王不敢愛其威竭力
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酒欲與回紇
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酒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
欲行未忍絕酒乃許之酒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瑋見
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恩驛等議之司武侍
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
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
矣酒又與判官李下環謀殺希彩而立泚此既爲帥
酒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環勸以忠義實奪之權
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于環之使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此東西相應使酒得志此亦不
所奈況同盟乎酒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
信之耶彼引幽度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垌大王出
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
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丁時悔之無及爲大王
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
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
而內無舍卒之憂矣應尋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
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覽見悅曰武俊何以幸相
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酒令兵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我曹何得不悔過
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此及滔乎且此
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
使之南平汴洛與武俊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
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建耶義之兵
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舊唐度使共事天子
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
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同統三千人
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大清河使使
招悅悅不至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援計我貝州

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
賊不擊尚何謀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
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棧供軍餽盡因
諸縣官吏雖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校五百人俘
男女貨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
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
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成者什八士苦之且
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欽門階皆微
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安起兵幾赤
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左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右瑜垣入悅方醉寢醺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
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厥年三十四此明以悅
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使
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象執之語曰無
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
王牙軍而凶險多過每苦勸之悅於飲食衣服檢盡
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成懼衆不附
以其使數百奔出北門那曹悅率衆追還緒乃下令
軍中日我先王之不能立我者實衆乃推緒爲留後
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果父遣使者德命天

子朱滔聞悅威以兵進次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會穆盧南史曰今幽度之兵悉行殺掠白骨蔽野鮮先僕射肯德其民何罪今雖欲感其亡可跋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使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家塵于外關魏再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伺命詔即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緒以少子季安嗣教庶爲恭軍節度副使緒咸時年十五匪長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季安擊魏從會附齊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邁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杜年王師取蜀取吳美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彼齊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辱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作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王占

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仕智畫策枚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慮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厚厚還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非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二

王占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盡無援者朝廷嘉其節使相州承嗣咨焉相廷珩無所問奏及悅代立是廷珩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郭爲叛臣自兵興來數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悅遂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悅而卒弘正初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與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囚罪誅之弘正陽癰痼疾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戚子懷讓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請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賜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至軍今與公等約能聽令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成殺人及掠人者成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漚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饒謝慶服玩帶修者卽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饋說釣梁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資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同當年學獨廢疾不能自存考度

明辭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筆冀導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威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今名錫子璵奎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振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竄於弘正弘正表請朝廷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人爲裂集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威屈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揚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
詔田弘正蔡之弘正曰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
其所爲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抵戲
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懷臂弘正曰卿士疲
於戰者未起當卹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
旣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
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德殿春勝錄等引見蔡佐將校二百皆在班賜進兼
侍中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因請留關
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永襲舊風故悉遣
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
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勳與鎮
人戰有父兄怨取羈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
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統爲修靡日費約
三十萬弘正輩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
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
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壯衆心

度支崔度者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衡卒於
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
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切孤事融甚
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伏怒之故
當李安福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
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
賜金紫不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
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因辭不獲與
賓客妻子決曰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
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室月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緒一無所取賈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
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
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
先鋒兵馬使軍中稍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笑人也
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因搖
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
士驕情無關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
今尚書剗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
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

之有部分襲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六潰
多歸意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主魏州布召諸
將議益僂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成生以之若
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遣
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
卽厥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
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募僚李石乃入啓父
璽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焉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魏博

史憲誠

士

爲王憲誠始以趙敬從父軍田悅正討李師道
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稱師踵進乘勝逐北傳野
璫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悅之自
殺也軍亂且貴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
事以挫其衆衆乃通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
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
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希方亂私與
交通勸助請旌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
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儀言
辭悻悻俄聞斬希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豹也

史憲誠

史憲誠

唯知識主雖日加璽不忍離其諍猶類此進檢校司
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罔捷反潛以權餉
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至處厚則不然但仰伺
所爲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開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授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及屯永
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魏博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校健將以鐵冑向引精騎千餘視魏壁進后率猛士逐之獲魏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威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追我當聽我令衆雖難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屬從者素服啼哭將吏皆入甲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歷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子重順襲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

八編集

卷之三

七

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璘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信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羅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方東攻兗郡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聞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畢辭厚禮以勝

魏魏使有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僞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威紹威立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享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孫於襄陽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滅延範等遂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八編集

卷之三

七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於僭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僞羅羅紹威時牙兵盡滅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殺圖之召師厚人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難往無知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懷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慮朱決謂其

下曰方郡王獄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攖國人譁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臣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衆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

人編纂

主

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獻楊掠數百賜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言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梁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襲之乃以奇兵五百自募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賊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敗汴州平明年還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戚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髯歎曰吾厯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遇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士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嫌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莫超自立而邀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莫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而不克隰州刺史劉遵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莫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銀綬不能守也遂擬又請自馳入說莫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此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家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族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與議藏嵐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人編纂

主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日制動當以靜安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光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馬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賀皆及禍以承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將孫統涇州刺史馮驥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統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皆大契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統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統驍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彙疾不能與統乃陰召驍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統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壁破壁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汎統等見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統等敗延光遣著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罄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謂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爲州裨將守賀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敏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落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

入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款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爲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如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使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闕形變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壽農有狀後稍怠肆好吸

獵倭佛與廣嗣處人苦之夜與巫家野大李正已因
衆怨閉關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
省事大曆未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
卒李正已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
逸薦爲折衝都尉實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
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
逐衆士皆堵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
其頰回紇矢流流離衆軍哄然笑西大慙希逸以爲
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
言不當廢等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
入藏類集

卷五十五

三

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弟李靈
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已邑正已復取曹濮徐
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繻均約號
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咸震隣境諸附屬
藉許之因從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
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閩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
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

餘艘船渦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
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登進奉船淄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
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鑒然會發疽成于納少
將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權殿中丞賜金紫正已臥秘
表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驚慌納成將救
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
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
款納悉洧背已悉兵攻洧洧遁攝巡檢官崔承奉表
請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兵

冬書五

三

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鑑鑑以告盧
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
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
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
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典詣
謂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治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
不至旗服雙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
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
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源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曉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棄之斬首八千級溺成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

八篇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武人曰乞予之功執與宋多宜武皆懸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邪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賈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竊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赦說等禁中納于是還卿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洸兼徐海沂觀察使洸沂見爲納所據洸竟無所得與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繼券納以軍中請嗣帥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徐州有蛤蜊鹽池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時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汊通鹽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汊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募三汊聚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儒策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謀嗣二人未對

八篇類集

卷五十五

五

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我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成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嗣書人不下師道謀復兵守境沐諱宜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創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許劉闢未遣東討故命爲大副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實引以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賈其妻子有謀叛者類免其家以故能驅汗土聚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卿師道率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叛蔡也公命少

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輿河南帝都潁河陰
敖庫募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
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清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
倉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
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
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遣賈東都本
道人雜胥往來不敢誦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
觀遠將警佳珍門禁部分之嵩山浮屠圖靜爲之謀
元和十年大饗上邸中柑半饌酒既畢甲矣其徒白
官發之詔守呂元膺以兵掩耶賊突出轉略幾部入
山中數月有山棚露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道
官軍襲擊盡殺之圖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
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推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
脛且不能乃自斃見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數日敗
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者都亭驛吏
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諜察故無知者又竊
治佳珍寮乃害武元衡者監錄使王禧又得佳珍所
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
判官高沐與同僚郭璠李公度度諱之判官李文會
判官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郭璠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謀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亦
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
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示師道示沐潛使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
沐并四郭璠凡軍中勅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
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海虛實使劉晏平
道走淮西元海日與晏厚結歡晏平歸以爲元海
衆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
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援交雲樓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所寇故命給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衙員
外郎張宿詔令割地贖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
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
餘州天子非而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
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
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
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
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
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害利者也朝廷
以一粟十餅誘之去矣師道志趙承度詣京師戒飯

更待其還轡之承度待命客者不取還帝以其負約
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
妻魏氏奴盧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
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飲其子入
贊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
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制其官詔宣武
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
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十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
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
戰高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戍東海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
營再接再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破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慙慙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
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退還
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倍討事
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
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成今天子所謀司空一人
而已吾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就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
其使而斬之遂廢師道追諡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
示以師道遺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魏城固圍其內
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即與弘方匿酒間兵就
舍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國何面目見
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
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
悉赦之給緡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
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恐
目中塵號絕良久悟去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
徵之裔不成及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待
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
道淄青齊登來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
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
觀察使王遂遂本錢親吏性猜急慮夏役士卒營府
合將李愬怨從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
議與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院

行預在城其導從加以性誠乘驛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解兵以隸三鎮及遼東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因患未除以隸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隸兵赴鎮討之滑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滑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卿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卿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爲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滑士何待報客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解息華亦沂地福請治免許之自李正已爲盜齊魯俗若汗警華下令曰卿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備士春秋配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貨佐贍給人乃知教成氣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送討不從遣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元節度使從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暖蓋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王都陷中山得契丹大將肅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求肅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肅刺等皆壯狄之善戰者

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人熟知中國事歸之豈五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隔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肅刺等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郭德光相拒德光之問稱州觀察判官實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囂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割奪又罷任小吏張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歸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嘗先爲備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秦爲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瑑皆以爲便然

後唐之漢行至汜水玄佐之極將發軍中請備儀仗
環不許又令留用以待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
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上宰相衣經登重榻自為
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渡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漢者
遂高之盧瑋逃先士卒以財賈將士劫孟介以請於
朝上以問宰相賈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
許將合於納以士卒為宣武節度使士卒疑朱州刺
史移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
劉進淮代之士卒知果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
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撤歸第行禁其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歸德遣使問
故且請殺萬榮以言獻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
逐主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平州已定宜且遣朝
臣宣勞徐察事情莫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卒見逐雖
是衆情萬榮典罪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
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
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制即從
內出贄復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
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機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
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源

潛滋禍必難救唐進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
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
位過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使仍降優詔慰勞本軍
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棄將士以輯睦之義
厚賜資裝擢其大將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謙為
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
武軍亂圍殺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
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
惟清張彥珩誘觀其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奔兵
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進淮厚撫之惟清奔
鄭州彥珩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
士數人吁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
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
萬榮為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
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為行軍司馬李萬第疾
病其子乃為兵馬使遇集諸將責李湛伊與說張玉
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
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
官劉叔向給納有姦教而食之又欲斫守進遏止之

遇又教伊妻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
善萬榮常奏以腹心趙亦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
文珍謀執趙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奉
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趙迴復州司馬已
而萬榮卒鄧惟恭既執李迢遂獲軍事自謂當代萬
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自與僧數十餘人赴懷
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或勸晉
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
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
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
入幕裏本言三類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
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廬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
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
恭等有執送李迢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趙所屬邀逼
郵使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
馬鄧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
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背許之案成則命
且悉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
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

官孟叔度輕佻淫縱長源揚言曰將士飽慢日
久當以法奪之耳衆皆懼或懼之發財以勞軍長源
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得兒來節餞邪故事主帥薨
給軍士布以紓困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墮直下布
直人不遇得銀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
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當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
以宋州刺史劉玄瑩逃淮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
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已丑以劉逸淮為
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
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劉後弘將兵
入幕裏本言三類
議其材勇鄙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為宣武節度
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
陳許弘喜震節餞即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勸禁
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
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
錡者兗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
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
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詭弘為朝二十餘年軍衆
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
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弘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黃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諒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遲延之計每聞賊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濬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擄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茂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弘領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事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臨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仰之詔使宣諭弘多優待及齊秦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信

劉信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成叔父全諒節度宣武署其職叔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給錢數百萬在

焉悟破歷常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蒙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津聊貨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孽孽軒然唯笑推師古馬仆師古志將斬之悟盛氣以語師古不憚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買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師道被討使悟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也陽教壁阿井悟軍無備賊又殺賊或謂師道曰劉信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不克志官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為馬利涉與悟當為師師道內疑數召信計事悟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今與魏如用方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魏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捷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信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為亂不如速去師道慮使兩輩來責賊密語其副張還使斬信使者與還屏語移時悟疑之退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

幾言來取悟首，悟感諸公其大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五曹何爲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東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當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季輔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斬之。」編間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弁輦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服票曰：「惟命願盡。」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其使宅反迎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飯，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野杖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窟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譁動，地比至于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遇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崇師道，乃命兩虞侯速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登陽觀，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胥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歡，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助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與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求辱悟，終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成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還當定。」即攜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以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寬，果進檢校司徒，實屠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瑯琊，成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靡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

從子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積，秘不發，裴協謀

遣將請善於朝中人與時至時從諫或已再旬橫門
公困華不任受詔預請代拜中入曰卧而視可也
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遂言橫所恃者河朔耳若
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稷
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
東劉禹守昂卑關壁輪社驪博何弘敬橫肥鄉侵平
思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應夷行營冀
校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入青州爲賊將薛茂卿所破
執四將火一十七樞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
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剽武賊衆衆憚畏而茂卿負戰勝真厚賞
或言其兵犯王略澤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橫然之
拔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僞捷戰亟北委天井關去
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
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夫期茂卿拒腕悵悵橫聞其意
殊之宰遂據陵川劉禹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河領河
東橫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之石以聞右拾遺
崔陽表請納之帝怒斥石鄆城令詔號言罷兵者戮
賊境上令石答書計獲百縛不曉往受之橫不出俄
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橫達和橫請消建議表求

水製彼笈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橫其使送京師使請
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橫不赦始從諫
將成命橫無咎辱舉叔故李士貴等與王勣尤用事
士職有功不賞下無聞志府中財貨尚山橫而乃脅
請稅商人使劉漢等分出檢貢而吞并齊民聞其貲
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同守邢州有募兵五
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賈不特爲漢所囚問以爲言
漢大怒問囚殺漢與刺史崔嗣輔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劍守洛州給士幣布一端橫復代盧慶創謂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遂
於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讓等以次降成
從元遂以人爲賊守殺之橫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圍橫使董可武誘橫至北第置酒飲
醉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橫標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巨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面橫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橫之威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廟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橫
庸下亂錄誼始及軍憲促乃圖橫遺藥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拘諫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諫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威初從諫妻裴氏因獲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冀效李丕背恩走故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種成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前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處不破之出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釋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入藩鎮表

卷三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戰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犄繼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軍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惟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冠健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軍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賊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叛深源濁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嘗以孤寡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東草家希皓亦必微事中使言而奉進旨恐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屈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位曰若宋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揖拜舞頭希皓迴揮同列使非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適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寵渌及父處死軍士雷之表請起復亦祇養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易重胤第五劍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爲重虜，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曹無大失，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人觀天下無事，柄廟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響應，及詔下誅叛，使溫起，溫造先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入，偏真集，卷之三，鎮，四二，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許諾，及溫起，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泣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吳保下大賊，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感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有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傳謀，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彰寧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作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悉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外，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嗟然，直言之疏，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瞻顧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規傳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壘，刑木堙井，係繫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向，今者藏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提防，抵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宣潤一千弩手，由潯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屈山內土界地狹積穀全無足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撓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史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後齊之曲戌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齊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傅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王攸常鎮賴州玉壁城今縣開復山踴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彼速擒免生他患昨曰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非虜即日勝亡倘使非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

八編類纂

八續類纂卷之二百一十八

左編

鎮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麗助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十八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兵邊患矣明年僖宗卽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遼虜軍又破奇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嘗幽州李可

寒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一紀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州降于琢兒用聞之趕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鞏鰲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鵠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鞏鰲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

八續類纂

卷之二百一十八

二

鞏鰲承至以爲代州刺史賜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使譙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院巢黨驚曰鵠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拔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觀潮衝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林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於林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從重榮克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

八補羽林

朱重榮

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何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溫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路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廷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目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海沱覘敵過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李存勖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并徑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鐸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鵠。巨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魯。相。首尾爲。魏。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鳳不能通。仁恭畏兵強。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強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魯。耳。今幽。魯。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獲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魯。兵。與攻滄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博將兵赴滄。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吳攻滄州。康懷貞至滄州。晉李嗣昭開城拒守。懷貞自

晝夜攻之。卒月不克。乃築壘穿蟬。築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遣發于首。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侯彝舉汝與德威。董道。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信胡人。及軍士。使援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食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請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晉兵已引去。梁王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晉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闢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河保。機求騎兵。敗王李茂貞。袁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開

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千黃礮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築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虔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通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

要害處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衆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譟譟欲應晉王班開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盜禁奸盜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充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劉知俊分道進剿會無得差辱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帑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鏐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拔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鏐潛與晉通鎮定勢難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延恩監護兵二千屯涑水聲言恐燕兵南進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涑州白趙王鑒請攝之鑒遂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之與梁自相戕害可以坐乘兵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乎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蜀義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有何號令封曰梁王戒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鉄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人勸鎮寨

宋王人勸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營颯射且詆之梁將薛勛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鎔曾皆被鎗鎗鏃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使皆汴州天武軍屠賊備敗之徒耳衣鎗鎗鏃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颯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永業曰大王驕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遑踰月破之必矣永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至安

小補兵 義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相鄉比不備蜀梁兵刈蜀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帝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馮多斌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二千歷梁壘門而訴之王景仁韓勣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龍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還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背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緩彼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勢進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機糧亦不暇食日晡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清之兵陳於東宋亦之兵陳於西至晚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清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謀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倒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驚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相鄉僮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爲其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士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應覆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其

州縣論以利害。魏州趙王恭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
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
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恭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師厚父友也。事
之甚恭。恭以梁冠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
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既有使執僕自帥衆當
之。叔父勿以爲憂。恭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男
。舉切于昭誨。從行晉王。斷袷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
趙之交遂固。梁主奔行營。亟引兵趣襄陽。與師厚軍
合。襄陽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教子守之。師厚急攻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一三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外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
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相鄰。喪敗以來。視我。莫
人裂背。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
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縱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妻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未
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妻不許。
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妻首。踣地。左右救至。
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間。老
切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
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

之。幸審不可及。賀德倫攻修縣。存審謂史建瑑李嗣
諒曰。吾王方有事。爾等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修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修縣。必西侵。深
冀慮益深。災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博橋。史建瑑嗣諒分道擒。建瑑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諒遇。梁軍之德衡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
去。曰。我爲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修縣未下。梁主
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朱及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一四

置管建瑑。嗣諒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色與樵
芻者雜。行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賊執俘而去。營中大擾。
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
燒營夜遁。述夫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日乃至冀州。
獲之。耕者皆荷鋤耜。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
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
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華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喫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鄆王友珪執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鄆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威震軍中驍勇置錄槍
勁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質租庸
使趙岩判官邵贊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八編綱目

卷之五十八 梁主

主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消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
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締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
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潛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質得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援白刃止

劉掠梁主遣供奉官龐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
彥復請遣魏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懸於地執手南向誦朝廷謂魏倫曰天子恩臨
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援款
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沮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
王引大軍自質澤發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頭偏軍密言于

八編綱目

卷之五十八 梁主

主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
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還銀槍
勁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
之曰汝陵虜王師殘虐百姓數日中匪馬所覓者百
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
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
服粟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
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
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
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涇

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崇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魏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為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遣節度使王權將兵屯楊劉為郭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近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推塗炭故晉人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八福瑄

宋書天朝類

七

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語之時銀槍劫節都在魏城猶駭憤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詔言推衆及逼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洽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鐵定狼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緣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

城之潰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除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瀘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得之甚厚遣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若為瀘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謁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鄩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宋書天朝類

八

虜退懷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噬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道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徃來晉王曰吾聞鄩鄩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鄩為人懸旗繫在城上其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魏及山下應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董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條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精兵爲僞都至桑平棲糧且盡又聞晉有僞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郭諡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郭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郭已整衆下山自那州陣宋口險渾水而次於宗城郭軍往還馬死希半時晉兵乏食郭知臨濟有蓄積救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下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濟矣郭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郭宮而退入臨濟郭引軍趣貝州時晉主出師屯博州劉郭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旦郭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郭治莘城壘而守之自莘及河梁南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連六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略攻晉之臨州八月梁奏慈州皆不克王使與昭義留後賈瑒攻澶州拔之義李若送東都梁王以楊師厚故將楊廷重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郭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挑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最夕分出剽

掠郡民資之清豐其賊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鑿而圍之劉郭在莘久饋道不給晉人敢抵其寨下挑戰郭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衆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郭老師費糧失亡多不追戰郭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據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腹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濟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地失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調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勁敵求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郭夾慶之八屬廣集

策郭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郭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郭欲療飢邪乃還中使往督戰郭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半新進軍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定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是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乎隋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罌於前令飲之衆莫之州郭諡之曰一罌積難消涓之河可廉盡半衆失色後救日郭時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大驚援晉軍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鄒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秦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鄩。夫以毒晉王。李洪。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鄩聞之。奏請襲鄩州。梁主報曰。今據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廷直引兵萬人會于魏州。廷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廷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率屢悉衆至城東。與廷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鄩引兵稍却。晉王驕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拔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庚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驛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性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家。國猶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敗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若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陽。若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待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朔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希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實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曜降之。又攻磁州。刺史新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即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襲鄩。鄩遣檢使袁建豐爲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滑卒皆提威晉王。遣兵距梁軍計里而舍。初。梁非而行營。招討使賀德倫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張惡其與已齊名。一

日環與彥章治兵於野環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通置柵於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謀環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後是賴今疆寇歷吾門而退還不戰可乎彥章曰後寇悉獲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謂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虛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貫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齟齬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三

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奔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等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全存審曰敵戰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指其陳衝澧擊斬往還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三

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陳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哺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周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次勝料敵惟觀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曉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少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欲兵還營，彼歸營，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憚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衆兵大敗。元賊令其瑣貴鄉令吳養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楊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棄士卒各三之二，皆不人編類。卷重本漢類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其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實延實言：大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衆能破，縱者衆莫知爲計。親將王建及曰：賀養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破鎗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衆艘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大衆，隨問斧其竹竿，又以木嬰我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衆艘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復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濃州而還。裴退也。行臺村八月賀養卒，以王增爲淮南行營，招討使，瑣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遣魏主頓丘遇晉兵而旋，裴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相繼晉番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雜巨艦繫於土山，巨木驗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徙數萬，廣德勝，并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獨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瑄以是親愛之。敬瑄李嗣源之將也。十一月王瓚領兵至咸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家莊。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還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戴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健兒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工瓚。還以夫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也河上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以拒晉人。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僉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邀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神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諸將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晉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名奴二十餘年。爲王拈拾財賄。召補兵馬。誓滅逆賊。

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在。而王遽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彝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懿。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殷勤。進曰。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更誼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朝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諒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諒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諒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侯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馳之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援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上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乘王疑未決。數朝因陛下不乘此機。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遺物。凡約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恨。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將智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智千家爲都督府參軍。遣人資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智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月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智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投智等劍使之。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援除寇敵。自開變以來。究憤無前。欲引劍自刎。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免有等不取。頻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智爲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滑州之自那。治而北。文禮先病。屢遣晉兵救趙州刺史王銀。唐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瑋秘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中德勝自滑州攻鎮州。張處瑋遣其弟處供募僚。齊僖謝罪。請服晉王不許。號攻之。旬日不克。處瑋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趙定州。故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謂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魏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徐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沮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墮。復舉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魏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軍圍梁邑。以圍魏州。決漳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遁五百餘人出求會。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估俄數千人縱至。諸軍未集。梁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梁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瑋遣兵千人還。根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遊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塙。獲間。嗣昭舉馬而射之。鎗兵發。矢中其胸。嗣昭腹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發而虛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八編類集

宋書卷八

三

之不御酒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密令如一鎮人不加副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副賈惠賁直發於晉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萍汜水爲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併優得幸於晉王頗有營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事事培欽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達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鄭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爲衛州刺史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闚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夜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冉豐爲內應密投綬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城處瑾送行營趙休請而食之陳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扶符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八編類集

宋書卷八

三

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汝仗無後而未葬智當斯哀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子襲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倚常襲前素儒弱繼韜凶狡因之計令士卒劫已爲酋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爲酋後三月李繼韜爲酋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珣牙將申家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唐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鎮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解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厥都指揮使燕蘭守解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關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
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黑人心志在吞澤潞不
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
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
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遂嗣源將所都
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北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
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
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名李使劉先登殺守卒啓關
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蔡邪旦嗣源兵盡入遂
拔牙城劉遂嚴關并大果帝大喜曰總管其奇才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聞鄆城失守大
懼斬劉遂嚴關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
北而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
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并忽臣言臣身無用
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聞所欲言則曰事急
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
彥章代思遠爲北而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
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
德勝成之曰王彥章勇決乘機激之氣必來唐矣宜
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月左右皆失天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
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
治者具輜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
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
備舟中兵舉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殺時受命
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
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
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
葉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柵載兵柵浮河東下助楊劉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守僑徙其蜀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
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
流交闊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
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亡王彥章段凝以十萬
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橫亘
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釋李周悉力拒之與
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還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
楊劉告急於唐主唐主遣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
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慮略獵六月乙
亥至楊劉梁兵斃甚重覆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同討

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陳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謀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緣反疑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還書請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韜人馬與梁人會

卷之八

五

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舉南反疑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八帝遣其弟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戒焚其連糧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解馬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棄貨糧餓死餓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開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乘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殺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幸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有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疑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率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德勝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通與唐梁主會於滑州汴河東北曹漢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候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張求為招討使

期操力爭以爲不可趙彥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
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
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
帝屏人間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震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事無不行伍以奉
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雖爲所制近又間欲數遣出兵令董璋引吳玠澤路
之兵自石會關趨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
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次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
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
精兵與鄆州合契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旣至必望風
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
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汝水將
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遷
功塢獲精壯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徙

奏至朝城上大書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屬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國夫人
劉氏王于繼吸歸與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
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觀宮而焚之王申唐主以
大軍自楊劉渡河於西至鄆州中夜追軍踰汶以李
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郛圍
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寺章
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有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欽
捨也殺稍刺之彦章重傷馬頭遂擒之并擒都監張
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彦章嘗謂人曰李亞
子圖雞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彦章曰爾常謂我小
兒今日服未又問兩名著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
屋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彦
章之精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彦章曰
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竭死自其分縱梁帝齊而生我我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
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彦章卧謂嗣源曰汝非
逆信惑乎彦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詣濟
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誅公與崇韜之

力也。歸從紹宏軍語。大事去矣。唐廷孝因請誅取人。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夾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家。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廷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王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八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岩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斬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流徐。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

行不能諫。剛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宋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敬翔新君不熟。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縱而死。諸敬翔李振首佐朱。阻其傾唐祚。契丹撒剌而發。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若等並族誅於市。自餘大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祚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輝善射。常於箭上自談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輝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輝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朱州節度使袁象先自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章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範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範權兼內外。謀獻規益竭忠。無隱。願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欽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與梁朝復名全義。獻幣馬于計帝。命皇子繼岌皇

弟存紀等凡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斷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斂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銻其關室削封爵而已匡國節度使溫籍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籍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人計之初已赦其罪免遣之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節閹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弟行賈銀四十萬兩他貨積甚大布賂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致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集信斬義江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新朝言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子十指上

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惡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重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授于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開毬場張意曰此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開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意謂郭崇韜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度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減名額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從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徒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倍伶宦之譏頗疎忌郭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關源功高他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繼

管令公非以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宦者王九平、伶人景進、米擇民、閭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同所從來。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繫繫盈路，張憲、諸營婦女亡逸者，子除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貴皆入宮矣。帝至洛陽，昭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鄰都。帝與宰相議伐蜀，咸勝節度使李紹宏、諸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宏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奸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兄幼，豈能徇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繼瑁充西川四面行營都使，崇韜充東、北、西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瑁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澁。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緯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賈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望，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李己宿澤泊王千相龔洞，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調餉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庸道，宦者馬永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瑁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旨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聞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偏袒於馬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謾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謂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人有所妄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從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舉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詭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爲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戍瓦橋倉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殺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魏博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怪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嗣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却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餘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又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遣劉掠王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車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爲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使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奔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於已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家推在禮爲魏博留後且表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校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得斬而退由是亦有龍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救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至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同少子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早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戚，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誼親遠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身臨敵，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遁。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隨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鄴，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瑒。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大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踵進。如此始可自全矣。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嗣源家在真定，虔侯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趨鎮州，與王建立軍會。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與教門，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虜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飲。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宋王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李嗣源自立爲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爲河南尹，從榮爲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入根以告嗣留守馮質。質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質人爲宜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難易，宜遷重德補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隨身而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上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姻行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行也唐赦其太子次師致仕安重誨三年奉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輩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鷹視輕能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承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微塘鎮河東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俯首不能舉從榮自起聞宮
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爲贊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入曰主上萬福王
宜竭心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
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
榮將步騎千入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資第語
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
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侯秦王
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
義誠不得已亦隨之人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
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度置勿驚自
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
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
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
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策匿牙兵潰去皇城
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感絕而復蘇
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
徵之十一月唐主薨殂于從厚立

八綱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覆河中牙將。時觀軍士子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枝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執知天子爪士。重榮多權說。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累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刀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通京師。賊調取援。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重榮胸說都曰。我所以謀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必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太原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賈湊問。遣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迎湊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湊吏趣具驕。湊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

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鎧仗四十餘艘。即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狗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繫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相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壓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倚爲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詎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獲不濟。乃遣使者約。迺和。克用使將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將鹽池之錢。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監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遣使者諭。言不聽。令孜使重榮覓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召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勸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遣鄒寧未攻進討壁沙苑。重榮給克用書且言奏密詔須公到使我國公此令致朱全忠朱致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大敗奔鄆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爾襄王煜即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王楊復恭代令殺穎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縶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遣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煜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莽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莽丹兵多溺滅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奉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朱頰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頰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以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延守貞所詔取頰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素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齋曰挂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莽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莽丹丹唐遂以延壽敵爲莽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許言恩歸願得晉兵爲應而莽丹高平翰亦許以澶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慮有缺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武強莽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莽丹莽丹以守貞爲司徒莽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使高祖自將攻鄭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祿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乃聚兵西據潼關招誘州寇所在竊發讓遣白文珂常恩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恩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光書遺安蜀莽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恩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恩綰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守貞先敗則景崇恩綰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恩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拒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議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涇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皮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傳野軍擊賊茂貞以勅自隊長還軍校光毅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攻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唐峰明年攻逆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驛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成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太順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葬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相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懿惟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悉以剛卒拒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功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誅他日雖欲衆鼎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軍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

承天門建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其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設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周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爲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解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珙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朱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瑋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真
繼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益募安里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也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

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
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
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
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
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
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
自冬涉秦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
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
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肉斤值錢百狗肉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
中設小唐遺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
六宅凍餓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
路爲生茂貞窮愚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
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托也安能不
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
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
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
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人。客荆南，節度使廖匡器之留焉。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書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謀殺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滿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竊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策使引兵歸，滿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上意。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池道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鄆州，以令防秋之衆。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

賴。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度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出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特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顧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澠河諸師未交而潰，奔輜仗不贊，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餽源水，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

數百番持以詔泉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耶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悞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官者監諸道軍劍南帛奉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瑒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範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擄元愍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厚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懷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輕帝

編續集 卷之五十五 韓全義

十一

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驍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恐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中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誘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少誠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跋故以少陽爲節度

使少陽不立錄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青馬時時掠齊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公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往視即賜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於之遣奇兵掩商郢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掣東南則荆衡黔至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峴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

編續集 卷之五十五 韓全義

十二

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輕輒易將增戍以須髮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報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洛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帛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交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諸島重崔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柝山南東道詔節

度嚴饒爲申光蔡等州都推使以中入崔瀆凌監其軍下詔李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韓綬光顏軍殺也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賊于礫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愬趙憐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賊就王師有少誡少陽舊風而李師道懼盛出入章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策圖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董重合擊賊小潁河敗之夷其屯壘天子責綬失律以李

人編類集

卷之重九

主

微右僕射詔旨約束屬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哀法代之滋懼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鄆節度使初至淮潁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輪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潁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懼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權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睦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未攻城吾舉烽火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郿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涇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竊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闔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橫，癸卯，竊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擄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黑健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郿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叩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東身，非關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祜，不殺，引至帳下，計

主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頔以是兵驕，無所憚。國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震，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晨騎及郿，郭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濟士皆感激，請戰，間遣人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元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在外，若直搗其營，賊成擒矣。」愬然之。

以精兵夜襲，蔡坎垣入之，成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涇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戌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卒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主

原之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慷慨尚氣，馬燧爲三城鎮，退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相與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傷赦二

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轉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
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患汗不自勝建封
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服治也希烈又署杜少
儀爲淮南節度使納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
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還國緣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
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陞陞益治兵四鄣附悅希
烈使栗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汴師之貞元四年拜御
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
承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
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填橋爲江淮計只今徐刺史
高明應其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失江淮也
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即濶青震矣帝曰善尋是徐復爲雄鎮久之
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官市置數
十百人問物屬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嚴但稱帝市
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選閭閻所奉及
麴餼至有重荷趨歸而從反者有農賣一騾薪官人
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騾驢入宮而農納薪薪
薪散盡去不計志曰惟有處焉遂擊宦者有司執之
以同帝黜宦人賜農帛注異然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開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
詔書獨民通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通積負決無可斂
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
刺細事思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刺詔官師過
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
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延渾
瑊劉玄佐李抱真等黜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
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
爲賦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
夏卿代之未至而封建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許孟
春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
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洧甚急智興能
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據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
隨智興赴之滑青圍解自是智興與藩積財賄以賂權
勢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酒口以良益之累加至檢
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
討智興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
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延濬王師經

年無功及智與拔梓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錄智
與首功加守太傅封鷹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據忠武
軍將鹿晏弘復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
已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
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東
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
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
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拔荆韓督民耕植出入

人編類集

卷之四

七

間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避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避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
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瑒等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
建登城呼曰敵已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
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
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
遣子允諱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
富平泣曰藩臣極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撫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
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
不悅因過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
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
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
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殺悉散殿後及三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
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呼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千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問皇后舉建嗣溫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官人腹語幕下有兵伏殿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汾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爲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安從進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伐辛亦襲功愍帝即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馬贊送款于從進愍帝出奔從進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懸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大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鄭從進奮異志恃江爲險和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水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建遷商旅皆照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劫托期爲表裏高祖慮之謀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在青州以待卿卿謀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并使者反逆見高祖爲之幸鄭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鄉州不克遂入洛陽

唐楊行密

至胡陽遇建崇等大時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數千時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獨于市而斬之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五百斤唐僖宗中江淮舉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制吏鄭某者其狀貌釋從之復應舉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罵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拜將好言問行密行何所從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揚之而出因起兵爲亂
自號入管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切復奔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因駢召宣州秦彥人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稱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親以金玉珠纁詣雄軍買食通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帶一得米五升錦囊一得據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
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
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
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
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
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
密乃積金帛米穀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
其傍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
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米伏兵四起廣陵
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洫皆滿

師鐸軍時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畢
駢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必結軍向城哭三日
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於東城行密遂入揚州是日
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
執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求欲走而蔡
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
城與宗衡會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
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
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脫之其
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驍舊人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僞兵方盛所攻
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
使高霸驍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
霸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
霸而召之其可用乎且吾能勝僞無所用霸不幸
不勝天長吾豈有歲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鴆
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
州吾舊治也城墮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父
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袁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人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鏞委以宜州今彥且死鏞失所恃而守宜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鏞戰於眉山大敗之進圍宜州鏞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宜州宋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潘鏞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伺平宜州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忌于是悉焚揚州鹽倉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穀萬斛以給

八編類纂 宋之言行錄

重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也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旂旂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生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累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備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穩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中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奮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又取潤州五月行密集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遁劉建鋒馬殷命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八編類纂 宋之言行錄

重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頎擒儒於陳軒之傳首京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頎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場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少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忌嘗早出從者斷馬轍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傳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赦全忠惡其反覆竊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行之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傳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新蔡傳左右請發傳父母冢行密曰儻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地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行密涇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紱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貪賊不敢忘本濛遂慙行密攻濛州拔之濛壽州不克將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

兵數萬功壽州兵少吏民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泉寨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泉寨之汴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濛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廬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囊潛入城約夜牛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州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兵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岳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拔光州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朱溫旣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未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是州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

師古恃泉輕敵居常乘暮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游鱗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退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還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葛縉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令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係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弔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師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

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友章兵號二十萬從爲茂章所敗田頔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頔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密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頔頔遺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于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頔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頔頔敗死初頔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二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頔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頔解兵頔恨之頔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頔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頔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繼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

義復至夾岡，仁義偃轡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
 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
 中，推朱瑾善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
 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槩一；瑾之槩十，不當
 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
 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
 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
 密夫人朱氏之弟也，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
 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
 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紫
 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兄子皆不足以任事，得
 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
 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
 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
 報曰：「伺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朱下以疾
 遠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
 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
 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
 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
 忠，子渥立，僭號建寧，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渚，爲李昇所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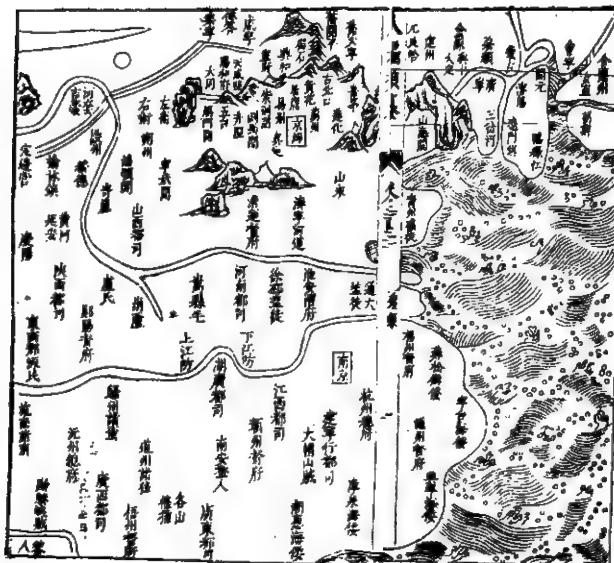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十九

五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剴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夫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至自創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持陰要。聯屬川貴雲南。聯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清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北平曰應始 神京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級級圍營以資從皆
稍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
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遼遼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日從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日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深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遼遠遁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仰少有涉于
人編類集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日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衝虜鋒營之尾闕穴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適天雨隊清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首拒擊營之半偵承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其嚴無一人慮及請
移易敗策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日哨探之不相諫阻

則粵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從更置薊州
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綿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
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
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劉隔漠從此多事
朵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柳溝 陵寢潮河川
審運邊關非召兵壘田積石見稿難以守矣宜廣漢
之上谷土木之雙橋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者補長峪
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塔以嚴神箭嶺之防守
人編類集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還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
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戍加舊矣則偏頭寧
武馬門三關平定平遙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修築
獨河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
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
南請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馬修築
邊城而緩德近境沿河郡縣皆鞏錫糧本色水陸並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
爲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
據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五榆林應援相及也甘

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數千里，哈密清難，陷于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魏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案之諸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緣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既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

邊策

五

天虜如飛禽走獸，其危也難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從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大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

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謀，款開平之艱，遼寧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大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據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上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閒，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鑿柔散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開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屬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冠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惟洪蔚之機，當不忘乎朔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

邊策

六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北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其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采捕，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獲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寄處至
厚書勅賜之綺繡摩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
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進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已未庫申妖纏昇畢上各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
僅遣柳林之師坐收機杜之積不然幾考庚寅之故
不貽已已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邊防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為朔方郡

按朔方郡即赫達勃勒命呼千阿利慈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方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妻趙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還不
樂內附亡命諸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綬其州兵不從相聚置管仍日夏州真宗咸
平中繼還歿其子德明款塞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還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
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三萬里河之
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
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
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大
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摩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
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境之防守在
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
外者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八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約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
河扼其入溫方博日魏為長塹過匈奴今可用帝使
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鈞彥博之言則是遼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
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
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
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
愿固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三疊

有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聲喚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節度河李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
是因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
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
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
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
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山最險且宜牧
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歐陽設東勝衛於此
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有建議者欲復其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
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
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
唐人無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
吭而折其肱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戡
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唐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唐天寧則遼東宣府不
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
以孤懸以桑榆三衛代大寧則善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置旗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幽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
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寧
住牧今其爲管者五日好陳寧寧兒日克失旦日把
卽卽阿兒日十爾報東營日河兒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縣間時
王恭愍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
京營兵欲督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徵宣大
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
書達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士出擊之遼東兵自
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僕一
日輒移去是歲也虜亦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
而其得絕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馳焉彼計中矣
蓋虜凡大人必招集諸部落以利用之不得利不足
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愍者真謀
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各也
悉將陳乾紫之花當子射草乾成恭襄乃請遣使責
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

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宜大兵
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帶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
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恐
睡之也。未襲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即
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
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
其衷。若秦襄者。其誅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
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剝。本兵馬臨肅。議曰。大
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
而狎中國之思。守臣陳越曰。勦必啓黨。撫之宜。詔

八最錄卷一

卷三十一

七

十一

詔

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虜。以千百
數。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犯而顧撫之。是彼創我
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
于門庭之間。勿逞致于敵人之境。斯取夷之恒談。非
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者也。

城塞說

三

二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
北。甘肅寧夏為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關。漢武
置朔方。緩東北也。設誘何奴入。則于馬邑關塞。漢玄
竟當時非遠我。一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

北平曰應始。神京未。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昇城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紀汲汲圖營。以實後。皆
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
女寧。大寧之巢穴不降。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從三衛當在國初
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濫。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虛遠。通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遼境年間。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庫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正與三衛矣。又遼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聞。六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遭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背拒警。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入處及轉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諜。障

本朝通志

卷三十一

七

十一

詔

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振之無議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彈而塞規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日而規又何以番休其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和分門主將所對轉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相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付燧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壯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僉答者最為獷悍當是辭也邊警日至欲振其亡失遺饑而不可得迨後孽孫歸義於我遂請為藩臣通貢市焉僉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吉囊歿于四日吉能日打兒漢台結日銀錠打都兒台吉日筆寫美吉吉能二子北征捕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長僉答娶于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往還和連北水午日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二歲而黑台

吉成其所生母胡婦者僉答以事殺之把那漢古初孤答妻二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歌持其家柩焉其餘若打來孫瓦喇兀良哈永邵下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奎虜瓦喇兀良哈永邵十俱附僉答臣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者亦分為四枝曰喀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日麥力銀台吉日着力兒台吉日克邵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為中國創遼東西之害僉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家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宣大苦之而吉能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一四

奎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渡六三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劉手通河路慶元年屠石州通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傳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僉答僉答割地一區處之為城郭宮室之制升版築垣邊築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僉答宸居別為離宮危樓以舉僉答比人樓折樓

若知天怒遂不敢居全營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嗣後中國無難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陰險扼塞又得先舉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據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東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

八編類集

卷百二十

五

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成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答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善之尤爲答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兀慎家取兔脰金的之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卽所謂三娘子者許聘孩兒都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孩兒都司志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那吉斲碎脰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兔脰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豈不能爲若孫然孫

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從先禮讓而復刑殺乃者南倭寇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開手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八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滑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日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開於撫院方公時轉聞於督府王公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管之矣遂命門者納馬以甲桶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生開府金侍

八編類集

卷百二十三

五

衛者露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勤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責令俺答將叛升諸道賊酋全等械送京師以輸款誠然復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抵牾之恩以潛孤其見俛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指饒君武君姚君各列其狀上兵部楊公覆議授把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証于戶各賜衣一襲俺答失那吉私心已念之又二克哈屯朝夕泣泣黑台吉非吾少子

耶所遣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放逐之若不住索必為俘敵無疑矣俺答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那吉全日欲得那吉須厚賄賂之否則必勝以兵滅聚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因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答然其計率眾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聚虜眾咸怨指全等皆之又辛愛黃台吉亦然俺答寵少妻滿切于信任趙全輩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薊各勒兵嚴陣以待俺答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搶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答曰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答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為吾茲來也為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仇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肘不忍致之外地且請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即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械趙全等數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親汝自屬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為哉俺答無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

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命當與我與兵能南北疲于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成生之但我北地饑饉衣無布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於天皇帝封我王爵給制諸夷永為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偏雲冲永邵十以五千騎走威達後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度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俺答弓箭為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踰前遂各遂後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止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釁者眾言籍籍莫知適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為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答素服全等猶疎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以普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失第納趙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爾一克哈屯聞之大晉俺答曰汝終日只為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成爭俺答倍時張彥文已繫虜虜元飲樂成俺答令其進汗哈台吉五叔柱等數賊三人從俺答娶侍自

全等用事日見疎斥皆所甘心焉遂詔召全等計事
郎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摩劊四兒猛各王
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人人向縛械繫令夷
使打兒漢押送抵邊城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
進大同左衛方公今習趙全者數輩聽其狀無偶俱
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
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
慕天朝教化放棄祖父母來歸朝廷獨奈忍棄我
乎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父母恩汝故不忍相
違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賜孝順以事汝祖忠
盡以報朝廷毋負恩義即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
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恐致之歟因來
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
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滅鑽刀示信復竟如所
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
寇按全反狀悉具上命禮官為文祭告郊廟戮之
東市支解以徇勅王公晉大司馬蘇子錦衣千
戶方公少司馬歷一千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
酬勲勲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皆加賜爵賞有
差一詔集朝臣請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
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敵中國則力以迎降
虜俺答驕悍很肆于諸酋獨稱雄長況吉能把都兒
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
兒自結婚姻籍其邊境今竊以空器而無兵衛財力
之費大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
大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為部不必
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貢市之議先
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驚借以媚虜故其勢必
招擧傷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個豈昔日哉虜若
奉職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
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亦言求貢與馬市不
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四向化之念且
驚忿不平終為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
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
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煩部議禁不與
市今聞屬鍋毀則不可復為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
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
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遠堡在宣府以萬全石衛張家口在山西
以水泉營在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關哨首
銅鐵軍器各有禁約商人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
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邀陵我亦應加存恤往
年燒荒水菓兩相警言不得已之屬政今宜盡免以
示招撫天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肅公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
在往籍可攻俺答之封的為有據疏上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
之遣使奉金冊封俺答為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
者十為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
戶二所賜毼帛衣服有差俺答喜謂使者曰趙全等
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
滅亡終取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獻獄如趙全等例
是年秋奎虜詰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
戴公所曰吾以俺答為長事約東彼既修貢天
皇帝得市中國則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
惟太師於之戴公為臣子朝鮮其入貢開市酌延緩
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書從都督同知官僚校拉

揮千百戶騎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能奉貢如俺答事其後俺答成子黃台
吉嗣黃台吉成子拉力昆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
初故東至四海治西盡甘肅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悉鑿治如內地墩
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
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
閱舉無廢陞衛東虜土蠻未靖而朝廷之所經略
亦專事干遠之東西焉
燕潮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千慮虜藉其
解導以為我害於此撫賞於彼南掠百相負也百相
欺也遼左三面鄰虜四時在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
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
駸駸變矣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倭我叛人實為
之雖天誘我心倭而歸我遠背刃鉞而其子孫與其
彼黨依然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
日大酋驅西番脅騰詎約日我張款稱勦而豐州所
遺部落移徙遼遼今大衆雖歸而可免貪於山水草
至虜起忽把兒谷等又西從延寧番延番種勢益孤
而莫支矣至蘭靖中須臾間沙者又且為通逃載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遼陽雖衛霍為將不少衰止
于是降澤邪表河曲列四郡關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人侍竟西
漢無虞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頓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郡皆有
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亂
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統羌校尉理其怨結關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通鑑

通鑑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為吏耳目永元
中超自西城還曰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
徙邊而蠻夷懷易獸性難養易敗宜蕩然簡易寬其
小過失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為我用亦
使不得沒于南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輩華城延袤千里持三
衛為藩籬故永平各雲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
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為拔官平今邊化即陽撫臣
君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邊事自刺首授賊而士卒之
困疲已極今阿台雖在而仰還二奴其勢方盛夫二

奴者與阿台相為唇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
但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為嫌而二奴地
形泰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殺
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為
便也阿台在開元瀋陽之間其志豈達于虎兒寧哉
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降則仰還不足慮矣宣府
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
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箱易難徑下中路葛各白
洋若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沈馬林萬全諸城南路
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求寧四海治及龍門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大路下連

橫嶺兒又為要地然則補長各城鎮邊臣之募軍重

桴圖略棹箭嶺之防守番戎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

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客已乎萬全為京

師要寨若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成五雲關以固興和
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為難守西則平
虜威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期應必窺之路
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
堡與偏關相近虜捷出奎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
不可不復蓋內為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山聚

落二堡不鎮城兩股間若募軍分往則按伏之費省
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在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措力素有威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酋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憊而稽酋
驍勇絕人今不爲之處則抵升終爲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牙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
欲請發銀壹萬與夫落亦每年爲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乃令移斄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既攜載而歸矣其
肯去乎況東奎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阿
害他卜浪打刺失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歹言乞
入木火兩兇青把都斡力諸酋出沒莊浪京永間可
不亟爲之逐乎榆林兩路最爲要害而安遠定邊邊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興寧夏相爲唇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捧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間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按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爲災生民憔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遏抵禍起邇民報及遠軍報復耳

遼東總叙

遼東高麗青冀二州之城，舜分冀東北，遼東開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前遼東至鴨綠江，北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三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關，一千七百六十三里。遼夷一河阻海，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李時爲平章，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新八道，高家奴、都司、千牛等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水寨。七年，倭寇自來，自二州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

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興廢適逢進
據腹心限隔東西守空勞費道理迂達遊人每憤憤
焉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
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
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
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
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
十九石六斗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
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
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金川爲南鎮而旅順當其衝
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遼陽中接千南柔州廣寧
中也輔于右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
遼陽

遼東西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
張自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益金以西接盧

龍可渡登萊泛吳淞

穀馬。史士或市之。存塞矣。夷彼逆挾以邀我。我亦以官市席之。而奸開出入。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

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韓
栗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益聚兵開原三城中固三

我男松花黑龍女易畜產二江外否卽繫之耕織日夜無

休暗西馬市廢浦河市誌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關

蘇廣驛外臨內夷不能揚扇屋壁臥東夷隔鴉微

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

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遼楊僕從齊泛渤

海荀最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其舊哉國初置遼東卽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

禎幾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爲常至永樂四年

乎江伯陳。船猶督。至。遂其後。設有屯田。糧。運。船。廣。上。
今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
旅順止。錄。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場。
之捷。其意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
乃征以輕費。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為卽墨知縣。
言有可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通復舊制。金州。羽。
訓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
山東。本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之。
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望登。
萊。可卽。冊。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
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糧。
買與總督王忬料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鮮多。
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遼前運按路可。
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喧聚。急請停止。部運。
振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為越於也。夫遼東既以山海。
為關。亦宜以海防為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
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同未嘗以望海。
一咽而遂推蓋于後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邊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創選二鎮邊事，備檢之矣。守割鎮易，守邊鎮難。何者？割鎮將廬而兵藉，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邊鎮雖水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邊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軍前三百餘里，邊鎮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充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今遼東欲免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爲難。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闊三丈餘，卽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爲堤岸，如長嶺然，待伏兩實，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潤五尺，平身去處，留以牆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墩臺一處，周以垛口，蓋以歐樓草刺之時，土塼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牆則一里一箇，蓋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未攻則以快鎗擊之，填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我能填吾溝，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壕耶？此目前之急務。

移也。傳此者三年可完。若夫築土牆，創土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牆，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邊鎮之事，大半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涼，蓋人之所以不居邊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至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遣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爲蠲免。有闕西情願應役者，投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處患，則貧窮之家無故而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微賦，彼將爲樂土，攜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遼東區畫

卽慶齊分天下爲十二州，東遼爲營，西遼爲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絕，僻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于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爲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途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爲一州以海爲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朝陰北自遼陽

舊城甬抵三岔河關秦與采頤三衛無論已然東西
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雖三岔邊
虜一兩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輦之有道亦足爲東北
之保障也 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
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
顧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華而遼之兵食
多匱乏矣雖東北土產多屋居火食輟之正北遼虜
勢稍易制然殷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
實有不可忽者且我 朝建都燕地不徒宜大興虜
爲鄰慮在肘腋而采頤二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副
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
陽一鎮不特不足爲京師之障而束手無拯援之策
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
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
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 成祖
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
當講求焉返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爲一州先王計慮
何深遠也故國初由登萊以餽遼陽我 聖祖之唐
箕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經曰冀州之域書曰夾石碣石此其方也 周
朝洪武創建城池國監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
燕京列爲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潮而東其勢漸南
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榆山麓海濱不覺
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功甚鉅也采顏散處
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遠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
阻險設關本城雄營壘數十百所遇厥出沒可謂盡
籌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古遂西蜀卽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州全寧及大寧
興和長春營廣金源恩和武平龍山等要邑也契丹號爲
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
中其東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朴水出是爲廣河大山
深谷幅輳千里馬廷崇隆運道且京師之西山內有
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
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衆且其地東俯福餘若招漳
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
自日本可以通俄羅俄羅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
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洋潮水商或
經唐恩浦口或經俄羅沃沮直抵扶餘而西人大寧

失契舟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太祖驛逐胡元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撥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大寧旣棄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入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衛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擣錦川全寧而次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遶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繕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八指類集

割州京師左輔也世宗京師左輔
居中都 百五十里西至黃河
花縣四百五十里 我太祖既逐元君
 遷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
 管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
 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
 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
 隘以爲內邊大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遷改封寧王于
 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
 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
 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
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
如外敵江環遠誠自然之險也

今棄良而守內，損士而養民，以此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大宰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衛道乃令都御史都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璉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有永添貢祀，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嚇中，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廣發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算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爲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獮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游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吾峯以三衛入貢之路塞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言乃獲添設遊擊甚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綿在東隅其謂之何則東去燕河營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劉鎮在今當重其軍權總兵須與將印同巡撫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客雲三寨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關寨皆所以應援所三寨分守參將五于燕河四于衛二十林參雲雲縣花鎮以官為營後以民為營太平寨馬蘭客雲縣花鎮以官為營後以民為營所設之營皆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兵官為總兵官其營皆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兵官為總兵官

劉鎮建置

劉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劉州處置

銀二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棉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棉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劉州處置
劉州遷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燕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客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劉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營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客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邊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遷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所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通查閱亦最

劉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靖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廣二千頃景元辛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劉西北還昌平蓋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王濤山川考曰劉州漢陽有平虜渠倚海穿濬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魏渠之夷則在能者闢之而已

劉鎮各關口要津

京師要津

卷之三

九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十一十四關口至我眉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劉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諸家口關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前村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魏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此黃花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劉州重屯山後小既漫矣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爲應援

劉遵移兵要地

石晉所略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鄆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僞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併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略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後爲中國太宗又于此建都誠萬萬不殺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關疊障環而繞之東扼平營正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城爲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是庸以東歷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蕪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都司提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臺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

劃鎮撫賞長策

夫宜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王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語者則金滿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

昂哄誘夷人教之事競需索今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于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探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從事而劃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狃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藩一正者夫劃鎮撫賞凡十處而參將凡十二人今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參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堵子路撫賞則參將營軍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徐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撫賞卽移參將駐冷口石門路參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準不接遼東則參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參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十八員以撫賞之權屬之參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統督庶體統尊而衷情可推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秦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烈帖睦兒再傳而紀右都督曰革木干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族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華爾台襲職生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卽長昂今見襲都督最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見三傳爲朵兒干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字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討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授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劉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宜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卽西置兩免于洗河東置起免于劉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衛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處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強虜且東自劉鎮西至

洗河以萬里之遙疆盡屬一夷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參見而豫憂之者今洗河已見告矣趕免亦復跳梁矣

劉鎮險隘

秦築長城田山海秦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劉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牆畧備然劉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猶如膠柱敗若權枯威威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有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審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該十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成馬食草卽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六大古路凡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枝矣又如石門寨外大務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柵木獵寨歷此疆寨則義院口地方可大學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寨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應審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議審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深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復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兩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造邊山水之險？

八新集 卷三十一 邊防 三

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歎吾無人也。向嘗薄述，創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闊，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削，脩成險隘，積漆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突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成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擺堅守之，堅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被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屋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人，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雖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人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導，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來山人料其必于某處割管，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

八新集 卷三十一 邊防 十六

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圖，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遼水，永清二酋，久已優賜，志望無厭，而又烟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牆，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况老酋聚牧，各部叛鄉，虜情所根，呼愛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殲瘠士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潛通撫臣既達人心
易捷况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
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宜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
三處黃把軍史之夷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
守一而戰九牆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
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卷至也山西撫三而守
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獨老孤危西河乘
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
疲瘁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
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
之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遼東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關馬謀保定馬門偏頭寧武隸山
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大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
里馬門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繫帶關
秋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
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
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
庸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陽盧龍常山海之際
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備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松省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石府東
元兵趨南口者紫荆關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
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
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
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
江淮馬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
境西盡滹河之濱馬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
能守則馬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
由喬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
雉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大環成
卒衛戈守吏辨符行者有肩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
後商者入路通者奸關廢鑿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謹
何况嚴符券嘉靖以求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
而禁物羣未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遼東

直隸三關

居庸關詳前所轄糧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

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

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

承給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糧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墩寨共馬步官軍一

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住城墩寨共馬步官軍七

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一堡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進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城墩寨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詳前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稔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駟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共馬步

官軍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詳前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溝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浮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栢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馬門

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繁榮間秋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腰盧龍當山海之際為

險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墩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垣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

庸連連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度在焉外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歲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糴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曰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事速徵發考午一急亦有所濟矣

宜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三石有零開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宜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困及渡河北指秋恒有邊而無戰故嘗泰為之說曰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太祖之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成祖始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剽竄各之兵內向遂成再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為勞哉夫亦親虜勞之尚強而虛相傳數百年之後處于金陵則達且忘備故舍見基而說新構既都之後又勤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泰為之說曰成祖之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兵馬之利故也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無遂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營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勤其防乎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漕之轉漕庫竭祥策悉賦江南以雲集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已不戒雖虜人居庸而將恐兩鎮之擾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剽竄而不散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嚴陣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三山之限高全之處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宜府其或有飲焉之擾乎宜府

北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愷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實未塞則蔚嶺之敗可懸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沈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中路既戒然自四海沿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騰陽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于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

八關新集

卷之三

三

三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蔚嶺犯諸臣始議單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夜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隙絕不至于是督臣崇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單宣大山西之兵併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馬疲勞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內顧外疎供餽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單門戶之兵以守堂與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巖嶺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愈壞長守宣大乃所以莫南山守南山乃將以棄宣大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不貲也或曰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徒三衛以入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扼塞

人盡集

卷之三

三

三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其言不亦後守耶

宜大空避邊務而由西則半撫綏宜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李鵬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聞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是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軍屬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諫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屬而逆率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屬至寧屬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人無罪焉

其容無罪焉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鵬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為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令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屬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歸嗣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肅四鎮則不當屬有陝西撫臣然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差邊計也而陝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

陝西撫臣于延綏甘肅遠矣而于寧夏為近獨不可使亦遷長矣而秋野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屬之腹裏並列為封守而卒以並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屬之設關邊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屬猶宜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荆不屬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為其足以備偏老則凡平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為寧屬之計者舉為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為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今之縣令責其轄牧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類也虜入偏老繼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屬矣里戶逃亡繼之以有司失教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傳逃十矣不可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老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報焉山西之民所以使首而輸者以其足健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漳澤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圖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

制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輔山西以全晉之力仰
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茲豈非設官分守之有
未詳乎故愚乞陛下制偏老以兩寧屬以北特設
二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宜大而關封府于偏關
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馬門
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爲分守而
計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千大同
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宣屬南而守之使
得其整暇與監司贊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偏均
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
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馬門以北巡按事
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
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
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
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裁
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駿固
爲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
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遠處寧武
以陸百里之遠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買已矣

萬一懷心忽還烽火再燔東之宣大面之延寧皆以
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謀于邊
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設藏之害而以大同河東蕩
盪何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
而後九邊皆容而無隱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
度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二糧而坐
救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于腐儒吏書紙制之供計
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
縣往來恭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
干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社稷
山西外三關
屬門關所轄水路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
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
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
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三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三百八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
七十匹草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繫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掃其右。虜可遠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迺冀之北境。寧巡將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崑崙。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實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黑龍山西至舉之寇前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西則平虜威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道俱在塞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全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邊類

偏頭寧武屬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抵大同西路維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興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保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與保河關等處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屬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未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宣其衝明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奎中地勢平漫偏頭臨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園子地方皆套虜漢口往東際幾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屬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歲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塞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敦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精器械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韋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其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每石折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綿花絨八萬斤卓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家通登增則虜在其下平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遠者至得勝堡借撫臣等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嚙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關關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資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允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觀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類垣敗壁存形影虜焉精強可以一策而計先年所報謂虜折增

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困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為保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放關則殃掠之禍率均九邊而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增無以拒虜而增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濫以入險改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增臺既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虞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大同總論

四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副鎮豈所謂先其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狀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虞且歎也近以修工亦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矢在淵亦不過以修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舍已私人太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者且暫留以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同據六柳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救者其戶絕

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賠殺者多而
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被於虜而
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
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有留者要以供王府宗
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
正相通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宗藩給
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
爲一省尚可或招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
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外邊陲之一然爲國
家要地用兵最難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河套三百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
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
邊牆北至邊河達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
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前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
劫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圍初虜遁
河外居漠北英絳無事正統以後沒失其險虜知渡
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絲邊一帶管
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甯
官軍分成而河而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邊寇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
邊人以爲嚮導嗣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
創膚之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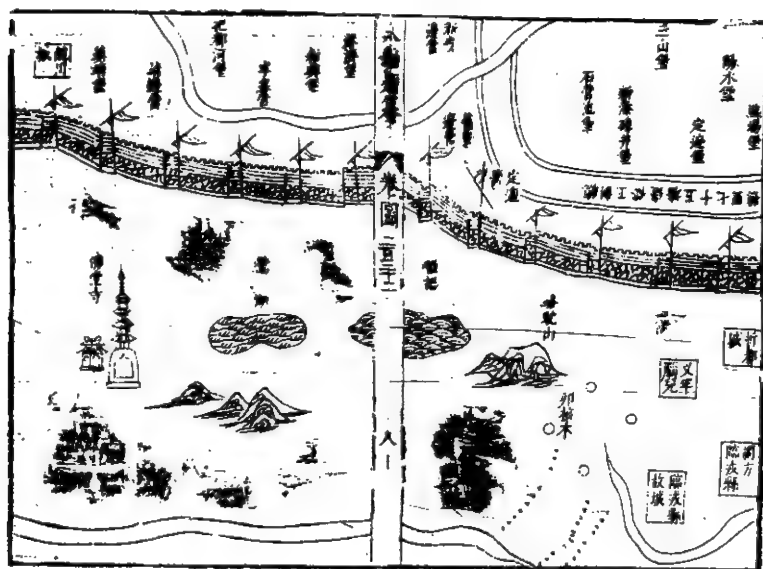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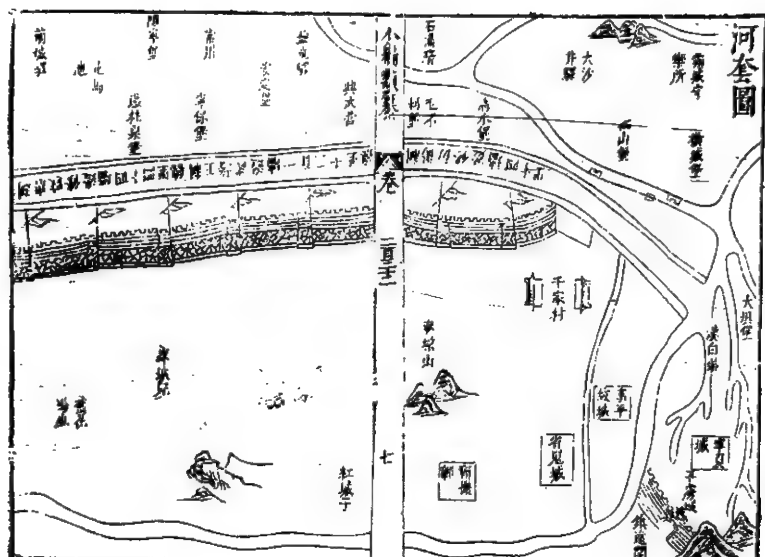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總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
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
里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切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
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木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達迷都六鎮沙河
海子山火石腦兒蘇石海子回回寨紅鹽池百眼井
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
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募已
之役舉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
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
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成爲
稽考簡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瑄之策且曰曾統
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河套地虜表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狼煙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洸水與河合又東北流迤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迤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入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迤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及入匈奴漢武時後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秦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及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詔開維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明年饑復業九邊圖本謂彼虜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撫探圖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鑒察皆實也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願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遷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公幾千里教成不礙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土

運糧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青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募河套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夫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草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水遠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獨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危延寧甘固連兵連革此撥亂之功也天清有意于我皇上乎築邊設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必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堰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溢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賊被驅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陵既昭。賊靡處。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執警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未棄。虜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日。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舉。並進裏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沿河修築。人勦集。奉旨主。建。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餉穀累五百萬。一朝單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春賦。賊未膽落。觀與板築。師徒易提。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風虜之猾。憂而因之。正名愛望。雖師張皇義放。突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達遼。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几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謀違衛及朔雍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路探。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開一頃是爲閒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官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既臨河設險。及秋大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俟其膽落。漸雄于焉。昭盛明無外之度。開一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遙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獵食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枯槁天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養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憤憤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日削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假變潛深泰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等官調

朱宣王

定稿

五

度各鎮兵馬嚴加提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馬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轟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于卓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成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發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鎗硝十五萬斤硫黃五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五萬斤子矢角衆相爲裹裏庶可無虞此胡恢復故蹟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砲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洪唐糧餉由此而通今豈船木筏往來無常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今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矣舊萬

朱宣王

定稿

十六

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儻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美運淤塞悉加導撥渭河務在疏通

延綏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

尉州縣邊民疲羸勇習見胡虜敢與戰聞若選作土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驛後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士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士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人論美事 卷三十三 十七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據反居其內人民精散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隔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赴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木石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橫橋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免槽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龍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達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灘危剝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草哨守又各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官軍里人論美事 卷三十三 十八

按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達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援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牆剝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壞土者近綏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垛牆共三丈上蓋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千里皆然也但于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樣築堡建管房三千間官聽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或遊擊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之

八編彙纂 卷五十三 邊防 九

之千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寫建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重門疊整扇輪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壁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固之畧也自第三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爲偏將者之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爲管隊者六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管將管隊管哨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八共七十餘

人通于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計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樞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墩臺烽燧以爲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整日以脩屯政以資衣食牆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即以築牆牆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家俾報營勢嶺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八編彙纂 卷五十三 邊防 十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牆邊往舉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牆計其壕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壕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迭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勝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是大將居中關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關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是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牆深池限

隔之彼之強焉非能突矣誠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
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即自高臨下登
蹙擊遠彼之弓箭非能抵矣又以遠而待勞無迭往
迎來之請以王而待客先東徵西調之機備是數者
必固之道也或曰此堵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
守堵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
右障之牆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堵守兵須移
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于里之衆而
官軍之奔馳者皆麟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着上往
來一時即令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遼東 王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殺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無不及而返虜得投隙
皆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
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通近河套難利運糧虜多克
其先斥車口蕭水界西至定邊營一帶又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壘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壑山湮谷是日
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
亦以樵採團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拆套以
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
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籌糧始仰給腹
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
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
譏況有節募新軍而根本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
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遼東 王

鎮城餓卒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歟無怨言
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
傷哉今三邊籌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
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
固通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王之每年
平鹽銀十餘萬令其體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
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
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第三城于
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退虜于

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須萬人而史云戡成此皆不可勝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鼎上疏曰阿羅出住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牧河套日久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價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謀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恃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遠左烽墩五六十進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撓志且畏勇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若于無種彼議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書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背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壘終難就緒向使其舊鎮河邊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鎮鎬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榆林遠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揚衝險國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已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全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富騎建議若王翱楊瑄諸人首以築牆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甫川抵定遠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師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字及總敘

鎮城所據實南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書渠皆在厥田上上八易爲生成化以順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據奎以來云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
衝是故魏平固則犯花馬池據環慶則由花馬池之
東大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據實賊
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池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曠
與武營壘一帶又各賊侵擾其必由之路案
噶盧守如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
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
顧兵寡勢分雖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
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與嚮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
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八編類纂 卷首三 五

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任奎不管間有連
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
出則解嚴至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
渡數萬立濟經年任奎安爲巢穴通逃教誘盡知我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月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
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善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鎮
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管今三百里之間旌
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在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北威民牧雲內非皆往來不睹者可比也其能
禦以建城爲主建城有水不陷花馬池東南至
帶恨鐵甘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
甘泉紅柳樹等處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
天和周子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又東南至梁家泉
等處築牆一堵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隙可乘矣
別地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其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抗雄敗後山前進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脫
管聞先棄穀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
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臨勝稍弛至正德則
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八編類纂 卷首三 五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連關而城平虜
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
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壘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
虜者數教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
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
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寧賊不勝連至石
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崇外大舉以能擊賊然無數
百里間荒地盡耕草牧遍野糧食不匱且內有糧運
萬七千餘里寧夏又不肯驚必守守數萬大勢矣賊
卒至撫不從禦內固原小邊海平勝理二次亦各完
備但青沙峽八十餘里俱失沙磧石碛年套賊脫此
而入襲塞據掠新紅等堡直北肅東總制劉天和初

系據二道以圖謀家泉直北稍西富有深險大溝
一連安遠東堡山之水灌于溝河長一百二十五里
六里八分自大通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首
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堡一道海靖十年總制王璽
于內復築堡一道官軍遂築外堡不守以致邊防
地固荒蕪十五年來總制劉天和復修外堡防河
邊靖以載套處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向
寧蘭山天險為山口各有一十二城其城不守其北
長一十五里舊堡山口各有一十二城其城不守其北
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掠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
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與
武章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
人編類纂卷之三 邊塞 三
內地藉以藩籬未款之先議者慮其林保于橫城而
花馬池之備屹然巨防也款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
韋鳴沙之間若堂與故經制在所緩焉平虜單弱中
衛孤懸過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開城
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牆匪直捍中衛所以
固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扇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
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牆置墩而打磴歸德諸
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
本我中原土宇素為胡馬住牧之場苟不所以復之
恐平虜之辭不可固莫若乘今日之款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絕驍勁之患鎮城
免執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
之北百三十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磴諸
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樞西南當汝箕大風小
風歸德鎮北宿寇黃磬諸口之營三百受敵要害稱
最通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
隘修明降達族居民視昔磨礮泰寧雖是逼障套虜
僅限一堵苟非修戰具作統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鑒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人編類纂卷之三 邊塞 三
公鎔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牆窪為溝渠導秦漢故
跡修復焉邊城外同溝渠內深內資灌漑外禦夷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錢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
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從今邊土終歲脫中枵腹
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千鈞謂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
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趙句奴今
可用帝乃使桑顯和暨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辛
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出後之虜，梯山勒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路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

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選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邊，漲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爲。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簡得以休息。所購者靖虜一面耳。陝西巡撫總兵相。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同靖甘肅四衛謀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八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三

而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本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東。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仍根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領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吉乏乎。小鹽池批驗。否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期。以填實此地。而王堡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

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

弘治間。總制秦紱築內邊一條。自能陽界起。至西徐

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

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爲關

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

擊守鎮。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

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

爲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

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八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三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塞爲隴西郡。國朝混

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

縣二十有三。以緩更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

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益分陝之適。中控制之

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嘴家嘉慶距於前。控番

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關。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

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

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酉襲居

莽刺川。漸逼內地。覲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

蘭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類頗多洪州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國初設總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

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

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

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達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

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

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雲山水清之險則山後之虜不

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一年肅滿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

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

屯列戍置寨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

結則中流大壑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伊爲內境機宜

戰守豈與前邊一律哉

河州漢抱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

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間屏蔽內外城塞相

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

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羣摩藩籬既多洮水無恐惟

近年東虜丙鬼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卷食番族

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麓

龍崑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

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同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

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據疆爲貴德州國朝建守

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

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

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爲伍密

邇莽刺復與強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

河州七百餘里烏道攀緣驛程雁旆北望湟中旣阻

八編類纂卷五十三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微豈能捍禦故龍

龍溝口議添守備扼險塞衝地利旣得聲聯勢接輔

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

豈直歸德稍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國宋因設洮州附軍

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

九十餘族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

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兩酋擁衆搶衝直

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

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刺川一帶乃戡殲虜二百

年藩籬之限于我敝疆年來徵兵益茂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問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疲疾馳飛度速于風雨如往事者則危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過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解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邊防

五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輪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三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以爲屏蔽如南路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徽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訟惟當事者特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隋州周秦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場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參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邊防

六

文縣古隴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勢非所及雖設進左烽燧五十六進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成邊靡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

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

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

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

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

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

萬一千二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

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

百一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

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餉銀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

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

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

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銀四萬一千三百九

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餉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

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

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

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

八百一十六足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

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

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

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十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

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匹棉花三千

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肅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

嵩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今之敦煌號西涼沮渠

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武威號南涼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
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韋諷詩曰賀蘭山下果圍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卽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其肅一
帶卽漢張掖酒泉敦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
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
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前頗何嘗
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宋失之吐蕃至我朝始
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敦煌在嘉峪關外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建康 九

與西蕃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鹿牧
迄今猶頌之昔日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
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
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
一策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
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坝紅沙又鎮番要害
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
在揚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洪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
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士兵民夫八百
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
九百六十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
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
三百觔

嚴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
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
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十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千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兩十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是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固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入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瞻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欄馬道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牆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无國遺意合用稍把繩不一應器具爲之備堡內居住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建廟

十一

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築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查撥屯軍拽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礙要在因地遠近以累堡固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其處築幾堡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葦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堂鍾美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七
十里出嘉峪關爲沙泉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
皆漢燉煌郡地也
下河西迤以嘉峪關爲限遂集燉煌焉自莊浪岐而
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
百餘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
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城南隔羌戎比
連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
唐之虞弔多洪武九年設甘肅總兵司以該
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等五鎮于張掖設肅
又于金峯設肅州衛皆荒陬僻壤屯兵糧餉皆資內地
李瀚趙充國將兵討羌田穡因奏曰輕騎步士萬人地

六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
主

田部尚書聖爲聖堂王特勞兵不能使兵分勢竭其
謀惟大運勞師力以遠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曰徐師
師得矣水無所恃爲法況茲剝散之餘非豪傑任事
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籙諸番領袖成化
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勒累朝李淮之議曰
欲將見望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瞻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司充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
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違誤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即中
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稍密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臣等聞聖訓以爲重望之臣惟以充懷爲法況茲剝散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籙諸省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勒累朝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墾墾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充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違誤若以資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卽中于其州者宜大側則稍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蕃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僧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登極無益若給符限年勅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追也

甘肅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

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

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

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

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

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

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

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

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

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
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
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棉花八千
四百八十八觔毛織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肅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耳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

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肅而以肅州為都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四

門度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

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舊唐六鎮古敦煌地土

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漕于

鹽利華夷賴之

柱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

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

路北為鞬子南為番干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

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鞬子倖至搶擄

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

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灌說者以為勢豪占

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天河故壤質兇諸部自款貢始經牧焉雖是強虜鱗集諸番蟻聚中過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銀鉛沙井之閒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寨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閑道互市調遣實孔道焉礮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既隱勢難飛虜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礮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備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錯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衛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邇晏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豐與虜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睡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闖入安定詰衛破亡一空青海之閒始爲虜穴此首既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土旣脫漸徙歸巢蓋自已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悔既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撫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撥佛之利擁衆西牧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于瓦剌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不振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羊諸川衆虜環窺彼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難奉地夾之柏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

植穀繁溫萃之景不輟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卑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司依限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蔽蓋市鎮廢

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

知縣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遠平等堡守

八種類纂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鉅番以漢武故地悉既脫焉

而中同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

計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始撤縣地畝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

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壯聲

歷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路之

隔馳驟易送完壁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障

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

鎮爲最

永昌漢爲鳥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咸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參將官

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

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

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

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井草茂牧

養蕃息久爲藉處懲牧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虜爲

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泰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

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

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八編類纂

聲援自易東去石碛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

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

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

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回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

阨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 命

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

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險濶

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

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扼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陞西創邊垣區畫詳明佈禦嚴密

高臺漢樂涪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併而設遊擊然白城之山傾于前黑河之水遠于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殘破于嘉靖三年之後驚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堡一望蕭然自欽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牧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遼寧

七九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圯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衝衝始設標守繼設守備設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頓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夫環聚股背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為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蓋恐其撒我藩阻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盜獨欽虜往來茲地無異匪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徽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養食羌陲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已達疆場既促控制為難流聚已繁群謀不逞實武備以艱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遼寧

七九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渠聚首故園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為本業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戍已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焉而北有善羊川口內為沙地多礫利美水草虜住牧往來其間以透西海即嘉嶺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遠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達不數武近繞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國初置內屬番夷
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刺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力然竟不
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

八編其卷

卷三十三

三

三

西制土番北

制瓦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臣藩籬坐守之夷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
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大吠之驚我既信
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
盜馬名掠其番明日以盜馬名掠其族方虜掠而即
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
垂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不數十年
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
爲之保護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
舊疆原非漢土其搶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擾不

如振振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
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
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
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
以南隔于迫脇焚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
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弼國
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鄰至要郭元振曰烏
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屬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
幾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虜不過數百里
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八編其卷

卷三十三

三

三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
虜進據腹心豎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嚴
整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不諸蕃關隴蜀漢且割
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宜大山西套
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四巢再有
舉動或執初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宜德意張地操
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借勢必用威尤
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盡諸虜西來俱言仇殺尤刺且
云假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
去冬以來聞杜西急急千襲封事元則以送佛僧爲

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
 難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約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
 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
 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借首婦寵受封爵
 方藉鈴東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達出伐我
 外藩緣虜以中國為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
 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
 種之夷起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共西寧南北諸番
 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
 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兵力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眾可萬人即虜
 來無為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猶疑遲回
 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為懸示賞格且聯束附近
 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揮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
 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況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緩所屬并馬市達虜數日

一枝吉囊十失兎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亮賴息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兎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拓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與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洛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榜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奎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兎同弟一千餘

一 枝牙牙氣三千餘

一 枝寡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 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 枝打正又名字僧同姪四千餘

一 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仕西海

一 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卽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恩任

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

屠墜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驥投軍民疲敝

不可勝言矣若夫南嶺麻陽隴水羅旁散爾小醜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取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饑

餉咸未加乎饑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陽沂沅水出且蘭

以代夜郎使掛柯繫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

之卽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傳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遵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褒

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遵使奉貢太宗

卽其地置播郎將夷珍漆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

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

來朝封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

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

定西南夷以笮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

治旄牛王外羌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爲李雄所

據至後周改爲黎州隋唐爲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爲黎州

漢源郡後復爲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

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賓地何漢屬牂牁郡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府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十四兩零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卽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迭共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惴惴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刻一矢持一戟，據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苟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精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量緩急分布而汰其先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輒全蜀之糧數十萬斛，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恒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運，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卽使無之，不過太山虧一簣耳。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旅饑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販易粥，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關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卽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歿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崇至閉門忍饑而歿，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歿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八類類纂

卷之三

三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藩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王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各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攜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諸商之誘軍細民，其心究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給米不至稱貸之難

人稱類集

卷之三

三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建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邦都固地漢武帝置越嵩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豫郡後周置豫州隋改西寧州後復爲嵩州治越嵩縣大業初改爲嵩郡唐初復改嵩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嵩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部所據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建類 十 記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贊之元至元間置建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隸雲南行省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篋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主焉

議制舉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向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其西北則爲疊茂爲松巖與氏羌爲界有大姓小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爲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爲沉黎越嵩建昌諸衛連亘獠蠻之外諸種盤據應屯烏散靡有定在昔爲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爲策者也

四川夷

四川山包鄒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族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邀我師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濞敘之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網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李嫡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討與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懷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貴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八百餘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忙兀魯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其叛寇車里達也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海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幾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口深微名首禦喪師辱國不諱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達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我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刀把那來貢方物始立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姓頗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爲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提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民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至軍民宣慰使蠻名微里又有倭泥務羅蒲司刺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麟音壹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微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取凍當孟弄二州木朝洪武十七年酋長刀尤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在波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折自古不通中國我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孟連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蠻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

一五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孟思亞領之，聞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據，以其女襲罕弄妻，思亞罕據，其孫罕空立，嗜酒好殺，襲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襲罕弄遂佑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本邦罪，請征之，襲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道猛密，因爲襲罕弄計，遣人賁金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猛密，襲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迎，宗旦要宗迢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襲罕弄乃曰，我猛密之王，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至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請宗輒管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襲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空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遽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罕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削猛密

地還木邦，襲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干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連，有孟榔，有孟定，有孟良，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百夷，不通漢字。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相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達路軍民總管府，木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達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獮野，小有險，即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

六

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塚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勐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參政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贏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誣，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春仍乞以一字為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緬甸節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解曼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史稱元封中以兵臨浪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氏最久故者稱焉余嬰罪投裔末蒙氏

八編類集

卷三

七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契文義兼眾故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焚于三代為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蕃落而郡縣之矣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葉竊據戊申開基尚監聲教王偉秉義捐軀傳友德泮氏父子元榮威戡惠賊梅恩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悍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

寧鑲沉孟良景東最强鎮南蒙化順寧需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為難諸甸約稱藩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麗川虛耗中上孟養曲徇今益微反還

特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儒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眾麗川併有孟養地遠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飲藥歿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太監王

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發溯廣四川廣

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在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八編類集

卷三

八

驥遂創思仁所掠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十刺浪斬思仁獲其子思機思上差酋養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朝廷錄緬甸功即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麗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為界今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曼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星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開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險

雲南夷考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册南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寧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落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车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车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人部夷類

卷一百一十四

九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车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肥江南通平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前蠻北狄不同於彼去中

圖達其共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入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實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肅罕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瘠夷情稍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壞時聯絡自酒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卑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讎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断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日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即東夷蠻白羅羅即西蠻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爲姓一名羅鬼一名蠻人日朱家皆日恭家皆中國之裔日仲家日龍家其種有四日佬佬一日佬僚其種有五曰猓猓其種亦夥日東南苗日紫苗苗日蠻

爺苗日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爲信好佩刀
劍勇于戰鬪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需擊之孫也。參香成需擊之弟，安勾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遺類者。諸羅亦德悍，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俸微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王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貴州

十一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城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聞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達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從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遠越。故天子亦不得輪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盛寇，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整，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貴州

十一

君以一職或聞或獨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梓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祐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都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年嫉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如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德刀，遺之以

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遲迴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墮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遵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搖蕪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八編類纂

本官信

卷四十五

十二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都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爰凱泰有楊文西陽保靖有

五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爰諸人使各自爲戰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機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崩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譏之口息多端之議彈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成于萬鈞立淫酬嗜殺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十四

其下怨之一日某督府督府未衙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間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鈞廉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鈞志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其何祚之綿永也羅鬼惑而繼王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茲今雖受官給印直名鴈之不能令也志殺戮服食僭僞自專無上彼何默于南百稱孤者哉貴州武備早弱征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危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勝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緜貴不遠漢惟不能有貴故
自巴蜀邛笮達牂牁經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彼登
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
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旣成祖復郡縣其
地任土工作貢服從役與諸甸服同焉特鎮貴州功獨
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
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
人編荆襄

卷之四

遊集

二五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戈庭執二酋而市肆
不易其淵謀睿算弘遠矣

兩廣總圖

兩廣古乃粵地。陶唐氏命義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矣。周宣王時，召虎弭理淮濱，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已周衰，吳越更大，又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故號，以自殊。有甌越、閩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粵道。唐華人性名，秦制以御史。殺西甌君譯吁宋。西甌，今屬百越。蓋君，一口史贊。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驁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
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
爲南海桂林象郡新浦以南隸焉秦以趙陀據茲土
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
交趾郡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歷東
漢宋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千餘里又二州其後折
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合萬餘里乃
屬交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
今高平
州
寧浦
今鬱
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指新昌武

卷之五

美

平九德二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來官莞晉康今德新寧今新永平今梅義安今潮新會今莞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今遂析置宋壽州今盛南流臨渚等八郡屬之又析置宋康即高綏建今四海昌今電宋熙今高樂昌始興今縣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齊安江縣永熙今龍齊康今海齊樂今瓊齊平今集齊熙今融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置廣街今德東街今南東楊即我高即高源即龍西古今德東街今南東楊即我高即高源即龍

即廣羅今石成今封新即新總即合南合勝齊匡印
 匡安即末等州今廣東以上俱在
 廣使持節以總之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為番海廣
 關即新循即龍湖即東瑞今肇封即龍新高賀今
 縣合即南欽即安羅匡諸州即東不能州者為縣置
 廣衡桂三總管皆加使持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
 州府亦尋廢唐與復改郡為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
 嶺南東道嶺南西道東道領部廣連今循朝康即
 龍端封高春今陽廉即越羅即羅州化雷即合瓊
 州州振州今匡儋即萬安新羅州西道領桂柳宜
 人編類事卷言言諸州西道領桂柳宜
 今廣昭今平梧濟世諸州尋又開邕州以西諸蠻洞
 置羈縻州數十屬邕州尤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
 時入于南漢時交趾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事稱萬
 勝王自是交趾不通于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為廣南
 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韶南梅今程南雄英南恩惠以
 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今萬安
 今萬吉陽振州與桂林宜昭梧潯邑俱屬西路元置
 廣東道立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于雷州隸江西
 行中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練湖廣行中書省至
 正末于靜亦置省焉明興以廣韶南雄惠潮肇慶

高雷廉瓊十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慶遠平樂梧州南
 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城奉議思
 陵利龍向武都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曰廣
 西各置承宣布政使司于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
 府陞潯祥歸順兩各為州故今廣西九十一府十一
 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
 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閭閻作瘴以西則漸甚蓋由
 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甕中熱鬱
 薰蒸故瘴癘作焉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
 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毗連二處賊徒頻年
 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
 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諸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
 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
 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壤地方有事互相策應
 治藤峽游江論
 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
 窮要領蓋藤峽北起武宣西極龍山南阻潯江三面

雖迂猶可遇遇所處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狼姜各有間道可透林峒既此一隅而展背迫威營之釜魚安可跳也故日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湖南界倉楮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開鑿遠遶蹊蹊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渙散迨乎沿江爲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賊莫知窟藪官軍逐捕無所因擡越壑騰崗蓋難輪輓未欲破也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爲要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王之熟其鄉導探其塞易投其耕松賊必且驚且怯各營巢穴距險爲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日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果莫不利於漫走漫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莽中畏縮遠避曠日持久卽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者也要知藤峽附江固難並舉若舉北而置彼亦非全功蓋循舊親昵黨類卽百里之外逼爲一家必使東破則西來者無所居停西殘則東鋌者無所寄食前後跋蹙乃可禽爾南蠻之情山猶北狄之倚馬也

北狄離馬不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夫景泰中流切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眞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而易欺是以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稅以爲常額又請張爲幻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何化之心無由自款猶不惟欲卽指摘其罪篤以浮言駁上官而督撫此兩江通弊也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疊嶂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人編類纂
卷之四
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研巖業具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險區藤峽則以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岫以百計如偃女闔九層崖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險映又南則爲府江迴圍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隙谷懸絕壁人若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獮人監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徒亦憚之其言語休備重譯始解景泰中徙酋侯大狗等猖亂驅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首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爲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愈度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秦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千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子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辯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不可重刑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夾沮之策而屯田以因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撥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撥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

人爲將

老臣

選

主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賊素畏狼復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千堡分路入陽春爲一大哨以三萬二千入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爲五大哨解哨另召興寧長樂南韶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參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狠擄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爲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條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棚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勿輕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詠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屏諸境卒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襟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三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蹇者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龍強與雷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溫昌遣子蘭討平峒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爲廣原州首領後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秋青討平之國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猷等嘉靖間新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八徭夷而潯柳思田之地更爲盜藪昔孔性善請擇良吏嗚呼制禦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考

黎今僑居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在霧嶺中久晴海氣清廓黎人時見羣犬如浮空中然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在唐爲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蒲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峇復犯省地廣西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生黎質直獷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爲患熟黎貪役兩廣福建之奸人必命逃居其間我朝廖永忠既平廣東海南僑黎未附後耿天璽擊平之

徭獯蠻諸夷種類考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以女配之闍三日擊斃舍吳首至黎黎帝不得已配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黎黎歟我因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爲衣服好五色裁制皆有足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子言語侏儻好登山豎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其在廣西則有猺獯獯之號曰獯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營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多姓獠氏椎髻跣足不供徭役種禾豆山芋雜以
爲糧薇竹筒而炊穀則獵取山獸以爲食俗嘉寧殺
精忌輕疾又能忍饑行間巖險若飛兒婦能行燒鐵
石烙其胝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傷
舊志曰獠者慶遠南丹潯峒之人呼爲獠初未嘗至
有地元至元間莫國麒麟圖納土命爲慶遠等處軍
民安撫使自是獠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
福最多在宜山邕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
獠種性畧馴達者謂之生獠便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人編類纂 卷之四 老翁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
爲兇狠曰獠者左右兩江潯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
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爲活一村中推有勇
力者曰即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
位布列火椅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酒則
知正月兩而二月早自以爲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
獠齒花面赤髭之屬凡二十一種出處舊志今按飛
頭獠齒諸事未聞
中使交錢曰獠者有撫木蠻在宜州南康隸黔南其
苗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爲活取鳥獸盡即徙他處有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獠氏者相承爲豪

又有黃氏居黃澄洞其隸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
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出宋今郡縣
之外羈縻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
有稱名者羅殿自祀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
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爵焉出唐

議處獠獠

夫獠兵亦獠種也獠種所在爲賊而獠兵亦不敢爲
賊者非獠兵之順而獠種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
也獠兵地隸之土官而獠種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
足以制獠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獠種莫若割獠種地
人編類纂 卷之四 老翁
分隸之有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獠種皆
爲根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獠種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革通夷之弊

獠種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
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無罪軍民脫逃所僕
亡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賴土人鄙惡滴藝
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足以各賊出沒不常
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起先
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徒獠寇賊生發逐爲掩飾

是以有所倚賴敢干弄兵及其罪惡實盈勦伐必加
糧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為構兵進山受
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
亂即今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脚商藝禁
予一室今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必命奸徒若干與
夫地之險阻既零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此
輩為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
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審速問俾糧牢得以先漏調兵
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通鑑

三

按廣西力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
峽右臂及白右寨十二磯深江口之衝為諸蠻要道
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藉其居而
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糧兵以守之借
其力以為用亦一關雄鎮也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
山等巢粵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好雞等巢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衆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生
緬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靖詭者
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
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嘯潛出一省所急者
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謂且置八
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
威殲之易矣

湖廣表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蠻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

賈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且朱迨

△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通鑑

三

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
遇殘破鼎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濂統
軍嚴飭所過歛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獲楚永保之
憂豈直苗夷也

奉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為應援而
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獮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鉢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
夷皆其種類即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
冉氏田氏向氏阮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冉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懾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郡縣叛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榔桂土人龔福等嘉靖初有蜡爾山苗之亂又有箕子坪土官田興爵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巫黔中地卽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鄖陽流賊

荆襄流通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陝西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流賊

元

間劉千斤野王則監鄖老人廖麻子何淮諭思倖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投贖無辜時自崇治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通不特爲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閑曠物產天然之利

虔鎮事宜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柳在贛州之利頭岑岡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柳者賊聚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于閩廣者賊殺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洲頭接壤洲頭係大賊池大養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洲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八洲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而寇之門腋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虔鎮總論

按南贛汀漳等處皆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應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偏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珮監廷恩等據之其東南三洲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英等據之不特四出劫掠爲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論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累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偏岡三洲賊猶悍黠擬官借號入編鄉寨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峯山箐之中曰犂曰狔曰獠曰獯曰獯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獠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丕叙之意也

八編鄉寨

卷四十四

自新

主

終

八編總纂卷之二百三十五

圖書編

邊類

古東夷考畧

歲

歲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以高句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焉二曰辰韓三日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

八品有秦

通稱

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內率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焉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都目支國

大齡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或千里本濊地也

挹婁

卽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砮魏常道鄉公時猶貢其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瀆于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女貞

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挹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五代時始稱女貞後更女直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骨打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亡

經理朝鮮事宜

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

八品有秦

通稱

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道輕兵而趨利與倭夾賊勢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定心練事才力無全者爲巡撫司道而事任之

女直節

女直卽古肅慎氏後漢名挹婁元魏名勿吉隋唐名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後避契丹主宗真諱更名女直宋自建隆以來嘗入貢中國至天聖後始沒屬契丹其酋長號完顏氏者本新羅人爲女直所推服漸强大多數傳至阿骨打遂滅契丹國號金後又爲元所

滅散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真人今海
西熱女直即其餘種也其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
接兀良哈南俾朝鮮北至奴兒干中有長白山橫亘
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
北流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里五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江皆南入松花江永樂九年春遣
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聚諸酋豪餌以官賞於
是東旺修答刺哈王肇州額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
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三
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又有地面
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驅靡之又置
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茶和賜諸酋豪使保寨
不爲寇患各路有水陸城站已詳東抵開原曰建
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毛鄰本勸海
氏遺孽喜耕種善編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夷
最强左善治生其在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
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即生女直亦有室廬江夷爲
海西有山夷即熱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人
金珠何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數與生女直讐殺

戰不休諸酋善射馳獵好盜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
夷以北有明哈婁得悍役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
建州最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領喜昌
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
虜楊水荅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
住款塞永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靖難未久專事
撫綏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
民十餘萬正統末附也先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
酋多成也先之亂盡失勅賜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
入入貢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四
遂糾聚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
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
柴河越后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
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添猪江中軍目撫順
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
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齋有沼南怡率
兵萬人遇其東走我兵擒賊巢虜逆擒斬俘獲虜酋
揮若女等千入班師指揮張頤前里率妻子乞降
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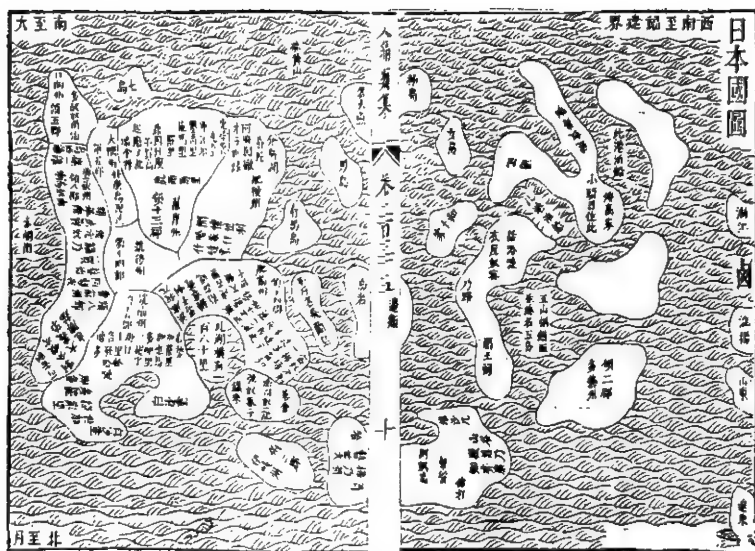
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由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共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則犯福建。澎湖島分館或之某用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嶼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宮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番山游闊門面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面犯定海。金堂設門犯象山奉化。頭來西胡犯昌圖。入石浦犯台州。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疊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面犯臨觀。與之勝山三小過番山洋五雙劉港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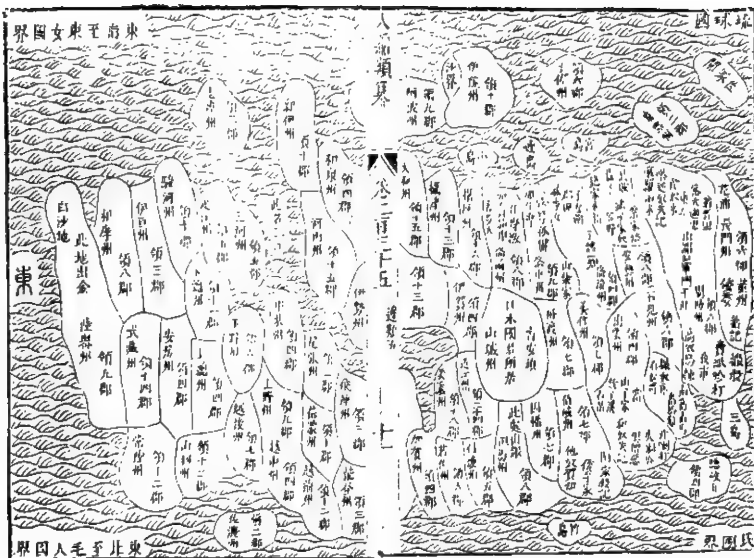
倭得而主之而其輒指所向一視乎風定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子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固之商干薩摩而附行者也山口豐後出雲關三軍門如中國（肥前肥後並前山口皆府之畿）各以大權相吞滅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蕪井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豐前豐後出雲以食滅亡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散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糧根練精銳宛來則救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三

通類

九





日本國考

日本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爲倭所併因曰其號焉宋雄熙後累乘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願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于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坐奔餘聚山下衆推張百戶爲主將伐木造船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人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招諭諸夷自遼左至徐聞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于望海獨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晏倭酋造孽乘時跳梁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張魁授首兇賊頓長難聞或弗靖然要領絕矣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封魏文
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微利之名外
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于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
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既
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暗
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號
號時則不因商賈不通而是成寇心矣伏按國初
禁海之例始因遼論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
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道商而止道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一二三
貢所以正德年間各迫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
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
之禍而津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

日本國考

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併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
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秀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
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
臣我奉衣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
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比秩至疑爲良

弼後將孫之秩言 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

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伏奉表稱臣
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蘭南
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
寇海鹽澈浦溫州初今浙江福建沿海舟防倭而倭
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寇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
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
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
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四

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
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今
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
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
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還歸十五年歸庭
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
本蓋訓所謂日本雖朝貢許賄通奸臣胡惟庸謀
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
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平
禦是年遣信國公榮恩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

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番，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寧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俞大猷到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將置甌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使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遼東 十五

人若貢非期，人船論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忱。上喜厚賜之，尋命俞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詰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圖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蓋奸狡，時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場，遼東總兵劉崇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第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

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卽後貢毋過三冊，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知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過官兵壩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倭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俾奏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盡載而歸，宜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加約束，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壁，謹斥候，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消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稍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王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黃來貢，正德六年宋素鄉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汪不許，鄒人朱澄告言素鄉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王客以素鄉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瑄

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審貢至者聞貨廷席
 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飾市舶大監
 以重寶先聞瑞佐皆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
 瑞佐忿爭與相警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
 督僂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生叛
 論成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
 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除奸豪
 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生索不得償逃出沒海
 上爲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
 之盜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禍等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遼東

一

是工忤熈徐必欺毛陸熈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
 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
 都御史兼領福興潭泉軍務統勇於任事上章暴二
 三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被劾志憤卒其所任
 福建副使何喬都指揮盧鏐殺賊有功皆論成繁猷
 于是羣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
 還都御史上忤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
 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忤經畧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
 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偏畧溫台

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霽甯乍浦清
 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
 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鏐爲參將而以俞大猷
 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
 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皆歸囊橐比忤改
 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忤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
 監軍素忌經天寵遂詔獄論成西市而以浙江巡按
 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
 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東溫台江北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遼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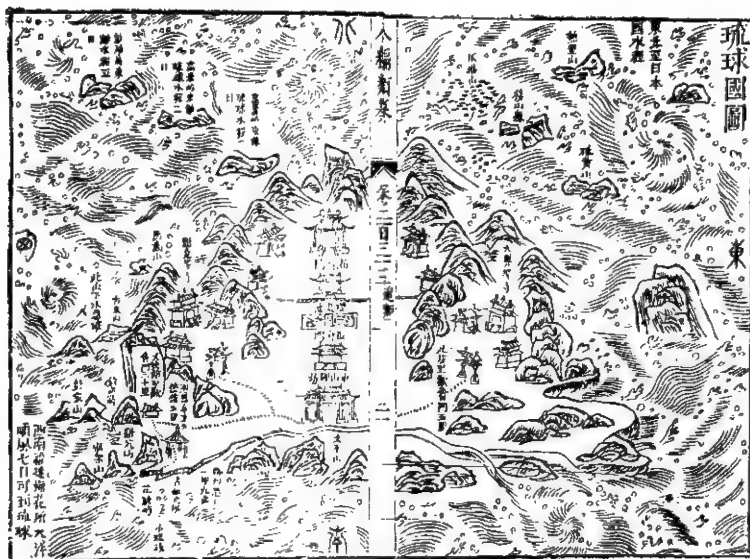
淮揚九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揚以智畧誘至廟灣
 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
 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
 始更置政府故轍一新

計處倭酋

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狡
 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
 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
 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
 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

充塞野內諸州質子禁若園園日本原無征科之擬而今今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放出則蒙尙臥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秀吉無故與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君踰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至入補續纂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七十九

稱屠戮留州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誓服諸夷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不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或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養師之費亦始假封貢之說以詭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循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變詐反覆胎不可以信義處者也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中郎將畢共再往虜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其忠順賜符印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于國學分其國爲三日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來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北類

三

加冠其服履揖進之間每見其疾首蹙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別名也次那壩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官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王日視報自都至于日中身凡三次陪臣見之則拱手膜拜尊者親者延至殿內賜坐酌酒其卑而疎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丑聖節長至日率眾官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禮禮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衾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箸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歟者以中元前後用溪水浴其最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蒿草撒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篋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廬戶歲時祭掃則辟鑰視之蓋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卽加以剕刑之刑朝貢往來俱乘大船海邊魚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縛木爲筏也俗鬼神神祇皆以婦人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北類

三

為凡九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明聚而
來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
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銅其冊易水為鹽易米為沙尋
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
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
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飲則寓古人井
田遺法且以名義未詳備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為祿
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
征則暨取之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亦曉漢字奉正朔

古南夷考畧

板橋塗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于巴蜀漢之境傷害千餘人
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
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
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
以贖錢贖必夷人安之

詳前

渠帥姓謝氏昆明蠻一日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昆明九百里即國其後又

封別帥為滇王皆非郡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

獠

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邦笮
州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
之荒忽無常者也舊傳獠有飛頭擊齒飲白彩花
酒亦視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其多殆百
餘種常侵暴梁益矜人生幽居巢谷中狃人生囁嚅
中獠入五嶺以南皆有之

獠

人篇勇系

本官三

遼南

三

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
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踰至滇池方三
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爰服
從其俗以長之漢即滇益州郡也蜀敗易州郡為志
縣漸為與古郡節今之雲南地也

印都

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印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
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嵩昆明地方數千里武帝開為
印都縣

作都

漢時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作都最大武帝開以爲作都縣

一舟驪

漢時自作以北君長十數舟驪最大郎漢汝山郡之地

一南詔

或曰鶴柘曰龍尾曰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詔號六詔曰蒙巒詔越析詔浪等詔達臘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

八編纂

卷三

三

相若長司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東南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直咩別部門善闡府大理即南詔國也本唐小夷邕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槃水通自邕州道諸蠻徃至大理不過四五十里

西原蠻

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黃檢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朱時儼氏世爲廣源州首領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想地峭絕深阻

故僣智高資以暴

兩蠻蠻

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出輒晉寧驗獻安寧距龍扣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蠻烏蠻晉時據南寧都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唐置青蛉弄棟爲縣即今曲靖軍民府地

尾濮

漢魏以後在興古郡即雲南郡地西南千五百徼外其人

有尾長三四寸按本濮即尾濮也

交趾

即後南

入編纂

卷三

三

本漢初南越之地接漢九真日南諸郡及唐驩爨等州東南薄海接占城東海路通欽廉西出諸蠻西北通邕州在邕州東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枕椰花步渡富良白藤兩江四程可至又自寨東南行過丹特羅小江自諒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溫潤寨則最遠由欽州渡海一日至歷代爲郡縣宋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擅其地

黎洞

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僭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

屬州者爲縣黎其居山嗣無征徃者爲生黎蠻人僑崖海上水居蠻也

一 林邑國

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暹羅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衍腴多獲暹人歲仰給焉元貞初暹人常遣使人貢至正暹降于羅斛令爲一國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遣羅斛國王忒列昭昆牙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三

遣使李思僊偕刺議悉替奉金葉表朝貢暹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今陪臣祭思僊偕刺議悉替入貢去年八月冊次烏潛遇風舟壞漂至海南拔復得餘貢物上因無表狀可據疑爲奸商詭言邪之後其子忒列寶昆牙立九年遣子昭祿辭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諸方物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暹羅國主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貢二十年又貢馴猓獸木二十八年詔遣中使趙達宋福等祭其欲王忒列昭昆牙賜嗣王昭祿羣膺勅諭永樂元年遣

使人賀始稱暹羅國二年遣使昆文現表貢方物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爲式詔賜古今列女傳給與量衡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中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等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母納流移以取罪戾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入還賜勅勞之十年復貢十三年昭祿辭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刺嗣位以兵侵滿刺加國滿刺加訴于朝勅諭暹羅國王今與滿刺加平十五年來貢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人編類集卷一百一十五遼東三

暹羅公占城等夷各載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上
乃命贓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羅等
貢白象及方物三十七年又貢方物比舊稍不同萬
曆三年九月暹羅王招華宋頃遣使握坤哪米恩澤
等奉金葉表貢方物六年十月該內閣大學士張
等題據提督少卿原呈請于本館添設暹羅一館
考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其國東運
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
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其國彼國來貢必用五
六月南風遲則用十一月北風過此不敢行矣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 三十一

瓜哇 蘇門答剌

瓜哇古閩婆國又名莆家龍漢晉以前未聞唐為訶
陵宋為閩婆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
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入達刺
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
所授宣敕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
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婆烈時奉金葉表朝貢
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
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
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八人西王

惟遣亞烈加恩謝罪詔勅詰責西王令償灰者黃
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
朕利金耶今遠人知畏耳錫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
年西王楊惟西涉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今二年
一貢

真臘 蘇門答剌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漢武帝時獻
萬蚡夜光珠久未通至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併扶
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
阜爲陸真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 三十一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 三十一

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
又有冬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
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李亦告即表獻
方物賜大統曆文統二十年正察列保昆邪甘苦者
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
至今不絕其俗尚牛修東向爲上右手爲榮

滿刺加 蘇門答剌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和入兄速刺遣使奉金葉表
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
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刺加國王九年同上

述蘇刺率其犯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 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了姪僊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宋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丹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濁海疾瘡子入監讀書

占城 續前四節

占城古越棠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裴破真臘慶元真臘復號淳役幾盡更立真臘入爲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蒲旦麻都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井桓會同節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帛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貢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止以誠占城安南旣皆臣事 朝廷豈可

惟兵相毒即各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各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還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四十六年遣子來賀 聖節賜勅令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 勅王占把的刺得黎賦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把的賴奉一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罪下季獮一等耳請發兵討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今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

三佛齊

尤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士卒死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六

圖書

邊類

安南入路

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為三。

安南事實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徙龍編梁安南人稱南交。宋元平六。一。鎮南都護方代之亂推丁部為帥宋封其子連交趾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纂立又五世為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未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八年其參督莫登庸乘黎之亂弑黎施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濂弼改元正統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罪顯歸地於是朝廷赦登庸罪置子方濂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桓自若也

安南總論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所併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數階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奉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規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茶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為甥為權署國事其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星剋其質季犛乃表請迎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命張輔總兵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辟殺之盡無可繼者永僉請復古郡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辟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從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詔訓不許後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其國嗚呼白泰并百郡交趾之地泰已與南海廣東桂林廣西同入中國漢武立額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入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

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人相類頗矣
奈何世立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
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一何不幸哉

安南總論

嘉靖間登庸歸順益知中國狀兵二謝外貢使不復
至爲常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手方藏相繼歿孫
福海嗣位又歿于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
亂矣

安南總論

章皇帝不忍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惜乎
人編其書宋書卷一百一十五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
受其貢獻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在黎氏必淫
虐敗度故黎叛親歸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
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異姓而更
無錫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放之也于
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于是
平有采邑之歌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
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固而
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世爲羌酋其饒富雄于洮岷之間後
至長安弒苻堅僭帝國號泰傳三十二年而亡

洮中月氏胡

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及漢取河西開
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

氏

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廣漠之西其種非一或號
青氏或號白氏或稱瑯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
名之也後漢建安中氏酋楊勝始據仇池氏漸強盛

符氏

世爲西戎酋長又謂之蒲家後苻洪自稱大單于子
健取長安稱帝國號秦傳生堅丕登五世而亡

吐谷渾

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師徒河涉歸有三子長曰
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庥長
初西附陰山後度隴西止于枹罕而子孫據有甘松
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交州西北其青海周
迴千餘里自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
而封嗣絕

宕昌羌

後魏時與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開諸部往
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其界
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至周
武帝時以其地爲宕州

党項羌

三苗之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地東接
臨洮西平隴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

吐蕃

在吐谷渾西南唐時最爲強國與唐約盟境上吐蕃
守鎮蘭渭原合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席若諸蠻
大渡水之西南盡大河北百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
蘭臺驍嶺其間爲閒田在宋時噶氏爲最強幅輳萬
里其地東與松茂舊接

西夏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
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因傳至繼捧率族
人歸宋賜姓趙氏更名保忠繼遷其族弟也據有夏
州及于德明孫元昊悉有夏銀宥綏靜靈鹽會勝甘
涼瓜沙甘肅等州僭稱皇帝國號大夏世爲宋邊患
後爲元所滅夏之境土方二萬餘月河之內外州郡
凡二十有二

高昌館

高昌卽火州以其地勢高厥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
山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乃西域諸國之一也
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
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壁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
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于前王庭後魏時
其地爲蠕蠕所併有闕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
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
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人貢元號畏兀兒
諫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
月至火州城方十餘里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西自
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
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國風俗蕭條市里民居
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焉日國治
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
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尼赤刺俱
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間哈刺火州等處人貢成化
間畏兀兒萬戶土勒克等入貢弘治間哈失哈兒地
面阿把把吉兒等入貢正德間土魯番等指揮格格
捏等入貢嘉靖以來高昌歸化寺等處普覺靜修國

言字刺都督札吉刺指揮等官馬哈木等人
貢至今武三年五年來貢不絕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漢明帝時收伊吾廬地以爲屯田班超及班勇平西域龜茲等十七國皆來服唐貞觀擒頡利遂裂其地以爲伊州爲唐之郡縣矣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于張格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遼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衛日哈密日安定日阿端日赤斤蒙古日曲先日罕東日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七衛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立賜金印詔命王帶文河四年賜王及其祖母綽帶有差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守哈密卒

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封忠順王賜印誥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入習俗各異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疏黃正統四年貢王天順四年又貢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八年酋者林弒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孛魯溫答溫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許阿力調罕東赤斤番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六

九

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十四年阿力成于阿黑麻稱速檀未壯二十年守臣請乘間封罕慎嗣忠順王弘治元年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遣使入貢謊言罕慎病歿國亂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不可許且前諭今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併還我哈密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齋勅往諭阿黑麻以金印燒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一貴賤不相下必得元遺孽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

王六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房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張海行視經畧海至河西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成廣西請絕西域貢賄文升亦請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夷怨朝廷宴賞大減又阻其由海道貢驛子反相率從阿黑麻阿黑麻遂役人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文升議效陳海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牙蘭詢知進去我兵入哈密得八編纂
卷重三
陝巴妻女皆携歸住秦上降還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是冬起王越為總制經畧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為忠順王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是夏遣寫亦虎堡致賞賜于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格冠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直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與帖木兒罕懷外孫也守臣

今官舍董傑及卷克字刺往哈密推諭衆夷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卷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今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蒞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不肯還從居甘州正德九年陝巴與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晉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檀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卷克字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卷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人土魯番蒲刺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蒲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九年滿刺兒率衆分據刺木等賊又日夜聚謀侵甘肅遣都御史彭濟總督軍務邊防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上魯番得實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刺哈三三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貢十一年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又至沙州入嘉峪關攻我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擗城諸奸回及逆賊都督失拜烟答馮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戍兵却其老營遣人結瓦

刺榆巢穴。使其三城土著大創。時失拜。烟谷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師權倖。澤九噶。創籍三年。滿速兒大舉兵寇其州。九噶忠勇先登。力戰既解。其州圍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下虜。退去關中。獻民用九噶議。請還發夷使。閉關。總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解警。息兵。未幾王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酋。著令悔過。復罪。歸我哈密。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牙木蘭不肯棄。裁麥數萬。率老稚入籍。類案。卷三十三。五十二。

萬人帳房三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足春用二臣張柱方霍議。起王瓊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大方撤馬兒罕哈密頭月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表。未報。土酋番酋虎力納咱兒糾互刺侵肅州。八年土酋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酋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谷子米兒馬黑木半哈密下兵部。一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應中國。不聽。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如翁及天方諸夷入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其。

還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貢使雖多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十王。黎番所據。北虜盤踞。海西寇刺結巢北山柯。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服。及西鄙事。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恩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亂遣指揮火可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酋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酋番時令率衆侵哈密。擾我其肅已。而與土酋番疑貳。權帳來歸。土酋番請還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勦我屬夷。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爲不可。遂止。大抵嘉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酋番侵擾。不復能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京國公討之。土酋哈密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鎮南吉利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鎮南吉利刺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鎮南吉利刺思爲指揮。使以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相是歲貢不絕。二年東皆在。

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衛二罕東最弱
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分散各城
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行生聚耕牧
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
番嘉靖中城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萬石邊儲
坐困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柳縣地我朝宣德五年魯陳
萬戶元亦刺遣人來貢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
沙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飢起人馬相失道
傷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謂之旱海
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
道北火焰山色赤如火城方二三里大抵皆胡服

一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噶或曰龜茲漢宣帝攻
龜茲元康初龜茲王終賓同主女人朝東漢仍朝貢
晉武初遣千入侍唐太宗遣杜尔伐之破城執其王
後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宋祥符以後入貢凡九元
時名失八里馬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
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于遣人貢

王璜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刺
滿刺來朝言至恩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
王從其國西去更別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
花遣人貢王璜駝馬景泰二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
人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官室逐水草住牧夏秋暑燠
深山大峪六月飛雪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
力

加異勒

加異勒西夷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儲鄰
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別里呆不貢方物宣
德間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曠野俗尚佛畏刑市多牛羊
交易用一錢宣德中國王遣十人來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以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
諸賈皆集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峇里商永樂中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教區壯麗如王宮西洋區域皆商販於此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徵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漢大宛魏洛陽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自漢武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貢聚

師屢征求汗血馬于大宛至隋唐朝貢不絕宋無聞焉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極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地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賽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廣百里四面大山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貢聚

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又遣其子守之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峇兒密

峇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

文綺藥茶

阿速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貢聚

阿速在近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鬼好布施惡爭鬪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承朝貢

西洋刺泥國

永樂元年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漫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

表達求乃使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哈密總論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咽喉而上尊番者強番也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以兵劫王井及金印歸自此經畧無寧口夫國家置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隔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相終始其害何如也

西洋諸國

古俚

右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

距柯枝白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

加刺滿遣馬成朝貢馬五年遣大監鄭和賜王誥幣

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居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

孫否則傳弟無外孫第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

枝王南昆人不食犬將領回回人不食猪俗尚信義

行者驟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刑無鞭笞輕

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喪其族有西洋布曰搭黎

齊出鄰國坎夷

奇泥

存泥本間婆羅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宋太平

與國中始入貢元至元貢方物表 朝洪武四年王

馬沙漢遣亦思府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一綺永

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耶惹加那乃爲淨泥國王

賜印符詔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

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東宮 上宴

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堦石子岡樹

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綉

幣器血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

國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白葛達

人壽集

白葛達海中 小國土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

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鎖里

鎖里西海中 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

五年國王小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冊八兒

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

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鎖里

西洋鎮里近鎮里差大物產大類鎮里洪武三年使
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其
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上曰海外遠夷
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
人貢方物

彭亨

彭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旁多平原洪武十一年遣
使來金葉表朝貢賜絲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的
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拜無冠蓋

百花

人朝貢表

永樂元年

三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
尚釋教宋祥符中國主茶翁遣奉使侍郎晏里二文
等奉表來貢我 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若
沙亦遣入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

阿魯

阿魯一名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
樂五年國王連魯唐忽先遣蒲刺哈三附古便諸國
來朝貢遣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

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遣人入貢拂蘇在嘉峪關外
萬餘里即漢大秦國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
尺晉大康唐貞觀開元宋元豐間來朝貢元時其國
人多來中國者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貴認
論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
尙職聞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
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受多雨雨即寒俗質樸
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富厚人頗質
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隔蔡老來朝貢

合猶里

合猶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土人
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同回道奴馬高來朝貢

磤里

磤里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一諸港通江人淳少訟
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府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羅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卽丁朝貢

其巴里

其巴里在南海中大島永樂十二年國王遣哇刺查

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勅建閩縣有司歲時祭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

沼納模兒

沼納模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

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古赤土國也隋大業三年通焉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有盜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鈔

失利思

失利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官以綺幣磁器市馬于迤西撒馬兒罕失利思諸國駭陵卽位詣詔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母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利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俗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鬪聞不勝者衆其疆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東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
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修麗
物產豐厚風俗朴尚佛畏刑好施惡奪亦有中國人
寄寓者時時出賣撒馬兒罕永樂時遣使四十四人
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也梁時通焉我朝
洪武十年國王遣使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麗
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
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中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於西
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
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古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
廣而方根盤曠達海人名曰崑崙凡往西洋商賈必
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伯七洲下怕崑崙斜連
舵失人船莫存

交欄山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柁桿桅檣蓬若無所不備胡元
之時令將高與史弼領兵萬來駕巨船征闍婆國遣
風至交欄山其船多損隨登此山造舡百號復征闍
婆得勝擒其酋長

沙哈魯

古投和國也唐貞觀時奉貢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
人其國民淳耻聞

峇兒密

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以使九人來
貢我朝永樂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九洲山

其山與蒲刺如國接壤產沉香黃熟香水木叢生枝
葉茂翠永樂七年正使大監鄭和等官差兵入山採
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蘇門答刺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面國相接卽漢條支唐波斯大
食皆其地也漢章帝時遣異鳥唐貞觀貢水晶珠後
爲大食王所侵永徽初大食王遣使朝貢終宋世朝
貢不絕村落傍海田畝少牧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
朝駕獨木剝舟張帆而出海暮則回舟永樂十二年

僞王蘇幹刺寇竊其國王遣使赴 闕陳訴請救
上命正使大監鄭和等統率官兵勦捕生擒僞王歸
獻 闕下諸番震服

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剌國接壤即那亦兒國也迤邐山地
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
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爲盜

龍涎嶼

儼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艷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
羣龍來集于上交戲而進涎番人乃駕獨木舟登嶼
採取而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閉舟傍而歸手
相水而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如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
魚腥間焚之發清香可愛貨于蘇門之市價亦匪輕

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通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谷
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
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木紉結而遮前後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于瓜哇國其高山參天

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鴉石青紅寶石每遇大匠銜
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
曝畔傾入珠池內作爛陶珠海邊一石有足跡長三
尺許常有水不乾有舍利子在永樂七年 上命太

監鄭和等齎捧 詔勅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

王亞烈若茶魁貢國不恭謀害舟師鄭和等使衆御

枚疾走夜半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 歸獻

闕下 華蒙恩宥俾復歸國天順三年朝貢

小隅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本國流通使用金銀錢

名尚伽地瘠殺少

柯枝國

古榮架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大海宋梁暗遣使入

貢國初來貢永樂中請封其國太山從之

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與僧家密邇亦西番諸洋之馬頭也山

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令其酋長富居深山

傍通爲市聚貨通商饒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

日本瓜其國能高好馬多自西番來

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而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乾風俗頗淳墾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米少收民不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鐵爲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推石爲屋有三五層者永樂三年國王遣馬朝足來朝貢

三島國

其地幽然山島花木常茂民倚邊而居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以葉俗朴質凡男子皆附船至中國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建類

天

資歸荆稱爲能事等之有德父兄皆讚焉表海爲監

麻造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廣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田多膏腴倍於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食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待生終身不嫁或至焚夫屍日赴火而死蓋其節義不改煮海鹽釀蔗漿爲酒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壁障山塗田瘠種稀薄民下捕

魚鯉生啖螺蛤羹食俗尚鄙陋其國有三曰宋王西王峒王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伍錢今古莫能有也

大興南國

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栽種烏爹之果供食

阿丹國

倚海而居墾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廚室皆在用穀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永樂九年遣大監鄭和諭之命互市其王拜詔待使禮甚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建類

天

南浮里國

其國邊海止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真香名蓮化降此處最佳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峒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爲准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爲寶物貨者卽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二三尺根大如大姆指

于闐

大國也去中國萬里張騫窮河源一出于闐是也光武末爲莎車王所併後于闐將休莫霸者反莎車自

立爲王，復滅莎車，服從者十三國，與鄯善並焉。晉大康遣使貢玉印，北魏時朝獻不絕。梁武天監始通江左，隋時其王姓王氏，唐時其王姓尉遲，比遣子弟入侍，從擊吐蕃有功，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至德初，進方圖二美玉，宋建隆其王天聖遣使貢主我朝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陳誠至其國，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俗尚浮屠，僧尼左多。

溜山

一名牌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美，尚佛崇道，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十里，所謂潑水三千是也。

南巫里

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真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刺西風一日夜可至其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

乞力麻兒

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平水淺，西南徇海，民不事耕稼，喜射獵。

蘇文達那

洪武十四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即蘇門答刺，非也。

婆羅門

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袤二千餘里，天竺屬國也。晉義熙初，貢玉佛，宋元嘉、梁大通、唐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我朝永樂中遣使貢方物，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五



<p>古西域考畧</p> <p>樓蘭 鄯善</p>	<p>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漢武列亭障至玉門</p>	<p>車師前後王 鄯善 昌</p>	<p>前王國一日前部治交河去燉煌千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北與匈奴接</p>	<p>郁立斯東與車師後城接</p>	<p>龜茲</p>	<p>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八犍類接</p>	<p>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漢田輪臺及渠犂地皆相連</p>	<p>于闐</p>	<p>都忽嶺之北二百餘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p>	<p>莎車</p>	<p>西至疎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漢馬奉世擊斬莎車王威振西域 無雷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 依耐東北至莎車五百餘里</p>	<p>崩賓 西北與大月氏西與烏弋山離接</p>
---------------------------	--	-------------------	---	-------------------	-----------	---------------------------------	-------------------------------	-----------	---	-----------	---	-------------------------

吐呼羅 拔豆 謝興 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西與條支接
烏那邈即安息之地

天竺

即漢時身毒國都臨恒河有聖鷲山佛出其國五印
度各居其地 摩揭陀本中天竺屬國

大秦

大秦其國波斯之西在泉州西北其國雄壯其地廣
袤據諸蕃衝要

拂菻國東南至咸九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二

十程 遼黎宋時與于闐國同入貢 石國去瓜州

六千里脊在去陽關八千餘里

按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限列區域絕

內外也自漢武帝圖制匈奴慮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

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

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

高昌大秦于闐龜茲諸國人 本朝則 哈齊火州

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其名隨世更改
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
阿端曲先者皆中國前代之邊境即所謂燉煌酒泉
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
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使爲虜
用是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今以羌人分西番與西域爲二其寔均之爲西夷而
在海島中者列之爲海夷則可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西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七

左編

倖類

漢鄧通

漢書

文帝甚悅鄧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遂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或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徽外銷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棄沒人之通家尚負資數鉅萬女公主賜鄧通吏輓轡及人之一資不得者身於是女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處人家

漢董賢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廡若更妻了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

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上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繡錦下至賢家童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爲賢起家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副栢題漆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衆恩甚盛上欲疾賢而來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

通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天躬寵陵侯寵方陽侯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三十七

二

房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符等數使章以賢爲亂圖制凌嘉竟坐言事下獄歲明年勾奴單于來朝安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過却入賢至中門先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孫是權與人主伴矣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兄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戶因埋獄中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僕李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滿堂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謂吉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人各異本后使彼羽裳吹簫乘寓鶴

三

張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惡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斯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躍翫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宋戴法興

擢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法興顯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曾郡果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禧讀書亦涉微文史

爲上所知名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遷授遷轉法實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而法興明實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武崩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四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字空名而已帝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廢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遼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歿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篇壯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戴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恭母珍之

時有恭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

不可

外要職及諸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
文謙者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體藩
誰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反盡粉滅匪
朝伊父不早為計吾徒無賴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
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範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援袂提膝君其密報周
奉叔使靈會殺蕭譙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勸兵
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
徒因詰事左手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
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成不舉事亦成二死等爾此
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虎父母
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
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為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敕捉刀之徒並舉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之都
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師為直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齊 五

五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齊 六

六

為東晉疑忌舉兵豫建度加世樹輔國將軍雖用獲
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樹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盡帝十餘形像備為刑新刻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衣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
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唐商帝呼寶慶反
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
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
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
吉凶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侯子最
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
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
不憚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暄之俞寶慶
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
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

誅

此齊魏提婆

穆提婆本姓略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姊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說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封爲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奉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邑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舉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隨我兒兒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爲妃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開乃外求左道行厭蟲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旦忽以皇后服飾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謂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爲廢人以穆爲正嫡引祖妣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飲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之罪詔徙置楚州而已矣

唐樂工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教坊謂之皇帝教坊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鵠性警點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肉凡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乃搜捕逐洛陽安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歎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唐肅佐明

敬宗造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獻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一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愛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能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干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炭提械開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皆繼炭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德興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

人指與奉

冬重三降

二

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閣裁接使儲得源之力也顯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怒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爲吾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成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俳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矢下何在斯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接斯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斯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斯磨甚厚斯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斯磨去一大起逐之斯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噉人莊宗家世

人指與奉

冬重三降

三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斯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擊弓注矢將射之斯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鋼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進景史彥瑁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幸四方藩鎮偵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

慶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
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
萬人今空宮多性當實以乃息莊宗欣然人其後幸
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克後宮而進等緣以
爲鄴軍士妻女因而逃進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
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羈王繼岌已破
蜀劉皇后聽宦者譏言遣繼岌賊殺鄴崇韜崇韜素
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
韜之婿也進諫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焉婦翁報仇乃

因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諒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諷友諒曰崇
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空并誅之於是及其將王
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克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
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
守王正言而下皆僂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
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
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
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延

微爲涇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
馳出鄴城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戊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恐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衆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開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諫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諫以姓郭拜
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人又以從諫爲養子從諫死
存人見因從諫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厭從諫曰汝黨存人崇韜負我父教王溫反欲
復何爲乎從諫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登爾之貴食肉
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諫因曰上以
王溫故侯破鄴盡院爵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
源兵反衛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侄
萬嚴不得進云軍士離散尚有萬餘人居數日

莊宗使東委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幸
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
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諫自
官中露刃注矢號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對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殺火焚門緣城而
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
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
崩五坊入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
新安之夷陵以從諫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殆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絃于門高焚以樂器
人彙編卷一 卷之三 七十三
可以信哉可不戒哉

宋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
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
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軸輿
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郡如
桑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民獻成奇卉異植
苑物其中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甥縣官經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奪施取於民毛髮
不沙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觀即領健卒直入其

宋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
過罪及發行必徹星扶掖而去入不幸有一物小異
共指爲不祥唯恐受夷之不逮民預是役者中家悉
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斲石程督峭慘雖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
萬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載諸道
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枕師倚勢貪
橫陵蔡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辛四指揮盡給稅
土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亦病其擾乃禁糧綱船販伐家藏毀室廬毋得加黃
封怕蒙人圍固花石凡十餘事聽勛與蔡攸等六人
入貢餘進奉能自足勛小哉既而益甚所居直蘇
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北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買
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
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朝
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勛主趙霖
建三十六湖肺與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
相枕藉募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圍池
掘築築服飾器用上階乘輿又託觀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于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壽州郡者二十年方颺起以誅勦爲名重賞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勦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勦復得志聲焰熏灼表人微夫候門故事日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觀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爲顯官驛從亦至金紫天下爲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繼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欲歸田里凡由勦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藏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從衡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右編

女寶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皆奉上林內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夫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遺初元末光凶年饑饉

雖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秦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說言相驚恐今日鍾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舟彭宣

人相刺其

宋書

大

傳喜驥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

鮑宣公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通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蔽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罕國威

器其其家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故於微委建立非宜以廣僭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前經隆請收還重賢等武庫兵器奏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爲野

王君聖造生護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必爲海內所歡快左雄請封乳母宋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膝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亮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蘇案欽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祇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溫成之喪也范鎮

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范鎮
安集改遷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歸全城革之冒濫也餘大臣之不執奏也范鎮論石全斌等議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

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

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

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范鎮論于京內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于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

實如本自行于請者亦乞一就勘劾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于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

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范鎮論于京內

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佖就是必日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日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佖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足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違天理者而欲以爲
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
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
以興造違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
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摺據其過孔文仲則遣
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

又論蔡元五
事討問內降

經濟編

變倖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
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
而鄭人殺之

侍中江敷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
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
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肯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
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

得指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教登榻坐定教顧命
左右曰移吾林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
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關道
內侍楊恩勗迎之環風度凝遠人冀測其際在堂竟
不與恩勗交言恩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
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
所信任無言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過唯其指
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人論黨事

卷三

三

毛吉

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爲之恐
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毛仲觀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
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

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
毛仲抱其纏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

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
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貶瀘州

別駕行至未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龐冠議優一日抵

掌議諸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高宗余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賦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魯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邾又不致膳俎
於大大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說可以敗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責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
過風塵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
媚發人修造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後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路呼嗟莫不叩
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太臣

皆根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發
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
而嫣受厥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滲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
崇之許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迭威得
無王鳳管商之謀若國政三衛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
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臣聞有事就覆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禹萬世父邊之樹
功更爵尚書今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韓象失度陸陽謬序祿用
不威民用不康

陳書上卷
紀皇帝疏

終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贗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成以其太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其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

人編類纂

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青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諄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

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婦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愛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三十八

二

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樹時本卽色衰愛弛後雌欲開一語尚可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夫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特拔以爲適夫人則兌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詰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鉤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爲夫

天

楚黃歌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託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八

三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處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以願賜威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

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遂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婦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八

四

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後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入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合而言之

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
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
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壯士
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
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
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
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
旦暮且卒辛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
公王長而及政不卽速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人爲母望也卷三頁三八人爲母望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壯士之日久矣楚王卒
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
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
幸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
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
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壯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
入棘門園伏壯士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殺之棘門外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人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
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
族而不革廢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
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
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
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
君侯自料能親無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就
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
人稱蒙恬卷三頁三八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
高故內官之則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
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
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
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矣慈仁篤厚輕財
重士辯於心而諛於口盡禮敬事秦之諸子未有及
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及位斯奉主
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成，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誦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益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人鬻頭墓。

卷之三 天行

七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高問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雖治同，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偏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成丞相，即欲爲由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圜牆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人施美集

卷之三 天行

八

君何可爲計哉？吾必見冠至咸陽，糜鹿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灰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及心。幸二世之毒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案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笑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徙沛郡施。雙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八痛類集

卷三十八

九

師法可試事。奏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府。關內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經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貴宅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家。坐起闕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闕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傳。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與宅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四男一女。受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恩與相近。上卽時從咸爲弘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上懼變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

八痛類集

卷三十八

一

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遂親就禹。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薦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孔光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責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雅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侍違者遠，遂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時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其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

八編類集

卷重天

上

哀帝臨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下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再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腰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譏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者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特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

八編類集

卷重天

上

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文帝卽位，放資轉爲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衡。三年放進爵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款騎常侍，太和未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遣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果大破之。

建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
所爲景初二年帝親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
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也
騎校尉擊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
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
不平殿中有鴉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
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
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
知不任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
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
濟事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蹴其足耳之曰臣以威衛
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
入見說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
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太言曰有詔免燕
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叩申以曹爽爲
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後拜尚書孫臏爲大將軍長史
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衛手詔召
之

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達魏豫州刺史司馬懿新喪朝服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下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下

恐方輒有異議使充詣詣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
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
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
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成之充默然及還白昭
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成力觀其規略爲反
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
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
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虜也昭從之賊
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
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
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
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
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
因進請充鎮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
計無所從將之鎮自僚僚千夕陽亭奇最私焉充以
憂告最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
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詣充
充曰然就可奇懷曰最請行之俄而侍晏論太子婚
姻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
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嫁遂不西行詔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
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
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
言中書監荀最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
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輟而孫皓已降吳
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獨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
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
慚懷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
節越

齊褚淵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
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附馬都尉明帝
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
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沉個夫用事奸賂公
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
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昭同
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昭曰此非常人
也出爲吳興道成頓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
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爲馬洗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愷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既定將
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
意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
淵淵卽告道成道成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宋明帝嘗歎
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篡褚
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篡位以褚淵
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紹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
意批狷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處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
願之壽

齊王儉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十六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附馬
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
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既平
洗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
蕭贍平人與語久之贍無言惟二小兒捉獨道成感

腦難之取燭遺兒腦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當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非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野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登復臺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將篡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詔淵雅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七

朓曰齊自應有待中乃引扶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現在晉世以爲郎中至是攀車獵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人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道成子贍請殺謝朓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爲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公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湛同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營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疑得人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堂雜戲後檐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譏譚明帝在臺內救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着黃綬褫殿牀至卿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七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湛也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譏案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謀廢湛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問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自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病疑衍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右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元元年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衛告坦之坦之

日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達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料頭著禪輸塔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達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僂伏乃進西掖門開戟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達光反殿內爲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達光無以自明乃未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達光事平還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達光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瘡剛恨專執舉小畏而憎之達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廷明王帥黃文濟園坦之宅誅之

齊江祐

江祐濟陽考城人也祐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祐少爲明帝所親思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都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驛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帝雖頓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勅止關諸承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廞

遷右衛將軍

祇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舊坦之聲

時有異同而祐堅意親制帝衆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乎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視靈勇東冶軍人俞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舒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如索奏脫帳下詒暄暄曰旦已養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妹無謂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實密謀於達光達光自以年長屬當典命微旨勸祐祐弟祀以少主懇保勸祐立達光暄以達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達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辭以鎮之俄而召祐人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嘯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嘯取祐以刀環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見殺

齊蕭策

蕭詵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詵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武帝臥疾延昌殿詵在左右宿直上崩遣詵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詵詵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詵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詵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詵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詵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詵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詵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歡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坐罷留詵晚出至華林園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詵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挽北卿面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饌與人邪今賜卿成詵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足卿傳語來去我今歲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詵爲崇詵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詵好左道吳興沈文獻相詵云相不滅高帝詵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獻伏誅

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還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家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驍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瑯瑤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秋勉爲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諡曰隱約諱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議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爲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日。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坐。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曹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篡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超拜中書郎。集 卷之三 附錄

居佐命帝亦推心仗之

北齊王肅

王肅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司府記室。肅稱先被犬傷。因驚不赴。肅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爲常山公演及齊天寶初。行太原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肅。欲加大辟。演私謂肅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枕肅二十帝尋發怒。聞肅得杖以故。不殺。髡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殿捷。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

小兒成。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肅還汝。乃釋肅。令往。演抱肅曰。吾氣息微。然恐不復相見。肅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義爲人況。專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肅由是得免。徙還爲演。及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肅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于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喋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及帝崩。濟南嗣立。謂肅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肅曰。天保李祚東宮。妾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詣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肅曰。朝廷此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幸刺在背。交戟入。頭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賜人事同無異謀荷執款袍便是還上玄之意隆先帝之墓乾元明年八月演集位除肅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齊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驎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肅之王肅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肅歷各四十帝漸入於前問肅曰此人合死不肅曰辜實合死恨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咲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肅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肅勿自疎肅曰我少年以來間要人多矣充諧少時鮮不敗獲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切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待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烏丸軌副史後謂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夫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裴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問帝大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肅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失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奇傾心相結至是堅有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語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太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遠避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周劉昉

斯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助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助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助自爲也堅乃從之譯助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助等草詔者訖過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止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令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戚而巳不能誣罔先帝助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及堅爲丞相以助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助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助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猶子幼冲登壇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以助有定策功拜爲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誣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堅不憚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受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鄆汾州刺史沒於齊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爲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開皇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戒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待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營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略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也舍未定越後騎掩擊大破之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瑋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述以帝妃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感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及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暉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北明擊之天保敗暉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平

城守素各以二千石廩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其兵出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同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爲帝猜忌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用令子廢稷十斛交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園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創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潯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粵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則蜀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妻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龍子九龍本高祖諫奴也爲虛立門閥功微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徽敬宗假稱賜敬德蠻酋麗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突其讎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慶敬賊唐將言賊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殷新書西域志姓氏錄新唐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實養不人勳勳表

唐李義府

李義府涇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典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李獻承華歲末云依詔有類邪巧

多方其前不絕其害必彰義府乃誦事太子而入致若導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爲事因曰我知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長宰相識未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侍司馬詔書置復侍洛州女子淳于以姦擊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良實充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監

本編類纂

卷之八

三

獄中以絕如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憑附城社蔽劇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治容之美妾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忍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王露膝坐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鵬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致爲大臣左遷萊州同戶義府云王御史妻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關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九其議於是州縣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府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載姓氏錄婚葬共唯斬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取前志堯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送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人編類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人主選無品蔭才而器整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入咨調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置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拂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嫁撓法多過夫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播羣臣無敢言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顰頰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耶義府警然不謝徐引出帝由是不悅又遣于津召長孫延諤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及金吾倉曹恭奉

楊行穎白其贖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議李勣豈按有狀詔除名流徙州子率府長史於于牛備身并及婦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齊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千及婦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補於齊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死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程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齊讓不宜自割殘宋齊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和取財勣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沒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賑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關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撫璽以自強化及敗走勣爲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北抵魏羣勣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華帝曰人衆土宇皆課公有
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微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郭
縣戶口以奉密請自主之使至高祖詔無失使者以
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詔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計
敬宗又請廢王皇后郭昭儀勸與長孫無忌子志等諸
遂良計之勸稱疾不仕帝曰皇后無子非我大子純
嗣將廢之遂良等持還將志等願望河對帝從密計
勸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帝
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王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
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
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
炎伯劉禪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最勒兵入宮。
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無罪。后曰。以天下與玄
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立豫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
以定策功。封永濟郡公。后補炎爲尚書左丞相。炎
奏。誅逆御史。爲保舉。奏。謂之風。謂侍郎胡元範曰。炎
社稷臣。有功於國。奈何。帝曰。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及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願
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
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具遜
辭炎曰宰相不撤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傳
石之墓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
妃願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
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
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書
詔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捷語林甫使為休請休
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為林甫有宰相才托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陰助之計引黃門侍郎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
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
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
假令妨農獨敕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實待
名臣大功還將一上最可達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和仙

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未中軒轅

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鵠扶兩兔少

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嗔笑曰尚

左右丞相耶目志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

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

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

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

以搖束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良娣之父有隙與婚柳勣不相中訪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購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
皆林甫素忌惡者林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
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
信然忠嗣猶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兄
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
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
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入之曰慶王往年狼為狗傷
而世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基言故飛語不得入帝
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
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
欲自是帝深居無適沈疊衽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餉
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奏夫御婢皆所欲厚
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
柔令初若可親既差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
其門而進必被罪徒附麗者雖小入且為引重同時
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等綠坐數
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錡吉溫羅希夷為爪牙數與大
人屬類集
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雲管威其召賓客畏林甫乃
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飲排
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
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重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
見輩重者號淨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
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笑曰勢已然可奈何李林
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
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
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
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處事不熟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
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
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
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
兆尹缺稍國自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
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
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治有吏士督責損
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
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人屬類集
以金使刺取密旨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
憚之雖帝亦銜志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
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時擬奏文武官功
狀多諂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
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校勅欲示權出于已又
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李上春還京
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李上春還京
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人即從潛遣所由吏於
河中經國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鄯寧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
嘗在西州其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置有馬比吐蕃發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塋長澤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牂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冠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

人編類集

卷二

王

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問入原
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而田功沮
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言生言
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
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
下帝御延英殿遣泰收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
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
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
賜載自盡元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鐵戰塞其口而
殺之貶婦姑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于伯和等
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
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
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竊陰爲清道事府
兵曹參軍稍還號擢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
患德宗曰從之沙杞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
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人編類集

卷二

本

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
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
郢與炎有隙郢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
章張鎰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
僞請行帝不可卽爲鎰守鳳翔杞既用嚴郢傾楊炎
又惡郢時南州朱泚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
王間關請殺之俄而泚反帝欲斥之以悅泚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王疑送泚
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
審治以御史所爲寡大夫命弁勅大夫郢初詹善宰

相張鑑每何杞書牒獨詣鑑杞知之乞日杞假裝伴
然伺詹果來方與鑑語杞即徑至鑑便坐詹趨避杞
遽及機事鑑不得已日鄭侍御在杞陽驚日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鄧費州鑑尋
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綬百綰記貶蘇州
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請杞
日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蔽面血今相公恐
不相容乎杞覺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
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日希烈年少騎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簡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

人編類集

卷之九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
也上以為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
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
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鑑杞怒沮解之不使有
功其相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屯河南北卒
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緒百餘
萬而藏錢幾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
其黨韋都鎮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
者徵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裴

書

書

書

責其期校吏頭長安尉荷校乘車大搜廬里疑占別
不盡則答掠之人不勝寬自福濟濟者相望京師囂
然不關自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籍止八十萬又懷櫃
質舍居貸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
肆民皆遷宰相祈詎杞無以除驅而去帝知民愁念
蕭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開架除陌之暴
縱矣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
解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
所親日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圜但為盧杞所惑
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珣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人編類集

卷之九

八

之夕寧與珣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
馬便溺每下輒良久珣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
及珣乃大聲而言日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珣具
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偽除柳渾等相置寧中書令
寧朔方掌書記康澄時為墊屋尉珣逼作寧遺朱泚
書使寧無以自辨珣遂獻之杞因誣奏日崔寧初無
蔡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
於百辟今事果驗使覓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
矣因俯伏歎欬囚臣備食等相危不能持願不能扶
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敕有中

改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監殺之時年六十一初
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奉命學士陸贊草
許寧制贊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
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
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
議所從道祀詣道漢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
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
矣帝從祀議賊果拒險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
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翺趙贊曰聞懷光
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人編類集

卷言元

六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
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米朝則犒賜留
連賊得哀整殘餘為完守討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
平涼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奸臣沮間不一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
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與元赦令俄徙
古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霽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投記大州可乎李勉
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誘何乃詔為澧州
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
矣泌頓首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
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
違省不屏帷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
其故子儀曰彼外間內險左右兄弟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類矣楊炎既搆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度準與
晏有隙乃用準為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裝異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
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誘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
用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癡陋炎惡而忽之每
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人編類集

卷言元

十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
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屬柔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
不奉法異日牛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取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一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鑑嚴郾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疎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郾爲御史大夫初郾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詔御史張著彈郾嚴兼御史中丞炎又風聞

源休與郾有隙乃叛休自流入爲京兆尹令伺郾
休諡官後與郾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殺郾
箇帥炎乃以休爲入避乾使休爲虜所殺郾尋生
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
所欲又知郾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手弘業不肖多
犯禁受賂請託郾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
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
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
郾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
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一

許罪晉曰宰臣於唐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
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論晉衡州司馬更召
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異殺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
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
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
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遷貶崖州司馬道中使護
送縊殺之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
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

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官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厯間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夜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遂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紳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人編類集

卷三

三

劉禹錫

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道日與遊處蹤跡秘密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俛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依伾伾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主未聽外事謝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轂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爾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退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壘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闊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厯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伾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人編類集

卷三

三

劉禹錫

耶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乘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街其各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退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譏叔文指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育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窮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有無耶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綱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魯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等相賈耽以王叔文

人編類集

卷三

十五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過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筭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章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宜政殿册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好

泣者中外大喜而叔黨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閹澤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將章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二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章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預他事實惶懼而出章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幾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墜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路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清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威業危殷下家邦願殷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敢出太子則四方獲安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人編類集

卷三

一

節度使嚴綬表繼至意與皇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王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辦會選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痛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惴惴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宜總北軍既不獲則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呼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以舍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王

璠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第漳王濬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執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召他相與其共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革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爲右庶子京兆尹崔瑗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覆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許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郊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權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邪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許爲有疾召使治之宋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擣出杖殺之

坤輿因見主帥頭請罪。其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言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驛屈伏。伏。辭。泉。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謂何。再三。元素不願。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疑李凝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遂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貶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從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觀瞻吾。聞注奸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人編類集 卷之九 十九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微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畱守。快不快。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藥術。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備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注。陰知帝指展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實皆以付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縝粗。帝使求或服。王山入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

講訓數進。講至。聞奇。必感。倚。申。重。以。觀。帝。心。帝。見。其。言。綴。牘。謂。果。可。仕。遂。不。疑。而。待。遇。異。與。比。帝。猶。慮。食。人。猜。忌。乃。疏。務。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元。下。知。以。師。臣。特。訓。遂。密。以。誑。告。之。訓。注。遂。以。誑。宦。官。為。已。任。京。兆。尹。賈。餗。往。觀。餗。率。素。善。鄭。注。注。薦。為。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提。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為。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然。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二十

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為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廢帝召還。至清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錢。死。而崔澤峻前物故。詔剗棺鞭屍。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此得為相。訓本挾奇。建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楊虛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選此無關。月。班列義空。不賧月。以訓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趙時敏。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軍。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惛憊迎拜天下險惟士徵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奏甘露降金吾佐仗樹羣臣賀訓元興奏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羣如舍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昔約妄邪
顧中尉佐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使無違者時矯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殷而
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郊寧軍不
至瑤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惟之會風動簾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閣者將閭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進
呼金吾兵曰衛乘與有人賜錢百千於是有人隨訓入
者宦人曰急失上當還內即扶輦決果恩下殿趨訓
拳聲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
良手搏訓而質訓歷之將引刀釋中掖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衆四百衆西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聲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據
訓什之簪入東上閣即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
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彩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
道曰我何罪而寬諫人不之疑元興雖知謀不以告
王涯涯與賈餗元興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
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會士良違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
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惶分
兵屯諸官門捕訓黨于餘斬四方館宦豎知訓事連
天子相與然憤帝懼傷不語俄而元興涯皆爲兵所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答急乃自署反狀詔衛騎千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錄金吾右仗至宣
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閣
門使馮元贊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遣召僕射令
狐楚鄭軍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徵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本易綠轡獨金帶以帽鞭而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餘匪民間藏服乘驢自歸。瑤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瑤喜。落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收押。悉繫左右軍。瑤見涯志。曰。公何見引。涯曰。若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為整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餘臨刑憤叱。獨人編類集。卷三。元。明。三。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諂。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陞奉實國。時王宰不

益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相陵。胤素厚。未全。委心結之。全忠諤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還履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胤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憐見其陰險。相傾。懼危。騎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日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進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遣兵四討。帝罷為吏部尚書。復倚胤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

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勅。搏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胤連上不已。上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河南為司空。同平章事。潛言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為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傾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四人。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國。異全忠。強雄。胤怨胤不救。殺亡。胤政事胤。胤全忠。以師西關。所以向帝。狀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遣使孫德昭者頗怒李述之廢立胤何知之令判官石戡與之違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李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庾德昭伏兵誅李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嗣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入偏頭寨

宋書元

三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鐸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令知非陛下意爲所誣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勸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貴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宮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許給

露刻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涓露持板自歌以驪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復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府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諱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官人寵顧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宋書元

三

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贊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吏燁王切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漢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促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胤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願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諺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擒獲之餘無見兵請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違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教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爲毬戲陞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衆與選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胤政請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
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還洛
發長安居入悉東撤屋木自渭尋河下老幼係路啼
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胤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
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願強諸侯相待未敢決移國
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梓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
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脫無子遇異浮屠以
術求乃生胤字編郎及爲相其季父嶺南節度使安
潛唱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爲編郎所壞投果
如其言

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
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
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判
丹北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魯等州安
撫使無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
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
丹遂引去初議卽官城乾地營王清昭應宮左右有
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官奉上
帝且所以祈皇祖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
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
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嫌其過遂罷準
相既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
欲謫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爲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賓客史，不可因大節之既入對，序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村卿史難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戶部尚書，遷為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遷知鄆州，明日入，翻帝諸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史念舊臣，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教，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祝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為山陵使，冠華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饒徙于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人獨有之。」
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益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樞易皇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聚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底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生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管託允恭，令後苑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子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管奉先帝廢寢而擅有選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允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願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省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廡召舍入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生謂罷者，自泰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事，居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擅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官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事詳屠因果之說。
宋夏殊
夏殊，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殊材，命教書資善堂，進知制誥，坐事左遷知黃州，仁宗即位，徙洪州，殊材術過人，急於取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復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竦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怒介斥已又欲因是傾竦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爲作介爲竦撰奏立詔草飛語上聞竦與仲淹懼通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竦請也及仲淹既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介不已及介死竦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柩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厯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別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在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縱釋猶賊陛下孜孜政事

人編纂

主

人編纂

皆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論不已請不令人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貌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威立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改樞密使封侯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逆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懷敏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

人編纂

主

主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撫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即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迄合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謁之欽若
 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願
 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
 爾即日放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
 不協及還罷為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
 元龜或哀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
 謾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議立
 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青為
 人編類纂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參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參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泰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泰王旦欲引宗諤
 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衡父誅死
 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為矯誣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
 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然白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題違審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為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願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實久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大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園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王清昭
 應官使兼薛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諡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庶觀
 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旦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邪險偽誠如聖論欽若後
 無承以故隱于為後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諍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聞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遂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諛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備述監司群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第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議，又用余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比自

人論惠卿

卷八

三十五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鄧侯疏惠卿朋黨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第安國惡惠卿奸諂，面辱之。於是衆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確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譴逐，前附惠卿之迹，以掘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誣發惠卿兄弟張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鄧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爲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附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鄧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衙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陽尚縱橫之未，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志，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第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弟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館爲國司直

人論惠卿

卷八

三十六

而爲幸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熱之帝以綽操心願
辭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韓州久之惠
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
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
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邊以戰隨屯置將具條
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
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
帥臣多養威恃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曰陝西之師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
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詔之罪斥知單州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高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說之走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顧數日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掇夏人復入寇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未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
則城不可近欲據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養兵不
動欲南則糧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而去遂陷金明
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遠城拜保寧武勝兩
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既除惠
卿爲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趣令起
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爲執政及得
志遂攻安石使獲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
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聖留朝廷及惠
卿過闕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
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驟
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奏其私書於上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尙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廷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官幹右廂公事繼去而確至舊制官庭參確不肯後尹剝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樞屬故有是人持須臾宋言禮今輩殺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詔開熙河多貸公錢蔡帥郭達劾其罪詔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達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卽疏其過以賈直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劫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處問因稱冤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遺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長言不寬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伺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虞善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酒共爲一空設大盆於前凡美飯饌載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蔡知政事元將有所屬謀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嗤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取旨門下審覆尙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銀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入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縵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副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縵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爲末祿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尾從。還又不巧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摯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寬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猶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始能知陳州。明年生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鄆。確徙卒于貶所。紹聖元年。爲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婦也。於喪次中。關訴。贈太師。諡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屢祭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竄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恭軍節度副使。竄涪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爲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

末那恕
那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策。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頤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議。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勞語新法。不便安石。恕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奏親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安石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安石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至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禧。公禧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瘳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勿宜早有定論。雅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雅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日計后語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給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以伏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野相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達人前。須臾。燾分言曰。時

人前須臾

燾分言曰

五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宜論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者。曾布林希曰。又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義。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安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邪。恕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成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背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爲表裏。蚤致聲名。而天資反戾。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卽脂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瘠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幹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共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希寵。

人前須臾

燾分言曰

五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倂曰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尙領
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酋倂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視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恭罕以聞金主報令添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倂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剽劫

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玆等往招之資玆滿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棄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惇安石主惇
爭之不已既而惇得蠻地安石恨惇沮惇乃薄其賞
進惇脩起於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耶豐稷奏曰官府學新而淳首用非精古是官意獲
坐左選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
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婚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囑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家斷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議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爲相
文彥博于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那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猶怨於厲楊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八編類集

粉見必欲以恥躬爲甘心決意之地可爲寒心其爲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見者世以駙馬都
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忠彥爲粉見也忽以書
示蔡確蔡滑滑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詎其父
確誅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
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
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
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吟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
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
王巖叟面如白粉見謂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又問

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學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于致請得歸墓陵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涇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入哲宗曰朕連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誦從天下寬之惇用邪怨爲御史中丞起以北齊妻太后官各宜訓嘗廢孫少主立于常山王演記司馬光諱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猶可慮又諫高士京上書言父違祿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神宗猶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連祿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規加之密詔惇與蔡卞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下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外戚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惇疑脅布在樞府間已擢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邪惡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布不能收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擊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遂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卿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按本其意事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運之惇以爲威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漢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迷等城陝西諸道與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謔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尙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遣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還葬昭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戚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德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

不堪奈何瑾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憐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憐
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
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
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
哂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
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
隙上之以爲皆涉議論其用都處復上元間諫高宗
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
臣郝觀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太息

人編類集

朱言

十一

思公俯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諒乞正其罪詔確具
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
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
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
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實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
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
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
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
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第

間腹朕不用之過實諫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
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
礪侍御史威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建州確新州泰
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園門
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
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
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
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
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

人編類集

朱言

十二

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
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
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追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庾
詞貶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鳥寺呵佛罵祖一巡
如何孫林過賊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
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
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
言神宗威德大業跨越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所援引朋儔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違，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撻，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擎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實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續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瑾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猶無急於此。瑾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靖遠，先列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瑾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爲中書舍人，典書詔，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請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史下，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及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相，怨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怒風於履，印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然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章惇奏下，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學爲光祿卿，職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龔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軾、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光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學語諸子曰：上用賢，惇且得罪，若惇頗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懼。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嚴，蔡天下何事。

至平右丞鄭襄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
自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私語惇曰用白帖子
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贖白上惇遂安議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職四年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貶司馬光請
還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
未幾復貶貶尤朱匡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十人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州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遣諸嶺南朕獨
今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
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
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咤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遠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
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
而罰不稱愆生或異常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
州摯鼎州團練副復輒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
軍節度使安燾於循新雷化永五州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觀呂陶范純禮領臨孔武仲呂希哲吳安詩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峽衡饒均連橫諸州居任孔平
仲落職知衡州張耒罷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
孫覺並追奪官職秩復貶貶孔文仲為別駕中書舍
人葉濤當制文林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
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忌汝州時安燾
無忌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忌河陽時以激怒之由
此諸賢皆不免時熹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
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
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
痛貶元祐黨人皆非帝本意也既而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
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
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
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
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惇下同肆羅織貶呂元
祐諸臣欲朱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
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
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殺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
呂升卿重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舍人塞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守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詆誅宗廟牌脫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就案牘故在有司若不棄穢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還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者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以邪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惇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卞已不成恕

人編類集

宋史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卽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顥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顥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進可與編管願素與邪恕善林希意恕必赦願則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邪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宋史一百一十一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難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刃錐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銳鋒無所得乃奏釘疏隔兩宮斥黜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應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赦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于內郡蔡卞

人編類集

宋史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邪恕有罪安置均州八月章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非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彥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參軍熙寧三年^一續修王安石薦上言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教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按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服
聽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日驢類蛇瘡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憚以士心不附說情備通廣
引名士彭汝礪陳雍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諡勿毀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入王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益欲傾憚而未能會
八編集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憚乃異議布叱淳
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憚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鑲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
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魯肇草
制拜布右僕射其代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儒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奪
宋蔡下

蔡下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
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下連有疾命載以白駝車與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實貝囊
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主以番徽宗遷示送
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威德大業
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老觀
無所惑詔從之以下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歎悔
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說以他書代至是下
卽防索取以上因焚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入海集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徽
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
雖併數下尊私史以歷宗廟之罪伯雨言下之惡有
過於淳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憚下公議於此可
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啓而役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憚欲召
禮法官通議下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美非訛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自下出四也鄧浩以言忤旨下散怒哲宗致之
達議又請治其親故逆別之罪五也奏序斥達者許
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追之惇
黨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
此皆下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聖正典刑以謝天下
既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權知樞密京居
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遼都開於天下以王厚高
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
其直貴賤都荒至斗米錢四千束蜀錢千二百秦中
困永年竟爲帳下執法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
人編刺集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
書舍人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
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
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紛悉改議縣願役
無違者諸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行之存已而臺諫言京懷邪懷法出知成德

軍紹聖初入樞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
惇然之顧後遂定差額兩法惇尤不同十年間京再
在其事成於反章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
交結同爲欺罔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察其章惇主
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大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証以黨於元祐
非先帝法必排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連年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
安民竟爲京以計逐之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十同
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
覲大用京搜引妖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指
紳不齒豈可洋穢史筆向宗同宗良亦險爲京助是
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
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白太后言自昔
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
遺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世法而蔡京陰
譖二向長言官禁預政以証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

位奉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前三吳訪書童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啻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寧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受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誕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生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爾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極猶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人新制集

宋言四十一
三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條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源錢道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射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膏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投炭提點淮東刑獄章綽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諸家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為劾者六人陳瓊子棄以上書熙寧

海島南開縣中築靖州展吳橋叛殺數捕令京重為實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賈寬本末刺南守馬城言有生擒有省地備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區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童代之以勦絕羣僞為期而收溼州都廳取作何夜耶地權童賈領節度使其後楊徽藍從熙譚積梁師威皆墮之遼遼熙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三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宗禁卒并振月給錢五百驛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臣貶竄成後累盡京猶未悔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列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牌徧班郡國初元符宋以日食求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格處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三日至都堂治事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

受惠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再徽宗親書以降
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
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
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宰自稱公
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領立
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者侍御史黃存
光論之立貶邢州按故吏魏伯弼領權貨進料次錢
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凡大帥與我
奉料也擢伯弼至徽猷閣特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
所積廢五千萬和足以廣業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
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通觀作大盛樂制定命賈任五
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
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民獄矣子放倫
修版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隆尚茂德帝遷帝七
幸其第奏子無異命生傳賜屏扇家人禮所養居大
官賡妻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
年卒致仕六年以朱勗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
帝國目皆不能視事悉昧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
為之且代京入奏驟升其屬尼輿格為戶部侍郎

韓章密謀斥逐朝士創宜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
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
白府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凡攸亦
發其事上怒欲寬之京力丐免特勸條侍養而安置
韓紹黃州未幾復條侍養韓紹出身數而京亦致仕
方將中等白罷條以攝京京殊無去意帝呼重賞使
京令上章請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察京數年常有
相繼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
臣代為作三奏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即執邊連日
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
置行至潭州貽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
合者執政以托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
叩頭無復廉恥秦山之役京送飯以詩陽寓不可之
意其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卓
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
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
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
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議
見異同非必盡覆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

欲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
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惟國事直欲快私
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履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謂駙馬都尉王誨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
就怒會託館選使純禮主宴託誣其軀斥御各逐罷
知穎昌府帝既以宦官姜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
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會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
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三

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
蔡京不可尙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駢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
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揚之朝堂言者用是論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會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瑞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
蔡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指以黨事同日貶黨任伯
雨昌化軍陳璘康州龔夫化州陳大升循州陳師錫
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
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戶部尙書
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用黨類今日指前入爲黨焉
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三

之出知新州四年然下繼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
侍郎劉述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
之夜牛遠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
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
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百拘詔崇寧
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有旨盡還諸徙者郭天
作以方技謀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寄述
白曰王嘗有天下既而卽帝位因得親臨不數年至
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關外朝
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子帝甚懼請之不巳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將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至都計會宜者以款大率盡鑿太湖慈溪武康
 蕭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設橋築壘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
 徒步徒走難其達數日即逐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大焉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不遑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南人船所命內侍都夫誥領之詔自後
 八編列其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長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擢其客劉昂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緊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
 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秋會羗
 人羗羅巴羗漢除羅徽謀復國朝廷患羗羗扇結連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請以貫制羗事帝故事監其軍帝提之遂行

驛也如江師且至集處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除或疑
 差傷益池乃與偏將高末年吳迥而進多羅已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象中
 流矢去迥遇多羅與俱進厚遂投洮州捷聞建蔡京
 京三等蔡下三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隆州
 罪貶韓忠彥為慈州團練副使曹布為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貶黜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宜力王家舊擊夏虜而王安石王王綱
 章惇汪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哺氏于孫
 無罪而就覆亡功無訖成遺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
 人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號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
 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教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
 弟請保忠還為夏還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
 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
 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
 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母問首從賞同新級
 令問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
 集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聚鎮戎舉數萬以與羗酋
 羅徽徽令兵逼宜威城知鄆州高末年出禦之行

三千里爲遠人所執多難已謂下曰此人奉我國使
吾宗族厚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老
衆復焚大通河橋以振新張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
路將帥對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候察往泰州
連治蒙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廷通降授鄧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遠達爲請命林擒報
聘京盛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廷者小不
如儀輒辨詰及見遠王始脫投書即抗言數夏人之
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遠之君
人編述卷一
臣不知所答及解遠使擒附奏求遠進築夏入城橋
橋谷語復不遜遠人大怒弄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
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
遣還凡棄餼糧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騰生事
張懷素妖事覺擒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
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擒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
長者而京與懷素辭嚴密極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
道過關爲帝言頃使遠見其國慘酷若兼而有之勢
無不可擒蓋以憂厚故修怨焉其後北伐盛兆於此
京總三增朝廷遣使與金始滅政變復燕雲蔡京

重賈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四公爲大臣
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輕違事端誠非妙策京
曰止厭歲幣五十萬故耳若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
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
是議稍緩其後全人數攻非丹非日盛王輔童賈
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事笑而動待其自釁可也
京視鄭鄭覺事幣很狠亦有隱憂其從于應之自與
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
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人編述卷一
得目前語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其不敢不對福
州有張常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常時遇赴吏部京遂
賓致之爲塾客常曰今日收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
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爲對時自
是始有召命常後守劄南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
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篦碎之物
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遇劄南老樵迎拜者
相屬于道常六十附勢之止所以置物分遺至今廟
食郡中後常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儀踰時果然虜自海
入寇科州縣造船倉卒操練灰浦材木莫不踴躍獨
常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制南會某鐵
又反民大恐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
未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遠分民兵作三替是替無
鴉酒食授以兵器先二替出城與賊接戰卽傷第三
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
殺賊首富民中有識素傑又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
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又卽以白旗指向之
衆上弓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與
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
父以成其反間

宋秦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誇者復聞之父于各立門戶
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各語使還之
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形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
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問不解此此兒欲以爲
吾疾而罷我也聞數日於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
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宴則短衫窄袖

有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進市井淫嫖謔浪語以盡
心妻朱氏出入披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重厥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許承州
督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
燕遣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視親書
傳位東官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
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
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寬諸海
島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好類

朱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遂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忌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啟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人

人編類纂

宋言四一

卷一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譴國成章生除各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耶漢相繼陷沒宿酒屋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軍窮請帝遷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日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或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錫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清善也爭數其罪押刃

而前錫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臨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徹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衛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假持國柄嫉害忠長李綱既逐張憲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退危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襪被而行次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賢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正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
華春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
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汴自
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
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俾曰吾輩職爲爭臣豈
容坐視不吐三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槍時爲憂
長以伸言爲然即進言之金人尋取槍詣軍前三月
金人立邦昌爲偽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
及槍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槍與孫傳張叔
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閑康王卽
位作書節節與約和議俾槍潤色之槍以厚賂達
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槍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
攻山陽槍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
水砦航海歸行在槍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槍
之歸也自言殺金入送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槍
與栗傳朴同初而槍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
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
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槍惟宰相范
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同與槍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相槍言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槍
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
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聞尚
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入亦
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
人解仇議和實自槍始蓋槍在金庭自倡和議故撻
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先是范宗尹
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滋賞槍力贊其議見帝意
堅反以此撻之呂頤浩再相槍同秉政謀奪其柄風
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願浩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
旅槍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槍奏置修
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槍有教以引朱
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
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槍
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責過年爲殿中侍御史
劉棻爲右司諫蓋將逐槍於是程瑤張燾胡世將樓
昭等並落職于祠臺皆一空皆槍黨也槍初欲領願
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瑤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
槍之術於唐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項蘭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楊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畢。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召直學士院基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罪入還去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變動天下。今無開崇禮。卽以主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爲。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借來求盡還北存真。檜前議昭合議者。蓋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外捷。傾王議卒成。共和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鮮使金還得徽宗及尊德后計。帝馳勅發喪。卽日投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復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劾解。與張守而奏各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加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得官共論入才。浚劇談檜善。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損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攻。友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連留。蓋怒。再使。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罪。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奉使來。并以書報。桀桀外。帝曰。金人暴虐。不從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間有特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視紅袍。件紅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檜問。紅所以不主和。紅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紅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人見帝。慨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至早。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年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

容臣刺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視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稱相，帝出御札除瑗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跋扈匹類，此不可行。」鼎以歸。

本朝典故

卷之三

知縣

上

言和議非是，雖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追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底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後，卒械送銓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銓其書于朱全人，蔡子金師古，全流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看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過故去耶？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蘄州安遠縣，剛中有二邑，安遠濱潁地，惡瘴深謬，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成也。」剛中果疾尋以銓事戒諭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日，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兵富王庶民，奈何一旦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翥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極言不可，初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貴賤，檜駭愕遂出之。司馬真外郎朱松等上疏言全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自公卿大夫至

本朝典故

卷之三

知縣

上

知縣

大軍萬姓莫不圮滅憤懣登背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石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耶焉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擊慙而起槍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槍曰邪說橫起胡不得臺有擊主之槍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勸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槍猶恐物論告已與金使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餘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王辱臣族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在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槍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槍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槍於是定槍攝篆事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槍即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槍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官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重俾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暑榜不辭及槍議撤淮南守獻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表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倘不可徹槍惡之先復折槍于帝前曰觀槍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謀國不可不察人壽無幾

宋言四十一 槍

槍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太宗正事士僕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肅問諸陵衆何如燾不對惟言爲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槍患之出燾知成都府帝謂宰相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槍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假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麻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

所王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確，甚懼，謂給事蜀人馮概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卿來，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概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關，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夜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悔。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點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論不能抵牾矣。六月，檜奏曰：「臣昨見提輦有剗地謠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遷金兀朮，成其叔提輦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節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節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虜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加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兩飛諭旨，詎師飛奏金人殺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在，近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復

靡顧。飛和議不能合，於是淮寧蔡卞復爲金人有十二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蘄州，諸將郤隆、王德門、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皋，又破之。檜、論所中及張俊、遠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提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人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獲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劉汝霖、論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儒

論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謂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名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舞，容狀檜亦忌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連連進退之計，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殺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斬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盡平檜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屬例恩賜各自倍
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職
已爲康寧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漏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
禁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優優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街溜掛兵權爲請檜笑曰諸
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然而退始檜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於不肯離商而去恤和議成割商與金陸常快快
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陞使
人般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侯嵩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貶李光藻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尚書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嘗三十
歲建節爲指揮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以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
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選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
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遷論罷之十三年賀正
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事
星常見選入康俾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
京秩楚州奏豐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處州薛
勣言本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
金國各節獨著以致金營室然語直輸死不三月逐
去室然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檜
爲之草檄爲室然所見故因結歸善檜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語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陟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誠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關尚書吳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檜異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使親子乃立遂廢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仲等咸懷異
意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圓丘東首備意也台州曾惇
獻檜詩稱聖相凡畏獻者以鼻齋稷契爲不忠必曰

元聖精乞禁野史又命子熹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凡前罷相以來諸書章疏稍及檜者罕更易焚棄
日曆時政已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煇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述言陳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其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裕天偏其際檜立家廟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沒至是大怒即落髮
節義反連州事移永州聚洪皓于英州趙鼎亦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遺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人看典事 卷之四十二 王
存公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
雖聞其故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煇除知樞密
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憂蔡
京之迹連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
胡銓自新州獲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誅也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真心風否全
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你人你獨不肯殺
吾人我便要殺你陳全于市王煇英上書薦煇為相
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會之
荀某一省楊煇索赦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至訪朝廷
編管于梅客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主
還管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諍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還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填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辭策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語於是罷孝祥為第
一降填第三未幾填修撰官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衡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
人編集 卷之四十三 王
之以不聞昔安郡王因人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昔安言之遂奏昔安居秀王養不當給俸月換二
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初昔安與恩平群王疎同養
於宮中昔安英虜風成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疎上意
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官女十人史浩時為昔安
所教授即為王言上以試王嘗謹奉之王亦以為然
聞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為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應中率賓僚
兵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屢中由此得否又有請檜

秉金銀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衣棺聞之安然
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此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
雙蓮悉繪之趙今矜觀繪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新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裕
飲別厚賄必有嘉謀詔送大理拘令裕南外宗正司
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登之
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奪鼎子淑權忌
張浚尤甚故令裕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浚及浚漢在
永州檜又使其私黨知潭州何察之至是使浚自誣
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
人翁與妻
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
唯流涕而已檜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
與檜猶遣其子頃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
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塋並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
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騷嘉安元年
史彌達奏復王爵贈謚永嘉曰秦檜夙高宗告楊郡
王云朕今日始免得勝神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
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降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
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
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
期其外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靈信
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技巧詐之
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
檜父子思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
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
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
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
人翁與妻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盧仲賢懼恐言歸
留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
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
素四州張浚夜揚州聞之遣其子枋入奏仲賢辱國
無狀上怒會侍御周鼎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
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并思退左僕射浚石僕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同部判襄川陝嚴兵邊備
隲仲賢揚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
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卽獻也非秦檜時此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後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機密三載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命從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悔思退使將令孫造論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廷康郭執王彥等豐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難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日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華貴居末冊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謀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必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官提舉開禮問欲入自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驍自汝愚日已向汝汝愚卽命殿帥郭某以所部兵夜分衝南北兩壁見太皇卽喪次重慶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

位宣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果節鉞而侂胄但邊樞密都承旨侂胄始厭望然以傳道詔言漫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戚福朱熹自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我冠潤神象大儒戲於上前意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還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實故怒汝愚曰深雪川劉放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八

宋

三

計議致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汝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汝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卽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能吳璣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鏐鏐曰彼宗姓誰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卽怒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傳等又以上言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遺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邵州侂胄拜節度使又設偽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侂胄宜加風廟或指汝愚爲偽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處他日汝愚復用徐論衛守臣圖之汝愚抵
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庶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偽黨正坐罷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本編卷第

卷一百四十一

新

三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擬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願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命隕群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于奉本倡爲
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陞
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爾省愆咎詔偽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良然言
近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察審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屬學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清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清司云官切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較士論
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學
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特書爲
新編卷第 卷一百四十二

意於建安熹待學子惟晚栗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
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
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
程頤侂胄提爲御史紘以詆章投之繼祖謂可立致
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人對論偽學之黨今發
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胄大喜卽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
會受偽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違從之於是僞學通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閻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傳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安燕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寬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說而遂還璉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特有異謀具列實條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擴勳彭龜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請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貽之侂胄曰其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鎰劉德秀賈王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巳詔累經赦有宜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唯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璉王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蔡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滑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黜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奸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言者希能胃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少保一時著親悉羅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
鑒遠鏡亦在侂亦稍厭前事故漸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奏還
政除詔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遂解三年侂胄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
諫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爲榮
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重子師自遜入不數年
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胥役也亦皆預聞
國政起頭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者
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
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
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
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
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
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
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
強請遵孝宗典故國用司總簽內外則賦遂以自
強兼國用使拾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璽詔之曰大定
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奉至今豈意爾國屢犯
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
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
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
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侮慢
侂胄請帝遣內著作鄭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胄方
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
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昉持書於
願講好息兵昉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
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
朝廷意今三大皆已貶黜昉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
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
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昉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
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颍吳曦叛受金
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營仰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
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學生罷職反狀聞
舉朝震駭侂胄亟遣驛書許以柔土之封書未達而
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賊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彙自我金人設問首誅當以何辭答
之侂冑雖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三增
歲幣二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之官歸
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
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
堂翊善錄誅侂冑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嘗
美人皆有寵侂冑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
意阿楊侂冑不能奪也后甚怒之汲汲是皇子榮王入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寤旨彌遠以告參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冑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冑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冑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參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果
遂捨之曰是嘗受侂冑恩欲爲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新侂冑相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終於爲身詢之乃侂冑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謂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嘉彭龜年既以論侂冑去貴戚吳璫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矜其惡以底大謬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冑外寧宗論大臣曰極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耳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冑嘗國岳上書
日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徬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
軍士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聞闔籍籍欲語復
禁駭於傳聞莫敢所謂臣徐考之明侍衛之兵日月
潛發樞機之通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鄴
之程兼於崎嶇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冑以
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膏養無籍
吏役委以厥心責名器私賈賣牌觀神聖視宗社

日蓋矣矣不敢稱通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姻節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阿附侂冑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
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冑不知
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喪矣汝輩諸李之
貪懦無謀促僕俛俛某諸郭之青柔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弊不肖皇甫斌魏文諒王致過秦世
輔之影療軍心瘡痍土風以致陳孝慶夏與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
骨刻血包直侂冑以致通顯饒棄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焉一陛下付以大事故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矣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極之
納辛求知亟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嘗之貢
子爲郎富官之庸焉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威牙僧各竄周筠以諱卒冒戎
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振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冑是吾有三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外

師旦問孫是吾有三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鄧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冑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
已而邊兵大餉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戍既
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連
疆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經今
勿輕調發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冑乃議彌遠
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閤指授之功居多日
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
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
親密友周端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倚以腹心人皆謂
三人者必顯貴然端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
周篆以樸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
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尊宗廟慶濟王託寧宗
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子理宗德
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
也彌遠來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
謝遷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業成大等以爲薦夫於某
一時之君子微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堯迺
立茲爲皇子封沂國公茲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數
人善鼓琴者袖請御而厚厚其家使娛人彌遠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茲嬖之宮壁有輿地圖茲指
璽厓曰吾他日得志蓋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比酒
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視之茲乘酒碎於地茲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法配八千里茲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曰夕恩以處茲而茲不知也茲德
秀聘兼官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添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準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贈高宗御書俾君爲清
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卷之不密

日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允彌
遠領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然然不應景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外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經
與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昀時茲
跋足以霜宜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宜皇
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邸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卷皇
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茲不能自已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心疑焉已而捧一人徑過天已曠
不知其爲誰甚戚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
後召茲茲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離殿即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仍就舊班茲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宜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爾茲以爲然遂見燭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開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茲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皇后嬪嬙遺詔茲進封
濟陽郡王列寧國府帝因加茲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丁丑以玆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王與其兄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王懼事泄乃以其黨陳順豐盜千餘人結東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玆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玆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獨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賀壬爲李全榜樹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紀事

三三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
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玆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
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玆疾玆本無疾
丙戌天錫詣玆諭旨通玆繼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新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已亦成舉大計亦成等威成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故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欲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立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起復起奪而殺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立新舊策令毋失期而戍者固十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號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新縣下乃令符離人

八編類纂

爲嬰將兵徇新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秦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邵宗徇九江郡當此時窮嬰至東城立襄疆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聞榮陽李由爲三川守守秦陽廣不能下勝微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宛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勁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邯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趙趙兵
亟入關趙正將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
秦必加兵於趙討莫如毋西兵使使比狗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
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
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
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
王母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棄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寧陵君爲魏
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軍軍
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
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
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軍破章邯進擊李歸
等滎陽下破之李歸奔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郢章
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達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達亦走陳勝誅鄧說廢初立時使人奉嘉
鉞人董繆符離人幸鵠石取處人鄒布徐人丁亥等
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郢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
將軍監郢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人告軍吏
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
畔章邯已破五達擊陳柱軍房君武軍邯又進擊陳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軍臘月勝之汝陰還
至千城父其御莊賈莊勝以降秦莽弼諡曰隱王勝
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蒙莊
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鉞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而陽間勝於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
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
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敵，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拔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羽，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反，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八編類纂

以卷首題

五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歙曰：「開夫子楚制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公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偃其甲，殺門下，擊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驚伏莫敢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聚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都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耶且至，逖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適請陳嬰要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要嬰謂嬰曰：「吾爲適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適。」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治類纂

以卷首題

五

致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將名族以秦必矣，其衆從之，適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請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秦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梁駒走，收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耶至，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歿，朱鷄石敗，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別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必召諸將。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義起之特。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儵於臨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七

沛。田儵復自立為齊王。儵弟榮走保來阿。章邯追圍之。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儵。假以走楚。相田角以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放田榮立儵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追迫秦軍。數使趙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儵。殺田角。田。乃發兵。梁曰。田儵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陶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利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兵大破秦軍。斬李繆。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門。北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繆。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謀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八

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還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大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釜。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欲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還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秦強何敵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新義。

八編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和

項王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將軍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立，羽為假上將軍，殺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灌，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王，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戰。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大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無不驚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人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津南，相持未戰。秦軍數敗，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蘇餘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

八編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

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以大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故趙高素諷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養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公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衰哉？將軍何不與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子章邯狐疑，陰使侯嬴、張敖使羽，數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津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恐引兵擊秦軍汴水上大破之耶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涇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爲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與時諸侯吏卒從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凶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許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八編類纂

卷言三

七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也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顧主約天下初發難殺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戰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以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標陽獄吏甯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霸爲翟王王上郡徙

八編類纂

卷言四

七

觀王豹爲西觀王，王河東，丘公申陽者，張耳襲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齊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衛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從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從齊王田布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八篇類纂

卷之三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璫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從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卬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昨

之大恐，乃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以距漢。今蕭公角

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獨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此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聽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燕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八篇類纂

卷之三

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驩，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至屋皆阬，降卒休屠老弱婦女，獨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敗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面東至彭城，目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離水上。漢軍鄉爲楚所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荊用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用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屋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歿。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權公親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初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權公。虜韓王信。逃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皐。漢王得韓信軍。阻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依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城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舉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平牛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渡。漢軍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張敖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秦。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陵，後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人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皆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令小童百人，編壘，奏《楚歌》。言畢，上鵲。上鵲

附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達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受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曰：「此人顧野不常無入衛，亡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閉包，愷在嶽山，往從之，以鸛鵲乘牛掛漢書一帙角。

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造見于道，按轡驛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于玄感曰：「吾觀審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公與我執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呼，嗟足，以擊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遣，備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齏粉燭舉，塵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

係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討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懼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新以狗，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賊。吾屬房失福嗣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反。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遠。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關鄉。追及而敗。密竄行入關。爲邈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

等至行在。日泣。邈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來幸。報他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都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媚羅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衆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遠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原無見禮。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遯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榮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驕。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殺令士皆若

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諺是入爲用。復說讓曰。今季家統輿。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鄙陋。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子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板輿洛倉。據之。閒倉。賔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旱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車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飲血。改元永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城
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爲
攻城械號將軍戰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
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
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
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
還保韋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
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涇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都
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
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強商幸於牧野
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其
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更
若不與是生一隙密適爲吾守成皇拒東都兵使不
得西更遣劉將軍莫如密吾輩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
撫關中大事濟矣今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
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
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
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今幕府移檄州縣列賜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崇孝
和號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凶漢得之王今公
以仁基望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鑑倍道趨長安百
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
搗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運之惡爲人先密曰僕
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
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
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番負銳急與之戰中
流失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
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

之戰石于河。世克走。明日高會。樂士。讓至密所。鄭頤
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
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
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
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
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
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所之。暗於牀前。并殺
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
世勛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
友之目。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八編類集

李密傳

卷一

三

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
乘之。及聞讓成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
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榮陽。因說下之。世克夜
襲倉城。奮伏甲殲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
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
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趨之。世克
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
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
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就
津於陣。於是游岱江淮間。爭響附。密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
弑煬帝於江都。三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東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警駭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而寇自闕。吾徐承其
業。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齎勅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八編類集

李密傳

卷一

三

其後。見孟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冊拜密大
尉。尚書令。東南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今先平化
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
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
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進至黎陽。密知化
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勛保黎陽。
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連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讓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
全後嗣化及然良久乃曠目爲鄙語辱密客顧左
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筭擊之乃以輕騎五百
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偪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密遂大戰重山下密
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縣趣魏縣其將率
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
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
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
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入詣類集卷四十三 王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
充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執
守之至是執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
逆入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
文都乃止遂歸金墉侗使不遣初密既歟翟讓不
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
與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饑損骨道路公維受命然賴人之天以
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放度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
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
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辛文化及還其
勁卒良馬多或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
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
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
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或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
賊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
師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密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矢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軍雄信皆曰計世充藏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賊方酣使幸以過陣前諺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初邵元貞爲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元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潰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復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管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當貴入關其尚二萬高祖使迎勢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寶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元

以表妹獨孤氏後禮浸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及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關吾可以坐收其弊幸未遭
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買酒甫偕行
上許之命密及酒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
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
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
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酒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
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
半留華州將其卒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
凶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
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一 官制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
同歟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便者斬之庚子旦密
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覓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
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暴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
趣南山乘隙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
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
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
必梟其首萬寶曰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擁要道令弓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二 官制

卽皮密至稠桑得敕謂買酒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
亡我遠天子尋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
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此
信是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
何酒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若於圖讖
入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環史萬
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
暇集一編叛逆誰復客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
心自然沒酒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
要酒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

李夫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
俱發武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
賊谷口我自復追之山路險峻無所施力一夫殿後
必不能制今吾先得人谷擒之必矣密旣度陝以爲
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
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歿傳
首京師時徐世勣尙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
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塋具威儀三
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得士最多。唯血者。鄙於貞之降也。世无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其首祭密家。已乃歸國。

人龍傳

卷一百一十五

宣武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三

左編

盜類

隋賁建德

賁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苦辱安祖刺殺令以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饉盜起乃謀曰水潦爲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道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誅爲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表數百里葭葦阻真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三

盜類

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推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親府愛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人高鷄爲盜安祖號其羊公時鄉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清間移人高士遂兵千餘屯清河郡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掠人焚鄉聚獨不人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歸士遂士遂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綱率兵萬人討士遂士遂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辭士遂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綱詐爲亡狀士遂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綱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劉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觀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綱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遂成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進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遂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棄之可有功士遂不納留建德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三

盜類

守壁身將兵追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遠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從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遂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遂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遂尸斃葬焉招濟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專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賊其下觀刀兒龍崖山飛壁深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募
壇塲於河間縣南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
夏王建元丁丑署晉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
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也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
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
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
數百騎以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宗勞遣之琮使
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開場帝遇弒琮率
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
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經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
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
諒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矣殺人
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便令其軍曰與琮
隙者敢輒誣罪三族乃校琮蘇州刺史始都樂壽號
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
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
今化及殺之大道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
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澤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
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七

今朕君而獲其國仇不共天誦鼓行執其罪建德善
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
礮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諸福臣執
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
門因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
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統綺及
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賞實並散資將士至
是得官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號果尚餘
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
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不留仍
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陷邢趙渝三州復陷
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
津祠先墓置守家三十家又遣使朝賀因與王世充
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見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
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音稱詔追諡隋帝爲閔
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郡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
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
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
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詔王銀以客

禮濟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
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實逆則廢教將焉用爲
命斬奴而還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
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勳自援歸國吏白建德
誅其父建德曰世勳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
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神道歸京師嘗執趙
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寶等將殺之國子祭
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
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德不
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趙高士與抗羅藝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唐紀
於易南兵未交士與即降王以爲可乎建德信即釋
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譏其
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
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
羅藝所敗藝乘勝塞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
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
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
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
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
日蹙二國兵不唐唐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
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
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
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典連和會世克
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成
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
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
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濟河西上丹相屬不絕
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
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視建德營設
伏道側徇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輒
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
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視騎又聞唐兵精得書德懷頗
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
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餽執賊大
將建德懼渡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
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駕
鼓建旗喻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蔽肅津
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二利乘虛橋境師有萬全
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國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唱諸將以提其謀矣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幸建德怒命拔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孟用之夫自隘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難行矣今願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且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二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重來降漢劉金子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鄧邯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蓄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詣者皆除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憤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二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地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況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廣、
 丹、大、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背，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莖。廉丹戰歿，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後還時，呂母病歿，其衆分入赤眉。青、嶺、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所平大尹戰，敗。成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
 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
 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渠、擊殺河
 南太守，歸崇等討議處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
 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
 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一老從事，事各一人。
 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刺城陽景王以求福。
 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慈更始殺其兄，乃逆
 號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
 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
 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
 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
 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
 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
 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徙更
 始在畏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
 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
 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
 畏，欲啼。茂謂曰：「吾藏符，盆子即驚折棄之，復還依依。
 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續直綦，前乘轎車，大馬
 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于
 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櫛庭中，虛腹根捕池魚，而
 食之。或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耳泉樂人，尚共擊
 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
 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或不出，劉慈見，赤眉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

知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得密教盆子歸置綏習爲
辭讓之言建武二年且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
君共立恭弟爲帝立且一年赦犯日甚願得遂爲康
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牒解盟綏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詭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遂賢
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難矣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亦者貪財餽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升兵而西過和南郊車甲兵
馬杜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鄒破
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當西中逢大雪坑谷
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
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王匣驗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
得行建機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鄆夷
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杜
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鄆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龐參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參街中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號萬人與逢安戰於杜稷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等大敗或者萬餘人寶遂降失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于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振赤着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或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賊鄆皆虛白骨蔽
野逢赤着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
十餘萬尤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定威大
將軍耿种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鄆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滅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逼皆夷
滅老弱溺社稷汗井寔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
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
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
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
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族楊音

在長安府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開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金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字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歿者亦人編類集

卷四十二

三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獲歸本郡以孤弱共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冀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側角遠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火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東京師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逆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安平比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兩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東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奉燎應之嵩從城中放箭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稽都

入編類集

卷四十二

尉曹據將兵達至五月嵩據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討雋西鄉侯達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盤整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歲久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五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植有詔雋之司空張溫上疏

功

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傳討類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人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雋登山望之頓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成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微圍并兵人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六

漢書

張魯沛國豐人父陵客蜀學道雋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歿子衡行其道衡歿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歿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尊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編置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尊爲鎮民中郎將，領漢末太守。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二

七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郡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周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瀕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新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于牛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着頰圖，又曰：「今以追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濬赴枋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圖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關國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孫魯女魯蒙諡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道于誅之。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三

八

從于恩，因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輅殺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湯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時東土版實莫不聚麀盈。

其年之等速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濱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邪浦琰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邪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還年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蔡彪清臺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淡口雅之敗績年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渚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年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贛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蹙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於海還南裕亦率海要截復大破恩於危漬遠達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庶弟爲主循襲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凶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劉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不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日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枋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贛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起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進至江寧道覆素有潛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其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蹙

乃礮石頭斷祖溝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解艦爲暴風所傾。人有疾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非能復振。可據淶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循可以承。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道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久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道保所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慈度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食生。就必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成。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慈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武微發中原。疆宗子弟。武國之所。願寄以承于。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末族類。各居榮顯。顧瞻破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此是府戶。悉免爲民。人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庶思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寔不報。及元叉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徵守。令是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使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投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皮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派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將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懷朔。亦潰勝父于。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于。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投度戰於五原。兵敗。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親自拔陵之反。二夏兩京。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彰刑殘虐。薛珍等聚黨擄彥彰之。推其黨莫折大垓爲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崔游諝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既而因晏會。盡收斬之所部情懷。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充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攻元天建。魏遣史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遣李崇節度與被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夾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申侯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兒。斬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還。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還。乃峻選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

流徙自定鼎伊洛。連任盡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鎮。祿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豪吏犯罪配邊。爲之指擬。政以肅立。連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指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連人見此。接餽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收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擄殺之。連相師爲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連起復。戰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人編類纂。卷四十三。三。暹擊廷尉。退以女嫁田。圖賂元义卒。得不坐。念生遣兵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光之。將佐皆以城民助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貞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連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通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嚴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
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今
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
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固之右臂於
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
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緣魏子建未至莫
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勒勅皆叛魏附於
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注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
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鄧道元爲大
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
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
用代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浹上言今六
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
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
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
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八鎮之誰可者
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

度拔父子及

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襄衛司孤殺之度拔
尋與鐵勒戰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魏都督
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
薛崇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
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
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實軍於馬嵬延伯素驍
勇寶實越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戰勇往乃遣
精兵數千西度黑水壁陳向天生營寶實軍於水東
延伯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搗威勝之徐引兵還
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注

延伯於水次寶實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
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
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
實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還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
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
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
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實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
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
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成官軍之至宜矜而撫
之奈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之。二月念生道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行臺觀子建
 擊破之。四月敕勸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辰
 鳳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
 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魏奴兵於安定西北
 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
 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遣大盾內為鎖柱。
 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口
 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薄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三 三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銳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
 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
 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寅收
 眾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
 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獨出。發賊大破
 之。候項平。其數櫓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
 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凡胡太后
 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渙於五原。軍士賀拔騰募二百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渙援軍向朔州。
 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散亡。四面拒敵。時北
 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
 不至。援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諸
 關諸將。詔原之。長流恭軍于謹。密於廣陽王渙曰。今
 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
 諭以禍福。渙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
 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
 將三萬餘戶。南詣渙。渙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
 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領之。而伏兵以
 待之。必可破也。渙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
 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而還。柔
 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走。然南徙渡河。賊
 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渙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養。息其亂心。魏朝不
 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渙
 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八月。魏宗立鎮杜洛周。周
 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郡縣。圍魏燕州刺史崔
 秉繩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也居
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盭三戍兵反應
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岨赴之五原降戶鮮于
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
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
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
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
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
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
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魏書 卷四十三 魏書

賊以攻戰自許反臨大故憂怖交懷華國銳氣一朝
頓盡乃今羣萌在前以當冠蓋壯君後以衛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
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
畏敵還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厚加寬命復赴
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
益甚主民則樂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從
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帝聽二月秦賊秦
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魏書 卷四十三 魏書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
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
司處以成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
復以寶寅爲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椿還鄉里其于昱將遼洛陽椿謂之曰當今
雍州刺史亦無驗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替
重人何得任其驕州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
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
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
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卷之三
元帝紀
元帝紀

中正須三人平。如不違。必成深憂。豈而啓親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業殺其折念生。閭門皆盡。秦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肅宣寅請降。魏復以宣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肅宣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宣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鄺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雙入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宣寅入編類纂。卷之三。宣寅問之。宣寅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閭右大使。宣寅問之。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宣寅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諶言。鸞生十子。九子。一子不。輒開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宣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敗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陽格父子所誅。十月。宣寅自稱齊帝。改元。陰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親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宣寅。正平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宣寅。詔都督

卷之三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爲衆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平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平逐出。平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謀其生。族平兄弟各自引啓爭相爲仇。都督蕭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還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津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丞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苦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敗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家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通突圍出。詣榮。然頭兵可汗求救。通日夜泣請。頭兵連其使。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

鋒至廣昌賊寨隘口，乘然進還。已丑，津長史李齊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鳳，蕭寶寅攻焉。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待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源，封疆多在郡東。
八編類集一 卷四十三 通鑑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彦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維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除，雅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新侯終德擊毛延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侯。魏奴魏奴以寶寅為太傅，是時魏主進弒，尔未崇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陷魏滎陽，崇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侯魏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魏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都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韓操、幽州反北，是彼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於顯，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武。
八編類集一 卷四十三 通鑑
 以為言，崇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长，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北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遣帥騎夜進，卧且叩其城門，韓楊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進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侯魏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侯魏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騰曰醜奴勸殺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悅悅以爾諸天尤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爲公尚遲疑若遇太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人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普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檣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普薩等已拔檣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普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普薩隔水而語稱揚因咸善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普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橋閣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關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候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普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汧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人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

皆縱遣諸柵間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開疾其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醜以關中平大赦万侯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於驛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隋朱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朱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足獸及人形有人來禮問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隱見紙上蛇形子賢報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謂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逮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坑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生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孟類

唐麗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驍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牟奏璋代之驍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聞帳慰撫而驍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郿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調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驍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赦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冠尊洧弭而武寧一道藏爲亂當今改爲徐州團練使諱充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通更於宿州置宿州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州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實分配將士赴諸運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軍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卒救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還募軍士三千人赴邑州防戍特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欽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成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敕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務戍虛驍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寧技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欽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勣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恩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散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估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誅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敵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欲請將奇兵伏於其側芟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窺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菴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死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倚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寇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款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估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戚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諷知桂漢敢避殊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遣中申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難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愔徐行儉等使許多疑心生蒙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圍城愔懷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北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疾弊發兵擊之彥曾猶豫未決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仍命宿州出兵莒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過共思所以奪敵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拷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遣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違來襲復引與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遣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戊辛五百人出戰於潁水上望風奔潰賊遂
抵宿州時宿州副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賊攻
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達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且至募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嚴飭自稱兵馬留
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
開符離賊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
軍至已湮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
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
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
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緣
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
知賊已去復欲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
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
者皆士人入賊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淞賊
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敵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
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嚴飭引兵北

度潁水踰山趨彭城其父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驃
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
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
陷而敗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
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李贖之
不移時克麗城彥曾退保千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草
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
徐行儉利而劉之盡滅其族勛生聽事庭陳兵衛戍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未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
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
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嘉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
死邪麗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進釋之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估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還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國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吳寧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
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還送輻湊乃至光
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闔盜郡郭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剪滅徐州表其

署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諫又作
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
行及引兵至渦口道略附從者增倍潁州兵機數百
刺史盧夢同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
囚室同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伯開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汴李國建精卒百人先入泗州
指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圍至郢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眾者數百乃飲兵屯城
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衆至萬
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應勛自任山還起宿州達高

小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品康道偉齋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
郊迎自任山至于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龍
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案告捷者數十輩
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應勛募人爲兵人利於
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
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
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
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
國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癸卯勛聞敕使人
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會

及監軍張道讓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
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
相許銳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
邪赤心及吐谷渾達觀美苾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
詔許之應勛以李國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通代
之內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庫本將淮
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進有辛
謙者請往求救杜怡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救至

八編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六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西賊攻城益急
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謙請復往求救怡曰前往
復還今往何益謙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
怡與之泣別謙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
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
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
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
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塲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
僅免謙乃回至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議舉
身自擲印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
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議逐之攪
得其營舉劍擊之上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
可殺也議曰臨陳矣言感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
乃共奪之議素多力眾不能奪議曰將士但登舟我
則捨此大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
驅至淮北勒兵擊賊宿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
敗走鼓譟逐之至脯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
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人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

九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
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
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
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
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
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
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
絕糧且盡閏月己亥幸謹言於杜佑請出求救於淮
浙夜帥敢死士十八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
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次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陸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
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賊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
無聲問或傳已陷賊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真將甲
士二千入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
州東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龍南之
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閩都梁賊城中
賊少拜於城上曰方典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
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太霖
濛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
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或得免者纔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

人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十

十

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
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餉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
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
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
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
散人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
乃歛富室及商旅財坐匪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
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驁王宴權兵數退朝延命
宴軍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衙招討使前天

維節度使何全諱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勛軍於藤沛，尤軍於望瀾。十年正月，廉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餘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捕，為兵日不通得三二十人。辛，議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餘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彈其還，不敢進。諫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陳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八編類事

卷之四

十一

雨及，諸師衆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絕，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伯令譙師火士出迎之，朱職繼銜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譙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衆揚旗鼓譙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賊得入城。二月，廉承訓使朱聖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衝圍。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清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胤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終騎跡之。寨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淮水。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慶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總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破王弘立，過通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入執而斬之。胤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立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遽遣大將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衛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城寨皆以為為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會及監軍張道謹宜慰使仇大夫倭佐焦潞溫庭時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久斷淮南監軍郭厚本和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別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塲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禮復自泗州引號勇四百人迎糧於揚州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八橋須臾

主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還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諸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結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傳屢聞豐縣助欽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漂聲聞數里賊大驚兵屯城西寨寨就圍之縱火焚城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灰吳迪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登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雅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退圍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殊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既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視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墮尸數十里或者數萬入勛解甲服布襦而通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被外寨張儒等人保羅城官軍攻之或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雲虛達有功離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有餘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勸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赦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壽州又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于安大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晷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歟悉捕戊桂州者親族斬之灰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泚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立爲亳州刺史諱在泗州犯圖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備禍亂未必比屋頑凶盖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屬因攻守結繫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使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襲鹽富千貲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辭給喜養亡命賊通示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漢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燧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吝賊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信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眾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帝使神策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湫水攢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委八捕類集

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驍賊一舍完章顧皇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斬黃蘗州刺史裴濯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眾等詣濯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故罪除官並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眾恨實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憐眾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涯與中人亡去賊分其眾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眾萬入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鎮蔡保嶺岍山是時眾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荊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糗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乘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趨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朱威曹元裕以詔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彦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方咸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難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武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剽掠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崕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

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逃走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次者其衆巢大沮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達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糗餼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僊路圍福州觀察使職不勝棄城遁賊焚室廬殺人如蕪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恣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諸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裴為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船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宰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人闕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權狀銓貢失才崇刺吏殖財產縣令犯賊者

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
鏐請自行乃拜鏐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率諸道兵進討鏐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
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鋒驛相望初巢以士眾
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
及夏其眾大疫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
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探沿湘下衛永破潭州
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賊焉投衛敵江進逼江陵號
五十萬鏐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唐
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鏐嘉城走襄陽官軍乘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歎溝壑十月巢據荆南陽李道
章表報天子迺曰吾慨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
進躡鏐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
以五百騎釘營藻驍望賊陣縱而進賊以為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詭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伴什入鏐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
得罪不如留賊巢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之巢畏巢轉掠江西再入雙信杭州巢至二十萬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於一野莽中賊至
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想曰有
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
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棧宣欽等十五州廣明元
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濬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起乃
保饒州眾多疾別部常宏以眾數萬降所在戮死諸
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
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東復奮寇宋
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
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晟天平節度使賊方
守滁和全晟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
盧瑑計敕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
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
許其帥薛能館徐眾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
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
歸因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
水屯皆散巢聞悉眾渡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眾不
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
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援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沔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倚矣上不擇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

八續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唐

入勞問而已里問晏然帝錢令孜章信門資遣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票賜侈服怒馬以陀權豪初不知戰間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懷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號檄關戌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累三日糧不能飽無聞志十二月巢攻隔齊克讓以其軍戰開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謀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賜開禁坑臣之失守鼎鑊其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或問陛下已議西巡苟鑒典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香冒久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凶微臣勝哥舒翰之次承範出金餘軍中日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壑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

八續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唐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解懷恣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衣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默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巨範統右軍以嚴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驕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遂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第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華居人索財，號海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貴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敗元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唐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尚讓爲宰相，李儋黃諤爲尚書，成日休葉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璿京兆尹，劉塘未溫張全彭攢李達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燭倖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安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八編類集

宋言國史

主

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果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等，次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某，鄩家鄭係舉族，繼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未溫攻鄧州，陷之，以授荆襄，遣林言尚讓冠鳳翔爲鄩敗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敗，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鄩將未攻陽爲賊將，王政哀兵，俄而殺政，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鄩廷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帶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鄩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自作邪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鄩涇軍都人，循謂王師謹迎之，將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璿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八編類集

宋言國史

主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通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璿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鄩敗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農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武賣餅自業，擊奔河中，李孝昌柵板恩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未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夾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以尚讓怒殺吏轍則目懸之諸郎官門闢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海督漕賊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鄆南軍營蓋感祠未致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管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發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朱致軍馬嵬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鏗濬瑋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彥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水皮嶺以邀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辛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清皆罷克用獨引軍自鳳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沱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一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僞酋二十里欽爲京觀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層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園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費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燭唯衛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至入虜掠火大內惟舍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晤修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驅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大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播擊陳州敗灰巢自圖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畧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飢時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五

元

朱溫賜名全忠爲軍武節度使與周爰時溥帥師救陳趙變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樞攻許州未克於是振竭水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開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決汴北引夜復大雨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朔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曉將李周楊巢夜走莊滅入寇旬克用率軍窮蹙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充郟間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驅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感乃自刎不殊朴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再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五

三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之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相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目權，善下人，以弓馬敏捷，能運鉄槍，時號李鉄槍。元兵至山東，全并及其兄成，為全與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固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全乃遣完顏霆妻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徑而走，即。金人慕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銀千，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果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嶗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眾，彭義斌歸李全，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養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實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洗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取山陽誘致米商，斗輒售數千，信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人俠，劉佑家，屬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成先至山陽，賓綠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論義，群豪敘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候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候，合兵攻寇海州，根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袍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慮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壘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為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肯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根於

是東海馬良高秋宋德珍等萬人輟廢連水鐸納之
全與劉全俱起義心焉已而全軍至連水邀季先白
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
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固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軍邵
徐兵來援全與鄆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朝
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
軍赴之遇全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捷者
將濟全掩之全兵弱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退至曹家莊而還二圍俱
解全喪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葛密登萊濰瀋濱懷寧海濟
南一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金還濰州上
家賜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因家密德勸林
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
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爲結兄
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
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
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沙以朝命

督戰許殺全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宜使殺驍
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
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
不亦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筑制府遣就附貽
與知盱眙劉瑄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成願以
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
俾城下掩全人不備俄城上火炬數百齊舉遙謂曰
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如有備引
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屋囑嚴實求內
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
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
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
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
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藥東平全以三千金銀
甲赤幟遠濠躍馬索戰時大暑金見城阻水矢石不
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
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盡金人堰汶水而夾
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旗前所有騎
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嚴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嚴除虛籍田畢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結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何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飛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軍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趙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處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艤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渡欲與劉瑄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冠泗州之西城八城布守瑄徙盱眙芻粟以貢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艇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開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瑄再取西城盧鼓艇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艇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羈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振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復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監場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益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肯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審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達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追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遁入青州十六年涉
勦農出郊募歸入門忠義軍遽遣涉使人詣全裴揚
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欲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翌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輝及于澤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遷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清口忠義烏合尺
籍幽養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國一留全
所廣功過有效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
前忠義悉藉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
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
食數言全必反欲領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
謀甚深及狀已著并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嵩也山
陽叅幕徐瑜稷雅意開闢及開國用瑜稷闢望乃勝
國奏法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遣

王喜見以兵二千應援而已繼之二措納喜見而四
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
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棧有亂乃引兵趨
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迺國辭不見楊氏新以
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
之稿資千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許于果曰
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
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
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
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人編集
致厚餽遣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悅國意向國左
右知之語視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
集將校曰我不忝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
見八月全上詞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
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
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
汝向以淮西郭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
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及也
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
先主慕慶福謂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咤慶福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
充下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奇留自計曰彼所學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開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入編類集

卷四十五

七

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彼
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
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盜至千
餘結東如北軍卒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全
圖國之意已決遂剋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或致楊氏
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日會
令汝為朝士潛約肝趾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
有衆八百決從刺楊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
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楊州別遣將劫質應寧濟則
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欽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荷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
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
求散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為自結之
計國晨起從事忽露外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
無禮矢已及穎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
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
樓鉞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紳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腫入城與
通判宋恭喝偕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玉
以報親嗜之辱戒諸軍毋害荷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入編類集

卷四十五

七

初國倚楊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
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
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
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
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
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州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
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繼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
有亡八城告變者時楊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
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侯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
肝胎分謀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
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義創狀拱曰忠義及楚州
楊州人見忠義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
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
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殺之統躊躇不敢發劉
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
刑不必疑請出受泰統不得已出而偏之劉全引兵
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
議同屯楚州文信知事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
人編類集
平山堂文信責拱實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
人命何幸我已存三城人身歟無憾然我必汝八百
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
遂還楚州時肝胎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復異圖
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夏全復動乃使十
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
還揚州全因僞言肝胎失守于整爲亂於是揚州復
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
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瞻稷者俾楚州守海州得全
歡心瞻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勝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勝大罵曰逆賊背國
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誓呼趙邦
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齊勝人南向
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
能彈壓致忠義之開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
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瞻稷全遂騎
逆瞻稷瞻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瞻稷迎之全
及門下馬拜庭下瞻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
人僞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本百
翼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聞伏於全敗圍之慶福以
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
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瞻稷止之全後如其謀對瞻
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俱禍及已瞻稷乃潛授世雄
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
且走得達揚州瞻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連
宋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准二
退招姚玘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
若何忽有將校口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
軍乘勢將欲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示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
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稱以告晁復全見晁復求納
官晁復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
千全復取去全欲戰晁復使擇二驍全移出淮河
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聞全始
察賊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
又有苟夢玉書即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
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座辭全如京全饋錢夢玉如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盜賊

平時潛磴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管夢玉者全往青
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
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
與全開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
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晁復書與義斌連和乃
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
衆至數十萬致書汧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
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掩連海以感之斷其
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
後收復十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肝貽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
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
誣義斌叛晁復縱連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
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
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殿下
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
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
俎銅券二千他僞稱是恩徧麾下晁復宴青全觀折
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攜錢錢券入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盜賊

五千錢全攜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
不已得千人以俱晁復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
范差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
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元兵攻
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
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絕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
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
身係南北輕重我當保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
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
夕陷不如死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荷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雅意建圖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忭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忙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以璋知楚州忙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璋猶豫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戈倉庫皆去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逆璋矣夏今令販黨留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賊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餘索求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賊成者大半將校多成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劉揚州造旗幟林瑛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璋幕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開門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全人納之是舉也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歡國福以自贖
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徇旬餘請將問疾慶福不
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
約甫同往及寢遂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
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惧福先發福
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
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全元帥封高
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
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溝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人編類集

師窺伺元將俾崇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號將高羅
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高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
以獻裡若奴裡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
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後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
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狎狎大
喜幕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諸大手
耶飛報于朝廷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網運
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數見神及金幕促之皆
謝以朝廷檢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恭忠義則不必
建閭闔暮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圖以困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神猷神至而楊氏不
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神命名諸幕客以楊氏
命召神二妾詣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
八字椅福兵腰拔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神
及見之福兵欲害神其黨救之得免去贊襄錢城西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灰朝廷以淮亂相仍道帥必
覽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聞就以帥
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
守視之若屬蔡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
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贖錢糧不繼如故賊

人編類集

將國安用開通款口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
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忿仇相尋使我曹
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開隙今歸
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
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
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
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
之相屠者數百人郭範制者殺金次子通殺一婦
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
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忙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家範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
次妻劉氏也托輕僎每供四總管并戲得微不敢自
决力逼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歎
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
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
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
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
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
全于青州還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
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入編類纂

元

根缺乏容約降金盧鼓棹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
見軍在盱眙者尚眾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
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散早發虎兄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追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
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
官欲得錢根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
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即日
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
泗之東西城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全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謂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勸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還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役而密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全書至廟堂以視朝廷青微所授微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禧獲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公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盡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拜永拜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楫之留其

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柁州結茂厚募南匠大治航艘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結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結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趨通泰並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寇奪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商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明貽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根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賓教習海道規幾伺也全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庶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璋與夏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民兵捍禦爲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機樞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格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鄰遠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直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逆請朝而元實宋嘗資全兵有議李宜差者曰此青州實棄人也曾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資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獨饒要津求主其說國明利刃公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釋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諭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來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千整鎮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暨與遇慶軍道左擊析聲諸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處軍民驚擾永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趙璩夫嘗攝事全造船益急至發冢取結板鍊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掙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木手又給璩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書書鐵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盬城以賂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收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淪口以便盬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玠聞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淩淩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淩淩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淩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人續編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勝又淩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根勸全歸楚州璩夫亟遣劉易卽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璩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迂趙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候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撤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縣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那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倉判斤入郡堂盡收于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旣入曰今惟有徑擄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寧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連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進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連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八編類兵

卷一百一十五

宣

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開砦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壓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凌圍城整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隨之蹂躪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揚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誠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短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全出爲三迷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創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築
高塔鹿角范葵逸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
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追過騎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肯從追遂陞
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念畏則
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
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
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閭閻全官餉罷支錢糧攻
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人編類集

卷四十五

七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戲妓女張燈平山堂
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宜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
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北裙初朝服南向
歷述平生梗概再拜祝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
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夫全迎致
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債取占事多驗專
爲軍師及見全焚諾命謂人曰相公灰明日矣人問
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
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語初旣焚則一賊爾登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灰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出
出帳門必灰全怒以爲厭已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
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怦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子寅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
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耶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有我掃南軍官軍見
城即闕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覩搏
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人編類集

卷四十五

八

已塞其幾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軍淮軍感之賊趨新塢新塢自泖水後渚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溺不能拔制勇軍奮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乃頭目先是令諸
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辟其尸而分
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似不服周甲
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濟去未
幾固安用款假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
肯相下欽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
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蔡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蔡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同根苗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蔡使人蹙親塘駭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壽牙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成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
太后舉手加額國明革恨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滅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
之吉別遣全子才將誘五千人與余玠犄角見益城
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益城賊董友王海以兵
圍牙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
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被賊千弩滿范蔡分
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賊將于同斬首千
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剡將

破賊若干奔河援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蔡追諸軍薄
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
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
之舟師遇漣水戰勝進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
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有爲梯前者
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
擒數百人兵士有故諫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若柵萬餘家腥脂蔽
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于才率趨必
八續續其 宋書五
勝王是軍多砦西門追遇賊大戰至夜不解于才爲
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擇往不行汝等未降者
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
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
爲我所降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于衆曰諾翼
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僞計議馬珣潘于欵千
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
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
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騎軍黃金
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
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千金。至是金運。使以其京東
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
攻之。各勿受降。范惟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
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岩城。大敗。楊氏歸
颶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
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
行。淮陰降。今地得掛報云。宋師還一宿。攻城淮安亦
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平而後歟。

八編類集

子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遂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教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罔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樂本

八編類纂

卷之四百六十六

南巢紂賂於京厲流於羗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里革論晉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質王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聖訓之
義疏之
六元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君僕則其孝敬則殺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而肯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惡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後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驕抗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八編類纂

卷之四百六十六

二

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日於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焚殺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驕抗焚殺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先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力二

斗而為天子今行父雖奉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里革論晉

聖訓之
義疏之
六元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荷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徑郭子儀取馬棚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難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放難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母耶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驗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耶華陽賊失巢窟當成
河南諸將手

盜賊

邾廐其以漆間丘來奔李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已於邾以

邾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
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輒度其信可明微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四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
不敢愛身避外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更曉習戰陳識

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馬棚鈔西軍

之後東之西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逐韓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賊調真前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壹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或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情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假。假令失利。其敗不救。劉劭查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冠江浙諸州。朱榮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冠宏起鄱陽。蕭瑒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勳爲都頭。劉景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

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湘。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數臣欲乞於九道中。釋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六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事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若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遂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胸擁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東南募兵防寇

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募訪京東探之士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鄂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滋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皆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襲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虞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宣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阻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七

七

卷一百一十六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兵部論西鄙用兵益賊禍深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相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勅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學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光論京東京西災傷之處請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衰老素無才微雖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試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遲違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八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南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大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騎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乎其上聚糧木
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
爲剽掠小不達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
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
全忠陽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
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視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
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辛勇悍故耶州之東
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人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五

九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
使劇賊致成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
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用以礪召無
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
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
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入
公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
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
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
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
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礮教
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面試之藏其刃
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
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
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
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
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
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五

一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
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
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
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
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
若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
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
毒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字徐且得
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
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威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修即取不係省錢百餘于別備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道

士

博比其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吏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嚴者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北任千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美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罷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道

三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鷁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竊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平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舉禍之人肯公威靈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美慕向進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充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鐵寒無告怨念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充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畿司人編類集

宋言四六

及徐沂充單維密滑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黠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罰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罰以一官使此輩欲盡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守為賢而足以提賊出身有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人編類集

宋言四六

高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年也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遷信明屯酸棗衛屯洛陽備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謀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楊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守牧劉度宗室賢偶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鮪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譴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果平斷亢父太山之進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俱備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連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水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操戰時四面又急章進當之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日十步矣又日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還操還鄆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殺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門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詭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從裏出半兵從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兩路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其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於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奉韓暹張楊之罪還懼操單騎奔陽奉帝以還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計其罪也計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偽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西還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紹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東取給蒲葦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乘祇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庫皆備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圍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綏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綏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綏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綏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綏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都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頭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來平畢謀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

八編類集

宋高宗

誰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誰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謀生得衆爲謀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曹操謀准操尋殺承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公

不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舉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津荀悅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兼行起白馬承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

八編類集

宋高宗

六

于足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陵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項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使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彧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項騎至稍多或分起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釋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復以爲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操手操曰尚可支一展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口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操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拖東新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
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燬其糧穀寶貨
斬督將賁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
士卒千餘人皆取耳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
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平等攻曹洪
等間瓊被逐求降紹舉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
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
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
者操之去郡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歸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使
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殺
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殺得當乘其亂
繼譚扶許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太一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
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
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
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
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
敵也尚破我盛何敵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
其衆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
下今日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
更相娶與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媼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
尚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
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
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上
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
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袁氏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背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未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為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屯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塹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與蹋頓領遼西軍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前後破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初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述僕九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逐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述僕九等傳其首詣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平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疎網羅而目理其疎造次能得人心又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賊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微為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之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鄭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誘誘朝廷又與權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飲之必姑族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充
書云。帝以重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
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
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
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
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
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不患之以重載。
廢麗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
明日復以簾載斛入。修復白之。植驗無人。操由是疑
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處事。有
關付度。豫意豫作。答教十餘條。較門下。隨問答之。于
是殺載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末。遂收殺之。二
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丁。洛陽年六十六。
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
安未即寢。及自覺。林殺之。常討賊。原殺不足私謂主
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
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
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門。行小斛。盜官殺。斬之。軍
門伏后。壽瑯琊人大司徒。準之後。父完沈深。有大
度。襲爵不其候。尙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
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逆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
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繚數匹。董承使符
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灑后衣。既至安
邑。御服穿敝。唯以糞采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
軍。完以敗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
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猶衛兵
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
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人見
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入。應劭集。卷一。不宣。三。嘉祐。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
負執刃扶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
後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
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
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早賜登
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嫺徽音之美。又
之親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
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
后聖綏。退避中宮。還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郃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頗謂慮曰郃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就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東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后被獄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聖後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教讓之以聖抵軋下囚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子孫 諸葛亮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若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還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震中益州震動連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若無足既得龍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還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者爐炭上耶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讓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還太子于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人無異志 永言三寶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寄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範恭南鄉太守傅芳驕奢越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太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顧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刺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從之懿曰
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
今從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
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
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擇子丕嗣操懿轉丞相
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
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
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
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
不為寇丕悔之及不窳漢以懿為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
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
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
假節達于是達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
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從其事
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
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
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
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
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八編齊集

卷之四

三

多疑
多疑

而令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俾決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橋木關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間吾舉事當未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明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
儀久在魏與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貸達既
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未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觀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網束下故下事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八編齊集

卷之四

三

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掩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鄢布禽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八編與集 水言說 卷四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悺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後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治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坡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寶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千都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大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能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八編與集 水言說 卷四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拘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遣懿中樞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主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下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其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半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指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美饌。懿使軍士

八編

卷之七

左

二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驅者。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岬。乃知亮死。淵果還步。喻救萬阻。遂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衆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衆賊而向。冀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吾豈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也。所以取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冀平。則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還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其不可失也。乃縱其遊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冀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從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灌。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手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聚我。策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難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說通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離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漸掘斷糧。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帳虛。已自有芒。亂日。襄平城西南流。

八編

卷之七

中

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徵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老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園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于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牧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入蕭關集。

宋書卷之七

三

儒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儒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募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還千餘人，逐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蘄，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林，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舉，執及

鄧騭李勝何晏下，懿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懿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子人丁，謚爲美，畫策使爽曰：「天子發詔，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承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潤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鄧苦之，懿欲自擊，恪諫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裕，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于積穀，乃大興屯守，庾開淮陽百及二渠，又修諸陂于頰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祖中夷夏萬餘家，避難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襲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教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說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河。水王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吳不從。卒令還南。賊果棄校祖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還太后于永安宮。專擅朝政。凡第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謐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語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吳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爲疾。使兩侍人爲黃巾。各持一白幡。出詣門。懿持衣承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臍。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荊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惶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聞高平陵。吳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去永安太后廢。吳兄弟皆從。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屯司馬門。懿列陣關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資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吳。將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驛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從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典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乃拔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範策。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袍情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其之字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吳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祭觀吳兄弟舉動。爽執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諫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吳義訓。晏。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矣。三族。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懿不聽。初

與司馬魯之主歸陽餘新關奔吳及吳之將歸罪也
芝於泣陳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奉收芝餘刑罪
銓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
二千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許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報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而縛水次曰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
字曰賈黎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達

人希有

年四十一

三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凌至項卽鵠而
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郡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
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
獨與師潛畫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
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僮
解內外置陣甚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民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美
太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收魏淮南敗以內船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堤左右結山夾築兩城
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謝葛誕言于司馬師
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還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
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
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
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許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制昭
將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枋井州并力討恪師
從之未集而馬門新興諸郡以爲將進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臣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復驚人
思其報五月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圖害彪殺是

人希有

年四十一

三

時吳雖亦圖狹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爾若攻城不獲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窮
穀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
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
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其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關

淮進兵軍食少乃還屯隴西界修復園新城朝議處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賊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服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孫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悉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援遂命諸將高壘以禦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師諸將以為後難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人萬餘級

正元元年

天子

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緄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義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義而至師殺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鉞築殺之逮捕玄緄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請諸庸回陰構凶惡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許府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遇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議不受天子以玄緄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詔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今日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晚淫內寵沉嬖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態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為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奉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為不次則明帝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舉六萬渡淮而西師會公卿謀征討討明議多謂可還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子

子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游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謀而欽不能應騫還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擒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人編纂集

朱壽王

元

師目有瘤疾使堅割之蓄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曠被賊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辛丁許昌時年四十八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遣子觀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遠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聚聲寡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惲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通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入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餓其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

人編纂集

朱壽王

三

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殺淮北驍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食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定李守襄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武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靡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憚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樟及儀承其母來奔儀兄幹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檄儀書以誦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欽不相恤及至窮威轉相疑二會欽計事與誣作誣手刃殺欽子壽攻誣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爲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獲之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三

新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旣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殺地日行之失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況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驕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勗與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新賈兒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恩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主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事也又南上下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魏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間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鄒艾以爲未有變屢陳異

議昭惠之使主簿師纂爲父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維縣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授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潛艾檄車微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纂之伐蜀也西曹屬鄧

得亡還通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經所殺分布三蜀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勝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喬虎收斂欽衷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輯戢千七百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侯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旣爲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柝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後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亮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琬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廢疾大漸，佑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遣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東，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隙四起，遂有五湖之亂。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即帝位。

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惡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惠帝鄴，武帝孫也。繫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燕。

幽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遷置懷帝。崩，即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趙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趙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箋于曜，乘羊車，肉袒銜璧，典觀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視受璧，帝蒙塵于平陽。趙允反，群臣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聽臨殿。帝稽首于前。趙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咸歎歎。

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尚書郎辛質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晉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屨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饑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東海王越之廢，其弟恭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迷太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等周顒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楊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王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賦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人編類集

卷五

三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避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醜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蠻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亮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犬豕已亂天下小兒復欲爾邪憚問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卽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詎帝在藩風有

瘵疾嬖人未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感之溫因謁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卽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琨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閣牀第易譁乃言帝爲闕遂行廢辱

人編類集

卷五

三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懷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帝因詠庾闕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報獻之輩云

武帝驪子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
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
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干華林
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
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麗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
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
齊代故密使王韶之殺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三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
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鄭祁牢劉裕以爲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
帝于內房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八

左編

纂類

宋劉裕附子孫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瑛、瑒、王謐、衡、深、恢、焉、裕嘗負才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達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祿孫恩作亂于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千人規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其衆半。之子敬宣、人壽、類纂。宋書卷八十一

輕騎尋之。宋騎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非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還，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遂向泥濘，裕乘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旬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服賊，賊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類纂。之。恩自是饑餓，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于敬宣詣玄，請和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于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給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海。桓玄篡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吾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總明有智，察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尋還京口，裕託以金劍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孟和爲州主簿，乃令殺弘，相謀以兵襲弘。諸葛長人爲豫州刺史，才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重厚之謀于建鄴文玄刻期齊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許之憑之殺從弟潛憑之從子韶弟祗隆叔道濟和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稱詔馳入斬修以狗裕和勒弘朔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和道規殺等率壯士五六百人直入弘方喉溺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與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元德類集

卷之八

三

元德類集

四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樨蒲一鄣百萬何無忌劉辟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爲盟主以孟和爲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爲司馬軍大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檢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斬敷甫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掛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帳冠諸樹布滿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舉

元德類集

四

裕行，裕以和臨中軍，留府事，劉森發建康，帥舟師自
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糧重步進至琅邪，所過
皆棄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
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
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
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遇進，據險，胸退，守
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起，聞
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
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
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據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
策也。」命守字依險自固，拔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
芟除禾苗，使敵無所食，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
之間，可以生制，此中策也。賊入峴，出城迎戰，此下
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必以騎兵平地者，宜
出峴迎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
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冲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
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人腹，坐待攻圍，臨似劉琨
矣。」超聞之大怒，收嶺下糧，乃擣苻梁父之戍，修城隍，
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健敵，人
無乏之憂，虜已失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起先
遣公孫五樓督頗虛及在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
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
帥騎進拒巨蔑水，前鋒孟龍伯與戰，破之，五樓退走，
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
朐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恐
兵出嚴，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
藏，並數倍所，以破趙裕遣潘及諸議秦軍，懼都建威
將軍河南鮑淵帶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懷甲先食，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
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
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
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二重，餽納
降附，採拔賢俊，華表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備悉停江
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遣兵
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
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
請割大岷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與使為裕曰：
慕容氏相與鄰好，徐擊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重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
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
可速來劉裕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
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
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空容先遣信命逆談此言
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代齊殆
將內懼自報不服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與道衡將軍姚襄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

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獲兵
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
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
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
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
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
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
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誦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
段宏自魏奔于洛張綱為裕造戎具盡諸奇巧超察

惡綱母于城上女解之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
口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起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起神色自若以母託
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牢之謀襲桓玄牢之慮事
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
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
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爭伐
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望矣裕改容謝之然衛斬王公以下二千人沒入家
口萬餘夷其城隍遂起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
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為
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
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
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
敬奉乘與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
上微聞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
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溺何害即

命登舟移風止過江止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倍進使劉湛止之數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察劉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疾未復戰士餘數千賊衆十餘萬輜糧巨千里孟和懼欲據入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弱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遂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該使得至不過更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尋圖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和勸行和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令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其寡分其兵則衆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遣覆微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于南昕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北拒留衆軍徐赤特戊查浦戒令勿戰裕既北賊焚查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裕還

石頭新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桓胤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狄寇卿亦足至番禺先領其巢窟也劉毅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琨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庾旼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數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驚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昕上軍先備火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柁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裕麾之麾竿折艦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柁循單舸走衆皆降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蕃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裕旣作輔蒙雅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裕誅亮亮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長裕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首送都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庾僧施、拉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將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二裕傷許焉，藩入朝，裕命求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裕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克之，殺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為湘州，裕仍進督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裕刻期至都，而每留不進。公卿以下類日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驛出，既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問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盱自後，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輜國將軍譙縱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微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蓋、河間太守劉恩、下邳太守劉蓮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蓋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諫焉。裕與齡石密謀，遂取日。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住，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為譙縱所殺，修之獨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山，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蓋從中，求取廣漢老弱，乘高船千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縱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
暉、尚書僕射譙美、帥眾萬餘屯平模，夾斬築城以拒
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
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
向內水，誰道輻不敢舍涪城？今重兵并至，出其不意，
侯暉之徒已破磨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
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
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
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
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縱
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
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
難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
，悉引兵起，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遂縱
大將譙無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賊喜急，無之斬
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至風相火奔，潰，戍
辰，棄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王
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殺，使復其業。
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誥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
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

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
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
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
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
逃于梓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
府庫徙馬耽于越嶲，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
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
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
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
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
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
子文祖，竝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以
中軍將軍道濟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
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裕未至江陵，密
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幸戎馬，遠假西偏，闔境士
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只增歎息。司馬平
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
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任以微事，見効猶自未遑，
位況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有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閭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言誠方角，擊之以輕兵，遂使席上摩挲，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爲得，其良所取也。吾雖鄙方，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拔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魯濟江休之衆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遐虛，循侵逼，故殺及刑，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于泓新立，兄弟相殘，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並討，十三年，東軍至洛陽，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船師自河浮渭，八月，秋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覺賊大日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裕先收其美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淑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天會文武于未央殿，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驚長安。

經略趙亮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十四年，義真遷爲赫連勃勃所迫，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嚴，裕以議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誅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給帝于東堂，裕奉德文即位，于是翦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壽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韶既成，滿帝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角已收，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藩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醉零陵王，偉數日，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子道自飲而卒，太傅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嬖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

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故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空徐美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赴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貞爲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部有難御之氣徐美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不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入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入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毋后不須臨朝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庾仲文以爲言裕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屢自然解之裕曰故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非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米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精麗勞人即

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徵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載之以留于後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劉裕伐廣西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裕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辛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兗州刺史劉藩伐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兗州上毅信之不知見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令船步上荆

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斬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鼓長聲令後有軍狀及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遂殺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繼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由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鬪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離

殺從大城東門山奔牛牧佛寺自益鎮惡身仗五簡
江陵子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語
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
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
惡曰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尤物不至
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討鎮惡取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非門外去家萬里而勉
乘承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
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
肅于壩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英卿也裕
留第二子義貞爲安西將軍鎮惡爲征虜將軍領安
西司馬王猛之相符堅也非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
功又鎮惡爲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
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鎮令不得遂其亂者
爲有衛壘等也語曰狂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
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

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幸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
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卽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傳
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擅道潛求赴國計弘等奉朝使
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
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
戒衛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臨賣
又開清聚土以象殿闕環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
樂夕游太泉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未與兵士遂殺之
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望殺群臣拜辭
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幽于吳郡羨之
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荊州刺史與
江陵徐羨之傳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傳亮
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
爲斷士謹操尚恭取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
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張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
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即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膳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身悉敗度閨門無禮待諸弟如寇讎裴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末年猶貪財利刺史二子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即位內恃日甚誅殺相繼先是訖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還制湘以厭之期旦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美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殺帝

本紀八

主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官好綠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明帝屢勸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懼諸大臣不敢縱逸日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衛整儀衛儀而乘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屢太妃每乘青轎車隨相檢攝既而車騎遠走一二子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帝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遣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沒遮手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王放縱尤甚無道

不出鐵椎鑿髑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帝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眠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謂武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奏藥欲配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人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遣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勃解劊割嬰兒不克竟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歸榮糾屠戮無日遂死後爲蕭道成所絀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即位

本紀八

主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勅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主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弑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附子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令整遇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戴里鄉居江左者皆

僞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蠻人也少府蕭惠開
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都時人服其
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即位爲右軍將軍
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
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
史張範自鄱陽嶺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
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弱乃輜櫓皮爲馬具
蒙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不敢戰而
走及張永等爲難散子彭斌難南嶺前以道成鎮難
陰迎南兗州刺史明帝嫌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
言道成富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
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
迎懼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即酌
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
就徵道成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初弱作萬歲後
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訪與卿時戮力耳至拜散騎
常侍元徽三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手
持陽朝廷親臨城與諸將謀其有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
懸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餘因
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
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千南將
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至高臥以
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貝外郎王敬則浮舸
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見斬休範首臺軍及賊
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盤急攻東臺道成挺身上馬
帥衆百人出與黑盤拒戰自曉達明日矢石不息其
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
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廳前而止之如是者
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子阜夾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勸勦並戰沒初勦高尙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
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
乎勦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
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成亦陷太后執
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

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關時休範與錢許公典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範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斃死屍在南關下身是蕭子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突除勿懼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聚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相淵劉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樂軍府瞻望熱道成晝臥深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畫腹爲射射人胸臆矣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不復射不如是常前射之乃取箭前一發即中道成崩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劉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于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成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志所見之物皆

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髮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爲汝直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相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楷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子贖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書其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其歸廣陵恐未爲長策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勸房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非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觀本自貽禍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車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勸足下休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非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領軍長史顧之

太子凝皆以爲帝將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威勢
外州起兵鮮有克捷使先人受禍兩道咸乃止
東府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肅起兵于
東方道咸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咸夜
著青衣扶劍道路爲道咸察帝之往來道咸命敬
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
千殿中伺發便祇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
門左右門一府皆曉何不報塔入帝曰我今夕祇手
一處作適宜待明多員外郎桓康等于道咸門前
聞之帝乘露輿與左右于臺閣路跳仍往青園尼寺
殿至新安寺偷狗就墨度道人責之飲酒醉還仁壽
殿寢楊王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
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渡河日見
當報我不見將殺我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
不閉廊下畏相逼值無暇出者宿衛益遽內外莫
相禁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就寢與楊萬年
取帝防身刀劍之較廊下奉仗陳奉伯袖其首依常
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號諸領軍
府叩門大呼肅道咸處帝肅王詔之肅與王敬則
于牆上投其首道咸驚視乃義服乘馬而出敬則等

皆從入官至承明門并爲帝遺敬則恐內人觀見以
刀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關
門門者震怖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咸入殿殿中
驚懼既而聞蒼梧王死咸得真歲已丑日道咸戎服
出殿庭提劍下以太后令召諸將劉乘策入會西
鍾覆樹下計議道咸謂乘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乘未答道咸發髻盡張取光如電乘曰尚書衆事可
以見付軍旅處分二委領軍道咸大譟衆策又不受
敬則乃拔刀在帝側賭慶果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諸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黃劍戟羽儀
八紘襲集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咸首今即位今日革取復動
事須反熱道咸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衆敬有言
敬則又叱之乃止諸將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
授道咸道咸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
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衆乘等名夫色而去
乘從弟繼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凡耶乘曰吾等已
讓領軍矣繼撫膺曰兄向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劉
乘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
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稍謂相逼
附乘與策關手仰成矣昔五月荊州刺史史承之

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遣成入居朝堂令諸將西討于西將軍黃國為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加州刺史王蘊遷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飲之密謀乃下建鄴州時遣成子贛為鄧州長史蘊伺隙出爭因作亂據鄧城贛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爭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琨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賈同等相結謀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飲之友間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會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象從弟顧軍糧及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為內應道成命王敬則于官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起築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衆乘走顧據湖蘊逃歸揚拉擒斬之衆與蘊莫嗣祖同衆謀蘊發人張承伯截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竟同顧新城亭閣石頭已下因稱叛援道成如而不言據之會澤遠近為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託食之千二月道成自為丞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衆回至東府殺之為諸將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封帝召諸將王象宗等入朝故將置兵守衛或走為

過汝陰主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奏齊王嘗之蘊衆奔奔室無少長皆死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一玉介導以長條者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櫥以銅幕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津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手臨天下十年嘗使黃金與土同價

范攸之光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元年許豫章王子尚衆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獲許豫章公攸之等皆賜之用金閉會即殺以例創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于助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元謨為太親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阿比便致疑亂此敗道也請前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慶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夫人情攸之內推將士許群帥衆並安之時廢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曄率五百人投賊公儲雲集衆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衆軍聞孝祖死遣軍將

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雲達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敕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未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並，必不爲已下。軍敢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勸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甚悅，敕之既出，諸軍主並无之，敕之曰：卿忘廉藺忘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資盡，南賊夫歸，勸胡屯淝湖，以要盛朱，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龍圻，敕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糧米，尋克赭圻，敕之

人壽錄第 卷之四

三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笞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聞有狂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武得兩三若過，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飲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遣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敕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敕之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廉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使徵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討西山蠻，吳賊，數百千，賊之盡，漢軍餉器械，巨

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開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敕之車騎太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肅道成，遣敕之子元琰齎廢帝新之具以示之，敕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敕之，有素書十數行，常籍在兩脅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敕之燭十炬，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妻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敕之指兩脅角示之，敕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肅道成遣衆軍西討，敕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敕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廢帝繼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讀書，武帝特所鍾愛，勸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飭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承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寓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毀才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閣于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爛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齊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基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媚外人願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胤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發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得開諸變應變先使蕭詠坦之等于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李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矢擣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閣人登輿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詠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壽殿謹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殺詠詠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詠執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寶所立帝廷居皆恭謹而後行思食黍魚菜大官令各無錄公命竟不與聞位未四月發軔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猜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問于出入者南則說言之西將東則說言之其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輦覽及奏駕初臺省府署文書未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融明帝子也欲違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同季得錢月每當哭輒云喉痛自江祐遜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呼雜以羌胡橫吹諸技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簿昭執七寶縛稍又有金銀枝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或服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旣奔馳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盃器酌水飲之後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羅采珠爲覆蒙被雕巧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蜀中唯旅及步障皆裕

以綠紅錦金殿錢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與應大隊
主餘令孫輝翳隊主俞霸顏青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轡初學擔轡每
傾倒在地抄者必致脫傷其後白虎轡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傷將轡諸枝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
金華玉鏡衆寶孔婦嫗烟之宋移產寄室或與病粟
昆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史懼爲監司所
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
浣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常入其家問何獨在答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壽山定林寺一沙
門病不得去藏于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
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摩鹿亦不射邪乃
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國之
合齊王呼所幸滿貴妃父寶慶父法珍爲阿文慈兒
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詣刀勒家游宴寶慶恃
勢作姦富入悉託以罪延父親隣皆盡殺其男口奄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低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啗之
盡兄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訕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憐息焉是年蕭衍奉南
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輕開
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
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處有亂不敢便入參
審無異乃歸其復出游火又燒瑤儀曜靈等十餘殿
及栢殿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髮伴
之徒皆疑爲鬼有趙晃能讀西京賦云相梁阮矣建
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爲清妃起神仙永壽玉
壽二殿皆飾以金壁其王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絲
窓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鑒金銀爲
書字鑒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
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屬新塘壞丁
許功爲直飲取見錢供太樂主承雜費由是所在塘
演悉皆壞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髦白鷄綠百品丁條
無復窮已親伴小人因緣爲姦科一輪十又各就州
縣求爲人輪率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
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
盡流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爲涪陵王而自
之帝又以閭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
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采樹便

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太樹合抱亦皆移掘神葉繁
花取玩徹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
燥紛紛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
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囊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
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
以錢價人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
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大以奉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
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
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
田宅貨財莫不略乞或云寄附隱蔽復加收沒計二

入龜龜集 卷六 天

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發明帝之崩竟
不一日蔬食居處承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
亡制斬哀經杖承悉籠布群小來弔盤旋地生舉手
受靴蔬膳積旬不聽音仗左右直長閣暨王寶孫諸
人共營有羞云爲天子解來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暨共爲得取以潘
妃爲市令百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罪潘則與杖乃救虎賁威儀不得進大判子閣
內不得進實中裁雖畏潘氏而竊詣姊妹淫通每游
上潘氏來小與官人皆露覆着綠絲履帝月戎服駭

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軀埭上設店坐而屠肉
于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水人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
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金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
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人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
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蘇爲明帝形狀向斬之
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下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近悉令上米
率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人龜龜集 卷六 天

役人多依人士爲附議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
多注籍詐病遣外壁坐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
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陰之家凡注
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兒將役又述責病者租布隨其
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丁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
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妻糧食惟芻凡所
須物爲百日備帝智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周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
重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錢使冠軍將軍王珍國
領二萬人據大桁莫有協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

假子，實孫切。諸將帥直闕將軍，肅發憤，突陣死。
 兼曉將也。既，楚軍。于是士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
 授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
 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以稷為副，實甲槍七萬
 人。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盤，屢戰不捷。帝
 尤惜金數，不肯賞賜。如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
 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
 帝曰：「擬作數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
 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餘金
 銀雜錄雜物倍急于常法。珍盡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許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
 衍。以計告後閣舍人張強，強許之。密令游獵主崔叔
 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
 閣入後宮，御刃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
 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起出北戶，欲還後宮。
 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
 「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
 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為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
 亂，女史蕭穎胃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年蕭穎胃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為巴陵王，以南海郡為巴陵
 國。邑繼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爵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酒焉。年十五，追尊為齊
 和帝。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四十九

左編

墓類

梁蕭衍附子孫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三百四十九

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事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堅不耶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瓜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竝惟利是與若咱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豈遠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日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爲太子

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竝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愛之乃

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

罪自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

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繡上鷹將軍一言見

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

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

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

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謀廣之行次鬻斗州時去邗

八編類纂

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

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雒陽之路據賢首

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

必矣廣之等不從復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

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于是廣之各

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

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騰衍堅壁不

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和有疑心衍因與書

問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衆皆驚營

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

矣。令軍中日望塵而進，聽鼓而動，諸侯望十一萬降于水北，衍揚塵鼓噪，響振山谷，散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橋，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和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終野，得肅和巾箱中，魏帝初日聞肅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餽馬，衍不受，餽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衍出見馬，登書股，動縛之，馬首令人擊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還部曲，常乘折角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洩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衍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止之不從，于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行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如法珍梅蟲見豐男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恒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推行國憲，衍爲從舅，張弘策曰：「放出多門，貽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難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有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于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效，爭權奪理，相圖滅主，上自廢宮，素無令舉，嫌近左右，輕忽虐安，肯委政諸公處坐主，諸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四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階，劉暉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自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說懿，懿不從，衍乃迎其弟偉及儻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先事泄，被殺，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于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譖，殺坦之及劉暉，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各位雖重，猶得大存，虎賁許舉爲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儀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昭略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如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驕擲其面日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八編補纂

宋書

五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同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免慰之若意外相通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止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流疑木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魏之分遣子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八編補纂

宋書

六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役箸而起自采石潛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嶺戰數逐將腹心數入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逐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驛臣如法珍等彈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暉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紫綬紫牛省中
 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二年今懿被害
 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
 十一月乙巳召像佐集于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
 虐惡逾于紂當與卿等共謀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
 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四甲
 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荆
 州就行事宗室蕭穎胃以荊襄陽衍知其謀乃遣泰
 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
 衍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
 州得天虎至必回還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
 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
 聲臨九派斷彭義傳檄江南致小引日月耳江陵本
 惟襄陽人加屠亡齒寒必不孤立挾荆雍之兵掃定
 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
 應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于穎
 胃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
 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
 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脅彼
 聞必為行事于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于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
 雨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進呼西
 中郎席闡文參軍柳悅開齊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
 養士馬非復一日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
 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劉之罔不濟矣悅曰朝
 廷在傍日滋京師責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若
 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禍酷
 相尋且雍州士氣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
 八擒報集 卷四元 八
 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等計穎胃乃謂天
 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
 樊于期亦以頭借荆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
 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參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仍以南康
 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
 便進兵恐非廟義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
 頓兵十旬必生悔各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
 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進太歲復須時年月

平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卽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爾文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于西陽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衍爲征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八 荆楚志

五

建業關陽威武及王亮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開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逼沔漢使郢城危陵之衆方舟而下江陵湖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過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于江陵遣廢東昏爲涪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于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支勞蕭衍軍蕭穎曾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峽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八 荆楚志

宋書

十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能持久郢元年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被若催然如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遣無據水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肅
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據數州之兵以誅群
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其面請拔戎狄以示弱
于天下彼未能信從取釁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
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日中無患不
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昌行命軍
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斬待
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
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

八編荆集

卷之四

三

相救今房僧齊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七月行命王茂帥軍主庚綸等濟師襲加湖將過子
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
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故諒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
竄走窮于江王茂處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
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繫威聲耳今
加湖之敗誰不擊服陳虎牙卽伯之之子猥相牽歸
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
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誠天命何意
恒屬曉曰明公未之恩耳樂大何嘗不吹堯初郢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離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竝加慰恤其死者命給棺槨束昏聞
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因徒以配軍陳伯之遣蘇隆
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孫逼之乃命郢元走卽日沿麓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違路留上庸太

八編荆集

卷之四

三

守章嚴守郢城行軍事郢元起將至華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乃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鄧紹叔守華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口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泣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
姑孰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蕪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獲麟仍遣曹景宗蕭詠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
晉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子是王茂呂僧珍

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為遊兵大軍次新林起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款或以血為誓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阜英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嶺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聞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荷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遁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內驅還營署官府故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穎胄卒于是衆望盡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諸降衍乃遣弟秀鎮京口假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資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覆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壁妾潘妃誅之及兒惡王咍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養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為帝廢齊和帝寶融為巴陵王官于姑熟尋弑之天監六年齊宗室于恪于範等皆降爵為子已而于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紀八年魏取梁三閤十三年梁淮堰以淮陽壽陽十五年四月淮堰成九月饑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與道宜皆以麴為之于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官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論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于諸厭之乃為蟻驚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遺之有寵于太子鮑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為厭禍東主遣檢掘得驚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為太子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日今天下戶口減

洛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系數縣吏因之重爲貪殘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丘也
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
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
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奉
事但斗筭之人競競求逞不諭國之大體以深刻爲
能以繩逐爲務遂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
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諂惡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
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
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人部奏

李元昌

五

宜減減之與通有月急者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
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
人太過收時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沒郡縣又好親任
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以傷民土侯子弟多驕淫
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
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白晝殺人都市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
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
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
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
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綽在
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
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給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營兄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龍逃爲東陽州
以慰其心營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營以梁王袁老
朝多批政遂盲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
襲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
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
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人部奏

李元昌

六

梁主遂爲所執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示臣取周易內
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既覺乃改爲大寶初侯景納
帝女漢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劫于政事王偉
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譏乃謀
廢帝而後聞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王偉乃
幽彭越王修纂進勝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受既久
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
不盡此乎于是賜等并爵酒有曲項琵琶與帝極飲

帝知將見殺乃盡醢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醢而費貨乃出萬進土臺上修墓坐上乃崩傳撤尸罪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禁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快練無復雜乃書壁及板部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剖土有隨侍者誦其遺錄三百詩四篇文並悽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禁室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位國阼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文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領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移移撤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譽江州刺史蕭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盟敕止援軍釋軍于鄧州之武城與蕭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蕭績爲湘州刺史從績代蕭譽爲雍州刺史諸侍才輕譽迎侯有闕譽至留績不遣績輕舟夜遁將之雍州復慮譽拒之績與釋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績遣釋書曰舉欲擊江陵晉共謀不逞釋懼自衡中步道馳歸樹柙以自守梁主爲侯景所逼遂祖釋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譽遁戰而敗起保長沙泉圍之蕭譽留泰軍蔡大寶守襄陽師衆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其陳方略以爲城中都督營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尺營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勰有舊密邀之勰帥所部降其兄岍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舉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岍亦走釋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釋曰

今社稷危耶創臣痛深唯應剖心膏肓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客費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上

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龍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殺蕭崇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縛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蕭圓正固昭第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以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則益之衆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己酉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釋曰六門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非請別舉人釋乃密喻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侯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拾樸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嗣干追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號號泣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有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嵩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備具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開侯景陷臺城釋將討之謂僚佐曰上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即帝位參軍徐哲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作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人告忤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得立爲帝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瑒守成都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信之衆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料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君成難之大將軍尉遲迥奉之甥也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自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領兵日久知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前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投其三壘于定兩所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救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紀紀屬藉下圓照等千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瑒屢戰皆敗乃請降迥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

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邇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關皇陳霸先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衆疆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釋接魏使有副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瑒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櫓大風拔木丙子續講自除皮服以聽徵王僧辯王琳入援魏軍主獨下符稱賊時無廢城彼彼食爲魏人所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比盡武卒西拒峽口自嶺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南復爲蕭勃所據文範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藉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固其舟艤還都建鄴釋將多楚人不願發魏亦未欲動侯景王褒尚書周弘正驛言即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以爲建鄴王氣已盡月渚宮湖已滿百丁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于井土心爲天王丙王楚分臣恐是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答仁輔

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動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與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駭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諸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圍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克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褒遣尚書傳華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準詩流帝不能禁進士囊而殞之梁王瑒使以布靶縛尸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刻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遭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故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造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

才復生。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帝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珧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警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警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脩刑政俟景作亂蕭繹攻取凡七卷于湘州警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警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警恐不能自固乃遣使大資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警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警子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

「九、新想集」

●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諸入于魏晉稱皇帝子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晉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周顧弔伐之義脣因士庶勦克軍實然此等威族威在江東然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卒及至此咸謂殿下爲之厭下既殺父兄孤人之子第人盡臂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獨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干譴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僉

隨卽診投魏人傷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清江入殿上極纈堯服長萬世一時登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所僭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閻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嗟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父兄臣妾殘毀干戈日用恥于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感昭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於背而死梁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爲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爲霸先取而梁亡焉

王僧辯太

義

其泰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府泰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緩撫。遣歸竟陵。于是俗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于是緣江屯戍。望風請罪。僧辯討之。公私船于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餽應旣斷。安若無人。翌日賊衆齊江。輒特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北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卒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若攻城內。同時破錄。矢石

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帖率其
後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大艦燒柵風不便
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
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放軍夏首
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
景攻破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
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奔散有龍目城出五色
光曜入城前鸛鵲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
朱子仙等困蹙求論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于
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禽于仙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抵
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謁頭等戍並
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益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益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淚下沾襟及發謁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
風息若鼎命中論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扶輿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墜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梁紀

五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孫臺城
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賊賊
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因杯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
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鋒流號叫謂思景焉僧辯命
侯瑱東追景於建邺冠悉平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
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
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
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
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襲
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瑒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瑒
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釋子
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
陽亦頻與僧辯書論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
與齊高澄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
禮因遣子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因求
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
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
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梁紀

五

詔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傳辯常處石頭城是日晚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自有兵來僧辯遂走出關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弼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還霸先守京口難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頡婁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人給刺書

主

室參軍江肝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辯志反聞命留肝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肝徵兵杆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或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噉我乃敢進遂赴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請齊天授也

陳霸先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起援時加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綽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填巴丘合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使奉表於江陵歡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茅澤乃登岸結壇開馬盟約進侯景以嚴駟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杜蒯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奔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人請刺書

主

大路霸先曰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龢等悉力擊之京衆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版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霸先曰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王賓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襲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
前進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有兵
遽走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食是夜縱之
及其下頗於是廢其陽候而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
四年爲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
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
已拔石頭南岸柵殺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渡路又
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
一升一升米質絹一匹或炒米食之羣摩謂其衆曰
頃在北童謠云石頭將兩裙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九 元

章謏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末以
後經絳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
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
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
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
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欲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
陳主璠手昌瑱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
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弼典宿
衛兵章皇后召獲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
急召臨川王椿於南院侯安都軍遠遼至遂與王俱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九 手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
未肯下今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
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瑒爲太尉
安都爲司空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

左編

纂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遷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梁太監十八年從征西將軍張襄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持追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家

永寧三年

兵器直造其家曳爨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爨再宿而城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函鹽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俟資入選歡自隊主轉爲兩使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惟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美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三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固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踣齧已而起日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生歡於林下訪時事歡日開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日但言爾意歡日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顧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奏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紇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歸儼卜之儼不成乃止遂立孝莊帝子侯歡當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日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日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議飛日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其不可

其不可

其不可

其不可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謀宗及
 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
 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
 以兆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說孝莊所在
 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
 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曜改元建明封歡為平陽郡公及蠕蠕贊也頭統豆
 陵步藩逼晉陽兆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
 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
 有謀逆乃密勒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日盛兆又請救于歡歡內圖兆復處步藩襲後之難
 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步藩死兆深德歡誓為兄弟時
 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其執朝政天光據關
 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之藹榮眾流
 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謀夷者半猶草獮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
 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
 允時在生請歡歡奉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
 奴輩伏處分如磨大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免敢誣

其不可

其不可

下卧上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
 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
 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公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
 稱梗楊驛于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管於并州市
 植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上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
 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
 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殺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
 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
 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撥授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
 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謂
 紹宗與歡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
 出隘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倚山東盜耳王受公
 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歟不辭此眾便放兆自隙
 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
 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質六渾更何所仰願
 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間至此大家何忍

復出此言老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營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老歡留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老繼動捷而兒狡無謀不足圖也且日垂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北隔水聲罵歸晉陽老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偕與之善觀其停刀因取之以殺其老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出澄口倍加約束將追麥地歡輒步牽馬遂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晉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

八編纂

五

朱度律陰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爲摩歡乃白節閔帝封歡爲勃海王徵使人覲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爲書言爾朱毛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傳謂留五日如此者再歎親送之郊至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方爾徵召直向西已當從後軍期又當死配國太又當爲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新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仄滅今以吾爲王當與爾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或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領額或生惟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推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嗣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毛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賀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老復云老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忌律徊不進仲遠等使斛斯椿賀

八編纂

六

拔勝論北師輕騎三百米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老說之老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老於廣阿伴共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鄆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鄆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老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鄆衆號二十萬拔汧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鄆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朱亮賁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亮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微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延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恭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果圍出橫擊之兵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宇文泰爲左丞相時凶盜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陽廢節閤及中興主廟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卽

八指須臾

卷五十五

七

乃選鮮爲辱而不就歡還鄴魏王錢於乾脯山報手而別魏主醢節閤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朗驍歡帥師北伐爾朱亮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賀顯智等往事爾朱亮及室今日京師虛甚必構禍隙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亮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亮既至秀容分兵守備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回亮息意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賈泰奄至亮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亮自從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千及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宰張子期目清臺歸命歡以其助亂且歡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歡患賀拔岳疾莫陳悅之強右丞相崔暹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斬之岳果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連定泰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微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微隙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陞之，與孫騰私言陞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陞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材入宮，擅殺御史，並上奏奔稱魏帝逼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勝曰：「語稱高王元家兒，孝正如此，領軍妻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奉山王鸞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管。倫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賞顯智爲濟州，倚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字文黑，爾自平秦隴，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營，但表啓未全，背戾違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會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爾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總接蠻左，密通義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勒兵馬，

三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庾秋于斛律金，擬兵四萬，從來遼津渡，遣將軍曹昭刺史寶恭，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歡亦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倖所開，陛下一旦賜疑，令徂往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于孫珍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于戈不勦，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諸意，以答歡使舍人溫子昇草勅于昇，遠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于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舍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蔡雋，其申朕懷。今得王啓言，善惡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于孫，還如王誓。皇天后主實聞此言，近處字文爲亂，賈拔勝應之，故暴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字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賈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爲日已
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
極武朕既聞昧不知休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
也如聞庾秋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
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
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敷人置出休臣之口
去歲封陞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恠
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
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惟問之者寧能不疑王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
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
欲奮空拳而爭成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
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
辱盡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
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未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
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既遇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
捐膺不覺歎欬初敷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
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南邊

都觀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
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
是彼謀焉遣兵于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
溝虜船不聽何洛諸州和雜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
敷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勿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
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彼
鄴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之糧廩別遣轉輸
則讒人結舌憂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
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問輕重
朕雖無武敷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成之策決
八
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實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
狀敷爲北伐經營敷亦勒馬宣告曰孤過爾未擅權
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朔擢爲斛斯椿護
構以誠節爲道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
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
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敷曰本欲立小者正爲
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
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
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款魏帝不報歡
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賊未決而元就之與斛
斯格爭權不睦賊之棄洛徑還給帝云賊兵至即日
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西入洛停於永寧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隨則賊龍竿榮急便亂失臣節安
在遂取儀同此列延慶侯射幸雄尚書崔孝芬散騎
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黨也士弼籍沒家口乃
與百僚議以清河王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
決事王稱驚蹕獻之數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
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卷五十五

三

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
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太
室業美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
定曰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
之是為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為二獻以孝
武既西恐逼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
陽形勢不能相援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萬狼狽就道散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
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閉門無禮從妹不嫁者
三人平原公主明升從兄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

卷

不悅由是使與泰有隙飲酒過醉而魏泰立南陽王
寶矩是為魏文帝初孝武與數有隙徵兵四方東郡
太守表侯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
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侯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示寧肯授人以柄雖歡撫之
恐是據於羨襲也思政曰奈何侯曰聞數有立至之
憂西邊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甘憤一日徐思其宜
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數戰吾軍使寶
泰西入平賊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三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獻不戰自走矣乃
聲言救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寶泰將聞軍至
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寶泰自殺傳
首長安獻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救浮橋而退儀同薛
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
還高昂自南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
流矢中者三頭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曰
恨不見李式作刺史數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
史昂欲入藍田關數使人告曰寶泰寧沒人心恐動
宜速還路險賊據故勢可也昂不忍棄眾小戰全軍

後漢書

而遣五月以資振勝爲大師八月泰帥李福等十
二將伐東魏以千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餒殺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迷圍恒農歡
長史薛琰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胃成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蒲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成黑瘦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亡不覺猝
難取飲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秋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軍州刺史王黑黑
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焉胡城下
謂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家死生在
此欲成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
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
據渭河此處得衆必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卷之三
五

第六

河非泰所欲獨取失實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
戰擒心願假一節登王黑之兵邀其走路泰遣達
奚武說徵軍武從三騎皆放歡將士衣服日暮安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提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泰馬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隨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歡曰勝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八刻類集
卷之三
五
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
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勝
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羣原以薄厯營照
兵莫有應者養甲士八萬人棄鉞仗十有八萬泰追
歡至河上還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
之兵甫至乃於戰所入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曰
歡欲因奉新勝而驕往取之欲不從泰至穀城侯景
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贊文請帥所部擊
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贊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進夜遇李弼達武美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退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黑泉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弼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迷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達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至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答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逃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鼻意輕泰建旗益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八編類集卷五十五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數間之如養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亦給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成者以萬數初歡以乃侯普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藉首曰顯出威力以報深恩及弼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勸兵不動謂魏人曰乃侯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西魏置陳旣大首尾馳逐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兇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並不和又不知魏主及泰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備同牛虎等爲抄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寸金彌王恩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陷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恩政被重創問總管曰暮敵亦收兵思或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恩政會其已蘇妻劍扶恩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趨左右勸乘馬以簡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舉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羣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法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謀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發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欲泰留王恩政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劫關

中大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羅漢河東大關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同志王羅漢受委於此以成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聚賊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蘭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局合不能為也日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運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還善之心雖有善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八封類纂二卷重平

卷重平

七

本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奉泰嘗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疾勇乎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樂辭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千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羣卒歡失馬赫連八封類纂二卷重平

卷重平

三

取令責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必俄奮
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責前者次傷相繼乃謂左右
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
不爲賊所傷何異逐生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
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退東
魏兵追之獨孤信干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
親諸軍由是得全若千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
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外此中必
有以異乎乃建旗鳴所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
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入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將言於歡曰混
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
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
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
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今幸而大捷天授我
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
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
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
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

臥懸斃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
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
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韋
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
禮甚泰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伏幄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
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
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鵠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人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新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貧自理辭官俸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葛侯驥奴

行原州事。時開闢寇氛。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苗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飛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王將。不能制。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泰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朝政泰請往觀之。以泰非常人。將留之。泰說陳忠款。具託左右。若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第耳。侯莫陳悅本質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侯莫陳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鞏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巨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泰詣關謀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圍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豪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泰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候。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泰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處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泰至平涼。英岳甚憐。將士悉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泰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晉書

卷八

主

晉書

主

放之泰亦悔驛追之不暇基亦逃歸言泰雄傑請及
其未定滅之歎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嘗
以計謀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歎乃如追悔于時魏帝
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
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勒
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狂害忠良復不應
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毘還泰
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承洛首尾
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
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
帝因詔泰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
以殺賀拔岳罪又勸令歸朝悅許爲詔書與泰州判
史万俟普授令爲已授普授疑之封以主泰表奏
之魏帝因問泰安泰臨計泰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
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
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
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
百姓大悅軍出木狹圖大雪平地二尺泰知悅往而
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恣
左右不自安衆遂離歡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

萬餘人據守承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即輕騎數百越
畧陽以臨悅軍其都將皆勒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
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降內應其夜悅出軍
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
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逃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
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
皆以賞士卒臺廩無所取左右猶以一銀甕歸泰知
而罪之即剖腸將士衆大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
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
志故魏帝深使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
督梁禦卒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
帝進泰待中關西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
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
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
意在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羅率
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得抗拒如其
寇洛即襲汾晉皆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
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
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
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

漢武年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爭據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喪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據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象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朝人編纂卷言十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祖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遣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國王瑩是時瑒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疾景叛東魏來降未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賴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權負上者及棄并塞之城中華鹽擊斃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賴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援賴川既陷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賴川置州遣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泰令從猷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至是年盜殺高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王斛律金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王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滅矣會人雨畜產多歲乃還二年尚

書元烈謀殺泰事世泰殺之魏王自元烈之歿有怨言詔誅泰泰諸子皆勿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子翼分掌禁兵由是魏王謀泄泰廢魏王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子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侄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朓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唐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也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大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奏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旺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領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承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充

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虜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莊而樂聲不絕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宗權與莊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旺攻汴全忠聞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逐毋與之鬪也已而莊見珍在後果止卽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莊軍爲二而擊之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莊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果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發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勣爲留後磻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驎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邲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邲而魏軍張彥真從訓戰死邲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面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歿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將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屠執泰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璿殺裴徽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璿獻俘于京師表執璿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退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洎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洎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洎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洎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奚三千屬溥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皆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克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鄆野充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遣行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汧水擒克用于落落送于魏魏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魏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還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克州朱遣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高平師古敗於從周至返兵至于泮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兵討潞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共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鸛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四

銘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郃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爲梁王

入編類集

五

李

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真郃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特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遷美女內之宮中胤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敕郃寧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郃州屯于三原郃寧節度使楊崇本降胤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郃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郃悉圍復入奔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餓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八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來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入編類集

卷五

六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從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復前來之比臣得遠取及感乃幸耳不忍見其狀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偏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卒克用使者還言陽言崔胤之構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伴則衆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七

藩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真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或全忠全忠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璨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姜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八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朱表稱邠岐兵逼京師請上遷都洛陽表指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騎從士民號哭滿路馬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絕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延範爲御營使改長安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公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者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聞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呼萬歲朕不復爲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鄧
藩云乾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
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危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謐附上耳語建躡全忠是全忠以
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軍以

八封封表 朱晉王

九

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師藩鎮以圖匡復日朕至
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還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候發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間月丁卯車駕發陝王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間詔之司天監王暉晉國夫人可

謏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怒於穀水自崔胤
之歟六軍致亡俱盡所餘擊毬俱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懷遠殿散
之祿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曰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爲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延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章懷爲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以壯

八福福表 朱晉王

一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管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晏不測與皇后於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真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揚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切近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一即官門言軍前有意奉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二開門見兵曰急奉何以兵爲史太毅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宋帝方醉迷起軍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將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柩前即位官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官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反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及恭氏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實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復葬玄暉遷昭宗諸子德王番等置酒九曲池酣酬悉縱殺之投尸池中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恨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延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延範曰延範勳臣幸有方蘇何籍樂卿器弄元帥之官延範之不下全忠聞之謂實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以絕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延範損語於全忠故二人皆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八柳璨得朱全忠之勢恚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謀殺以應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寒災異卒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殛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若不若盡殲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庸裴樞爲之一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救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振疾樞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覲逐者時人謂之賜策全忠嘗與僚佐以遊宴坐於大柳之下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青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拚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募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太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青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賊愈尤甚全忠曰汝曹巧迷聞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與衆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稍緩讓不受衆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官人達意玄

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設趙殷衡諸玄暉去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官後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廚使朱建武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立徵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闈矣是日斬蔣玄暉赦罷官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於都市衆臨行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涪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涪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之不肯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王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宗遣御史大夫薛平詣至大梁勞王貽詔請以臣等見王攝之休偕貽詔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上帝方仁平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謝之貽詔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於梁
詔禮部尚書蘇循齊百官踐諸大梁以攝中書令張
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
薛貽鉅爲押金寶使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
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辭之涉大駭曰汝乃
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安於玄德殿帝復與宗
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二百

八編類集

宋宣宗

王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爲末唐昭宣帝
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酖濟陰王於曹州退諡曰
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
徧全義子總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
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
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
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
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
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詰于雖在
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
友珪常有過帝詰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
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
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
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
之曰事急計生何不取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
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敬翔左遷者
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蕭
勛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勸以千
兵百人從友珪難控歸士入伏於禁中夜斬關入

八編類集

宋宣宗

王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
非他人也友珪僕夫馮延諤刺帝腹乃出於背友珪
自以韃靼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
馳詣東都命勦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傳王友文謀
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鄂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
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
務韓勛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
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墓立諸宿
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
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被舉聞其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諒侍
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諒謂使者曰所立
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
爲友珪以待衛諸軍使韓勛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
諸軍討之友諒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
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勛副
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
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猜疾不預
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勣節合兵五萬屯河

八編列卷

久言三

上二

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
梁兵于胡壁友諒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
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
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還
爲荒淫內外憤怨友珪雖唱以金帛終莫之附駙馬
都尉趙巖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 揮使袁象先
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自密與之謀誅
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
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還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
師厚曰郭王篡越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
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郭王截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
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平或月郭王親統君父賊也
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
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
其將王弁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
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
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
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
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
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
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
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
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趙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
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
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官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
廷諤趙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
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
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
被傷于瞞乃定衆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

日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近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諒友諒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諒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咸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威帝游于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八廟要集

卷二

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謀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中李守貞詠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劉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自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夾河中成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于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關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櫛其城東思綰其南文珂櫛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櫛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攻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夾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子自焚死思紹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
 王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
 多矣未嘗以王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
 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
 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
 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實貞周王
 章等皆賜以王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
 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
 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豎
 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昵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
 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
 為賓客得銀數鎰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
 自持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
 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
 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史白新留守
 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
 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
 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
 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日
 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
 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當於春秋有
 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
 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
 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
 竭其愚駑庸不負驅策帝欽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
 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
 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
 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太劔安用毛雞三司使王章
 曰無毛雞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
 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開其
 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感之曰
 旁有姓閻人何憂晉卿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
 逢吉識之大怒以醜語詆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
 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
 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
 去邠與之聯鑣逢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
 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日陛
 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

郭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達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郭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告聞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不見與郭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郭等親董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弘肇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誅誅郭威王峻之家洪誅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糧驅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郭等克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初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邊潞鼠輩以清朝延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彦超方食得詔捨七節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彦超曰侯益衰老爲儒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葛脫視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還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趨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昔日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等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彦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誅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營西北至趙林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弑蘇逢吉閭胥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錫肘之威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錫李洪建
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錫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錫妻
裸露以席自蔽與錫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
惠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錫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臨毒一何忍也
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錫曰爲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堅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錫與李業等赦其妻子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五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脯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
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
猝之際吾不能保銜乘與罪已大矣况敢貶君子焉
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
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
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勲高祖之子其令百官
議擇所宜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
峻入見太后請以勲爲嗣太后曰勲久羸疾不能起
今左右以卧榻半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與峻議立贊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
受命之際湘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
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
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
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
廟事太后爲母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
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
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論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雅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五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起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焉
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
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焉公事崇
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誥
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
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營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試湘陰公贊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折代嵐憲隆蔚必遷麟石十二州

八福類集

卷百六

三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養車駕出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捉耳曰幾敗吾事乃救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土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咸立四年卒傳其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盛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奸諫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奸諫以實封帝命并屍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書府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八福類集

卷百六

三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能罷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答戰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穆軍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承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承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爲檢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間權主軍者釋趙鼎之四歐陽修曰世宗爲人
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
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
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
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泥此銅像豈
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
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
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
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僅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逆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二

五十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也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陸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
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
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
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聖人不務廣
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
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
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以
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禁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
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
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蠻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
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之
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
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
劉淵劉聰太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
於內地速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潯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
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
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
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
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
專邊圉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
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為夷矣一旦無
故分辦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
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導而處之不使之羣而
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戚也不使
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
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
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
其漸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
則久久自然漸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組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
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
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
若後世化外之戎夷盛衰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調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下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
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
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三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狄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

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鞑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

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

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

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千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難其言曰平吳僭王矣蓋
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而黃池之會
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
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矧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

於是不與
僖公二十五年平朔平東之東遷也亦有適伊唐見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也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非秦燕人東至泉騎助漢

顧師古曰務在東非方三韓之屬

志曰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亦必敗事方晉
平荀事借助其助雖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世
晉史書不能保其必無也晉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
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狄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越充國還之內
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從之三輔貪其暫安之歡信其
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空志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復
者之為深

李賢自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
以驅逼魏武雖余其家為五部然其害皆若晉楊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謂假稱天威縱至中原懸懷
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
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

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入君之處事何可
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種彘歷古為患觀初人
塞西非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
河太原焉期安定上郡盡為秋庭矣宜及平吳之盛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馬朗於平陽以壯諸縣募取成罪徒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魏胡駿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空早絕其源乃作後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利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何如也而居晉

八編須臾

宋書

夷狄

二

陽石勒稱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呂黎種類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後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召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瑄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滅二萬奈何欲手受後奄遇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諸郡告之淵白穎請歸會穎弗許及王浚反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叛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大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瑄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八編須臾

宋書

夷狄

八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去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終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立空念徒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妄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

既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寇帝之名而狼子狐兔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固阨平城何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曠野謂其虛賢於城郭也獨美於章叔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劫邊人綽絙趨集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諸如阿史那社論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藩皆失臣總制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慮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蕃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詔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成壯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導寵偏私之謀也

臣按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孟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韋事召諸將以賈循呂知海楊光烈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

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曰食哉惟時桑

習通惇厚德允信之仁厚而難也任人惡之人變

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待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大禹謨曰無思無為樂土

魯頌曰翩彼飛鵲之集于泮林食我桑棗懷我好音也彼淮蠻來獻其琛也元大運也二象齒

大路也南金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

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禘願

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

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

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

顯矣

交趾之南有越案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案以三象重譯而獻曰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帝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

豈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先王之訓也有

刑不祭我不祀不導讓以文辭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職有戎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而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初不享征之且觀也示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危頓也乎吾聞夫犬戎樹犛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純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與萬里之師所費不知

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尤武一語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遠

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

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

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諱言容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掌穆王之言

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聘令而損相之

朱申曰公蠻四夷七閭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經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齊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難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人編譯書

卷之三 吏類

一五

及有陳說辨詰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簡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之譯經

使之術然難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哉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職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選者

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入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而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而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而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而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

行令卽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卽王制所謂寄譯

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

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卿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

之州給譯覆其人數謂之邊譯蕃州都督刺史視品

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東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

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

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

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昔重

實初復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未政而啓其輕度之心。

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親狎。我朝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齒獸心，茫虜哉。

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敵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此其業而傷其技。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安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開場，下開國，作分物法，所遣使館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開國使以表尊主，則開國歲一入貢，餘令熙泰州貿易及元豐者，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計一貢，則限不設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獻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駢動行市，調發人壯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裕原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寶貨，內有東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集，不便用，募者亦禮部看樣。按漢書：東平王宋朝正，蘇東平子及太史公書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龍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否，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皋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喪，將予殛爾。皋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克其克有勳。

按此禹時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錄。

度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論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關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矢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傷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還騎候四望隱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壑四望隱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并

八種類也

朱重子

兵類

主一

張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早反

口張

開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克國以爲一馬自作負三
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炭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度計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案首
爲畔它種切故臣恐策欲捐平開昧之過先行先

寒之誅以震動遠近使通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
如其俗者捐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爲國督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
用其策以書敕讓克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疾倉卒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早開將軍其引兵並進克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早開以解其謀臣故遣開
蒙離庫宜天子至德早開之屬皆聞知明認今先零
爲早開未有罪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人畜事

國書重子

兵類

主二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呼故與早于解仇結約
帝欲先赴早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
恐不能傷害道使先零得施德於早零堅其約合其
黨迫勝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早開之
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克國合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免
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聖書其子叩使客諫之克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是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勦捷。稍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堯獨是愛邪。吾臣以城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休。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解前後降者。萬七百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計也。

趙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超。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其後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也。居人遠。小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聲。民理也。其野。備人戒防。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教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里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爵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婦。外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遂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落于代道里遙遠。聖蔽撲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奉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奉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繹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求親足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傳陽侯親見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周。廉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十十。抵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賴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仁與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瘡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旗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卑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實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洽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報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遣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達而不達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益驕加侮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來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牟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轡馭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悉銳上言言戰陳聚天下精兵屯於廣武顧問馮唐曰臣聞匈奴之患也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復守舊文顧增其約以爲義勸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侵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土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妻孥帶稚子咽哺胡馬不覓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應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軍千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計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違行賈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大規。事建。設不關萬世之利。而愉快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後效果何如也。

魏母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暴

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賓曰。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沮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但謀贈以官秩。德祿以大義謀國事也。

臣按維州悉。但謀之事。司馬氏是倡焉。胡氏是德祿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祿初得悉。但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李執

侯。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行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祿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

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按仲淹所謂登壇議信以盟好爲權宜。邊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使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宜。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家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殺戮。不聚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面連國靖矣。

人壽集

卷之三

七九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塞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向乎其後過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冀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據焉孫使公主過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威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今單于歸義係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適上世之遠策神聖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

顯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單于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人壽集

卷之三

三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圉棄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貽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
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遺之諸酋及酋
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参天可
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奪制事失權成卒
不隸於守臣守臣不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
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
遙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
絕境方馳書奏取裁行幸往來動踰旬日比蒙發
使還已獲勝罷歸小則糜蕪歲禾大則驅掠人畜

吐蕃之北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
餘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
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難析夫部分難析則紀律
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
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
廊右三節度而已猶應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
頃刻鑒誅勦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以得抗衡其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則兵

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
救焚莫無防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真有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
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人當須集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
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
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聖書俾起自遼東歷
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

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二曰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
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請每歲所遣行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

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關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送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卽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智略某人有力某人善騎射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試中卽於本色糧賞外加以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謀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關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使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敗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避失者皆

以射決之射中者爭之免之輕之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宋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八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若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東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猶據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必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我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將若余輩皆不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胡令一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見之變虜騎直犯汴京師離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

百萬人家亦當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
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
萬一有敵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開中其謀不細
蓋漢多叛人陷於窟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
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也
平耽州天監監即學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
藥師來朝得旨打毯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
師導之也

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
必積芻豆以爲飼餵之具金人犯宋京師人導
之屯兵於其近郊之平耽州藉其芻豆飼其馬
以爲久駐之計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
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
莫不悔惜然事已既林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
都城東北鄉村墾二業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
若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

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
摩礮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奉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
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
也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大往城于方
出車彭彭旂常旆旆旂常旆旆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朔方
赫威名南仲德猷于襄除也言

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爲邊地漢人城之以

過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伊成曰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境同地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
務春夏秋成三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隴其走集通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師伍相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備
不食不懦不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都者楚之國都也
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置朔方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鑿要害。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蒙恬王時已起。隴西止。迨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趙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非齊若隋亦皆築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屢屢築。勢之勞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之問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關山非假也。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止郡十餘。蒙恬創如關山。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至臣高關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塞

關焉。自關北出黃中。關口有城。峭山結。可謂之高。關城自古迄今常置重。得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關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道巨。蓋孽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衛居庸關。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指其吭。然皆居庸而謂之指背。出紫荆而謂之指吭。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死生之繫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

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

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則將吏被甲冒而

睡。

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人備須臾。

卷一百一十五

萬石布梁谷。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遺。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清外

蘇林曰。渠谷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人。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其地都

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

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襄

侯魏遼爲其地將軍。陸處侯周寵爲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觀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卽欲勒兵自征。匈奴帝

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

於甘泉。長安道諸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

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

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人備須臾。

卷一百一十五

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

郡。蓋古人守邊。旣於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

屯以備之。又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旣自禦之。又

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

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

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

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

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陳

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

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

為其家。一曰。其必不可已。所以肯稍難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性不通。敵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據而有之。此成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請遇有邊警。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希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障。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數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足。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郡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設塞。徵五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畏民貪利。侵盜賊有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

時。世世不絕。今罷塞。塞之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集。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集點。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匱落。謂出上榘。木。略谷水門。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更發屯。築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人指類長。卷之三。光祿。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塞。塞。微起。卒。障。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管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經。電。錯。傳。所謂。蘭石。渠。谷。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益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末多

已分邊固圍走陛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龍西
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
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
戍消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儼計
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障塞因河爲國轉
漕甚速自山東咸服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屯于阿利達
止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築城與以赫連

勃勃爲安北將軍漢朔方勃勃稱天王建國

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鎮北夷夏十萬人於

朔方水土黑水之南營起都城爲統萬命其

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肯

名山而向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處漢

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

分置勝州榆林郡唐福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

兼安北都護唐肅宗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張

五代李仁福義趙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末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

內附亡命願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

沙漠茲雄國之以竊據欲離其職呂蒙正曰自

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

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

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

成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

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卽今

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事史

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

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有曰象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縣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

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

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

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西盡屬拓

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

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通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度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寧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
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八指類集

卷之三

地理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
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
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
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
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
有獲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
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
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
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
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及
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八指類集

卷之三

地理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以
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族於其所經
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
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
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
於漢人之勞費益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
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饑五穀
尤宜稻粱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爲之屯營
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

前下令朝

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議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當以爲可
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禦邊或於河之
北設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端設營堡以
防其徑捷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范滂徙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闕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逝。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累不顧。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水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憊乏。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能邊防之苦。一也。北卻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歷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健甕米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廷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逶迤而非。歷居庸而東。極于晉。無間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關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于設險焉。聞雲代一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太

邊有亦邊。亦邊以謹斥候。亦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太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闊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端。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即以相應。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

年為期。

唐高祖時。突厥寇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皆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置武置身。師於河。扼其入中。昔待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邊匈奴。今可用。帝使榮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紅工。大發卒治戰。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置武置身。師於河。扼虜之入。唐亦言魏為長塹。則是遠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崖有拂雲祠。與虜生犯邊。必先蕭蕭。解然。朔方兵度而南。時置戍。悉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入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實爲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鵠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同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間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連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

義營。華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地就上來。二。京師東北。燕薊軍。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至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蕪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千永平。或遷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援。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谷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盡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乃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臣按。仲池上。文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左取其道。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然而而。則左

不圖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鄆延副總管許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實復兼鄆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鄆路雖令互相策應然涇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元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正三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賊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令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遂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巖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入之力而制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正三

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乙初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棄其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力矣

延陵類全章介通文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三

大學衍義補

夷類 駁夷狄

列屯遠戍之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易祓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

類次發賣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三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閭左之戍本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唐起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請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郡

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大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錢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縣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

三日若不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

愚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

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

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三

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

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

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體年

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

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故見於史者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以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陣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總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模構隨軍征調或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臣按屯鋪之策欲募民相徒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照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

張晏曰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市籍七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郡官或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源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請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魘魅古典也秦始皇請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請更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郡官或罪繫囚出戍惡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從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營或戍則置上林兵老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哀約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墾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勞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耽惰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推貴富豪子弟欲奮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慎以建功業也一主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苦鬪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主虜退而論功

方且虛張功大奪邊兵之齒獲擄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人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臺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後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懸雲二衆以資後廷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職名

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卽今總兵官之德宗時陸贄上言靈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雲驚沙慘目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押於歡康此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憤駭奪氣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駁責奉若驕子姑息如傭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懲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

緩恒念戎疆之无奔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肆布路東清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艱則拔棄城鎮以提遠近之心

贊又言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而關東戍卒歲月蹉跎不安危城不習戎備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葉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諸達謀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廉賜之饒達有三倍之益此則傳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疾人所人猶棄焉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猶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疾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饗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菜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四方夷落之情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禹與禹謀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受禪之初此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不叙具畱者猶不卽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未格於是考其善惡而

分背之焉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非桂嶺雲貴

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玆曰獠曰獠曰獠曰獠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獠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獠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而非若今世之苗若獠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非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

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
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
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
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叙之義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賁布

臣按漢武陵郡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道亡人贅脩賈人擊南越取

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可踐之後也姓驩氏秦已并天下

八編類纂卷之三

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郡領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

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非胡之勢實

與南越不同西耳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

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

之地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閩越

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

東越閩越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

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廣貴將

別越萬之地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

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
郡邑者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
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
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南方暑

濕近夏瘴熱暴露本居蟻蛇蓋音蓋也生疾厲多作兵

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

去之則復相聚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

八編類纂卷之三

兵糧之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如使越蒙人微幸以

逆執事之頗行謂言乃行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臨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滋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自於成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其山菁之瘴癘猶瘴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買捐之曰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素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咎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大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

按捐之謂非寇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人編類纂卷之三

皆勿以爲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氣若夫

祖宗所得天下既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卑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討其所得不償其費

永和中外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備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剽揚充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成亡者十必四五遺步萬里上卒疲勞非至嶺南不復堪關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成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剝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起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諸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人壽遺纂卷之三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從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按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三

三

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雖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後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平力薄不足以相鈐制

愚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獲獲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弟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三

三

既授其役同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遺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酋慕華風習禮教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府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土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潯欽

橫貴等州屢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後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儘皆非虛賊已幸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諸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上書憲宗

卷之三 兵部

十五

按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人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其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

竊入者非營或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譴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兵備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共遵守則永無失矣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條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百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

人壽集

卷之三 兵部

十六

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於倉忙失措仁宗時狄青諳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杖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群漸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崗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按四人各以成兵百餘爲溪崗綱領可不違還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大遠之計哉

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初割容遠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容

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

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

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

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內歲

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

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戎僅有南寧馴

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軍弱請如張斌所言及

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遠還守將謹

護其土以爲久遠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爲交趾

地後女子微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

分嶺南爲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

劉隱并其地以爲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内大亂有

部領者定之其子璣內附宋封爲交趾郡王

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

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延欲修貢安撫使

邵睟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惟也仍

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

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國陳日煚爲其婿遂有其

國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

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

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

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穆猶

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

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

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爲黎季犛所

纂季聲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二捨易名彥許
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置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相遁至
京題其實季聲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聲伏
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偏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宋
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

聲及其子答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
國人咸稱李唐殺之盡無可繼承者余請復古

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
州縣衙所諸司一如內地後有黎利者乃夷中

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
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

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

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誦頌
矣奈何世歷五代爲丁家所據宋興不繼封之

遂使越城淪於異族之域而爲休僻異壤之俗
不爲郡縣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郡班班

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
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

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闢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志神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賤所

太宗皇帝體其意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賤所
高皇之意不覺陳氏之嗣遣使通還其國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盡送

征夷撥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逆黎利之詐遂爲
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一王之王一國之國一民之民
聖祖志撫綏四裔而南越真甘南之域奉漢

宋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
其重衣重錦綢惟今且驅城遠徙有宋並于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
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

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連

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

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

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

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東諸州皆

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

則其要害也鎮安有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兩亦

與之接境二皆連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

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

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由

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

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

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

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

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

安南邊境之大略也

○以止言南夷

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

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

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大戎交通則彼大戎

者固不敢越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割刃於

中國之天下哉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

與燕趙秦五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

胡悉逐出塞狄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按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

自立爲單于遠東而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大然

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其諸夏爲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提氏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今胡言謂

天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

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臺桑而只伯之輩皆驚才下乘惟脫脫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遇旬日彼自去耳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宋城矣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奔騰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不滿四五萬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刺所殺哈刺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彼毛里孩比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

人海集

卷三十三

史部

三十一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非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喬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子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來始里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性依之控弦且百萬咸秋城疆古未有也唐高宗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李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且爲之謀導之入邊故諷利自以爲疆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人寇薄渭橋驕盛京師太宗身勅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關下雲掃風除其國遂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勒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朔北至隋曰韋紇其人號強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并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侯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接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毘加關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鸞猶鶻然

人海集

卷三十三

史部

三十一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口家古曰秦赤烏曰塔塔

見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七國世通下沙漠傳子受獻議理達獵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臺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上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悉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脫不花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臣惟我

朝都子幽燕茲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制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此漢唐尤

空倍加意焉

大明一統志曰凡良哈本春殺時山戎地泰爲邊西

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司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異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

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景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疆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頭目中

有子幼孤者優軍賞銀給例一體賞賚則彼感

我深恩永爲捍敵矣

○以上言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窰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胡與匈奴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隨國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空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義蜀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得偏於四海欣然以爲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捷爲發問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比犂南閉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

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當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兩城如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按此自秦漢以來連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都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按自漢建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

人畜

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感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者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上舊

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清涼日序不可
築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何奴臂
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土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故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於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
曰嚮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登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卽今
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卽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折支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齊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遷婆川隨開皇中有論
贊索者居游河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囉始
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
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禰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
其地設官分藏以吐蕃僧人人思巴爲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第子號司空司從國公佩金虎印
章者前提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必有官職者至
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非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龍谷衛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
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
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北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
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羌
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唐約東不
復生授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僻僻爲難生
蕃頑犷屢爲邊害所以近絕之者區處未得其
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
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
岷州例建一大指揮蕃僧中之有通行爲衆所
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齊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違前時將年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書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熾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

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盡爲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宜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

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地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宜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

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麓川宣撫司，大

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

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

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種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

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

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以上西書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棄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後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靺鞨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說都於渤海上海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其邊曰挑溫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充幹憐曰李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迫入

本朝悉就歸附自開元遷其四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節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鹿兒文失里綿奴兒于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兩至剏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甯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水河至薛例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水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宰河及建州本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又置答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

夫阿塔赤河城計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算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

犯邊境，往往生于遷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以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遼水與營州接，北蘇幹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徵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卽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于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開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官府，蓋慈悲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

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曰徒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按高麗自晉侯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統羅，今

統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征之時，已數

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設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閩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艘輒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共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燬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

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十年來朝貢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逞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讓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振結和通。使休寧。非墜爲功多矣。日無議軍。

按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純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八和集

卷五十五

三八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胡賁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

能事也其有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幾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千足之疥損中國之患

胸背之癰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斥外夷就如其言亦

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皆妄言惜帝不能

從卒致大敗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

節目關係却在此隋文帝新令天下爲一其時突

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憐因高

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

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

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

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

詭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

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日葉金湯之

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慮

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共敢諫言知而不肯

或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遣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自能爲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害恥

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太乎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紅龍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

賴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隙然後

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廷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

歸宿衛其大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

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瘠瘵饑死十七八乃

引還鑾追擊之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吏以捷聞
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揚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際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揚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以聽小
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
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
幸耶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遠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歟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畝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募
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凡有不平不深長思慮毋使快一時之欲獨一人之
私以啓九族之禍哉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歿于海島還
者僅三十人

臣按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
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
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
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世祖爲此豈
復有君人之道哉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左編

夷類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其番朝鮮爲置吏築郭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王盧縮反人何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應結蠻夷服而東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道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討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入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爲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入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奏
敢發天子曰將軍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有渠
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讓卒溫約今
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
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食其以素所意告
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
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營計事即令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陰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濫清侯陰為荻荻侯
啖為平州侯長為發侯最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
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爭計奪市樓船將軍亦坐與
至列口當行左將軍擅先縱去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高麗

高麗地來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
水為營州接北靺鞨其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
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龍驤山屈膝為孔南遼
沮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
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
山色若鴨頭號鴨渚水歷國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
于海而平壤在鴨渚東南以巨瀋濟人因恃以為鹽
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
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其
州縣六十城置僊薩一比都管餘城皆處間近支
亦號道使比刺史俗喜投壺楚朝食用遼豆蓋蓋
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其治
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
家降敗殺人及劫劫老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
沒為奴婢故道不擾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
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背自祭人
喜學至窮里斷家亦相矜勉衛側悉構嚴屋號局堂
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主高元死異母
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數遣還於是建武悉授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并爲上柱國遼東郡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使人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傳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俞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井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塞隋士戰衛豎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系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待節各勞且觀蒙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轍曲見華人流客者

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

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

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敕我以舟師自東乘飄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使持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毆吏討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部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夕至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

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

阮開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

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

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

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和諸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北詣闕朝貢烏桓武顯留宿衛特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去王降緣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薊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賈子。咸時。互市焉。桓帝永壽中。張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真坐帳中。與子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相通。遂使斬屠各衆。師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臨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

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特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關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首虜一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之。其餘衆萬餘悉徙居中國云。
蔡邕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僊師長。邕有權畧。視事五歲。無盜賊。課爲第一。遷黃門令。時天下郡國尚

八

未悉平。募賁盜賊。白日公行。形至誅破。姦猾珍其支黨。數年。募賁政清。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緡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駭駭。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

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閭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垣邇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許無功出獄數日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數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登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匈奴一

恭訂諸

九

趙襄子餘句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中至高閭爲塞而置雲中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賢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克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遼山險要給谷可糴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

匈奴一

恭訂諸

一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意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三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部下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

之復以鑄自射其愛妻左右武頓恐不敢射貫頭
 又復斬之居頃之貫頭出獵以鳴鑄射單于善馬左
 右皆射之於是貫頭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謀以鳴鑄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鑄而射殺
 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貫
 頭自立為單于貫頭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貫頭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貫頭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貫頭
 問莽臣莽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貫頭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貫頭畏之乃使使謂貫頭欲得單于一闕
 氏貫頭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
 氏請擊之貫頭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
 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
 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處為隴脫東胡使使謂貫
 頭曰匈奴所與我界隴脫舍地匈奴非能至也吾
 欲有之貫頭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
 與亦可於是貫頭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貫頭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貫頭不為備及貫頭以兵至
 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
 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貫頭
 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北服渾廋屈財丁靈隔
 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貫頭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從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大攻國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兵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於是貫頭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貫頭貫
 頭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貫頭從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
 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北方盡烏
 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虜遺闕氏闕氏乃
 謂貫頭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
 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貫頭與韓王信之將
 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貫頭遂引兵而
 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爲匈奴將及趙利王貴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以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綳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大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有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賁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二

孝惠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故約終孝景世。武帝卽位，明和親約來，通關市，餽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奸，閑出物與匈奴交易，得馬賣焉。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焉。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焉。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間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趨，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十餘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

四

後冬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桑朔方數爲寇
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校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
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
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
精騎往往隨後去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
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
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
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
從其計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
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境匈奴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
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
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言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
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
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
草之地母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
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
遷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其節而以墨

懸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簪
懸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
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菽
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盡酒泉耶以隔絕胡與羌通之
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
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
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
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
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繪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
爲欲說折其辨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而單于復
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
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亢

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妻厚幣直數千金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亢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又遣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亢國置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
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懷
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
欲以牽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
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
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
死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
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
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亢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漢遣中郎將蘇武持幣路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罕浞野侯破奴得去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
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復二廣
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
悉意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
與貳師將軍戰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五盡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有詔
捕太監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
匈奴貳師在匈奴族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
者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二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墜
類罷極苦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并糸城治樓以
數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何何卿穿并數百夜
射數千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背漢先單于家母

奴怨之方發三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徵發兵
擊之以同發軍都尉趙克國克國以爲烏桓間敵
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何如布希寇盜北邊幸無事
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昭帝
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
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調哀救公生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
國吏三百石伉健騎射者皆從軍凡五將軍兵十
萬餘騎出塞至五千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西域昆彌自將會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夾與
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上以虎牙將軍
不至期許增固獲而祁連知衆在前返還不進皆下
吏自發漢封惠爲長羅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
雪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人其東烏孫擊其西
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匈奴大虛弱諸國震
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
輜國得漢軍以衆而去單于復以單師王昆邪
塞錫車師並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空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韓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日逐王先賢揮其父當爲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胸觀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胸觀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爲胥堂單于先賢揮兄右與韓王立爲車單于又有烏藉單于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殺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尊車單而車單復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又自立爲郅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伏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朔太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詔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帝本衆黃金璽轂纓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裝載十安車一乘轅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遣殺米橐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之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旣脫皆殺之呼韓邪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
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
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却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
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自與爲盟約曰自今以
來漢與匈奴令爲一家世世母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
路刀金罽牢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
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
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呂猛懼以漢國世
世子孫與夷狄盟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
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
猛奉使無狀罪云不道上海其過有詔昌猛以賂諭
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
遂定却支既殺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
見擊繫欲遠去之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翁侯計
以爲匈奴大國孫素服屬之今却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
矣即使使至匈奴也諸却支却支素恐又怨烏孫聞

康居試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素
駝驢虎數千匹迎却支却支人衆中塞道死餘財三
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
居誅斬却支却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
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却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
擊故未得至漢今却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
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
騎將單于論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
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
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
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焉放縱出爲寇害故
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
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
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
秩皆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武謨伊秩

營自代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林伊嘗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保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皆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功德豈可忘我夫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皆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前不能得而歸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人司馬驃驃將軍王根領尚書事咸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賫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自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持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詔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聞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寧虛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袍帛

八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容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通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驍車王緡陳饒吊敵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論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軍既至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欲單

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絨單于舉被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勿與單
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庫濟
曰故印絨富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被授譯蘇復曰
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
絨奉上將幸受著新絨不解視印飲食至夜過罷右
率陳饒謂諸將幸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
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幸猶豫莫有應者健燕士果悍即引斧

小指

卷一百一十四

五十二

文

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幸曰漢賜
單于印言重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通有漢言
章今印去重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幸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幸所自爲破壞
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
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幸
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
將軍右伊秩普將人衆寇擊諸國恭於是大分匈奴
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關苞副校尉蕭綬將兵萬騎
多齎珍寶至塞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

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于登助三人
至則賜拜咸爲孝單于賜安單鼓車各一黃金千斤
雜糴千匹戲戰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
助登長安拜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綬爲
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左骨都侯右伊秩普王呼鷹普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
屢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太甚萬餘中單
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累民吏畜產
不可勝數揆遠虛莽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迺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
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迫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
十五子莽濟嚴尤諫莽不聽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烽火之警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更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
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小指

卷一百一十四

五十二

文

厚差見威前後爲莽所拜故越惠而立威爲烏累
苦難單于云當遂勸威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
王歙者玉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弟驎
都尉展德侯璆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綰
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于以下二十七人皆
置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璆莽
外校陳良等罷諸將軍屯兵

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五

左編

夷類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空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欽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

八編類纂

又主言

意也。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徒河之西山，廆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衆鮮卑，去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疾

七

莫如勤王。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脣，豈甚此乎？豈子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覆，臣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故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卿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

八編類纂

又主言

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強，今宜通使，邪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遠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倫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入爲冀州郡，豫州入爲成周郡，青州入爲營丘郡，并州入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時平川刺史崔崧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其有赴之，步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

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何
崔益虛說遣二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
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其送相猜
防一則疑吾與苻融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
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益虛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
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嘗獨
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戰士
配其子銳摧鋒於前勒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
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
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勒已入其營縱火焚
之遂大敗盡俘其衆於是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道
長史裴嶷送于建業崔益懼虜之警已也使兄子兼
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
教我耳虜將蓋示以攻圖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
救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蓋懼首服虜乃遣蓋
歸說步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必與戰
十騎家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盡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
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
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裴嶷之入
今支役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
其使於建鄴勒怒遣于文乞得龜茲虜遣裴嶷距之
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
平郭起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茲之悉虜其衆咸帝
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遣使與太尉陶侃等約以共
攻石勒朝儀未定入年虜卒乃止慕容銳嗣位是時
段氏益強盛其地西接遼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
萬餘力控弦四五萬騎炎康三年就自稱燕王四年
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號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
年就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王
穆帝永和四年就卒子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
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
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龔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道慕容恪攻龔于廣固燕諸
將請急攻廣固恪曰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恐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
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雙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奈何暫用其威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
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為高培深塹以守之倉粟未自
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倉糗出降恪撫安新民悉
定齊地倉粟為餉所殺并阮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
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人武
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
河界地入置守宰恪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
下戶留二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
期東秦大集洛陽創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
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丑發兵以來冬

請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
免為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
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於是
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僞卒太子
臨立初僞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朱平景茂冲
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
臣何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
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
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番還鄴至是疾篤
召恪及司徒許愛遺輔政乃卒太子暉即位年十一

改元年熙時恪已歿吳王番為人傳評所忌遂奔秦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慕容
評戰于潞川評敗逃還鄴堅自帥赴鄴燕王暉奔龍
城堅遣將追之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
出降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
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符洪畧陽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好施多權畧曉
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宗人
滿光滿安遂推洪為盟主石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
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
軍流人都督處以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
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十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
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
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間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
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首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
洪有衆十餘萬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周之亂秋歸
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
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鸞洪將其衆世子
寔收而斬之及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為愛石

秘官轉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
不種者徒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
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蓋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
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於子青自軹關
入河東徒執斧子曰事若不捷汝必死我必死河南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進而進
杜洪遣中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
勝猶修版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
曰幣重言耳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東拒健逆進
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青所至無不降

八編類纂 卷之五

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
遣使獻捷於京師并修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健備即
皇帝位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
大饑至是徒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其
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健太子裴
與溫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
著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青以健
爲必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東兵衆皆拾杖逃
散執青殺之數日健死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王猛呂婆樓猛汪梁

平老等並爲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張陽權翼見而驚
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偽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
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並以爲
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後幸
臣黃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歲于法長而寡
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其將張平以并州
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
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羗
子氐是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氐
武責中郎將從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特進羗德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
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
旬之間貴戚羗豪誅滅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
豪右屏氣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
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入終必
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
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衆之因縱兵
掠奪堅怒曰朕方修疆締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
大信機邊動衆屏國之利所獲貲產其悉以歸之免
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自古北虜焉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關兵都縣爲非遣之塞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娥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一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殺堅車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殺遺勇活距嚴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弁四千餘級殺懼而降堅從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聽馬賊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殺奪必分其部落滅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驛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璽爲方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大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時慕容暉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

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殺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可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驩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驩遣將軍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驩將於梁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猛率楊安張琚鄧羗等十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將軍步騎六萬伐琚琚堅親遣猛於潯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還滑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下神靈殘胡不足手顙不煩鑒軫冒犯霜露速敕有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琚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琚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

城許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許相持，道鏡卒五子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鄆中，肅思遣使讓許，惟之速戰，猛知許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許又來戰，乃陣於渭原，而晉衆曰：王景譽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頗憊力行，間以報恩，受許明若之朝慶，歸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鄆，七日而至於安陽。猛至安陽，迎堅，堅遂攻鄆，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十四 七

於堅世弟號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查。雅等次於鶯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亮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符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亮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儼收者十二三，猛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而東平、六州、西秦、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踰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解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西戎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遷川侯。堅間恒溫之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漸上後敗，傷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衆動如此，不能思，忽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諫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爲丞相，以符融爲征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卒堅置監訟觀於未央之南崇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謙識堅殺之讖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造其武衛荀萇等車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賜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高縛輿視降於軍門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如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併殺什翼犍秦兵起雲中師衆趣廣川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鑿之堅徙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道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怨其勢莫能先登俟其孫鴉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趙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述屢叛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述爲將作太史大脩冊牒兵器備以金銀脂粉精巧慕容農私言於黃曰自王

猛之滅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殊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番秀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休鄭曰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僉謀三萬人間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漬以溉關中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將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過漢而上洛使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帝損孤於外既授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

八通類纂 卷五十五 史鑑

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耶爲退晉陽之事以臣社稷於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頽爲幽州刺史爲其謀主率衆七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教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廐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埃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將賈衡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督驍傳詣都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

石起車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運棗和龍行四百餘里
符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衛等
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
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頰及其黨與百人堅徙
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
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
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秦九
陵武都濟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錄不忘舊德爲
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養隆八
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子戶以融符五
鎮都如是封諸侯爲新莽主堅送至於灊上泥第而
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堅自平諸國
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
臣宮宇車乘器物服衛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尚書郎張元畧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
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興王猛子散騎侍郎皮
謀反事世問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戚不以罪齊髮復
九世之讐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餒所以鬪鬪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臺
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其若父何斯言之微
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左僕射權
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
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儒才可謂晉有人
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
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
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
猶在於人豈明其孫也固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
憂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勦師堅曰吾聞武王伐
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摧難
人痛其妻
於江足斷其流羣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
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天羣臣出後
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
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詔曰歲鎮在牛
斗吳越之禍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
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
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
復如此天下之事吾常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
如山吾雖未稱今主亦不爲閑劣以累喪之威擊晉
仁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龍興鮮卑，羗羯布諸幾，每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聚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警也，臣恐非但使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擢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藉命沙門道安同輩，願謂安曰：朕將與公自遊，吳越整大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崧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

列傳

卷之三

五

南區區地下氣，屬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苟聞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羗噪者宮室將虛。虛兵動馬驚。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羗噪者宮室將虛，虛兵動馬驚，武庫兵器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在，寵於堅，又諫曰：陽平太國之謀主而陛下下

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若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費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牛從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急，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豈非漢

人編纂

卷之三

五

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晉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千萬伐堅，進攻襄陽，遣冠軍和不度攻，乃非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敷及冠軍慕容番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獻遣番為前鋒，次於沔水。番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騎勇，留室材雄者皆拜羽

林郎下書師克捷之日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氣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言於堅曰鮮卑老虜我之讎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聞軍旅苟爲節使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義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騰慕容垂平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及辛六十餘萬騎三

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迎東軍成頻敗王頔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于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保但懼其越逸宜速

進衆軍掩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敵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吾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發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灰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過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過水北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接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驅騎奔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追擊至於青岡灰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賜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舉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番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簡未及開而垂有詠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事畢垂

爲髮悔之。遣驍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戍鄆。驍騎張曉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待詔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得不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番禺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鄆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鄆。亡命奔關。暉遣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肅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州牧秦王堅爲樞。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豈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遠。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衆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熙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衡爲長史。龍驤姚襄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遣攻蒲坂。堅命寶衡討之。符熙果輕敵。不卽士衆。泓聞其至也。驅率衆將奔關東。擊馳兵要之。姚襄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遏也。厥弗從。戰於華澤。敵收績被殺。堅大怒。畏懼。誅遂叛。初姚襄降於符生。堅以其爲楊武將軍。爲堅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襄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寶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寶衡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發。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朝衛皇帝。還反鄆。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爲天下。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登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宿還使者。謂泓曰。吾龍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今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命。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復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爲皇太子。承制行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
中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
其衆攻暉營於鄠西輝出距戰中揚塵鼓噪暉
獲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始爲河清公主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寵
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
雄後一雄雙飛入紫宮威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
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據
襄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譙玄次於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
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
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誑堅閉而殺之
令其豪帥悉屈突鏐侯等潛告之曰官令使侯
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
部人突賈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賈衡少妻聞以告
衡請留其兄衡馳入白堅堅大驚召屬問之屬具省
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餒妻

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
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遵兄弟相謂曰吾門世
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
先君之志且不必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
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
賈衡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
冲於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
中所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番復圍鄠城朝廷
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鄠冲之至枋頭整
桓不進及至鄠慕容番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
牢之追擊番爲番所敗單馬走還時鄠中饑甚多奔
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殺於枋頭冲率衆
登城堅身貫甲胃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
雖兵寇危迫焉胡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
爲賊所殺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夜琴而
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使緩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從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
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率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其求
傳國璽於堅曰其次庸符璽可以爲惠堅嘆曰叱之
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籍
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
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其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
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奈何擬古人堅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成萇乃經
堅於新平佛寺中特年四十八中山公說及張夫人
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白鄴奔據晉陽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滅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聖)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契丹都移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聖)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聖)重(聖)二十二年契丹帥(聖)率其部內屬以契丹譯(聖)漢都督府拜(聖)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封無極男賜姓李(聖)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聖)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聖)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聖)爲王(聖)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聖)爲王尤雄勇(聖)及七(聖)建(聖)屬之阿保姓耶律氏恃其強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遷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聖)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即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機阿保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聖)西取突厥故地擊突厥之使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李(聖)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聖)保機留旬日乃去(聖)以金繒數萬阿保機(聖)三千匹(聖)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聖)于梁(聖)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聖)入貢且求冊命(聖)王賜以手詔約共滅(聖)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契丹日益彊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聖)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聖)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大破之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聖)因遣參軍薛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園。葬丹王召葬諸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葬丹。建牙關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葬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適其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葬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笑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俟乎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悅入葬丹。葬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克用遣使至葬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其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城之譏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北。葬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葬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率其衆奔葬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餉。幽州歲致纔

纔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灑清野。堅壁以待葬丹。葬丹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還戰。勇捷。隨之。葬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賫加賞。由是葬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葬丹每爲數千營子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使遺葬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葬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懷前樹謂葬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子乎。葬丹主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葬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葬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葬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鎗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諗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徵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應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固
實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實以爲虜無輕重勢不能
久伺其野無所掠貪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
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
待虜之義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
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涿水
嗣源以直定之兵繼之八月葬丹圍幽州且三日
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素
畏騎吾多步若許原相邀虜軍萬騎踵吾陣吾無遠
顧矣嗣源曰虜無輕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景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
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拂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葬丹還葬丹
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葬丹行山上晉兵行壩下每
至谷口葬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達至山口
葬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
進克用揚鞭詰詰謂葬丹曰汝無故犯我糧場晉王
命環將涿水寨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
入其陣斬葬丹酋長一人後軍奔達葬丹兵却晉兵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
成寨葬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葬丹人馬
咸傷寨路將至幽州葬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
葬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
之大敗葬丹以盧文道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
龍節度使文道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
民晉大自瓦橋運糧輪輸前城雖以兵援之不克抄掠
葬丹每入寇則文道率漢卒爲鄉導盧龍延屬諸州
爲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
遣閻使因虜文道求援於葬丹葬丹主既許盧文道
出兵王鎔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連什
則已物也不然爲晉主所有矣葬丹主忠侯所有之
衆而南連律后誼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衆不可
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
兵天下莫敵服有危敗悔之無及葬丹主不聽十二
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葬丹長驅而南圍
涿州旬日拔之也冠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鎔
州將親軍五千赴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
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侯騎白犂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僅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禁州之圍西人并匿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犂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拔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犂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誘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犂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犂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犂丹主之子犂丹舉衆退保望都克用至定州戍戍克用引兵趣望都犂丹逆擊克用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餓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力戰出入數回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犂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犂丹人馬無食或者相屬於道犂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而築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薊雖去無一叛亂者數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犂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持勇追擊之悉爲所擒使兩騎自他道走免犂丹主貢王郁贊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昭將其定嬖儒武等州拔山北都圍諫使是歲犂丹敗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犂丹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非諸夷皆役屬犂丹雖未服犂丹主謀入寇恐勅勸誘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遠東遂其將克餘奚盧文進據管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犂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犂丹主擊友道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戍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犂丹主攻勃海拔其天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元帥太子辛巳犂丹主同保機卒於大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犂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秋立之至西樓命與契丹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嘗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懼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犂丹守平州

帝會位遣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後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成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後成德祖都恐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海有隙結爲兄弟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遣情孫滋益將五騎離間之又遣人覈北面副都督贊正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意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徵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殺禿五月禿候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進保曲陽都與禿候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候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兵輸糧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故定州將大軍經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乘朔遼之衆定州兵移漸趨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會新樂破之亡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西

寅至幽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進晏球等於幽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日王都輕而驕乃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同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候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非走而無子道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故定州王晏球連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非走入幽朔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對決以白槌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後鈞蘇莽月俘虜隱等諸將皆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樞老季素等人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諱南歸部曲泣曰歸則殺之新不悉也然虜衆我衆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其必貴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此其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東曰善乃先爲寔實以石城
明自召虜將飲醉并餐者殺之殺諸葬中其管在城
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討二
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因
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
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
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
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
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奏餒欲突
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率族自焚擒禿鶻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爲天平節
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鶻至大梁斬於長
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
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
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隱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三
年初契丹酋和拘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禽契丹
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
害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
復生上疑問羣州刺史楊杲對曰前朝契丹之驍將
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

多矣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後縱出塞則南面發矢失恐侮之無及上乃止擅沙陀人也上欲授密印以河南通鑑羣臣皆以爲不可上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寮屬輔之葬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葬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視契丹既強寇抄宣龍諸州皆偏幽州城門之外宣騎充斥每自琢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依兵於闊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闔濟而成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暇無牧牧釣於州東五十里城濬縣而成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異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還謂同僚曰琦瑄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葬丹爲援葬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棄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降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秦延明。延明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三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瑄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秦綽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乳之，拳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視待。此非首謝可見，但力稱自全之計。莽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臺，公誠能推心屈節，薄遣禍兵，有恩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瑄意遂決。帝聞敬瑄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爲招撫使，帥兵攻敬瑄。敬瑄遣間使求救於莽丹，令秦維翰草書稱臣於莽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竣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士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瑄不從。表至莽丹大喜。九月，莽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莽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瑄曰：吾欲今日即決

賊可平。敬瑄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莽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瑄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得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山下，莽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氣勢，遂之。至汾曲，莽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莽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莽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莽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盡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莽丹別奔歸虎北口。敬瑄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瑄禮之。是夕，敬瑄出駐門，見莽丹，莽丹主執敬瑄手，恨相見之晚。敬瑄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憊，與唐戰而大勝，何也？莽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瑄甚嘆服。子寅，敬瑄引兵會莽丹圍晉安寨。置晉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跣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窮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賊於唐，自是

整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裴進朝
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者帝旨
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
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
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
特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
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并丹王令天
澤盧龍二鎮分兵進之自幽州趙西樓朝延露微言
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
成議竟不決并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
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議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
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并丹主
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
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冀瀋莫澤檀順新鵠儒武
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并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
匹趙延壽獻并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許云德鈞
遣使致書於并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書
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并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卽

見兵南平澤陽與并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
將軍并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與
又恐山止諸川遂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
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并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
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還守一隅食盡力窮趙非平
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
非救危獨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幸
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
財剽奪其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并丹主曰爾是權鼠
嗜利爾之利有甚焉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留人乎并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
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
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
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
并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
此石爛可改矣副將楊光進斬敬瑭首降於并丹晉
王與并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并丹主
怒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
顧亦不與之言并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家
屬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并丹命盡殺之於兩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奉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末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俄塘處唐主西奔遣并丹于騎扼泥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徽塘割唐門之北以賂并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并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歸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并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瑭要罷瑊祖子重貴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衆於并丹景延廣致書稱瑊而不稱臣并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人并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并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并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并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誑輕侮中國榮自以以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違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并丹主人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并丹者皆禁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屢請維翰以謂并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遣兵與桑維翰武管等十餘軍以備并丹并丹主乃桑維翰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歸曰若得之當立汝爲亮又嘗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并丹盡力盡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緣道進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劉使知鄆州劉衍遣判官實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賊降并丹引并丹自馬家口濟河會左武衛將軍孫行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并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虜勝節度使河重建守楊劉鎮義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并丹將麻谷自馬家口濟河管於東解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已也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募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并丹圍高行周等數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自帝帝自將

拔之。弭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弭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弭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弭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輸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敏奏。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弭丹之境。以桑乾爲弭丹西南。招討使。弭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怒。發力爭奮。揚光遠將青州士。燔奚之。由是晉人忿怒。發力爭奮。揚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弭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弭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弭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頰丘城。以伺晉軍。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弭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事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弭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其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弭丹戰。自午至曠。互有勝負。弭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弭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弭丹稍却。又攻晉陣之東。偏不克。皆賊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晉后弭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弭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以來。云。弭丹主已博水。書救軍北去。延廣疑其詐。開壁不敢追。弭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壽。爲貝州留後。唐德州節度使尹匡瓌。十二月。弭丹復大舉入寇。盧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弭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聞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矢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進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弭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遣弭丹之戚。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都。伍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將數千騎前見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力敵百餘合。遇馬莊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遇乘馬復戰次之稍解顧知鼓為莽丹所擒與
莽超躍馬入莽陣陣取知鼓而還俄而莽丹馳出奮
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
安陽諸將怪觀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
聞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
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
審琦曰成敗天也真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子南
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
莽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
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莽超本吐谷渾也與劉舞達
人結為義兄弟莽超之弟莽天也
同母莽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莽
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
等議曰莽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句
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
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
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授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
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州州事
符彥倫請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
為備至曙望之莽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
命城上揚旗鼓諫約束莽丹不測日加反趙延壽

莽丹傳聞幽冀諸軍相州而南詔有神武統軍張
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望湯陰聞之甲寅引還
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進延壽悉陳甲騎於相
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
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莽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望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莽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權家使李處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達朝旨暗以厚利進書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振身南去辭旨惡密朝廷欣然從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旣與莽丹締好數召
丹戰涇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
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經
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通歸故
地有自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下歸莽丹莽丹
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
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
福家其富餉馬用銀櫓城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贖
軍知遠寄表吐谷渾反覆諫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威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
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索詔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役莽丹使涼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贊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莽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糧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目瓦橋以非積水
無路莽丹主已歸牙帳雖開關南有壁地遠阻水不
能救也密與天雄曹度使杜威屬表讓其乘此可取
涼州刺史慕容選獻涼其國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
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逼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
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
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
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靈州城門洞啟寂若無
人威等不敢進勢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
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以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
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莽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
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莽丹已據橋
彥澤神驍守之莽丹焚橋而退晉兵與莽丹夾河

通軍始莽丹見晉軍太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
渾泥真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
持久之計悉不去杜威性儒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水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威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斬廣晉而入
表裏合勢唐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
穀南至懷孟督軍糧莽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
其將蕭翰將百騎及麻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
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俘有還歸者皆謂
唐衆之盛軍中惴惴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
不覺其至俱俱降之莽丹獲晉民悉其面曰素故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莽丹進以
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
降莽丹威潛遣腹心詣莽丹牙帳求重賞莽丹主
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
之使署各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莽丹莽丹主
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痛哭聲震原野
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

問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通延書示藉袍至晉營。遣
魁士卒曰：彼皆放牧也，其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遂
以藉袍天威以示晉軍，其貨皆獻之，稱以威爲太傅。
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論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曰：降反，質契丹主八恒
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
每逼城下，指而數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
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論其衆。
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嚴
亦留契丹主，太師降契丹主，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方韜入禁中，計事款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官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稱
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人宣契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歡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發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棄之亦爭入富室殺人。
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
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族幃皆題赤心。
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
主表，章皆先示。於焉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即遣
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見契丹
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
市萬騎磨劒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
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誦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投箸
至入箠延廣但以面從地，請死。乃鎖之，徙漢天福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延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
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怒，彥澤、劉
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彥澤、劉掠京城
并傳住兒鎮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
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
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杖號哭隨而誦晉
以杖扑之，乃斷。脫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
腦取腦，繼其肉而食之。契丹主遣景延廣歸其國，宿陳
橋，使伺守者稍息，扼吭而威。契丹主以重貴爲負義，係
置於黃龍殿，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
趙延壽張礪并薦李崇之才會威勝傳度使偽遣自
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崇
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丞樞密以備
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
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軍度
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徽建新契丹
使者以秦威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皆軍降契
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驛馬數萬歸其國遣
重威將其家徙巴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遷以胡新
人爲其主
據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圍降
者盡滅必皆拒命爲慮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
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
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何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
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
遣使成南送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
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
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
馬爲名分藩割據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
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富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抵平
晉國應有優賜適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時不知所出
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樞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優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
實無所須給皆苦之內庫欲罄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往尊以虛名而
諸軍道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
谷渾財畜由是河東漸割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人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
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轍道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
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襁居戍兵所聚未敢難
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
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
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
之上仍賜以木枊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凡
杖之此惟律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其都尉
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親
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唐制憲徵何所俟耶蓋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
慮我孫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
中國或動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緣有惡當
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
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聖正
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注服胡人皆
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去年大赦
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皆得置牙兵市銀為越絕
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
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
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兄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
因令為燕王辛未劉知遠傳皇帝位諸道為契丹
搖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追脅使者勿問令
諸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許之晉重貴既出塞契丹無
復供給從官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
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處重貴不勝
屈辱嘆曰薛超誤我為后今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
俱自殺不深辨丹主聞知意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

昭義節度使高唐突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
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兩兵衛天威軍教習處
餘村民不閉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
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桑由
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經胡野打草驚蛇多
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案
大之校會者多往依其麾下殺之妄作威福於是所
在相聚為盜洛陽賊帥梁鵬有衆數百迭款晉求
效用漢主許之昭州刺史李穀嘗通表於漢令昭州
相州昭州知高唐與朱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後
莊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關出
昭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朱毫寧三
州契丹主命幕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胡人擄嬰兒於空中以介接之以為樂留高唐
與中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栗
水於胸腹手足且瑣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割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妃五月永康
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瑒奔歸焉趙於所館飲酒兀欲
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素謂延壽因舉目上國未
寧欲見之平廷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瑒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鎮之矣元欲達自立尋勸兵出
塞漢主以昇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武節度使史
弘肇爲前驅集議達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魏
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
黨郭威曰爲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表出河北
兵少路迂有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還則逃
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果
少民寇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一鎮相繼款
陝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詐定矣蘇維吉
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難進不若出天
子編纂 卷之五十五 唐紀 主

南欲北遷恐此屬無主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輸矯昇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
恒州淑妃從益匿於擁陵下官不得已而出輸立以
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謂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
母軍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
崔光都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
仍出右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曦爲
翰掌書記隨入昇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麟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公露中國弊
丹潛謂潘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吾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
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固非人境也
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
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官中汴州百官奉表
來迎詔諭以受昇丹稱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謀而
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官審令殺
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昇丹所立何
罪而必何不留之使每歲乘食以一孟麥飯繼明宗
陵平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實貞固等迎
於榮陽甲子至武攀晉楚蕭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大赦凡羣臣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日余未忍忌晉也葬丹迷律太后聞葬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葬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⑤_⑥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葬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歲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墓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與是國人不附諸部默叛故數年之中不服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輒殺其主元徽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輒而代^⑦之二年^⑧李^⑨清之弟幹在葬丹爲勸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蒲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聞言葬丹主童駭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判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祖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葬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世宗旣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盧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渝海道及葬丹境檄於乾寧軍南

壞閉海口三十餘里遂盡其上至滄州卽日率步騎數萬帝滄州直趨界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入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舳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界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宿於野次待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逼郡出其左右不敢退突即趙匡胤先至瓦橋關界丹守將燒內城舉城降上天瓦橋關界丹莫州刺史舉城降至月乙巳朔待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界丹瀋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燕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趙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棧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柁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演棧丁夫數千城霸州鎮令坤爲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至大梁未幾胤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莽丹入寇遣
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廢從
訓爲王國號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爲太宗改元
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
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饋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
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令朱溫
崔彥進劉遇孟玄詰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莽丹
遣（傳）（保）（弟）救燕時帝與莽丹將（傳）（沙）大戰于高
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追至與耶律斜軻分左右翼
夾攻復獲帝大敗乃令孟玄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順
人稱集事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莽丹遣韓匡嗣與耶
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酋友
陳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
後李漢瓊懼輪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莽丹軍大潰
追至遂城新獲萬計五年莽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
崇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
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
號楊無敵莽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
西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莽丹兵大敗殺其節
度使駱馬侍中蕭咄李自是莽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卽引去主將多嫌之或潛上諸書帝皆不問封其書
什業莽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莽丹軍退乃還莽
丹主圖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莽
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莽丹主引去
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
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齊賢上
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爲都部署將兵
伐莽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
上言莽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弊以取
燕趙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朱信爲西北
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
遣先鋒李繼隆破莽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
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莽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
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重丘皆降美自西徑入寰朔
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陞
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
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放
范陽不暇拔山後矣彬旣次涿莽丹南京留守耶律

休哥設伏於莽，遇龜龜道彬，彬若逐，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遂使止彬，悉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何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棄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庫渴流渾而飲，糧將盡，會莽丹主陰，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復引退。休哥因出兵，略之，數於岐溝關，彬作敗走，喪獲推馬河。休哥引糧兵，追之多，滿死。彬南趨湯州，方源沙河，而覺，聞休哥引兵，復至，多驚潰。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處果，太后不糧引兵。

入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遷燕帝開之，召彬，還令田車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冥河東京西莽丹復陷蔚寰州，莽丹將兵，勢甚盛。彬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單王仇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仇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案各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授也。」業轉戰，嘗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難矣。」美遂與仇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連副部署，伏兵於絳，業戰敗，退避。便牙村，仇自實至已，不得業，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為莽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敢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延玉，亦為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皆吏聞業死，悉棄城走，邪律斜軫他，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制美三任，除仇名，貶曹彬為右監衛上將軍，治其遺詔失律，舉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莽丹大舉入寇，莽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東南下，以邪律休哥為先鋒，都統特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始，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今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入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據其功即引數十騎遁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
戍兵無復圖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祁德三
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遺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與感慨無不一當百契
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
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契丹遙見
意謂并師至驕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於土磴
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八續類集

卷之五十五

五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無東京轉運
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
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
州遂入祁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
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
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
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
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
取燕勢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澤

水抵桑乾河則東賊燕城繞及一舍決旬必克由後
不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
也時轉延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繼隆趙威虜耶
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請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
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蹕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
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
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
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八續類集

卷之五十五

五

王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浞號二十
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圖志寇準聞之曰是祖我
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
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遂李興以繼忠書
及密表詳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
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
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
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
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
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
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曹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
萬吾斷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納
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
振持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權曰當時若
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
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
契丹謀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
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
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
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
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
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機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
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陳鄂曰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若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執察之契丹主從患言
乃遣南院宣徽特未論林學士劉六來致書取故

延閣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
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待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
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
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鬻然起拜弼開懷與語
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
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敗圍魏至和二年
神宗熙寧十年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成壘起鋪舍
使人蔚廐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來言乞行毀撤
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問故虜得項囊所
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
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乃賜括白傘千兩使行括至遠逆招楊益戒與議
不能屈讓曰敕里之地不忍而輕絕乎括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遣使爭議疆
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稍乃去至是遣天章閣
待制韓琦如河東割新羅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

遂爲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靺鞨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勿隋唐謂之靺鞨姓李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靺鞨女真其水拘之則色微黑甘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中其酋朱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說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處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藉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慈朴勇健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北分界至東沫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鶻回鶻者非漢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回鶻來三年遣使回鶻人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時詔真州日沙門島人戶等地着歲納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勤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州縣差役止令冬置舟楫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棹木自前拘納令後給與王駕人亦淳化二年首領野里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泥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其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夾城以水淋之爲堅水不可上拒城三百里藩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女真凡
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
不過七十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人不可出非五十
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
長執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
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
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繫轡內爲食上下無
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盡灰而談自卑者始議事不
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
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
遼五國蒲壽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
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
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
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
往鬻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
是五國沒撻部謝野勃達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
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遼將自陳取謝野之功行次來
流水有疾而卒子勅里訥副遼女真部節度使勅里
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來善若辨米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遼卒勅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
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勅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
遂破桓徽散達烏春黨謀罕基輩始大初建官屬統
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勅里鉢有子十一人烏
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
死兄子烏雅東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王幸混同
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遼
遇頭無髮遼王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
但端立直視遼王過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王密諭
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
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同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
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
遼主淫亂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
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
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初盈哥嗣
以兄勅者子訥改爲則相時斂石烈部阿疎有異志
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暗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
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
勿攻盈哥留勅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敗獵每歲

遣使市名鷹游東青于海上道出女真使者食經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來嘗以遺主不遣親人阿疎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數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遣主遂祭渾河北諸軍蓋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遣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罕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宋可安等爲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警且戰且前將至邊界遇勃海軍阿骨打之千餘人楊慶等與之戰

本與數騎陷遼國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躪死者十七人進軍寧江州填壁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殲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喜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帥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楨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勃罕行兵則稱曰勃罕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入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知防之謀使示弱耳但發沿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兵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執其首者三寢而起曰神聖警我也即鳴鼓率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渡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陣衆繼進逆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散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拒奔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教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事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玠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後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初即皇帝位於是國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達道統幹里罕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遠。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達兵心二。而情性雖多不足畏。遂遣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遠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達右軍背力戰。妻室銀水可術。遂中堅。凡九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水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達右軍。達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遂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遂步卒盡獲。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達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健其耕具。皆失之。達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而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責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懷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巨腹。既濟。使舟人溯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達克責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達主親征粘沒喝。兀水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遂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主聞之。乃勞百解。天愍其日。始與汝等起兵。益苦焚丹。殘忍。欲自立。圖今天。所親至。奈何。非人人。永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達主自將至駝門。騎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那達。金主與其臣謀曰。達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達督餉者。即達主。以步將尺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走之。及於步答圖。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遂主必在焉。賊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達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輓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未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創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達東京留守蕭保先。嚴備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和。因時以

兵三千屯八龍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觀視非常誘勃海并戍卒人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遼廷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日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末昌曰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韓春率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入不克韓春與戰敗之遂取清州末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遂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韓春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入營募自安州者曰前安後安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精州葉黎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師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韓春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葉黎山韓春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韓春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是乾懿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政和初童貫再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執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海買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嚴之懼并中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營營寨走雲中遣傳國璽于秦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韓本勸從之遼主走雲中留市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與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居通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漢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浮遣使來報。免處箭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瀋陽州。獲河。妹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火攻遼。以復遼雲。蔡京重賞主之。歷河鎗趙隆。皆怪言其不可。賈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陸武夫豈敢干賞以敗。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賈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冀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欲而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賈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基攸副。賈勸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軍。進兵遼。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匡山自崩。戊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諸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遼。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占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遂匹。紹興二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

攻遼。金旣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宋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爲同知。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遼二州。金主曰。日本朝有大國多矣。豈平遼一事不能相從。金主曰。平遼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相。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泳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泳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嘗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增。乃令良嗣報。金主謂之曰。趙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遼。濟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遍奏。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令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祥兵勢復振。出沒漢南。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休義勤王。奉迎天祥。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諒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旁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附

營平之軍外，縣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金弓等至深河兩岸，戮金弓等十罪，繼殺之。鼓仍稱保大三年，蓋天祥像，朝夕祠事，必告而後行。稱遣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鼓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卒招致之母，令西迎，入祚北合，肅幹將爲吾州服，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唐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閻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兵拒之于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熟麵，殺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繼殺之。由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

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明此與矣。宣和七年九月，有彗升御榻而坐，才以初陰，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干戶口，朝議勿遣，且問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瑋、宗沐、官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燕獲遼王，即決意而使。十一月，郊帝繞下，瑋面密報，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秘之，不報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造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與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王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邢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宣撫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賊不知所爲，即欲退走。關漢議爲名，遽還京師，如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竭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其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貴受命宜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枯沒囑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韓繼不自平州破檀訥至三河蔡靖遣葉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葉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臣順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順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人編黨募衆卷之三十一不既得葉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師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自時中口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背疲兵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神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請諸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幸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自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加鄴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爲卿

鄴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政虞綱皇恐受命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幹離不犯小師兵據牟驪國年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趙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快國事也不聽遂命悅使金軍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望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縱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歿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鄴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苟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於稱伯大金國皇帝任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俟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夜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神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道言賊勢方熾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恐見害取辱焉今發行而進策安能測我虛實耶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援恐京西趨汴水南徑過敵營金人懼徙營稍北欲游騎但守半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狎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萬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撤取之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神氏

吳氏背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應功名獨歸神氏因以士不得遂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王共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賊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力發全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却寨已設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邢昌等能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重負。蔡條朱勳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真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梓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聞外付。神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人勸綱。綱亦言。李綱奏言。宋言。李綱。取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鬪而殲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歷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承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蔡條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摩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惴。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軀古神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勸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神師道罷中丞。許軀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劄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勸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辛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遇之。南朝無人矣。命神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神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
師合開河幸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
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
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構其不意當可以
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
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
復陸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井
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
牧規者以爲將通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八

卷之三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
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俱進
而輜重寶物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九爲
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
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等傳粘
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機甚敏知之悉衆
攻古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
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
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聞命京師
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教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
仲等所沮及姚古神師中敗潰神師道以病乞歸南
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幹剛之
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陞辭又
爲上道唐恪壽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
車朔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
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始末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
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
其求奈何南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
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八

卷之三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剛
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坦屯南北
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
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
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
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
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
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欽會合親率聲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
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猷舉力打禦賊破
備巷戰不克乃南奔自引決一家或者八人罷李
綱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棄之請唐恪歐南
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淵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焉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
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遣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
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
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粘沒喝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淵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淵
問何如若水曰戎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處
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對奏言和議必
不可議乞中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辦不俾計割三鎮奉家見王輅
黃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藩藩至虜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齒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齡雖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麻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藥健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垂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爲是役雲不歟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入岳飛少負氣節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劉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帛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開澧兵亦至相與
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
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
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
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
孑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賈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皆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傾天下
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果人見引蘇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
改以是頓地曰今當以城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
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逃城爲都人連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食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徽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枯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趙鼎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樂以爲然密草詔兼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

人爲身集

卷之七

三

師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正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託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旁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宜率其衆數百欲還來與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訥之宣以語侵傳好問壁曉之曰若爲忘家族欲目重國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宜調服曰尚書真知軍情塵其徒進何樂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釧水渡江見王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卷之七

三

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却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殺請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饒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師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張民銀伐紫筠館花

本以爲蕭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詢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詢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詢乃以詢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詢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拼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益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歟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歟不若北去距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所以必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編題窻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歎顏色如生副元師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任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邀退等歟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如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求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樸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壅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玘吏部尚書莫儁人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布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見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千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報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
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濟園而出。傳
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
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
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久縶之。越五日無肯承
其事者。吳開英倚督賜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警
衛士。遂擢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官
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
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南薰門。范瑗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
何須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從從遂宿門
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
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
不絕口。監軍撻破其唇。突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
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遼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
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
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
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腹。無以舉
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撻。四人
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阻涕憤歎。吳開英倚復召
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
時雍問於扞儔二人。微言敢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
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來。問金人意。
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
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叔夜曰。世受
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
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
寅。皆避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
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
瑗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
御史馬伸。獨奮曰。吾嘗職爲宰相。豈容坐視。乃約中
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
上皇時。竊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
拜莫倚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

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郊今欲達度
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即位
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丙寅受賀遣各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閉門宣
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瑗詐與合謀令悉
集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擄革併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經于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將雍每言事稱臣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陛下又觀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還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袍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秉哲拜僞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涕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啗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鼎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淵曹輔孫觀汪
藻等千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經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
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撻金人歸路遠還二帝而
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頭青毡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目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
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匿茂茂實詣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
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保求醫於朝詔二醫
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保不求醫纂詳諱問宮
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遠兄弟
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僞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表類

女真

康王權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大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率族有北轅之黨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諸軍門言州人編類纂

則旁見朕中火光燭天諸王即帝位會京澤及朱鳳祥來南京與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改元人裁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匱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勛李彥昌於衆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二年御營司提舉范瑗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璫之謀又乘時剽掠至有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目洪州人朝悻悻無禮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與張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張

漢書

八編類纂

六五二

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登子羽生燕下取黃紙題前奉以座瓊曰下有粉糒軍可請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追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東皆投刃曰諾有言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授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即位都大名庶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任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南京家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見孫置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其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新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泣血採文以祭其祠激烈聞者揮淚六年何薜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卓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升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吳成服詔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陞辭帝命謂提懶曰河南之地土圍既無有與其付劉豫易若見歸劉豫兵敗竊地金人欲廢豫又

爲岳飛所問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提懶兀朮僞稱南侵以策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讓方時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過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提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留守說嘗觀阿懶折之蒲庭虎位在幹本上提懶訛傳觀附之由是蒲庭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紅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口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紅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桎

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疑已以父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某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勿說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機紹亦舉諫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詢仲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人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奉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那氏崩于五城金人移之十年春

正月遣工部侍郎其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
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懼用將為
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
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
使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
郡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奔敗金人于風扶
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鈞大敗金人于
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
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
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鄭城追至朱仙
州大破之遣使修治故岳飛奏詔班師還鄂河南
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一宿州人還泗金人居
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月王德復和州
高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一月王德復和州
楊沂中劉鈞敗兀朮于柘皋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
沂中劉鈞奉詔班師金人陷滁州浚使沂中救之敗
金人飛師兵掠滁州不及還分紆州兀朮渡淮北上
以韓世忠張浚為樞密使高春為副使莫將還自金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使秦檜檜下岳飛
于大理獄世忠罷和議

奉表稱臣于金遣使割唐御商秦之地以界金十一
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
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
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之庶彼有憾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遂遣鑄還許歸
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章氏金使人以袞冕
來冊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宮太后章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處有他爰乃賜餅疾須秋
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
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泰
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為平州轉運
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為
益力金杖其使俾繼役之十六年金劉豫成金主賈
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后裴滿氏十
政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可繼酒自遣諸怒手小
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
桀愼既說其子勝花都郎不事其父故部曲以叛與

蒙古通蒙古益疆元水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國秦興之歲遣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然羅李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連平章祿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尤查像玉吐鶻鹿馬賜之後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建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賓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劉守肅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亮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祿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局直等當遷前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不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奇星等亮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亮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胖王帝勝乎問其大曰鄧王上阿剌亮曰阿剌屬疏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法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主第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剌達榜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胖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八人長僕散忽土舊及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籙歸家十二月丁巳亮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籙符啓門亮與

里左丞相唐括辨列大宗正寺朝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非京殺留守尉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進說詎薛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宇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優爲全國祈請使優至金首詣迎館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賴放優雅雅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者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訓諸路夫匠築燕京官室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悉亮詠之曰不殺汝大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繼殺烏帶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山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由其妻蒲察父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遷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官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熈少師並致仕是冬檜死二十六年靖康帝卒金主二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葺棧招納山東叛云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珣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貨美絕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一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參知金主意遂與仲軻馬欽盛言江南富庶于女玉帛之多遂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與兵南侵九月宋王剛中爲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前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天運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來至汴則壯士徙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恚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且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約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義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玠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宿陰畫工於奉使中俾爲臨安湖山以館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長山絕頂題詩其上立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謂至廟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裴三年上洞聖廟號曰欽宗丁丑契丹入曰西北路即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警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邪律憐等盡起男下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完顏沃側及樞合等而執邪律憐遂反議立故遠主延禧子孫泉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彊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謀歸於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傳者六院節度使張剌高幹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據

京東遷至臨濟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島
羅使務勸札入招之高幹已約降札八見高幹兵衆
強盛事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高幹決
意不降遂攻臨濟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
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賊者俱
籍于道其于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遇蹂踐民
田調發盡焉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
軍不得他用廩馬所至皆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
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蓄尚多今不聚焉
野廩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養亦何傷乎於是
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
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
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
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
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
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
百渡淮取漣水軍宜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
州事高攸高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
開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素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
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
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拔
堵如故勝遣人諭州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
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慕忠義以圖收復遠近
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
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
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濠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虜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報
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四擊全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
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砦中金乾構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
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

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園自新橋松城下勝出
戰皆捷金分四向攻之勝寨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
者七日金兵疲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
母徒單后諫不聽執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
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
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裴啓行炮聲皆從衆六
十萬號百萬瓊懷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
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
遊騎攻黃牛嶺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降
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
人焉負此人馬負集深重深重之責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
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
略以授黃牛嶺中又以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
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
寶雞渭河夜却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
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
金主亮渡淮應魏勝脫其衣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
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適
風至東海嘯吼厲士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
之勝還守北關金兵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止士出憑險監擊之金
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飲兵入城金
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
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
追十數里金兵影散翌早乘霧四面薄城急攻勝
竭力捍禦城上餘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灰傷
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單容甚肅觀
者欲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瓊漿船載糧
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
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
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
州權自昭關過保和州吳玠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
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
邊關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
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奏詔而後奏曰百官龍
土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
紫綬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鄭宏
淵遂戰敗走卻吳奔出兵漢中尋遂復商戰楊王權
退屯朱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漂水洞先所造鐵
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奇急將士日夜不得
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焚歛人膏爲油用之李
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曰島敵舟已
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旣于石
日神風自旋樓中來如鍾鐺聲衆咸奮引舟挺刃待
戰敵舟者皆中原道民遂見寶旣船拾敗兵八船中
使不知王師奔至風驟舟疾過山薄敵致聲震海
浪騰躍敵大驚擊打舉帆皆油纜爛且數里風浪
接乘一隅窘米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
焚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壯士躍登
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
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
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十四
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阜
角林錡陷重圍下馬與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
既入張弩放箭金人以連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
肅兵柄留其姪中統制沈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橫以八千固守紹興還鎮江事防沅於是盡失兩淮
之地金人攻瓜洲沈以克敵弓射節之棄義問至鎮
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鎮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
可義問強之沈請由戰錡不從祀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洲沈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左
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沈僅以身免錡聞沈敗因憤悶
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通陸越建康市人皆縣屬之義
義問命樊允文并無湖廣師允文大敗金人于朱石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亮允文于楊存中臨江按試
命戰士雖車船中漆上下三周金山同轉如飛敵持
蒲以待相顧張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兩軍
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
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
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蕭里衍蕭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
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東京遼陽
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衆心歸之
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政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裁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
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有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
福書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
殿卽位大赦改元人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
十事追尊說里家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
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敗後者以果欲下歸
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軍律元宜日前阻淮渡皆成
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
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前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刃之收其妃賴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
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
使且告卽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鈞平金高忠建至
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闢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我政日向月講和本爲梓官人后雖屈已卑辭有所
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
定之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梓令于表中改陪
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通執不可金頗使館
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通張浩不可
乃遣通還陪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
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
道勝釋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闕堰金軍不能進
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盛
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野分城備禦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
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
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
汜略陣中流矢歿于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
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歿者半圍透
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銜衛
軍馬司成閤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待衛步軍司
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檣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
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鄭延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回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治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蜀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皆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人對言今日有八可職且以笏畫地陳素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吹允文知太平孝宗隆興元年金人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新橋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秋浚因內引奏浚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浚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爲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涇州趨靈淵宏淵出涇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邵由三省徑啟請將御史王十朋論浚張浚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涇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雖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詠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新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子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乾石烈士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輟歲幣如舊浸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求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詔敵意欲和則表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仲賢性難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任不聽既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枋入奏仲賢厚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枋枋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秦四州求歲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半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歲幣則使得廢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玠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玠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之辭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

充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聞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宜同戲劇意帝遂定議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臣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獲山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轍以復轍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遑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校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範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礮甲楯糧自清河山欲渡魏勝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成以
方議和不可金兵執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師至
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失盡
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
乃令士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盡
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豪昭
關走以揚府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
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
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小皇帝奉 魏杞至金 魏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
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
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一帥報書
遂赦沿途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
其要約尋遣淵盟曹之信傲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
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特憐彼此之無辜約叛臣之不遠可使歸正之士咸
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
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一失矣三年吳璘卒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
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
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
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
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預頑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
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
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
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
勢帝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排俊卿尋亦去位不
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欲
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廳
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
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
旦過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
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
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
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
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
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以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諱成大至金章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怒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跪指勦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憲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誠音遠至指華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款伸追遠之懷上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

小編卷八

卷八

三

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于行塗却開附諸之辭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愛其無傷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杓人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杓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杓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杓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譏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杓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早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誓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嵒廢其君睨而自立嵒睨弟也以讓國奏千金主曰該國大事也必嵒察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小編卷八

卷八

三

詳問始後取暇表言父遺訓傳位於嵒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遺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若人者。每用偽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年。金翰林學士。從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還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趙罕。締達。放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奉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瑒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人。編錄。卷之八。金主。三十一。
中王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薨。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官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遽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楚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聯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因以寬。惡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惡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實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於如一。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嘗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寧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嘉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未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官。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官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
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皆奏大興府推
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
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
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
跡者謂其斷事有執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
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
弟廉耻道衰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
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人者多矣

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
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
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
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賦污一旦見用
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
審鎮爲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加之
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
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
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封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
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人從室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
阻韓等部所擾無恙不與師討伐府倉空置國勢日
弱有勸韓侂胄立至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慨
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固已得泗州及新息
襄信頴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蓋茲醜虜情託
要盟腹生靈之資秦漢鑿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
謂之當然軍人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
治行李之繼遣復恤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李綱集

卷之八

三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
祖宗之憤直學士院字壁之詞也以丘宿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以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岳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岳棄廬
和州爲守江計岳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囑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接兵開境不爲異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曠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曠曠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許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曠將王喜壽力力戰曠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曠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範石列子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八

宋

三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與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大散關吳職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曠聞金兵至因嚴募關之戌金人由板關各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曠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什會之曠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曠告身爲報曠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璽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曠爲蜀王曠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曠召懷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門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寄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畝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畝乃遣劉韜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畝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畝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計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八

宋

三

爲國信所奏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永召赴都信孺至濠州紆石列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希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對不少屈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隔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活益疑之乃遣信通韓侂胄問之信播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周問之徐曰欲得太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猛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新館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兩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璘御應天門衛黃麾立杖受之賜二百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承濟嗣位有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遣南面使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承濟怒欲使蒙古人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鄭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益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孺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中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硤以達金主始恐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九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見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拙犂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夷類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連該火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奉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奉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烈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烈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因遂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烈烈烈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平烈烈之長玉曆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塔海塔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途常盡奪以與汝矣奉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夷類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九清廟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子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子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東勝破自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遂壓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貨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殺金兵大敗蒙古遂奔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義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徒單鋸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鋸爲上京留守開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興罷黜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從勇可內使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鑑曰如此是自盛境也金主從鑑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議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損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木虎高琪之敗績僣尸四十里高琪遣兵逐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領板涿易二州分命選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兵于施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撫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防遏悉食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還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邢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遣子沭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還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效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大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嚨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召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平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遷臨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意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歿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輝與盡忠會議期同成社稷盡忠不從承輝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輝無如之何乃歿之承輝遺表至人藩輿臺

卷五十五

李唐

五

李唐

汴謚忠肅盡忠至汴全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溝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過河冰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汙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退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宮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八編輯臺

卷五十六

李唐

六

數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歿參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歿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宋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幾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衆衆遂圍中山
府仙遊其將葛鐵鎗與衆戰于新衆飛矢中衆頰落
其二齒衆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
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
丞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舉守之宜取願說
遷徙者也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梁陰
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
人爲類纂 卷重上 庚 七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漣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
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
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
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幸
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
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
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
尙卒于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
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
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
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
急必殺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
弊難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
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
其矢血流滿體問什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
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絕紹定元年金哀
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振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入于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叔葉京兆東還蒼樞草火詔
可板子詔可擢軍力不足截放城之半以守蒙古蔡
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寬百道並進晝夜
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詔可猶
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詔可以敗卒二千奪
船走閭鄉初板子詔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
創有隙及敗河中搃帥同赴召六兒遂語詔可奉旨
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
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雅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
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
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施
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
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拔得木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來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千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
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全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板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推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
已絕黃河不永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
還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遂始知在光化對岸囊
林中晝作食夜不下焉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
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聞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
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遮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
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
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謙止喜止泣曰非
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貿然也於是
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
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
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
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
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
戰而退金軍方整營蒙古不復來囊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
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
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奔路得之金軍
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
河北合四面圍之煤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
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
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逃走密縣楊沃衍與
澤步持大鎗奮戰而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
發而殺之酒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
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撫領陳和尚也
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臥軍中人將謂我負國
家今日明白矣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
肯乃斫足歷折之割口吻至耳喋血而呼至死不屈
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施雷欲降之不
從雅日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毋升遂殺之金
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與援
沐達與潼關總帥合團泰監總帥重喜等帥軍十一
萬騎五千盞撒泰監諸關之備從號入映同率開鄉
一帶軍糧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
寶硃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散掠不可勝計金守將
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陳兀與發關鄉
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將
多散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
雪晝日凍釋泥淖及歷行至獻嶺欲戰而饑憊於是
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與合團從
數百騎走山峒關追騎擒之皆破殺蒙古取金雕州
遂兩歸德滑全行省女魯歡命徑歷冀禹錫守禦禹
錫歸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惟三峯潰李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
撤合聲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歿已而元帥任
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爲府
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
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卒士卒赤身而戰以壯
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爲號其聲勢萬萬
衆無異兵雷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
以筒輟發之又創造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
力攻凡三月餘不能後乃遣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鄭州至汴論全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說可爲
 曹王命尚書左丞李顯從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
 大夫裴滿河沱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
 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棚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千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取與戰城中喧聞全主聞之從六
 七騎出端門至升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入驚愕
 疾指相跪謝道傷老御遲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
 德宮是地所取寶藏盡歸靈壁散山爲之大小各有
 折重其圖知燈籠之衆蒙古兵用砲破大礮或礮
 爲二三皆用之損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析大
 木爲之合砲之木隨擊而碎以爲糞麥枯布其上綢
 索旂幟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叩延襲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
 宗築京城源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
 而已初白撒命築城外短牆委曲隱匿客二三人得
 過以訪蒙古兵奪門殺被攻諸將請乘夜斬營軍士
 乃不能得皆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十三

完城由蒙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
 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爲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半相欲以紙爲
 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所發闊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
 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倉間有客人則城上
 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述又有飛火槍
 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
 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城者以百萬計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奸語
 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
 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矢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
 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
 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聞
 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全盡坐視城中
 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
 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
 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十四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愆愼金主乃暴自撒罪殺之初，頗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役畏避，及自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連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籍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焚，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費，及金主遣使至汴，求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請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教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謂之死邪？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國。迭欽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掠，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遣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官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以天子衾冠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因譏太后作書陳天府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徵欽之時。初，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齎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逃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

八病利集

卷之七

十七

揚都討賊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拘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極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害。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提帥烏古論錡。俾米百斛至歸德。且詣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遣金主諭以幸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擾。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土。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振青囊爲糧。足脰盡腫。明日至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華之志。近侍久困。雕陽幸卽汝陽之安。皆要妻營業。不願遷徙。日久進言

八病利集

卷之七

十八

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還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蓋跡太之情。縱則難制。難制。則難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經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實必由中。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聽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厄酒。消未竟。適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塗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于城。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冷。孟珙帥師。已萬里。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人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追其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城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餉二卒以去。柔中流天知。如珙先鋒。救之。扶策以出。明日珙殊感。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奮而進。遂拔柴潭樓。蔡州侍潭為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吾專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遂整嚴。潭果失人。汝水驟發。實以新達。蒙古亦夾練江於足。兩軍皆濟。攻其附城。城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為油。號人油。砲入不堪。其楚瑛連道士說止之。金德帥李木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騎束囊。挾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攬強弩百餘。大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李木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據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輟戰。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新敗軍全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

軍御收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
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樞屬亦
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
入督軍慶豐及暮乃退聲言末日復集是夕金主集
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瑛之帥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綱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界
已立宋族繼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文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棄城走門既開孟瑛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
取寶玉寶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必便火我
遂自經或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水暨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歟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歿帥羣臣人矣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諡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焚燒
火焚之奉御釋山牧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人言新

恭政張天綱孟瑛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
矣瑛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
亦爲亂兵所殺金主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
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二月蒙古兵人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
武仙奔澤州成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家
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
使孟瑛還師襄陽信陽隨州襄陽光化均州並益兵
救屬經理屯田子唐鄧州趙范趙葵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
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奏
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
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
關隴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
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
餓未可興師柱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
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
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虜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七百橫刺之立隊馬奔乃象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千汴起蔡自濟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蔡謂子才曰我輩始詳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意汝洛陽潼關阿特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蔡督催蓋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麴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象方驚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即迷大潰為蒙古捕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饑餉用不難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子全湍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師扼仙人關謹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弟萬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日飯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師步騎萬餘人往來掉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集

至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麾下先遣銳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勁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街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澤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徑雨湍瀾不利步圖察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絕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歟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萬俱歟軍盡沒淵端兵離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棄城固守晝夜搏戰餘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歟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有禮法切子繼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子自刺歟軍民同歟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溫不花入淮西詔淮西史嵩之授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遇和州為淮西聲援咸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拱救之環發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檣接環又遣趙武等與戰環親往節度遂破蒙古者三十四崇遠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如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日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果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斡牌杈木拔都魯斡皆外四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斡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彪梧勇悍嘗滿新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尋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八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其背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爲煨燼突於串樓內立厲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果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八萬南

侵策其必遁施黔以透湖湘請果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砦分有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離施夔震動瑛兄瑒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堰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四之以杜果知建唐府蒙古致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陽諸草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連司瑛曰是棄城也斬以徇姚樞從忽必烈征宋是會遇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瑛曰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撫老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涪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瘠曹漢輒懷柔皆不至又

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宅而北一自宅而南置堡立櫓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援學蒙古主忽宋因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承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云今夏議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陵民船繫棧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陵渡人苦于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正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函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遠還蓋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爲國勢必成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兵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瞭炮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連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來者以軍出巢

卷之二十一

宋紀

二十一

計是

拔都兒戰敗來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受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諸蒙古營請稱臣朝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持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王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復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朝突魯使忽必烈征伐爲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使答魯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慨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實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永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枢奇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

宋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矢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堂中輩選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管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騎勇十二人渡堽。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入籍類聚。卷五十九。失傳。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果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損沮。有功輒掩而不自。文德以俞典與整素有隙。使與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曉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

進陷瀘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諂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磨之。乃深溝高壘。邊其侵。執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榮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殺。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濠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歷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滅也。田都帥降壇。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王希範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權場於漢城，外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五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責，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曰：「河口曰若菜，壘于此，以斷宋餉。」遂築長圍，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糧，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奉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拒敵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處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筵侍，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郭俊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于澧以絕其東，則廢幾楚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馬自是襄樊迫絕。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新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城書于營中，藏積草，下泅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

張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由重賞募死士得
襄郭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漸得民兵
郭韓張順張黃俱智勇俾爲都統號黃曰張張順曰
竹園飛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
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并艘稍進圍山下
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茂巨斧
勁弩夜漏三刻起石出江以紅燈爲號黃先登順殿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
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鐵鉅橫被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外驚亂

未知獲不能晤校隱迹乃舉砲鼓譟乘舟夜順流
斷絕敵圍冒進元丘皆辟易脫出險地夜半天黑至
小新城陳水劉整分驍賊艦邀擊以水拒戰沿岸東
獲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
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爲郭兵來會喜躍而進舉
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
皆元兵也盡郭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
而元兵得進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邀待勞黃與張
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黃身被數十鎗力
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黃誓不屈乃見
張元令降卒四人昇樓跪至襄陽城下曰議張都
統乎此是也守陴者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相葬順塚立碑